

世界文壇學

創刊號



工商半月刊

【中文半月刊】

國際貿易導報

【中文月刊】

中國經濟月刊

【英文月刊】

中國經濟週刊

【英文週刊】

國際貿易局出版

黎明書局代售

1 撰述精密

2 調查詳盡

3 資料豐富

4 統計完備

5 歷史久遠

6 按期出版

的經濟刊物

內容

撰述	調查	專載	商況
法令規章	國內經濟	國際經濟	統計資料

確為發展事業之總鑰

目價定預

國外	國內	工 商 半 月 刊	國 際 貿 易 導 報	中 國 經 濟 月 刊	中 國 經 濟 週 刊
全年 洋紙本七元	全年 洋紙本八元	全年 洋紙本八元	全年 三元五角	全年 十元	全年 十元
半年 洋紙本六元	半年 洋紙本四元半	半年 洋紙本四元半	半年 二元七角半	半年 六元	半年 五元
全年 美金五元	全年 美金五元	全年 美金五元	全年 三元一角	全年 十元	全年 十元
半年 美金三元	半年 美金三元	半年 美金三元	半年 一元七角半	半年 六元	半年 五元
全年 美金三元五角	全年 美金三元五角	全年 美金三元五角	半年 三元一角	半年 六元	半年 五元

學文界世

期一第 · 卷一第

版出局書明黎海上

黎明書局新書

鄉村教育視導

李曉農 李伯棠合編

本書所集材料，豐富而新穎，且大半本書者多年實際視導的經驗。全書分三十章，六章以前概論視導之意義、價值、方法、表揚、報告、及視導員之任務等均甚切實。第六章以下則分論小學、幼稚園、民衆學校、社會教育各視導。敘述極詳盡。每章且附實際問題、視導要點、設計研究等。可供鄉村教育視導員小學教員及社教機關辦事人員閱讀及參考之用。

實價一元二角

黎明鄉村小學叢書之一 自然科學研究法

黎明鄉村小學叢書之一

推廣教育 錢兆熊編 實價四角

本書爲雷爾編者所編，內分自然科學的理論與自然研究的實際二編，舉凡動物植物礦物衛生物理化學地理土壤氣象天文工業園藝等項，無不俱備，並備科學與農業的基本知識，深合我國鄉村小學之需要，實爲鄉村小學自然教師之豐富之寶友也。

實價七角 ●編者雷爾

農村社會調查

張錫昌編 實價一元

農村社會調查是社會調查中最難以入手的工作，在中國則又是最重要的工作。本書者本歷年來的經驗與探討，集豐富之材料，作正確精深的論述，讀此一書，即實際從事農村社會調查，亦必無多大困難，要目如下：

- 第一章 爲什麼要舉行農村社會調查
- 第二章 農村社會調查的種類
- 第三章 農村社會調查的方法
- 第四章 調查材料的整理
- 第五章 農村經濟調查
- 第六章 農村教育調查
- 第七章 農村政治調查
- 第八章 農村衛生調查
- 第九章 農村社會調查表格選錄

外交政策論及其其他

吳頌皋著 實價五角

本書爲吳先生外交論文的結晶，對於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外交政策的出發點應有的認識及最近國際現狀，外交陣容與我國最近外交應有的態度與途徑等，均有精詳的論述，故本書不僅爲習外交者的入門書，且爲留心國際形勢者的絕好參考書。

農業經濟學

廖謙珂著 吳覺農評

中國農村經濟論

實價一元五角

馮和法編
本書爲「中國農村經濟資料」之姊妹篇，完全側重於理論的介紹。所選論文十五篇，爲數年來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精銳之所在。會分上下兩部份，前部份側重一般理論，後半部則偏於中國情形，讀此一書，對於農村經濟之基本理論，不難瞭然。

本書全以社會經濟立場，論述農業經濟學各方面，立論深刻而新穎，內容充實，關於農業經濟學之性質，對象，土地問題，農業勞動，農業資本等等，均有正確獨特的新見，已被公認爲世界重要名著。

實價二元四角

黎明書局新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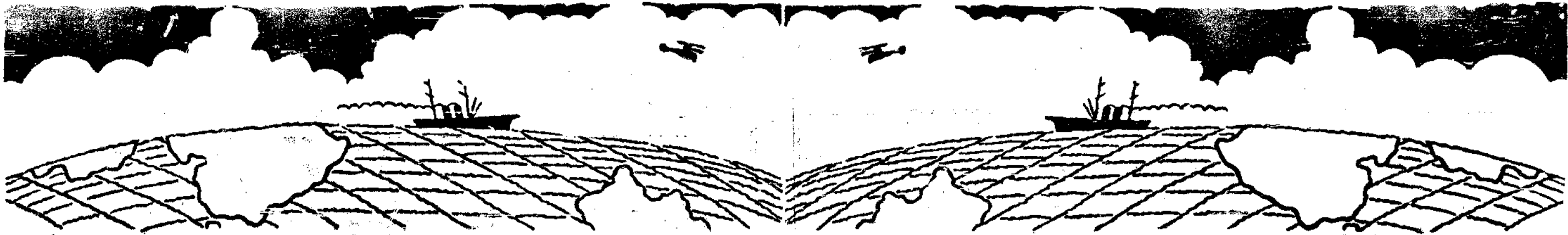
故事 的 子

劉大白遺著 實價七角

內容一斑

好孫媳婦
頑皮的跟班
聰明的新女婿
呆女婿(二則)
聰明的戲子(三則)
徐文章故事(九則)
田螺精
太陽姑娘月亮嫂
王八蛋就是我
大恭秀才

狀元旗杆墜在後門口
會元就是我的兒子
零頭碎角之肉
烏龍鬚值銀三百兩
妹妹我思之
彈詞秀才
蒲鞋王
之字秀才
(共計五十餘篇紹興民間故事)



世界文學

第一卷 · 第一期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一日

發刊詞

..... (一)

文論

- 世界文學的展望 葉青 (九)
- 文學的世界性 蘇俄 Gurky (二二)
- 詩之目的 挪威 B. Bjornson (五九)

家作品研究

- 徐志摩論 葉青 (六三)
- 斯台爾夫人及其名著黛爾非諾 丹麥 G. Brandes (一〇五)
- 關於波華荔夫人傳 李青厓 (一五五)

小說

- 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 德國 S. Zweig (三七)
- 自由了感到怎樣 美國 M. Komroff (四九)
- 戀愛的權利 蘇俄 Romanov (一一一)
- 星期六下午 英國 A. Huxley (一七)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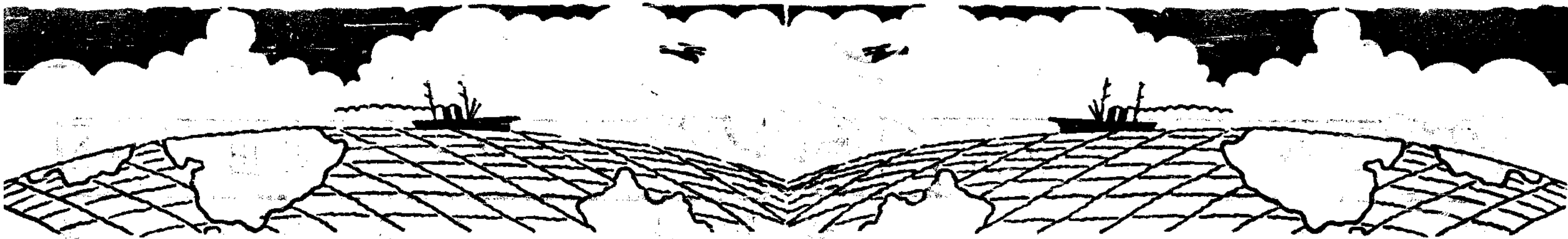
- 一幅肖像 蘇俄 I. Leonov (七九)
- 謊言 俄國 Andreyev (一七五)
- 約會 法國 M. Arland (九七)
- 霜夜 西班牙 J. Arderius (一八五)

本劇

- 喜劇二種 希臘 Lucian (伍光建)
- 審天帝 (二七)
- 鬼話第十章 (三三)

詩

- 卿貌如花兮 德國 Heine (劉麟生 (五七))
- 印度子夜歌 英國 Shelley (劉麟生 (五七))
- 懷海倫 英國 W. Cowper (劉麟生 (五七))
- MAYAKOVSKY之死 蘇俄 A. Bezimensky (F. W (五五))
- 銘紐芬蘭狗波思黃 英國 Byron (吳劍嵐 (二二九))
- 亞拉伯式的圍巾 英國 K. Mansfield (翁達藻 (二七三))
- 理想者 美國 A. Kreythorg (翁達藻 (二二七))
- 莎拉的二首小詩 美國 Sara Teasdale (翁達藻 (二七二))



盲女 法國 Bardonise 曾今可 (一二七)

印度女詩人陀露哆二首 辜懷 (一二〇)

人譜 美國 H. L. Mencken 伍慈甫 (二〇一)

哥德談話錄 德國 Eckermann 黃源 (二二二)

劉半農與五四文學革命 汪履泉 (一九五)

SKETCHES 二篇 宜閑

吉訶德的精神 波蘭 I. Matuzowski (一五一)

我的舊筆桿 英國 G. Gissing (一五三)

愛、生命、笑 法國 A. France 一止 (一八三)

快樂的釣魚人 一止 (五九)

幾個重要的宣言 F. W

未來主義者 (一一七)

雪拉比恩兄弟們 (一一七)

LEH (一一八)

OPOYAZ (一一九)

十位作家別傳 (一〇三)

蒙貝的書屋中 (一五四)

荷馬詩中所見的 (一五四)

一種嗜好 (一八一)

拜倫的 BUT-YET (一二八)

佛羅貝爾和柯蕾夫人的戀愛 美國 B. Rascoe 周迪斐 (一六〇)

佛羅貝爾少手時候的一封信 (一七一)

第一巨大的文學批評史的末尾 (一五三)

牧逸馬的劇本 禾家 (一八三)

H M 和淚如酒 禾家 (一八四)

藝術的社會表現四幅

封面 莫志恆

出版教育類新書

鄉村小學教材研究

張宗麟編 實價九角

本書著者張宗麟先生為鄉村教育運動的前輩，對於全國各地的教育情形，社會習俗，無不瞭如指掌，無不通曉，尤其對於鄉村幼稚教育小學教育，更有歷史與學理，本書所述，盡根據其十餘年來之經驗，實地探究所得，故能語語新穎，句句中聽，為本書最出色之一種，不但適用，且為編者及辦小學教育者選擇教材之指南，更可為編者小學教課書者的參考。

鄉村教育視導

李曉農 李伯定編

實價一元二角

農村社會調查

張錫昌編

實價一元

鄉村小學實際問題

金繼一著

實價七角

本書乃從事鄉村教育青年之金繼一先生所編，凡鄉村小學之各種問題如行政、課程編制、經費分配、農場設施、農忙、課外開課、衛生設備、校舍建築、生活操作及集會等各種問題，均一一分析詳述，舉凡可資材料極多，為鄉村師範及辦小學教育者必需之參考之書籍。

農村經濟及合作

王世傑編

實價一角

職業教育

熊子容編

實價四角

鄉村小學教學法

李曉農 編實價七角

本書共十八章，自第一章至第八章，敘述普通教學法，關於教學上一般的原理與技術均甚切實，而於鄉村小學最適用的教學方式，敘述尤詳。第九章至第十八章論各科教學法，關於最新而最切實際的各種方法，盡量介紹，本書內容組織，參照教育部頒佈之高中師範科暫行課程標準而成。可供小學教師及鄉村師範學生閱讀及參考之用。

鄉村小學行政

郭人全編

實價六角半

鄉村小學並非普通以為給小孩子開闢的地方，只要一個小小的場所，一點點設備，用一二個教員，教幾個兒童，那樣就能完事的。如果誠意辦小學教育的話，那末在在都會發生問題。如校舍問題，設備問題，學級編制，課程實施，教室管理，考查學生成績，如何調劑，營養問題，兒童的健康問題，怎樣指導兒童自治活動，校務組織與集會，表揚和統計，以及對外聯絡等等，本書將各問題均一一探討。適為鄉村師範及辦鄉村小學之參考。

農村工學教育原理

郭人全 張石樵 陸仰之編

實價五角

農村工學教育實施

郭人全 張石樵 陸仰之編

實價九角

勞作教育

方達義編

實價一角

中學生學習方法

郭人全編 實價四角半

現在的學校，什麼都付之得可憐，而現在的中學生却有不少想努力求知的，在這樣貧乏的環境中想滿足求知的欲望。惟有努力自學，然而怎樣自學呢？本書著者，把自己的學習和指導中學生學習而確有效果的經驗，告訴給大家，使中學生讀了可以取得學習的線索，跳過知識的領土。編者新穎，行文流暢。每章之末有適合中學生閱讀是科的參考書之介紹，尤合中學生的需要。

性教育法

楊冠雄著

實價八角

行為主義的幼稚教育

李益等譯

實價五角

研究心理學的人，若不懂得行為主義，便算不得心理學者。從事於教育的人，若不明白心理學，尤其是以科學為根據的行為主義心理學，便祇是暗中摸索，不得門徑。本書著者為行為主義的鼻祖，特他歷年在心理實驗室的研究所，深會實通，應用到實際教育上來，誠為一切教師，每個母親，所應當人手一冊的佳構。今得章潘二先生，用簡明而正確的文字，翻譯出來，尤合大學及高中師範科參考之用。

蘇俄新興教育

朱一民譯

實價六角

鄉小推廣教育

錢光熙編

實價四角

鄉小自然研究教學法

常南編

實價七角

鄉小統計圖表編製

朱佐廷編

實價四角

鄉小課卷訂正法

楊駿如編

實價四角

鄉村民眾教育

郭人全編

實價八角

本書述及民眾教育的重要及其史的發展，次述各國民眾概況，述及我國實施民眾教育的方針和原則，最後乃詳述鄉村民眾教育之實施法，鄉村民眾教育的實驗，材料豐富，編制新穎，凡熱心民眾教育者，必人手一編。

鄉村師範教育實習指導

鄭之編

實價一元

在現行教育的破產聲浪中職業教育，工學教育，生產教育，生活教育等等的方劑層出不窮地從各教育專家的口中呼喚出來，總而言之不過在求教育與社會實際生活的聯繫而已。為達到這目的，當然不是現行的書本的講壇式的教育制度所能解決的而在於教育須要實習。本書即指示實習的方式及指導實習的方法以期達到教育與現社會實際生的聯繫並使其推展現社會。故極適用鄉村師範的課本及辦鄉村教育的參考。

地方教育行政

辛曾輝編

實價七角

本書所述係屬於縣教育行政方面實際應用的問題，全書十四章每章之首列成若干問題，為敘述中心。章末列有設計研究問題，以便學者考驗和實習，敘述簡明圖表繁多，專供鄉村師範課本之用。

農村教育

郭人全編

實價九角

出版教育類新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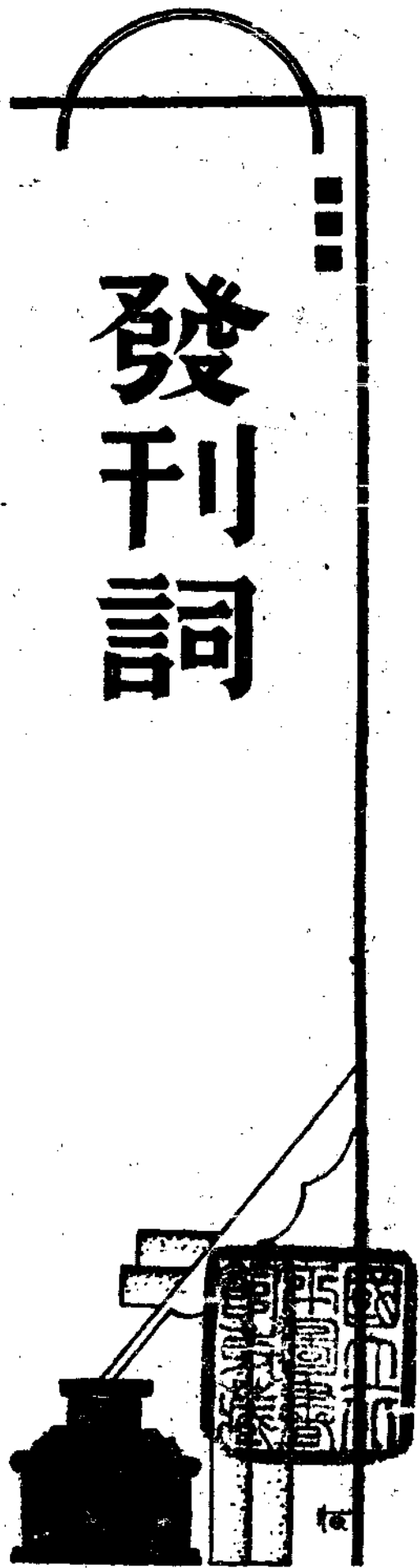
發刊詞

新生曙光射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世界。

浸漬於新情緒中的新文學亟待催生助手。

作為一個不僅表現當代而且計議未來的刊物要向親愛讀者商取有效的方法。

歷史上沒有純新的東西。在每一個階段裏，新舊常是並存着。新的不能滅盡舊的成色，正如過去須作現在的前身，現在決定將來的一切。固然，當代思想主潮描畫了新文學的輪廓，但當代五光十色互相歧異的作品，却是新文學可向取資的富藏。不過新文學的內容和意識的形成，是完全被動的，完全決定於新生的涵義。所謂新文學指導着新生，就好像現在一般學校指導着青年，須奉行某種已定的準則。然而，這一準則早被我們認明，是基於個人通過社會而得充分發展的那個存在，所以我們不必再去詳論了。當前仍成問題的，乃在新文學於建設過程中，應如何借重那個富藏。它對於舊有文學，尤其是當代文學，應如何利用，才能促進自己的成長。它認當代文學是對手呢？是助手呢？還是對手又是助手呢？它如何可以確立一個最最聰明的自



身像，吸收多種的同情；如何使用遺產，充實自己，完成建設新生的任務。

其實新文學所不應揚棄的，於其說是舊的或當代的文學，不如說是這種文學的讀者。但是要想捉住他們，還須借用他們所習見習聞的材料，在新目標下，加以處理。不必承認他們都是應與正面攻擊的敵人，却把他們之中的一部份當作家味的、無罪的好人，可以乘虛伺隙，默化潛移，可以分別勸說，化其愚頑。所以，探尋當代文學的特徵和當代文學的陣容，乃是新文學前進的首要工作。

一派文學的特徵決定於人和現實的『社會的關係』，抑即一種的世界觀。自來升降階層有積極、消極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形成文學的諸派別，而當代文學也有同樣的成因。

現在有些人的安樂鄉裏四伏危機，不得不築營自衛，於是發明許多信條。他們以為人世該以個人的個性為中心；人與世界的關係是超越自然的、超越現實的。他們認靈的自由是文學鵠的，個性應予高度發展，構成非常有力的主觀，借文學來表現，使他們可以擺脫任何不利的現實，而嘗到生存的自由意味。然而他們究竟敵不過現實；他們天天感到掙扎為難，所謂自由終於掛在烏托邦裏的一本賬簿上。

更有些人一面逃避現實，一面却在無損於己的方式上感受現實所與的印象。機械的力和機械運動的若干姿容，本是現代文明的特產，然而他們對於這宗特產，竟由感應而發覺生存純是物質和力的作用。於是在文學的內容上，他們主張自我和一切心理都該滅絕，人類也該滅絕，統由物質來代替。一片樹林或鋼鐵的熱氣，要比女人微笑和眼淚更能引起他們的熱情。就在文學的形式上，也須收緊節奏，來表現動的印象。都會的工業，技術的各方面都屬文學的題材，而『形而下的』更成為詩歌的大原則。他們把寫實納在浪漫的氣分中，他們暴露着殘廢者的偏鋒和單調。

更有些人，只因爲想像貧弱，在文學上沒有堅決態度和奇特主張；然而他們具有十分混雜的意識，便也

自成一派了。內中有若干作家儘可以天天寫作，而從未想到爲什麼要寫，如何寫，寫了之後對於社會有什麼影響。換句話說，他們的作品根本不像上面所說的那幾種，是非常缺乏構成文學的哲學的。還有若干今天歌頌太平天國式的革命，明天又譏諷殺人放火的英雄主義；或者今年主張幽默，稱爲純文藝的一型，明年又攻擊忘了社會使命的創作；他們隨時可以左、右、前、後地瞎轉，沒有確定立場、系統知識、健全邏輯。他們是輕鬆浮動的一大羣，懸在生命桿上，來回搖擺，一時間看不出定向。他們對於現實是不即不離的，他們的文學是最最富於模稜、渾沌、遊移的情調。

又因爲歷史前進、創新，人的思想和現實交應，生出新內容，須要創造一種文學。這一派文學一面滋長，一面排斥異類，特多敵視、輕蔑，或憎惡的態度。它側重歷史上毀舊成新的作用，急於有意識地強化這個作用，結果時常流爲報告、訓練、或直接說明的文字，而不是文學了。

在前進思想的外圍或隣近，又有一些——人數恐怕不算少——自己本來也有思想的體系和思想的方法，但是因爲感到前進思想有周密的邏輯，因此發生研究的興趣，而漸有向往的心願。不過，他們都爲了切身利益，不能貿然轉移。但是他們意識中新起波瀾，無法平服，只好吐作筆下的同情。

經過這場巡禮，新文學有了一幅詳細地圖。然而它更應用怎樣的意識、態度、和方法，來向前邁進呢？在意識上，新文學應該是世界的。它如果不以整個世界作對象，便無從擴展讀者的視域，提高他們的理解，而所謂個人在全人社會中得到充分發展的最高理想更無從宣揚了。換句話說，世界的意識最足強化他們對於動的歷史的感應，揚棄他們所株守着的相當殘廢的文學。並且唯其有了世界意識，新文學乃能適應當代讀者主要的、最新最强的思想動向，扶持當代一切最爲前進的趨勢。新文學須推展歷史，才不失爲極端有用的東西。

在態度上，新文學應該用十分溫情主義去對待當代的、甚至以往的文學。因為進步須放在退步面前，才格外使人認識，使人同情。對於落後以及打在過去中的一切，只有不加絕對排斥，不褻剝那改轍前進的機會，才可以引起退步在進步途中的作用，更何況退步的存在，對於進步本有相反相成的益處！所以進一步講，新文學須別有一種方法，不過所謂方法者，並不是指一般藝術表現的方法，而是作為一種如何可使文學致用的方法。

新文學為增進效能，有採取這末一個方法的必要：通過藝術的根本性，來實現健全的政治主張。這大概可以從兩點去說明。第一，因為人生最高理想之一是人與人間的合理關係，新文學既是新生的一種潛化力，當然不能背離這個理想。然而現代健全政治的核心也已繞住了同一理想，所以新文學也就不能沒有確定的政治主張。第二，因為文學乃藉美的形式（文字）以傳達真實的感情和思想，來潛移默化讀者、感化讀者，喚起共鳴。並且，藝術最高效能，無有不是起於它的內容、形式兩方面的均等努力。思想充實，文字呆板，或文字生動，思想空泛，都不能產生感人的文學。在這裏，所謂美的形式之必須齊備，以及真摯情思之必須暗示而非明說，便是一般藝術共有的根本性，文學也不能缺少它。文學如果不顧這個根本性，只憑一些枯死呆板的文字，和直接了當的說明，那末，無論它的內容如何真實，它決難撥動讀者的心弦。所以，新文學不僅須有健全的政治主張，更應儘量發揮它和一般藝術所共有的根本性——這才是幫助實現人生最高理的最為有效的方法。新文學萬不可淪為大吹大擂的政治論文和傳單式的文字。新文學的特徵也可以說是一種類似對立的融合：它可以參照新的政論，却又不失藝術的感動力。至於當代文學，或富於美的形式，而缺乏比較真實的內容，或只有相當誠摯的情思，而沒有暗示的、美的文字。所以新文學如果用了這一種方法，它不難針對當代文學的殘缺，從而廣布自己的意識——世界的意識，持續自己的態度——溫情主義的態度。

上文的論斷既已說明新文學的使命是在幫助創造全人社會的一個世界，所以新文學又可名為世界文學。於是從各國文學的立場看去，這世界文學確是準備要憑它的意識、態度、和方法三個特點（當然還不會在文字上），向各國文學採取大包圍。各國文學中前進的和退後的因素，將來如果感受到這些特點的作用，自會蒸發而成一個整體的。

本來，『世界文學』這個名詞已經成立，是一八二七年哥德所創造。哥德在當時已是非常進步了。他之所謂『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並非指在世界各地發展着的文學或許多國民文字的總和。他已認識世界各地開放了文字的花朵，他正假想如何可以在這一簇簇的花叢上成立一個大整體——意識的，內容的，而不是形式的整體。他要從一片燦爛中總攬靈魂的真美。然而，自從哥德發表他的偉見之後，所謂世界文學的內容，還是離不了若干國民文學的概觀，國民文學的歷史；對於若干國民文學，只作量的堆積，尙少質的融合。換言之，大家還沒有檢討或提倡各國文學內容中的世界意識。到了現代，固然漸有注意這個問題的研究，如 R. Moulton 之提出『與部份的總和完全不同的整體』。但是他只側重於尋出一個原則或一種可能，來綜合探究若干國民文學的形式體系，而這原則也並不可以當作那通過全人社會以觀照文學的一個契機。這種研究畢竟沒有發現文學所用以批判人生的準則，若從今後的立場去解說，便是忽視了文學的政治作用。

如果今後作為新文學的世界文學能夠萌芽、滋長，各國文學對它都會生出新的問題。於是，新文學之在中國又應如何，也亟待討論了。

目前的中國文學固然也有簇新的原素，趕得上歷史的較為前進的一線，不過直到最近，這個原素還是囿於偏狹的活動圈子裏。並且除了這一個趨向外，中國文學竟呈露着非常麻木的狀態。有些人高唱遺產清算，一窩蜂地搜集古板本，複印古插圖，考證古人之異同、古書名異同、生卒準時、中進士點狀元的確日等等。

倘若細看他們的態度，却又大半不把考證當作手段，而是認爲文學的目的，文學的內容。於是在清算遺產的問題中，只有聽候清算的東西，而沒有清算的標準，更談不到清算的結果。徒見遺產一批批從所謂書香世第流入坊間，或由幾百丈深的地下掘出，放在陳列館中，益覺五花八門都是黃帝子孫享用的寶藏；然而，實際上除了摩挲之外，常是一無所得。這自然是因為高唱清算者無非想玩賞過去，差慰沒落。但是這種運動逆轉了歷史的動向，所以畢竟不能拉住很多的讀者。又因為中國是產業落後的，所以類似上面所說感受機械動力而加以想像化的趨勢，都改取別種阿諛現實的方式而表現了。而爲了同一原因，那側重毀舊成新的文學當然也未必有成長的可能。

在現代中國文學裏，形式的、文字的一般化是一個大問題。此外，把內容納入世界文學的領土去確立中國文學的面向，深化情思，澤潤外貌，這也是一個大問題。尤其是從內容上講，中國文學也正如中國其它若干問題，都須捲入世界的澎湃巨浪，才有相當解決。所以，中國的文學作家和批評家爲了不使中國文學遠離前進的現實，而糟蹋了文學對於有意義的生存的使命，似乎不能再忽視下面一切，也就是上面逐一說明的真實吧！

一，文學反映人生而又指導人生，抑即反映社會而又指導社會，所以創造批評須就文學本身看到「社會認識」的存在與必要。文學的觀念較前擴大了，一位文學家同時也是一位社會科學家。純文學這個名詞支解了文學。它隔離文學的社會使命和文學用以實現這個使命的手段。它是最大的夢囈。

二，文學既有處理全人社會的任務，所以不是沒有政治的價值。但在實現這個價值的時候，文學要發揮它所具有的藝術根本性，庶可保持傳達的功能，獲取共鳴，以奏全功。

三，凡在現代人生的理解尙未淨化之前，一面高唱人生藝術，一面反對文學的政治作用，都屬矛盾的認

識。至如不基於社會認識的論爭，更是無聊之尤。

四，對於國內因為個人、社會（現實）間的關係而起的幾種文學，幾種人生觀念，應抱挽回後退、推助前進的態度。

五，對於一般被目為中國文學的國粹以及外國的新舊作品，凡有背個人的社會存在的，都應與以排除。

本刊誕生，要勉盡新文學建樹途中的千百萬分之一的責任。介紹各國文學，估量它對於世界文學抑即新文學的價值；登載形式或內容可以取資的作品；用絕對客觀態度，探尋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文學的徑途。無時不是希望着這種旨趣在中國能夠形成新的文學觀，引起國人對於新文學的注意。更希望這種旨趣能夠時刻督率本刊前進，消弭本刊爲了習慣而生的矛盾。

以世界文學命名的一本雜誌，原是中國文壇的新格。它的生命持續於不住論爭中，它的使命也一部份地實現於這許多論爭中。但是題大旨遠的工作都須經過長期試驗，所以讀者諸君的愛護、指導，實在是今後最大的希望！

中國製釘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WIRE PRODUCTS CO., LTD.

商標



註冊

出品

釘元 絲絲 有刺 文具



廠址 上海楊樹浦橋福寧路六五〇號

電話 五〇六六九號

辛墾書店出版 地址：上海海寧路(北四里德三口路川)

胡適批判 上下兩冊 葉青著 實價三元八角

本書是以胡適為「五四」以後之個人主義文化的代表而
行批判的著作。著者把胡適二百五十幾萬字之作品分
成哲學、科學、思想、政治、文學、歷史或國故六部
份指陳其謬誤，瞭如指掌，並提出積極的意見，在中
國文化史上另劃階段。這時空前的理論著作和批判著
作，特色很多，上舉專論哲學方面，其中包有一部中
國古代哲學史。全書見解精到，理論正確，與一般批
判胡適者迥然不同。讀之勝讀胡適全集和一切批判胡
適的著作，而且學得科學的思想、高級的方法、豐富
的知識，為益無窮。

張東蓀哲學批判 上下冊

葉青著 實價三元一角

本書對於張東蓀全部哲學論著，作了一個詳盡的分析
。張東蓀是觀念論、二元論、折衷論者，著者為辯證
論、物質論者，所以本書是觀念論、二元論、折衷論
之進攻和辯證論、物質論之關揭。同時，涉及甚廣。
凡認識論、本體論、宇宙論、人生論、以及古今大哲
學家，無不詳列。是中國五四以後包羅宏富的哲學著
作，它標了識中國舊哲學之輸入程度和消長情形。
理論正確，材料豐富，論為中國稀有之巨著。

藝術社會的表現

及其各種姿容

(一) 封建社會的素描(送子天王圖卷——部份)——中國唐代吳道元作

在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封建社會裏，自然的威脅使思想繞住靈魂，惡鬼、巫師的觀念而旋轉，只有看了神的啓示時，人的感覺才達到最高的豐富。在藝術上，神成為人物畫的中心，沿至現代中國，釋道「還和山水、花卉、翎毛等」同列作畫學的題材。並且因為人的動力是最被忽視的，所以靜穆、嚴肅、凝重是一切藝術的基調。

(二) 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的彫刻(二裸女之舞)——露西亞 Alexander 作

(三) 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的攝影(機車之動)——德國 A. Renzer-Patzsch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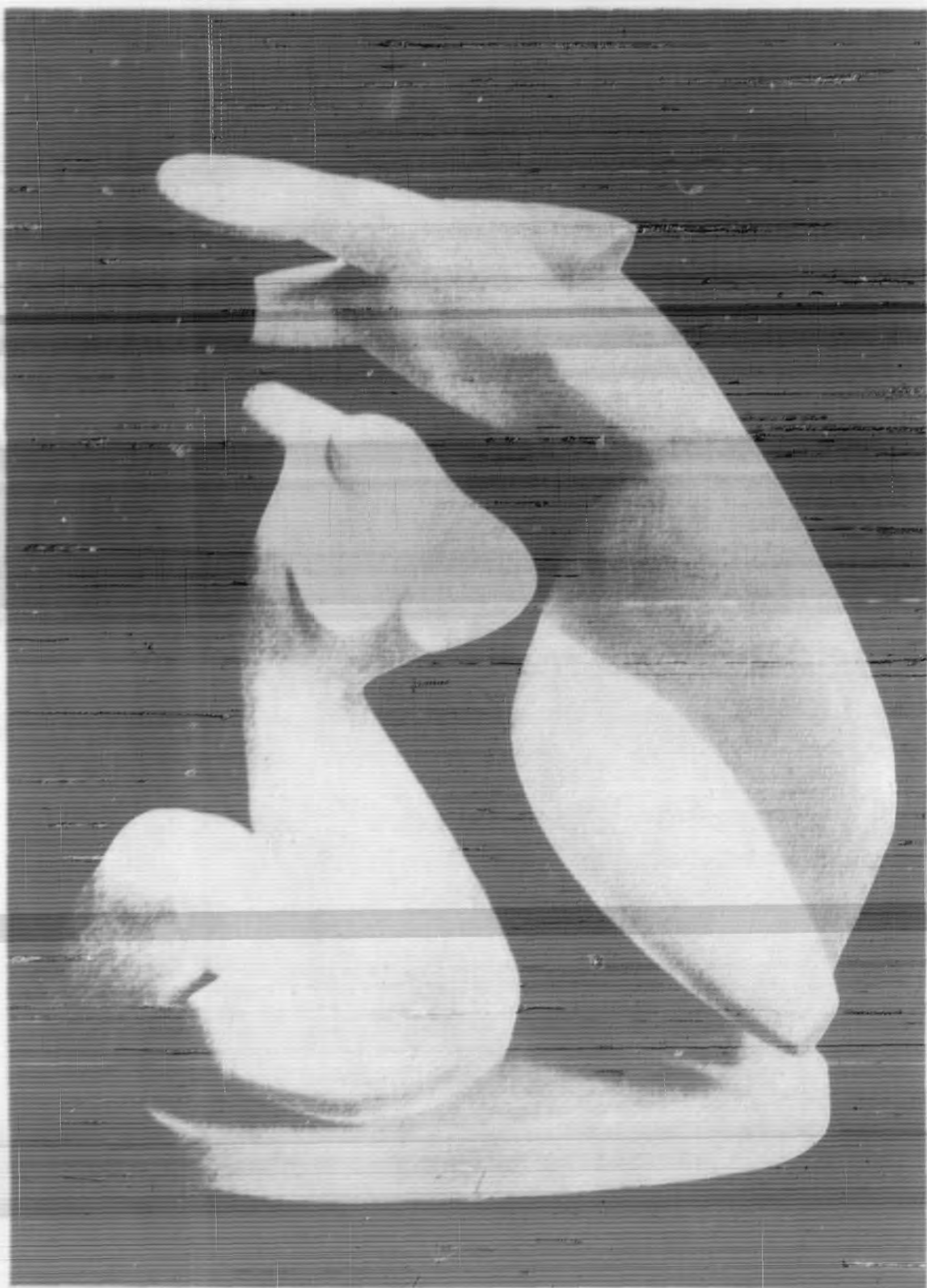
利用機械生產控制自然，人是世界的中心，人體力量的頌揚，機械速率的愛好，都入藝術園中，佔了主要的位置，而人體更通過機械的體式，表現出來。藝術以力和動的發揮為一種使命，有時候不是大眾所能懂得的。

(四) 產業集體主義社會的鉛畫(莫思科中央電廠)——蘇俄 Lev Epplee 作

創造現實，成為人們的最大責任，藝術遠離象牙之塔，並且特為重視大眾的理解、領悟和感應。新思潮，新建設的諸種相是藝術的內容，但因為有了這種重視，藝術的形式乃比較地通俗、平常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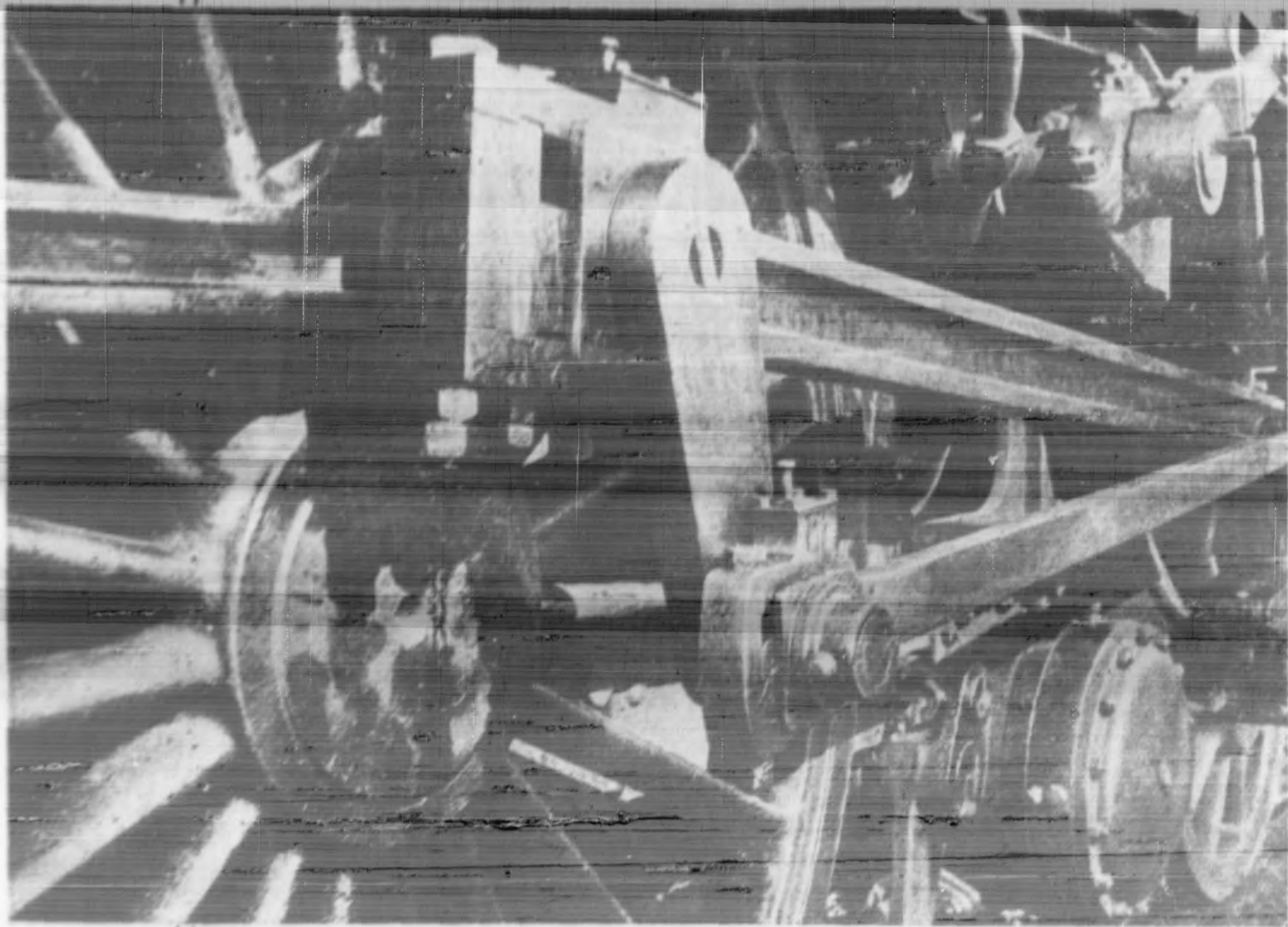


送天子王卷 (部份) 吳道元作



二裸女之舞

Alexander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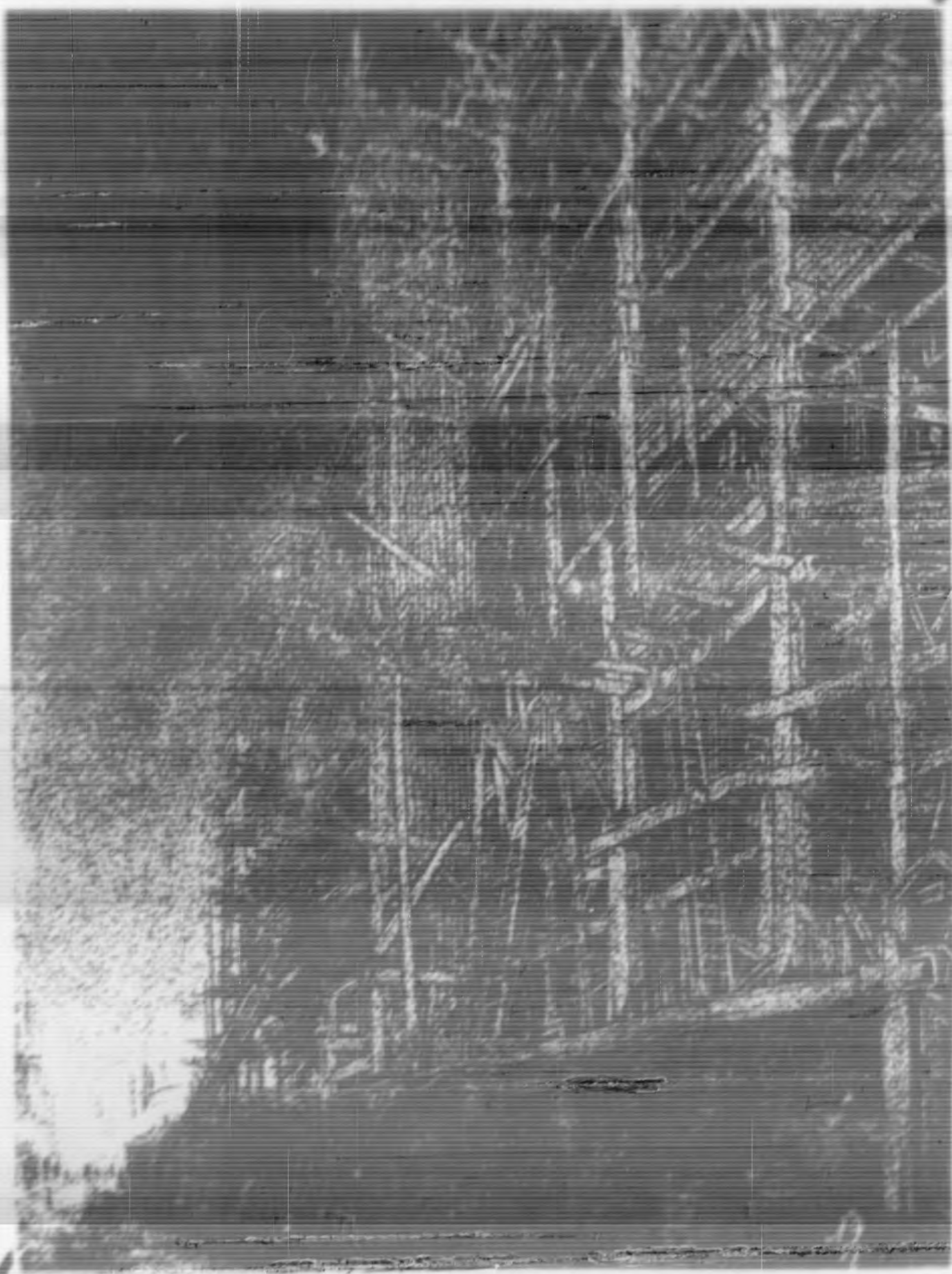


機車之動

Rosenfeldt'sch 作

莫思科電廠

Эльза 庫





世界文學的展望

葉青

引言

- 一 過去的一瞥
 - 二 現在的考察
 - 三 未來的趨向
- 結論

引言

我們對於世界文學的展望，應該從其理論上着眼。就幾百年

文學發展的事實看來，文學是文字作品之技術的研究，(註一)所以只有文藝思潮纔可說是文學。一般人把作家稱為文學家，殊屬錯誤。

展望的體裁也應該是理論的，要究明世界文學發生和轉化的因果法則。這不僅因為要這樣纔有科學的價值，而且技術方面也

有人做過了。把世界文學的情形，作新聞彙集的編纂，就是書都差不多有年鑑似的一些本子，雜誌內臨時報告式的文字還不用說呢。

這樣，就必得是歷史的考察而不能把它囿於現在的範圍內。像張東蓀那樣，講現代倫理學要從一八六〇年起(註二)的獨斷，是錯誤的。不知過去，就無以知現在之所由生及其具有的姿容。何

(註一) 應有的意義尚不止此，將來有機會時再說。

(註二) 見他的現代倫理學，一九三二年，初版，新月，二頁。

況當前的實踐，更有資於歷史的教訓呢？

明白了現在，應該從中導出將來。知識是為預見，前人早已說過了。不然，那又何貴乎知識呢？所以我們的展望現在，是為洞悉未來，獲得我們創造未來文學的嚮導。像郭任遠那樣根本反對預言（註三）也是很不一樣的。

這些，便是我展望世界文學的意思和方法。

一 過去的一瞥

在文學史上，第一個理論叫做古典主義（classicism）。它是嚮導封建的貴族時代的文學著作的。

技巧決定於思想，而思想又是時代的反映。所以在生產、財權、政治、禮俗……都沒有變動而崇尚因襲，無所謂個人，以崇拜上帝、崇拜古人、崇拜祖先之崇拜主義為思想時，文學就採取了古典主義的形態。

因此，起於封建時代的作家，總以古代作品為典型的東西，而竭力模擬。那時的作品確是內容與形式並重，理智與情感平衡，對於自然和人生有普遍的觀察，文字典雅完美，有如模範作品。因為這樣，所以文藝復興以後，便羣起模擬。古人已經做到頭了，我們只是仿效。這樣一來，就沒有深刻的想像熱烈的情緒，帶上冷靜的理智

態度。於是就尊重理性，只有真的纔是美的。而所謂真，不在空想之中而在自然之中。真理就是自然。所以古典主義乃是一種現實主義（或實在主義）——自然主義。具有「社會的」的特色，以保守為務。由此就不得不帶上道德性質了。

它所描寫的對象，便是用理性的眼光所見到的人，一般的人性。因此它不描寫個別的人而描寫為社會所共通的、心理、思想、原理。具體的即為宮廷、都市。對於人性的尊重，在根柢上還有一種將人類當作完全的東西看的假定。它追求絕對的美。可是「古典主義之理智的冷靜，喚起了神祕、恐怖、惡夢等之禮讚以為自己的反對物。」（註四）有的作家且歌頌宗教，以為人生目的在上一切現實的否定之中。

對於形式，非常看重。所謂絕對的美，就是希臘藝術之統一、均齊、明晰、規律等。而規律一事，如三一律，如悲劇幕數，限制甚大。文字要用上等人的語言，期於高尚。句子須合乎莊雅遠適，不務新奇。浮華模仿，是它的特質。

這我們顯然可以看出古典主義是因襲的、保守的、絕對的、專制

（註三）這種錯誤，我在論科學一文中已經批評過了，見楊伯愷等編譯的

科學論叢（辛樂書店出版）第一集七八至八一頁。

（註四）那里契，歐洲文學發達史，沈起予譯，一九三二年初版，開明，一六二頁。

的了。它的社會任務，也正在於保守舊社會，攻擊新勢力。作家對於新興的市民，却是盡了熱嘲冷罵之能事。(註五)。在文學上，則是以其鍊字鍊句的手段把文學之文與其它之文(如歷史之文、哲學之文)分開，而建立起文學之文。古代是創造的作用，近代之初則功在復興，要皆值得我們在文學史上大書特書的！

但文學是時代的反映，時代過去了，再有作用的也不能永存。新的時代自然有新的文學。浪漫主義(Romanticism)於是遂起來代替古典主義了。它一反古典主義而表現出一個新的姿態。古典主義重因襲，浪漫主義重創造；古典主義重理智，浪漫主義重感情；古典主義重一般，浪漫主義重個性……(註六)。它們並且因相反而相爭(註七)。後者是由它們的相爭而產生出來的。

這是怎麼的呢？歷史中斷了麼？其實在文學上，正同新時代之來自舊時代一樣，浪漫主義也為古典主義的兒子。古典主義雖是現實的，却亦含有理想的之成份。這成份一旦發達了，便使古典主義走到其自己反對的方面——浪漫主義。理想是需要人的，而這個人也是古典主義孕育下來的。它不是以表現一般的人為務麼？一般的人中，市民是自私自利的，他的經濟生活使他不得不那樣。而由於他的成長遂出現了個人主義。尤其新興的市民，正同我們的青年時代一樣，是非常浪漫的。所以個人主義的十八世紀就是浪漫主義的搖籃。

浪漫主義以個人主義為基礎，所以不崇拜古人而尊重自己的個性。它有一種新興的精神，創造的意志，熱烈的情緒。它是文藝上的自由運動，解放了感情和想像。因此主張皈依自然，馳情幻想。這當然是主觀的、理想主義的。而其美的追求因此便達到為藝術而藝術的地步。人生的看法，在這些情形之下便不免入於神秘了。

(在描寫方面，因為尊重個人，所以要表現個性；因為崇尚自由，所以主張創造；因為馳情想像，所以現出了回到中世紀的運動；(註八)因為皈依自然，所以以農村為理想；因為現實與理想不相應，所以時而是感傷的，時而是期望的，因為有創造精神，所以是教訓的，注重於家庭、教育、政治等題材，而且這派作家有許多同時就是政論家。

(註五) 例如波倫(Bernard de Born)的塞爾紋特詩篇。

(註六) 有人曾舉出七點來顯示它們的不同，其實何止七點，很多，它們是整個的相反！

(註七) 浪漫主義反對古典主義，可以雨果(Hugo)為例。古典主義攻擊浪漫主義，則有霍蘭納(Hausrane)等。他說：「浪漫主義便是野蠻的意味。」所以說，雖然有古典主義勢力龐大之圖，浪漫主義反抗運動也愈強的話。——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一卷第三號大五頁。

(註八) 因為那時代有很多英勇的傳奇、神怪等故事的緣故。

哲學家、經濟學家。

形式上亦以自由為主，反對三一律，有誇張的、暗喻的種種特色。文字不尚高貴，主張用日常語文來寫作品。它不要古典主義的高雅入格，引經據典，而趨於破格卑野，狂妄無稽。對於技巧，仍很看重，只是不是古典主義的技巧罷了。

這些不顯然表明了浪漫主義為近代前期新興市民的文藝思潮嗎？它具有創造的、革命的、自由的上進特徵。社會的任務不用說是為平民尤其市民（註九）與貴族作戰了（註一〇）。在文學上，則是把內容和形式都從封建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展開自由創作之風，把作品的藝術價值大大的推進。

雖然如此，只要新社會一建設完成，它就失掉了時代意義。是的，歷史是理論的墓墳，從前打落古典主義，現在輪到浪漫主義來了。所以一到近代的中期，自然主義（*naturalism*）遂繼浪漫主義而起。

自然主義是一種現實主義或寫實主義（又可譯為實在主義）（註一一）與理想主義的浪漫主義恰恰相反。有的舉出八點（註一二）有的舉出九點（註一三）其實它們是整個的相反。但正同古典主義孕育浪漫主義一樣，自然主義亦為浪漫主義發達的結果，它是浪漫主義自己所達到的反對形態。皈依自然的自然，在從前要求之農村，現在都會長成了，並且是整個社會的基礎，皈依自然在這時

就是觀照當前的社會。所以浪漫主義的始祖盧梭（J.-J. Rousseau）同時就是自然主義的始祖。

完成這種轉化的，在思想上的科學和實證哲學實為一個很大

（註九）乃中外文學家、理論家竟把它看作貴族的文藝思潮。在中國，例

如沈雁冰，觀近代文學（謝冰絃，上海文學評論社出版，一九

二九年）五頁和一九一頁。在外國，日本方面有藤原惟人，見他

的新寫實主義論文集之本譯現代版本（一九三三年）二〇頁。法國

的柏爾熱（Edouard Berth）亦說它「本質上是反百科全書主義的

一個反動，即是說是反本義的市民意識形態的一個反動。」見於

他的 *La Fin d'une Culture*, Paris, Rivière, 1927, pp. 158

— 159.

（註一〇）莫勒爾（Molière）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註一一）在歐洲有些文學家把寫實主義看成是浪漫主義與自然主義間的

一個形態，日本亦沿其說，如金子筑水（見近代文學一〇九和

一一〇頁）和本間久雄（見沈端先譯開明出版的他的歐洲近代

文藝思潮論）。這本不足怪，可怪的是菲理奧亦有陷於這種混

亂中去了的議論。見他的歐洲文學發達史，沈起子譯，開明，

初版，三〇八頁。

（註一二）謝六逸，西洋小說發達史，一九二四年再版，商務，六五頁。

（註一三）謝冰絃編，近代文學，五一至五四頁。

的助力。所以自然主義的基本思想之新的特徵，即它所以別於浪漫主義的，是物質主義或實在主義。它很看重事實，用事實去表現個人，不憑幻想。因此須忠實地觀察、實驗。它是文學上的科學運動。藝術是認識真實的一種方法。這自然就使它成爲現實主義的，而以爲文學是爲人生的了。由此它遂在個人之外看到了社會。理智的和客觀的、非人的(impersonal)就是它的特徵。

那末在描寫上便須採用科學製作法了。調查、分析，不僅要有詳細而確實的事實，還要能夠表明其原因、結果。作家則有如歷史家和風俗學家、社會學家。他們並且應用科學原理來作描寫的中心。觀照社會，提出問題，不避醜惡、平凡、瑣細。

形式上亦以精細和正確爲務。它所求的是真，所以不若求美的浪漫主義那樣注重技巧。然而因爲描寫得很精細、正確，所以亦自有其美。

這種重理智、重經驗、重事實而以觀照現實和敘述現實爲務的文學理論，顯然是像人的成年時代，老練而有閱歷，不類青年人的感情用事，富於幻想。它的社會任務就在於組織現實、調整現實。(註一四)在文學上，完成了科學與文學的統一。美就是真。文學被推到科學的地步了。而其代表人之「認知未來的真實人類」還爲其「最大勝利之一」呢！(註一五)

二 現在的考察

及到時代轉變到了近代的後期或末期，即我們所處的現在，經濟、政治、文化，一句話整個的社會，由中古封建的末世所興起的，都已衰老了，文學史也就不能不離開自然主義(註一六)而向一新的方面發展。於是出現了新浪漫主義(neo-romanticism)。

這新的方面，新浪漫主義，又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只要我們不相信創造論，它便是從舊的方面進化而來。自然主義當然成爲它的孕婦。這可說衆口一詞而沒有異議的。(註一七)因爲事實上很多自然主義作家從自然主義走到新浪漫主義這方面來了。

爲甚麼呢？單純的觀照事實，而且因爲注重客觀就不能不描

(註一四) 盧那卡斯基(Lunacharsky)說自然主義是下降時期的理論，

(文學第一卷第六期八三三頁)，並不很正確。下降時期的是新浪漫主義。

(註一五) 見文化界第一卷第二期第陽曆四月之一未發表的信。

(註一六) 從感官不能接觸現實、文學只是單純的情感的表現和心靈的欣慰上批判自然主義(見余祥霖，現代德國文學思潮，初版，華運，七頁)，乃是觀念論者的伎倆，絕對錯誤。

(註一七) 就是余祥霖，也對余偉這樣說。見他的現代德國文學思潮一五和四〇頁。

寫黑暗，結果缺乏思想，又不能解決問題，於是遂發生懷疑、煩悶、頹廢，只好逃避現實，入於藝術之宮，而驚嘆其神祕了。把這個邏輯向前推動的樞紐，我以為就是印象主義 (impressionism)。

原來自然主義中，除本來的正統而外，有以藝術為表現個人的感官印象的印象主義。依它，作家的觀照與其說是重在事物本身，不如說是重在事物所給於人的印象。這樣，便展開一條離開物質主義，走向觀念主義的路了。所以結果遂達到新浪漫主義。

新浪漫主義是自然主義的否定，與後者完全相反。它與自然主義比起來，其理論基礎是觀念主義。因此它重情緒、直覺，而入於幻想，以主觀心境為立場。是理想主義的。由此它以耽美主義、享樂主義、神祕主義為特徵。所以新浪漫主義是舊浪漫主義的復活。但它不是簡單的復活，(註一八)而有新的添加。即它是經過自然主義洗禮的。依然立於事實之上，以強烈的主觀力量，直覺自然主義者所不能及的神祕境界，以窺見它的根本意義。它從醜中發現美，而出以象徵主義的描寫。形式亦放浪不拘，打破韻律等等，並隨時省詞造字。新奇樣式很多，有五花八門、爭妍鬥麗之觀。

因為這樣，派別很多，且有些也不屬於新浪漫主義。現在我們且略舉一些出來吧。那就如「意國底」微光主義 (crepuscularism) 未來主義 (futurism)、段片主義 (fragmentism)、「法國底」象徵主義 (symbolisme)、激越主義 (paroxysme)、同時主義 (simultanisme)

力學主義 (或動力學主義 dynamisme) 一致主義 (unanimité) 原始主義 (primitivisme)、「德國底」表現主義 (expressionism) 踏踏主義 (dadaism) 新寫實主義 (neo-realism) 新古典主義 (neo-classicism)、「英國底」耽美主義 (aestheticism) 旋轉主義 (vorticism)「帝俄底」發光主義 (rayonism)「西班牙底」構造主義 (constructivism) 極端主義 (ultraism) 等等，真是舉不勝舉。

這些主義，幾乎可說除開象徵主義外，沒有像從前的古典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那樣，風靡各國過的。反之，都是以國家為界限，不能走出國門。就在一國內，也沒有一派能夠站支配的勢力。那亦派別甚多。就現代法國文學史作者巴爾曼吉 (Parmentier) 所說，法國在一九一四年前就有三十五個派別。在統一的國家和經濟、政治、文化也趨於同一的世界，文藝理論竟這樣分歧，不是一種衰落的象徵麼？

現在我們把這些派別略述幾個出來，看它們究竟有如何的內容，又有幾許的差別。

(一) 表現主義是以藝術為精神和主觀的表現，不是描寫印象，反之印象乃至自然倒不過表現內界而使用之手段的主張，具有力學的構成的種種特徵。

(二) 象徵主義是把藝術看成用具體的記號和象徵以表

(註一八) 自然也不是完全的復活。這點必須注意。

現內面的美、靈界的美的主張，與神祕主義、耽美主義緊相聯結。

(三) 耽美主義是一種頹廢的主張，以美為人生中心，因而

是享樂主義的和道德破壞的了。

(四) 微光主義是以一種感傷和易懂的調子來反傳統，反修詞學的用散文作自叙和懷念鄉土之詩的主張。

(五) 一致主義是超出個性而描寫羣衆和集團的總體化了的生命、感情、心理的主張。

(六) 未來主義是在現代物質的和動盪的都市生活中找尋美，因而謳歌機械、力、速等等之詩和其它的主張。

從此可知它們的內容很簡單，沒有大的系統，只可看作新浪漫主義的流派。它們大多具有或多或少的新浪漫主義色彩。還有一些，互相的分別也很少，不過稍有差異而已。

現代是一個變動的時代，舊的下降，新的上昇。所以它們的作用，社會的說來，也是很矛盾的。有的盡保守作用，有的盡革命作用，有的完全頹廢、享樂，知有一己而不知有社會。在文學上，也表現有下降和上昇兩種現象。在上昇方面，無論是觀念、材料、形式，都有劃時代的創新，為將來準備下了實在的基礎。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實踐課題怎樣呢？我們應該對於新浪漫主義加以分析批評，看甚麼是要死亡的，甚麼是要生長的，而實行我

們的破壞作用和建設作用，以完成文學的變革。這是有推動歷史之任務的人，應有的努力。

那末就讓我們來把現代世界文學略加分析吧。

支配近代歷史的市民，已完盡了他破壞封建社會、建設資本社會的任務。那末他的社會理想就已實現，不再有甚麼思想了。所以自然主義以後的新浪漫主義，便呈出破碎支離的狀態，沒有整個的和偉大的系統。而在質上，則更是差。所謂新理想，不過是宗教的和道德的口頭禪：愛——人道而已。這除了在空時隨便唱唱而外，有甚麼用？反之，這倒是一條到宗教的路，托爾斯泰(Tolstoj)不用藝術去盡宗教職務麼？確實他是「將藝術當作宣傳原始基督教教義的工具」(註一九)呢！凡結合於理想主義的，都要達到神祕主義。新浪漫主義當然亦不能例外。所以今天的文學都不如從前那樣攻擊宗教，而且很帶宗教色彩，甚至推崇信仰，如新古典派作家士密特達(Wilhelm Schmidtdorn)表現派作家蒙伯特(Alfred Monbert)。法朗士(Anatole France)也是神祕夢幻的信徒。那連道德宗教都不講的，就是頹廢、耽美、享樂。這可以王爾德(Oscar Wilde)為代表。有的則務為怪誕，如克魯兒斯克派(Gruollesco)。有的趨於復古，如意國 *Komda* 雜誌之主張恢復規律

(註一九) 本間久雄，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沈端先譯，一九三一年，六版，開明，二六〇頁。

恢復傳統的修詞學。崇拜古代著作家成了一般的風氣。有的則努力鄉土文藝，如德國的新寫實派。還有因為沒有出路而陷於懷疑、苦悶、悲哀，或者深深感覺『世界苦』(toska)或者墮入流氓狀態如踏踏派者(註二〇)的呢。這不僅是十足的反動派別，非常落後而且完全是沒落、死亡的代表！

這樣看來，由浪漫主義而自然主義而新浪漫主義，是近代文學之產生、發展、死亡的過程。現代就是它的『世紀末』。這正同古代文學之由希臘而終於文藝復興到啓蒙運動時的古典主義一樣。

但在另一方面，現代文學的進步性也很豐富。最後的時代又是最高的時代，所以帝國主義為爛熟的資本主義，對於文學還有推進的作用。歌詠工廠、機械、都會生活，描寫羣衆、總體，把握動態，同時表現個人、集團、宇宙之交感的總體之各個契機，觀照各種生產部門——這一些無疑的是能反映時代生活的，並且很能合於未來的經濟、社會生活的傾向。而另一方面，有比左拉(Emile Zola)易卜生(Ibsen)還別有前進姿容的社會小說家。他們能認識未來的主人而或多或少同情於他，甚至毅然決然站在他那方面去爲他奮鬥。

這樣，現代的文學就依然是文學演化中之一上進的階段了。從而新浪漫主義乃是由古典主義而浪漫主義而自然主義再到未來主義之間的一個發展過程，是上昇的而不是下降的。

具體說來，我們今天的實踐課題是把死亡的新理想派、新古典派、頹廢派、耽美派等送葬，把在生長的激越派、未來派、力學派、同時派、一致派等催生。自然，在送葬中要繼承其可貴的遺產，在催生中要洗去它帶來的污垢，也是不可少的事情。

三 未來的趨向

這樣，未來的文學便可以預測而給予作家以實踐的方針了。那是必然的，亦是自然的結果。然而考茨基竟與郭任遠同樣的表示反對。他說：『對於精神的生產給予一個中心的指導，不僅無用而且全然荒謬，這在它沒有成爲商品生產、資本主義生產（爲了大的剝削）之需要時，是真的自由領域』。所以他提出的公式是：『在物質的生產中共同主義(commun.)，在精神的生產中無政府主義』。(註二一)

(註二〇) 那裏要把它看成『從滅亡之中發生新的創造的和社會的動力的潮流』二十世紀的歐洲文學，樓建南譯，新生命，原書序，四頁。可是就在他的敘述(同，一七五至一八三頁)中，也感覺不出來甚麼。反之，他對於激越派、一致派、未來派、力學派、同時派以及生產派的進步性和重要性倒沒有注意而予以指明。

(註二) K. Kautsky, *La Revolution Sociale*, Paris, Rivière, 1912.

P. 215.

這是很錯誤的。第一，在科學發達的今天，行動是覺悟的，必須有明確的目的和適當的計劃。所以給予未來文學以基本的輪廓，使寫作有嚮導，是必要的而又合理的事情。第二，歷史是一個必然的因果聯繫，過去、現在、未來，彼此相接。而凡是現實的都是要消滅的，其中也都萌芽着未來的原素。若果認識了現實，那末未來就被我們捉住了，它的內容亦得規定。不然，你能否認未來的事實與現在的事實沒有因果關係，是不連續的而不是連續的麼？(註三)

第三，未來在精神上實現自由創造，是作家不為生活所迫得以安閒從容來從事創造的意思。至於他怎樣創造，又創造甚麼，——其目的和方法，其內容和形式，則為一定的社會條件所規定。精神與物質是相應的，要磁鐵纔有磁性，腦以外的器官不能產生思維作用。而未來的社會條件不是已為現實所形成，又被認知了麼？

所以考茨基的理由和公式都是錯誤的。我們在現在完全能夠預定未來的文學趨勢。自然不能完全的和詳細的知道，可是確能定出它的基本的大綱。而完全的和詳細的地方，是實踐的問題，也不是我們現在的認識問題。

那末未來的文學究竟怎樣呢？

從近代文學的歷史發展看來，它的過程是：浪漫主義——自然

主義——新浪漫主義，而浪漫主義是理想主義(觀念論)，自然主義是實在主義或寫實主義(物質論)，新浪漫主義即是新理想主義，那末繼新浪漫主義而起的便必是新自然主義(neo-naturalism)或新寫實主義(neo-realism)了。文學上的思想進化，從其根本上說來，正同哲學一樣，是觀念論和物質論兩個極端派之辯證的演進，由它們的互相爭抗、互相滲透、互相代替來造成歷史。

怎樣確定新自然主義或新寫實主義的內容呢？在前面現在的考察中所說的，還有些簡單，須作一個整全的說明。就過去由古典主義而浪漫主義而自然主義而新浪漫主義看來，並且再把新自然主義加入作整個的考察，那確是構成如次的情形：

- (1) 古典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
- (2) 浪漫主義——自然主義——新浪漫主義
- (3) 自然主義——新浪漫主義——新自然主義

文藝是反映人生的，須以人生哲學為其根本思想。就這點說來，浪漫主義、自然主義、新浪漫主義都在近代社會範圍內，儘管為它們的具體的物質根據是商業資本、工業資本、金融資本，然而其為資本則一，因而同樣是個人主義的。(註三) 所以照人生哲學劃分文學

(註二) 參看二十世紀第二卷第八期(辛望書店)一六三至一六四頁。

(註三) 其「觀念論——物質論——新觀念論」這個哲學的劃分，是在個

人主義範圍內。人生哲學決定之文學，比一般哲學還更直接。

的演進，那便如次式之所表示了：

古典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新浪漫主義」

——新自然主義

根據這個公式和上面第三公式，便可知新自然主義的內容。

實施的方法，也從此可以知道是站在進化論的立場，對於既有的文學理論，依辯證的三階段觀，去作科學的批判和批判的綜合。

所以這絕不是折衷主義、調和主義的方法。但要注意的，即批評不能用形式邏輯，必須把文學史與社會史對照，抽象的推理是沒有用的。只有物質論的實質邏輯能使批評正確，得出正確的結論——新自然主義的內容。

這樣，就「自然主義——新浪漫主義——新自然主義」這個公式說來，新自然主義是自然主義和新浪漫主義之批判的綜合。對於自然主義，我們保存其寫實——科學的文學和人生的文學等，而拋棄其無思想的堆砌事實和不解決的提出問題……對於新浪漫主義，現代的一切文學，則繼承激越派、一致派、未來派、力學派、同時派以及生產派（安普派 Hamdyst）社會派等，而拋棄新理想主義、神祕主義（——玄學的文學）、耽美主義（——文學的文學）、享樂主義、頹廢主義……。

這裏要說的，就是繼承也不是簡單的繼承，還要批判，並予以昂揚；拋棄也不是簡單的拋棄，其中亦有可攝取的地方。試舉一例來

說。對於激越派和未來派是保存其歌咏機械、力速、都會生活之體式，對於一致派是保存其歌咏羣衆、總體之體式，對於力學派是保存其歌咏動態之體式，對於同時派是保存其歌咏個人、集團、宇宙交感的總體之三種契機之體式。所謂昂揚，是要把它們由詩歌擴張到小說、戲劇、散文各方面去。同時並賦予新的內容，以除去其乾枯、堆砌。而拋棄其錯誤的意識形態，則尤為必需。

再就「古典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新浪漫主義」——

新自然主義」一公式說來，在思想上，崇拜主義偏於無我，個人主義偏於有我，均不曾正確的表現生活。社會為個人的集體，個人為社會的產物，二者是互相滲透、互相作用的。「個人在社會中」纔是準確的公式。因此要排除它們的錯誤形態而救出其正確的內容，成立一個集體主義（collectivism），——以各個人的自由發展為全體人自由發展之條件的社會本位主義（socialism）。

在這個批評的綜合中，文學的進化歷程可以採取這樣的三階段式：

古典主義——浪漫主義——新自然主義

因此可以將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予以批判的綜合。那末，對於古典主義取其理智，對於浪漫主義取其感情，新自然主義便得有古典主義的理智與感情並重之美。同時，對於古典主義取其一般，對於浪漫主義取其個性，新自然主義便又有從一般中表現個性，從個性

中表現一般的好處。並且對於古典主義取其現實，對於浪漫主義取其理想，新自然主義便又有從現實找尋理想，用理想創造現實的妥當性。這樣，新自然主義就特別是有熱情，有雄心，有高遠的理想，有奮鬥的精神了。而浪漫主義的玄幻冥漠，馳情中古的短處固然沒有，古典主義的因襲、保守、雕琢……亦與以排除。

於是新自然主義就成為文學上最新、最高、集了大成的理論了。現在我們來綜合的和系統的說一下吧。

(一)它的思想：

(A)在人生哲學方面 集體主義、史的物質觀、科學的社會理想；

(B)在一般哲學方面 物質論——認識上、感覺論、經驗論、實踐論、本體上和宇宙上、新的物質一元論。

這是新自然主義的前提。

(二)它的題材，根據它的思想，應該完全更換。那大概便是如次的一些：

(A)生產 舉凡科學、機械、技術、生產，均有其美，應表現它，以達到真與美之統一，『機械與藝術之交流』(註二四) 技術與藝術之綜合(註二五)

(B)都會 人生已由鄉村移到都會了，為人生的文學應該掉到這裏來，描寫都會；

(C)環境 經濟、政治、社會全部的生活，它是造成人的力量，亦是人生的舞台，值不得描寫麼？我們應該從自然掉向社會來；

(D)羣衆 無人稱的集體，創造一切的巨匠，社會的階層，種種集團的徒黨，是應該描寫的，偉人只是他們的代表，在偉人中亦應表現他們；

(E)動態 力動、速、喧攘、矛盾、運動、革命……；

(F)勞動 偉大的創造行為，利用自然，役使自然，改變自然，人工美之總的製造。(註二五)

凡此皆是要描寫的題材的舉例，它們為美的新大陸，未來諸派已成為初次出發的科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了，還需要二次、三

(註二四) 薛效文輯譯，機械藝術論，一九三一，初版，外國語研究會，

機械美之誕生篇，八頁，板垣實種引語。

(註二五) 如激越派、未來派和生產派(安普派)，把藝術統一於生產，有

如原始的藝術然。它們的關係確是顯出如次的狀態：

原始的藝術與生產的統一——藝術與生產分離——高級的藝術與生產的統一。

從此可知伊科維茲(Ikowitz)的見解(見他的唯物史觀文學論，樊仲雲譯，一九三四年，再版，新生命，六四、六五等頁)，其正確性是非常之少了。

次，並發多的科命布。

(三)它的技巧：

(A)新寫實主義 現實與理想統一

(B)大眾化主義 說大眾所能說(形式) 說大眾所要

說(內容)。「藝術屬於人民。應使它深植其根於廣大的：

羣衆之中。應使他們理解它和喜愛它。應使藝術在他們的感情、思想、意志中結合他們並提高他們。」(註二六) 一句話，

科學化和民衆化的技巧。

(四)它的風格：

(A)有高遠的理想，有確鑿的事實；

(B)有熱烈的感情，有冷酷的理智；

(C)有獨特的英雄，有平凡的民衆；

(D)有美滿的夢想，有切實的計劃；

(E)有堅決的奮鬥，有壯烈的犧牲；

(F)有最後的勝利，有暫時的失敗；

總之是浪漫主義和寫實主義的交流，由它們織成的一幅無瑕的錦緞。

「在這個藝術的前面，爲「藝術而藝術」的話，是句死話。「爲

人生的藝術」的話，還嫌不夠。「爲新社會的藝術」——這將是表

徵今日及明日的藝術的旂印！」(註二七)這是新自然主義的文學

任務觀。文學不止觀照生活，還要創造生活。至上主義者不可以終止了麼！(註二八)

結 論

這樣的未來文學，並不是空想。它不獨是從現實的事實中推論出來，而且它有它的社會層作支柱，所以在實踐中的。這並不意味着激越派、未來派等等，那只是無意識的探險。而有意識的嘗試，却已開始了。動力學派的詩人基爾博和社會派的小說家倫敦(Jack London)還一則是寫作，沒有從理論起；再則是零散的個人力量不大，無須提及。我所說的是一九一八年以集團方式而開始，並從哲學基礎上着手的文學運動。成功自然遙遠，正式的又大規模的開始則確是鐵一般的事實。

(註二六) Clara Zetkin, Souvenir sur L., 1926, Bureau d' Editions,

Paris, pp.15-16.

(註二七) 宮島新三郎,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羅然譯, 一九三〇, 初版。

現代, 一七七頁。

(註二八) 關於文學至上主義的錯誤, 我在批判張東蓀的哲學至上主義時,

曾有過一般的批判, 可以參看, 見張東蓀哲學批判, 下冊,

一九三四年, 初版, 辛鑾, 八三七至八四〇頁。

所以我們可以確定的說，未來的文學是新自然主義或新寫實主義。現在正是它的萌芽時代。對於近代文學，由浪漫主義而自然主義這一個系統，則為其衰老之期，所以現在是文學史上的過渡時代。

在這個時代中的人，應該認識這點。歷史需要人力，而人的創造作用就在順着歷史的發展，掃除其進化中的渣滓而扶植其新興的進步原素。因此，問題是批判新浪漫主義，使在新自然主義從早降生，並遂其發育成長。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把從前躲在藝術名目背後的遊戲的、享樂的、病毒的傾向一掃無餘，而增強了』藝術是社會上最必要的機能之一』的意識（註二九）然而一九二二年來，還新生了一種比帝國主義文學還反動的文學。在社會未轉變

未一致化時，派別是旋滅旋生，不會沒有的。要『……社會的一致化，這立刻造成感情的和智識的一致化的，——才是使廣泛的人類的，廣泛的社會的藝術能夠含苞放蕊的必要條件。』（註三〇）在社會的一致化以前，各種舊派文學之理論的批判，十分需要。批判不能夠除舊，而且能夠創新，它是一個有積極性的研究方法。（註三一）

一九三四，七，三〇。

（註二九）宮島新二郎，歐洲最近文藝思潮，墨然譯，一三七頁。

（註三〇）Ed. Berth, Dialogues Socialistes, Paris, Rivière, 1901, P. 198.

（註三一）參看二十世紀第二卷第六期一四至一八頁。

伍 義 甫 孫 寒 冰

（英文本）西洋文學名著選

（五版）價實一元八角

本書出版未及三載，重印多次，價值可見。自本版起，更刷新內容，增加特色，舉要如下。（1）重行精選西洋文學名著三十餘篇，悉為坊間選集所未載：如盧梭新交緣、歌德格言、魯拜集選、基茨夜鶯歌、瓦格涅革命論、雪萊說愛情、華盛頓別妻書、藍伯求婚書、哈代兒子否決權、莫伯桑嫁姪、榮雷甫打賭、小泉八雲文學中的情緒、哥兒兒外妻、海涅石像、辛克萊詩人、新俄小說三架轎轎等，更為罕觀精品。（2）每篇均有短序，以精扼之筆，本唯物史觀立場，剖析時代精神，作者意蘊，及作品風格等。（3）卷首添一長序，歷述西洋社會史的發展，說明本書所選各篇如何反映一階段中之階級意識，終乃歸納此紛歧之意識為若干主型。（4）綜觀全卷，可以辨識西洋文學主潮，及西洋人生觀念之全部。（5）編者批列悉根據中國現代立場，傾向青年生活之合理化，一掃拾人牙慧，食洋不化等病，尤為特色之尤。（6）每編附簡明註釋，文字之難，迎刃而解。

蔡明書局出版

□ 英漢對照 □

西洋文學名著譯叢

伍蠡甫主編

1. Rousseau: *The New Heloise* \$0.50
盧梭：新哀綠綺思 伍蠡甫譯
2. Hugo: *The Miserables* \$0.40
囂俄：悲慘世界 伍光建譯
3.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 \$0.40
歌德：威廉的修業年代 伍蠡甫譯
4. Turgenev: *Asya* \$0.90
屠格涅夫：阿霞姑娘 席滌塵 蒯斯曠譯
5. *Acassin & Nicolette* } \$0.40
Amis & Amiles }
兩個羅曼司 劉麟生 伍蠡甫合譯
6. Hardy: *An Imaginative Woman* \$0.40
哈代：富於想像的婦人 顧仲蠡譯
7. Romanof: *Right to Love* (印刷中)
羅曼諾夫：戀愛的權利 洪深譯
8. Gorky: *Twenty-Six Men and Woman* (印刷中)
高爾基：二十六男與一女 洪深譯
9. Maupassant: *The Olive Field* (印刷中)
莫泊桑：橄欖園 樊仲雲譯
10. Shakespeare: *Tempest* (印刷中)
莎士比亞：暴風雨 余楠秋 王淑英合譯
11. Fitzgerald: *Rubaikat of Omar Khayyam* \$0.40
莪默：魯拜集 吳劍嵐譯
12. Rousseau: *My Confessions*; } (印刷中)
Tolsuoy: *Confessions* }
盧梭：懺悔錄 托爾斯泰：懺悔錄 鮑思信 伍蠡甫合譯

上海黎明書局出版

文學的世界性

蘇俄 Maxim Gorky 作 蒯斯曠譯

作者籌辦一家大規模的圖書發行所，受政府的保護，在第一期的圖書目錄上，作者特寫這篇序文。——譯者

人們須有認真研究文學的必要，或者至少須有一般熟習文學的必要——關於這類的話，是不是應該說出呢？文學是世界之心，裝綴着世界所有的歡快和悲苦，人們一切的夢和希望，他們的失望和憤怒，他們在自然美前面的虔敬，他們面對自然之神祕的恐懼。因為這一顆心渴欲自己認識自己，而劇烈地永遠地悸跳着，所以好像在這顆心裏，凡用最為複雜和聰明的方式來創造人性的那些本質和力量，都希圖把人生之意義和目的尋出一個究竟。

文學也可以叫作世界上一隻無所不見的眼睛，這眼睛的警視一直透入人類精神的深處。一本書——一件那麼簡單那麼相熟的東西——是世界偉大而神祕的奇蹟之一。我們所不知道的某人，和我們相隔幾百哩路，說着我們聽不懂的話，然而他在紙上劃下二十多個符號的種種拼合，也便是我們所謂的文字，我們看着這些拼合的時候，雖和書的創作者距離得遠遠，像似陌生人，却能神祕地理解一切文字，觀念，情感，象徵的意義；我們欣賞自然景色的描寫，嗜

愛語言——美的節奏，文字的音樂。我們對着那些印字的雜色紙張，被感動得流淚，發怒，夢想，有時發笑，我們領悟精神的生活，不論它對於我們是親切或者生疏。書也許是人類走向將來幸福和威權的路上所創造的一切奇蹟之中，最最複雜有力的了。

因為還沒有大家共同的文字，所以沒有一種世界共同的文學，然而一切文學的創作，散文的和詩的，却都飽孕着凡人同具的情感，思想，理想的一致；人類對於精神自由的神聖希求的快樂之一致；人類對於生的苦難的厭惡之一致；人類對於較高生活形態的可能性，的希望之一致；以及共同渴望文字或思想所描說不出，情感所難把捉的某種東西，即是我們給以美這個失色的名字，也便是結成我們自己心中的一朵永遠愈加燦爛快樂的花朵的某種神祕東西。

無論國家，種族，個體能有怎樣內部的歧異，無論政府，宗教，觀念和習慣的外形能怎樣各別，無論階級的衝突怎樣不可調協——在一切這些我們自己經過許多世紀方始造成的不同點上面，翱翔着

生之悲劇性的普遍意識和人世寂寞的苦感所構成的威嚇的凶魔。

爬出了誕生之神祕，我們投入死亡之神祕。我們同我們的行星一齊被拋入難以理解的空間。我們叫它『宇宙』可是對它並無確切的觀念，並且我們在它裏面感到無以比擬的極端的寂寞。

人在『宇宙』間，在地面上，在對於許多人，那是『唉！一片並非不住人的沙漠』上——在地面上給最苦惱的欲望和可能性的矛盾包圍着——所謂寂寞，是只被極少的人感覺到。然而這寂寞的朦朧的感覺却是像一株毒草一樣，種植在幾乎每一個人的本能裏面，它常毒害那患着懷鄉病而不致死亡的人們的生命，那種懷鄉病是一切時代和人民所共有，同樣地苦惱了英國人拜倫，舊約聖經，傳道書作者意大利人里亞保提，和亞細亞大哲人老子。

這一種從朦朧地感覺到生之不測和悲劇而生的極度的苦痛，是大大小小，每一個有張大眼睛凝視人生的勇氣的人所共有的。如果人們能有一天，克服這種苦痛，窒息自己心中的那種悲劇和寂寞的意識，那麼他們只有用精神創造的方法，只有用文學和科學的聯合努力，來得到勝利。

除了空氣和光的包圍之外，我們的地是全給精神創造力的天空，給我們精力的各種虹樣的放射物所圍繞着，從那裏面織成了，鍛成了，或者溶化了具有不滅之美的一切；從那裏面創造出了我們機

器之最有力的觀念和迷人的複雜、眩目的廟宇和穿過大山的石頭隧道，書畫，詩，以及幾百萬噸的鐵橋梁跨越大河，以那樣神奇的輕度浮在空中——我們生命中一切剛毅的和可愛的，一切有力的和溫柔的詩。

由於頭腦和意志克服自然之元素和人身上的獸性，從那不可知的鐵牆上燃着愈益燦爛的希望之火花，我們人類能感到正當的歡樂，來敘述我們偉大的精神努力所含的世界意義，最輝煌而有力地表現在文學和科學的創作中。

文學的偉大功效是：加深我們的意識，擴大我們人生的理解，具體表現我們的情感，而好像用了一種聲音對我們說：一切理想和行動，以及整個的精神世界，都是從人類的血和腦中創造出來的。它告訴我們：中國人韓翰（Han Toy）是像西班牙人胡安（Don Juan）一樣，苦苦地不滿於婦人之愛；阿比西尼亞人（Abyssinian）唱着和法蘭西人一樣的悲歡的戀歌，在一個日本藝妓（Geisha）和曼儂·勒實戈（Manon Lescaut 是 Prevost 小說中的人物）的戀愛中有着相等的悲哀；男人想要在女人身上找到他另外半個靈魂的這種熱望，是用了同樣的火焰，始終燃燒着各地方各時代的人們。

一個謀殺者在亞細亞是像在歐羅巴一樣的可惡；露西亞的守財奴普拉希金是和法蘭西人葛蘭德（Grandet）一般可憐；各國

的妲爾士（註）都是差不多；厭世的人們是各處同樣地可憫，精神將軍吉訶德的動人的影子同樣地迷住了各處的每一個人。總之一切的人們用了一切的語言，老是說着同樣的東西，說他們自己和他們的運命。具有蠻暴的本能的人是各地皆同，只有智識界是千差萬別的。

（註）Tarute 是莫利亞的劇作，主人公Tarufe是一個偽教士，用於通稱時，即爲君子之流。

好的文學把這一切數不清的類同點和無窮無盡的差別點，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使我們無法不信任——文學乃人生之活鏡，它用了悄悄的悽哀或者用了憤怒，用了一個迭更斯的仁慈的笑臉，或陀斯妥以夫基的怕人的凶相，反映着我們精神生活的種種複雜相，我們整個的欲望層，庸俗和蠢愚的無底的死池，我們朝着運命的英雄氣和懦弱性，愛之勇敢和恨之力量，我們偽善的種種不堪和謊話的多得可恥，我們頭腦的可厭的停滯和我們無底無休的苦惱，我們心跳的希望和神聖的夢想——一切世界賴以生活的，一切在人心顫動的。用一個敏感的朋友的眼睛，或者用一個法官的固執的看法來看人，同情他，笑他，羨慕他的勇敢，咒罵他的無用——文學高出於人生之上，並連同了科學，爲人們照亮了那些到達他們目的，發展他們優善之點的路途。

有時候文學給那好像很美麗的科學之冷淡所誘惑，可以淪爲

武斷，於是我們看見愛彌爾·左拉把人只看作一個「肚皮」，用漂亮的粗暴」造成的，我們又看見萊蒙（Du Bois Raymond）的冷冷的絕望怎樣傳染葛斯坦夫·佛羅貝爾那樣一個偉大的藝術家。

這是顯明的，文學不能完全擺脫屠格涅夫所謂「時代的壓力」；這是自然的事情，因爲「時代之中，充滿着罪惡。」也許這時代的魔鬼，超過它應有的次數，常常毒害了美之神聖精神，以及我們對於美之「靈感和祈禱」的追求；這些靈感和祈禱給時代有毒的塵埃所傷害。但是，愛特門·龔果爾（Edmond Goncourt）曾公平地說過，「美者，罕也。」並且我們總是常常以爲習慣是沒有美的，而且是無足重輕的，然而這些習慣在歷史上，却爲我們後代獲得永減色的真美的一切標記和品質。古希臘的質樸生活，在我們看來不是美的麼？流血，狂暴，和創造的文藝復興時代，以及它一切「成爲習慣的」殘虐，不使我們喜極欲狂麼？我們現在正在過度的社會劇變的嚴重日子，將引起在我們以後那些時代的人的大威脅，敬畏，和創造。

也別讓我們忘掉雖然巴爾札克的窮親戚，戈爾爾的死去的靈魂都是描寫實生活的狀態的，可是它們都隱藏着偉大而毀壞不掉的一課，這一課是最好的大學所不能開設，也不是一個普通人在過了五十年苦作生活之後所會知道得那麼確切或那麼清楚的。

習以爲常的不是永遠平凡的，因爲人是慣於在他職業之地獄

火中燒滅了自己，而這一種自己燒滅常是美的，必要的。因為有些人終生只敢徐徐地，沒有火焰只有煙地在燒毀自己，從來不會在照明他精神的神秘的熊熊火焰中，去焚滅身體，映出自己的靈魂。

文字的和形象的藝術並不特別表現人類的錯誤；藝術的熱望是要把人提高於生存的外狀之上，把他從墮落的現實的桎梏解放了，叫他明白他自己不是奴隸，而是境遇的主宰者，人生的自由創造者，所以在這意義上，文學總是革命的。

由於天才者超出現實的一切境遇，充滿着人道的精神，從過度的熱愛中激起恨的情感，因而具有非常的力量，所以好的文學，散文和詩，給我們剖解，證明，而不給我們定罪。它知道，沒有犯罪的事——雖然一切都是人之所有，一切都是由人而生。引起國家，階級，個人間的敵意和懷恨的那些人生之慘酷的矛盾，從文學上看來都只是一種難改的錯誤，並且她相信人類崇高的意志能夠而且必須破壞一切的錯誤，也就是這一切錯誤，它們逮捕精神之自由發展，而放逐人類到獸性本能的勢力圈子裏。

當你細細觀察在文字和形象中具體化了的那種創造力之雄壯的河流時，你覺得而且相信，這一條河流的偉大使命，便是要永遠沖去種族，國家，階層間的一切衝突，並且解除人們互相鬥爭的重負，而把他們的全部力量導向對於自然之神祕力量的鬥爭上去。所以，看起來，文字和形象的藝術現在是，而且將來也是，整個人類的宗

教——一種吸收了所有寫在古印度的聖書中，在波斯古拜火教的聖經中，在福音書和可蘭經中的一切的宗教。

文學是我們祖先的功績和錯誤，卓越和失敗之活潑的，形象的歷史，它有偉大之力，去影響思想的組織，精鍊粗劣的本能，教育浮滑的意志，所以它最後必須盡它世界的使命——這使命便是使各種民族，意識到他們的苦難和熱望，意識到一個共同目的，去追求一種美和自由的生活中的幸福，更從這種意識上，能夠最最堅強最親密地聯繫他們在一起。

文學創作的領域是精神的國際，而在今日，各種人民皆是兄弟的觀念已是顯而易見地變為事實，變為必要，我們為了義務所在，不得不竭盡一絲一毫的努力，來使人皆兄弟這種有益觀念的同化作用，能以最高速率繼續存在，並且灌入大眾的頭腦和意志的深淵。

人的智識愈廣，人的本身也愈臻完善；人對於同類的興趣愈敏銳愈關切，各個好的創造元素之融化為一個聯合力量的過程也成功得愈快，我們也將更快一點，經過了凶惡的地帶，來用相互了解，尊敬，以及友愛作共同的慶祝——慶祝我們自己的光榮。

人們熱烈崇拜肥胖的金錢的黃鬼，至於迷醉，便無恥地犯罪，殺戮，於是怨和恨作成流血的暴風，然而在此以後，什麼都比不上展開精神創造之寬廣的圖畫，是時代所需要。在祭奠蠻暴和獸性的時候，讓人們記着各時代所教給我們的，以及天才和毅力所教給世界的真正人性的一切。

喜劇二種

希臘文學白銀時代諷刺大師 LUCIAN 傑作

伍·光·建·譯

一 審天帝 (Zeus Cross-examined)

二 鬼話第十章 (Dialogue of the Dead X)

疏善 (Lucian of Samsata —— 110 —— 180) 做過雕刻師——他的舅父——的學徒，不當心打碎一塊雲石板，挨了一頓打，偷着逃回家去。他夢中看見兩個女人代表雕刻和文學，各向他力說自家前途的美好，但是他終於決定改走文學的路。他嘲笑人生的一切。他發現人過的日子和人掩飾着去過的日子，是絕然不同的兩件東西，所以世上沒有真和誠。他恨人，譏諷人。他深究哲學上許多對立的思想，向牠們一致鞭笞，尤以大儒派最受他的攻擊。他是懷疑者，棄絕任何的信仰。他十分注意修詞，給人家寫演說稿子，很能轟動，捉刀之費維持他的生活。晚年到埃及，據說當過代訴人，發了一筆財。他緊緊跟隨雅興最好的模範——柏拉圖和一羣演說家——因此造成明晰通暢的作風，佈滿聰明絕頂的談諧。麥加萊 (Lord Macaulay) 稱他是雅典雄辯和俊語的末了一位大師。他責備人家不會用字，他說：「假使你從任何地方拾起一個生僻字，或者造出一個在你以為是好的字，你就使勁去應用它，並且你會認為一個大損失，假使你不能把它填在某一個空處，雖然有時候那裏是絕不需要它。」他重要著作有鬼話 (Dialogues of the Dead) 三十章，把來世、神道，與以評價、斷語都是「虛偽」。又有信史 (True History) 譏諷當時流行的遊記的不實，他說自己到過月宮，冒險游過酒的河，乾酪的山。這書影響後來作家，有斯尉夫特的伽利弗游記 (Swift: Gulliver's Travels) 刺柏雷的潘大古航行記 (Rabelais: Voyage of Pantagruel) 和貝基勒的往月中 (Cyrano de Bergerac: Journey to the Moon)。

本文根據二佛勒氏 (H. W. Fowler, F. G. Fowler) 的美譯本，二氏編有簡約牛津字典，袖珍牛津字典，現代英語字典 (A Dictionary of Modern English Usage) 及英語準則 (The King's English) 等，是英語學的權威者。—— F. W

審天帝

西尼士克(Cyniscus)

薛烏斯(Zeus)(即天帝)

西 我不來麻煩你，求你給我富貴或帝王之位；世人求你給這樣好東西的太多了，你總是充耳不聞的，我曉得你是難以答應他們。我只求你一件事，却是不難答應我的。

薛 西尼士克，你要什麼？若是你所求的如同你所說的話一樣的道理，我是絕不能令你失望的。

西 我只要問你一句單簡的話。

薛 你所求的是很客氣的，我自能答應你，你只管問我。

西 好嗎？你自然讀荷馬和希西阿(Hesiod)(二)讀得很熟的。他們所唱的「前定」和「命運」都是真的麼？——當一個人人生下的時候，他們替他組織的命運，一定是要發現的麼？

薛 一定是的。全受他們節制的。凡是有生之倫都要依賴他的紡錘(筵子)；他們將來的命運，當其下來的時候，就前定了；這樣前定的法律，是不改變的。

西 但是荷馬在別一章詩上曾說過：「不然你走入地，府趕過『命運』的頭，荷馬豈不是胡說麼！」

薛 絕對的胡說，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命運」的法律，前定的綫

索，完全無用了，這是不可能的；只要詩人們受美術女神的授意，他們所說的話是真實的；一旦女神不授意，詩人就弄錯了，說矛盾的話。我們也不能怪他們，因為他們不過是人，並不是神；神原借他們的嘴說話，神一走開，他們怎樣能夠說真話呢？

西 這一點你是解說明白了。我却還要問你一句話。你們有三位命運神，是不是他們的名字是克羅托，拉刻息斯，阿特洛波斯。(Clotho, Lachesis, Atropus)

薛 是的。

西 但是我們常聽說「前定」和「吉神」，他們又是什麼人，權力到那裏為止？是不是等於命運？是不是或者權力大過命運？世人常說吉神和前定的權力，是他神所不能克制的。

薛 西尼士克，你不該樣樣都要曉得。你為什麼要問我命運的權力？

西 呀，你一定先要告訴我一件事。命運是否連你們天神都節制？你也要依賴命運們的綫索麼？

薛 我們也是依賴的。你為什麼微笑？

西 我想起荷馬有一段是說你當會議的時候，對諸神演說，你恐嚇他們，要用一條金綫把世界吊起來。你說從天上把綫放下來，任從諸神用力拉綫，把你拖下來，他們是絕不能拖你下來的；但是你只要拖他們上來，你却能夠拖他們上來，連大地山河都拖上去。我聽見

唱這一段詩，我很戰慄的敬尊你；你的大力深印我的心中。我這個時候，才曉得你和你的綫，和你的恐嚇話，全數都依賴一條蛛絲。據我看來，還是克羅托應該誇口的話；這位女神把你掛在一根紡綫竿上，如同釣一條小魚在釣絲上。

薛 我不明白你問話的用意。

西 來來，我對你盡情說出來；我對你說坦白話。你看「前定」和「命運」臉上，不要怪我。既能有命運神掌管一切，他們的裁判又是不能更改的，爲什麼世人要祭你，殺牲享你，求你賜福呢？我們的祈禱，既不能使我們免禍，又不能得福於天，我們爲什麼費這許多事呢？

薛 這都是很微妙的詰問！我明白了，——你曾經同雄辨家往來；這一種人是很不好的！他們不承認我們能管人世的事。這就是他們所發的問難，其意要顛倒是非，叫世人不祭祀我們，不祈禱我們；他們也白費事了！他們說天上諸神不管世人，諸神無力及於人世，——好嗎？將來有一天，世人要後悔的。

西 我可以對克羅托的紡綫竿發誓，我的問的話，並不與什麼雄辨家相干。我怎麼樣想起要問這句話的，連我自己也不曉得；但是想到這一層就想到那一層，結果就是祭祀無益。我們重新再說。我再問你幾句話，請你坦白的回答我，你却要先想好了，再答我。

薛 你不怕躊躇時候，你只管問。

西 你說毋論什麼事都是從命運神發起，是不是？

薛 是的。

西 他們已經組織成的，你有權力拆散麼？

薛 我無這樣的權力。

西 我還是往下追問，抑或已經得了很顯明的推論？

薛 很顯明了，但是你以为世人祭我們，是因為有要求；世人是同我們講價錢，好像是化錢買福的；其實並不是這樣；他們並無所求，不過是尊敬我們較爲高等的美德。

西 你說得對，你也說祭祀毫無用處；不過是我們好說話，尊仰你的高等美德，我却請你留神，假使有一位雄辨家在場，他却要盤問你們的美德怎麼樣能比我們的高。雄辨家當然要說，你我同爲奴才，倘若命運節制我們，同時也節制你們。你們的不死不滅是毫無用處，不獨是無用處，而且更有害處。我們世上的人，是會死的，我們死了，就是得了解放；你們是永遠不死的，是永遠受禍；你的一條長綫，就是永遠當奴才。

薛 我們的永遠，是永遠享福；諸神的生活，就是不斷的享福。

西 並不見得凡是一位神，就是幸福的。天上原也有分別。至於辦理不善，更不必說了。你是自然歡樂的；因爲你是天王天帝，你能夠把山河大地拖上來，如拖一桶水。但是你看看赫斐斯塔斯（*Hephaestus*）是個殘廢，是一個平常的鐵匠。請你看看伯羅米修士（*Prometheus*）（四）你把他釘在高加索（*Caucasus*）大山上。

你的父親現在還鎖在地獄，這你是曉得的，不必我告訴你的了。據我看來，你們諸神也戀愛；也受傷；有時候還替我們世人作事；你的兩個兄弟當我們世人某某和某某的奴僕。我看不見戀愛，受傷，當奴僕有什麼多大的歡樂；你們有幾位大約是很歡樂的，有好幾位却並不歡樂。我還可以再說幾句，你也會被竊的，同我們世人一樣；你的廟宇被人劫掠，你們最富的，一轉瞬之間，却變了一個乞丐。你們有幾位，倘若是金的或是銀的，還被鎔化了，這種事自然都是前定的。

薛 亞尼士克，你要小心了；你說得太過火了，有一天你要後悔的。

西 請你不必恐嚇我；你是曉得的，除了前定之外，對於我不能有什麼事體發生的。我姑說一件事給你聽，即使是搶劫廟宇的人，也不是一定受懲罰的；有許多都是漏網，我猜是他們的命運不該受罰。

薛 我曉得了！有許多人要廢除天命，你就是其中的一個。

西 你好像是很怕他們的，你有你的理由。我毋論說一句什麼話，你就說我拾他們的牙慧。我請你再答我一問；我要你的一句話作準。什麼叫做天命？他是命運神中之一嗎？是權力較大麼？抑或他是命運神的女主人？

薛 我才告訴過你，有許多事體是你不應該曉得的。你原說只要問我一句話，那裏曉得你接二連三的問個不了。我曉得你的意思了；你要證明我們天神是不管人世的事。

西 這却與我無干；原是剛才你說命運注定諸事的，你現在想透了

嗎？你要不承認你所說的話嗎？諸神們要把前定推開了，要管理世事嗎？

薛 不是的，命運神經由我們的手辦事。

西 我明白了你們是命運神的奴才，替命運神當小跑的。但是這還是一樣的；仍然是他們定計劃；你們不過是他們的利器罷了。

薛 你怎麼樣算出來的！

西 我看你們像是木匠的斧子和鑽子；這兩件東西的確是幫木匠作事，但是無人說斧子鑽子是工人；我們並不說一條船是這一位斧子造的，或是這一位鑽子造的；我們說是某位造船師造的。世事也是這樣，前定和命運就是普遍的造船師，你就是他們的斧子鑽子；據我看來，世人應該祭前定，求他降福，不該祭你，不該尊敬你；其實這樣還是不對的，因為凡事一定就不能改，即使是命運神也是無如之何的。倘若有人反向轉紡輪，解散克羅托所作的事，阿特洛波斯是要說話的。

薛 可了不得！你連命運都不尊敬了麼？你似乎是要把毋論什麼都變作平等。好在我們天神們有一件事勝過你們；凡是命運所派定的事，我們却有前知。

西 即使你有這個本事，也是毫無用處，曉得前定也不能令人先事防備？難道你要告訴我，有一個人曉得前定他是要死於刀劍之下，難道他躲在家裏不出門，就可以免這一死麼？他是逃不了的，命運將

使他出獵，刀劍就在那裏。阿德拉斯塔 (Adrastus) 擲矛欲殺野豬，不中，誤殺克里薩斯的兒子。(五) 命運神的不能更動的法律指揮他誤殺的。這種事原是極其無理的，試看雷雅斯的事 (Lais) (六) 就曉得了：詩曰「神雖命你求子，你切勿求子，你若求子，你將被子所殺。」這樣勸戒的話，豈不是多餘的麼？說了也還是逃不了一死，是以神巫並不阻止雷雅斯求子，亦不攔他的兒子不弑父。總而言之，你的預言，也不應該受賞，況且巫言都是很晦的，這樣解說也可，那樣解說也可。你並未說明克里薩所滅的是自己的國抑或是居魯士的國，按照神巫的話，是語涉騎牆的。

薛 阿坡羅很怒克里薩。當克里薩在一鍋裏頭煮羊和龜的時候，他原是要試阿坡羅的。

西 既然是神，就不應該發怒。據我看來，原是命運注定要那個呂底亞人誤解巫言；他這件事就證明，前定所注定的前程，是大概不能曉得的。毋論怎樣，你的預言能力，似乎也在命運的手上。

薛 你簡直的不替我們留餘地麼？我們諸神無節制權力，我們不應享人間的祭祀，我們不過是木匠的斧子鑽子，你原該可以看我不起的；我腋下有的是雷霆，我為什麼坐在這裏，聽你說許多閒言閒語呢？

西 倘若我的命運是該死於雷霆之下的，請你擊我。我並不怨你，我將曉得是克羅托所為，我連擊死我的雷霆也不埋怨。談到雷霆，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我要請教你和前定；你可以替前定答我，你為什麼不去管海盜，搶劫廟宇的人，和無賴子，妄誓者等等，反把你的雷霆擊橡樹，石頭或無害的物件，甚至有時雷擊誠實敬天的人？這是什麼道理？……你無話答我麼？這可是一條我不該問的話麼？

薛 西尼士克，這是一句你不該問的話。你這個人太麻煩了；我不曉得你從什麼地方拾着這許多意思。

西 我猜我也不該問你為什麼某人就應該窮餓而死，某人就應該在錢上打滾那樣的富我也？不應該問為什麼蘇格拉底就該問罪米里，塔斯 (Melitus) (七) 就該無事？為什麼那人有女性的薩達那佩拉 (Sardanapalus) 就該作國王，有許多有英風的波斯人因為不以為然就應該上十字架？我們現在的時事更不必說了，作惡的人，貪財的人，個個都很發達的，誠實人反受種種的痛苦。

薛 西尼士克，你當曉得為非作惡的人死後要受罰的，善人死後是快樂的？

西 我曉得什麼地府等等，究竟有無地府，我死的時候就曉得了。當我活在人世的時候，我寧願享福，寧可死後任由二十多隻的禿鷲吃我的肝，不願在這個世界受苦，也不願死後同英雄們吃酒，在極樂世界過舒服日子。

薛 你說什麼呀！難道你不相信死後的賞罰麼？你不相信死後受審判麼？

西 我嘗聽說有什麼裁判官，是的，他們說這位裁判如是你的兒子。

薛 說他什麼？

西 他專罰什麼樣人？

薛 罰什麼人？罰惡人。例如殺人的兇犯和搶劫廟宇的人。

西 他送去與英雄們同住的，又是什麼人呢？

薛 好人，和長神的人，作善事的人。

西 爲什麼？

薛 因爲作惡的該受罰，爲善的該受賞。

西 譬如有一個人偶然無心的犯了罪，他也是同樣的要受罰麼？

薛 斷不受罰。

西 倘若一個人不由自主的作了一件善事，裁判官也不賞他麼？

薛 不賞。

西 這樣看起來，裁判官無人可賞，也無人可罰。

薛 這是怎麼講！

西 因爲，我們作事，都是不由自主的；我們是不得不作的——因爲毋論什麼事，都歸命運作主，有一個人殺人麼？殺人的不是他，是命運。有一個人搶劫廟堂麼？他是奉命運的號令去作的。是以倘若你的兒子要裁判公平，他就該罰前定，罰命運。世人是並未犯過。他們是奉命合作的。

薛 我不同你再說了。你是一個沒良心的人；是一個強辯家。我走了。

西 我要問你命運住在那裏；我要問他們三個人，怎樣能夠照應這許多事。我並不羨慕他們；他們一定是很忙的；他們要辦的事太多了。他們的命運也不能好過別人。若是任我選擇，我是不肯同他們換的；我寧可受窮苦，不願意終日守着綫索——你若是不喜歡答我的問，也不要緊。你已經答復我的話，很能解釋我對於前定和命運的疑團了；其餘的事，大約是我的命不該聽的。

附註：

(一) 希臘的主神。

(二) 紀元前八世紀詩人，勸人敬神，勸儉，他的理想家庭，只須有一種田人，一女人，一牛，種田人應該四十歲，牛應該九歲。

(三) 薛烏斯的兒子，是火和治鐵神。

(四) 牛神牛人的神，曾盜取天火，把它的用法賣給世人，因而獲罪，被薛烏斯縛在高加索山上，每天叫一鷲來啄食他的腸臟。

(五) 呂底亞王（紀元前五世紀）。

(六) 提庇王。

(七) 悲觀詩人，非難薛格拉底者之一。

(八) 亞述王，作者時常用最奢侈荒淫的模範。

鬼話——第十章

梭倫(Charon) 黑梅斯(Hermes) 諸鬼

梭 我把情形告訴你們吧。你們是看得見的，我的船很小，朽了一大半，又漏水，你們只要一歪，這條船就要翻了。你們共總是許多位搭客，各人都帶了行李。你們若是這樣上船，我恐怕你們要後悔的，不能見水的人尤其要後悔。

黑 況且這樣，我們怎麼樣過河呢？

梭 我告訴你，他們必定要把他們隨帶的亂七八糟的東西都留在岸上，光着身子上船。就是這樣，船上的地方也就不甚夠的了。黑梅斯，自此以後，你必定要他們把身外的東西都拋棄了，才好上船。你站在船邊，留神看他們，必定要他們脫得乾乾淨淨，才許上船。

黑 很好。第一名，你是誰？

曼尼帕斯 我是曼尼帕斯。這是我的皮包和棍子，我摔在河裏。我却是很明白的，並未披袍子走來了。

黑 曼尼帕斯，請你走過去，你是個好的，你該坐首位，在船公身邊，你坐在那裏，能夠看見全載的搭客。這一位很好看，他是誰呀？

梭 這是某處的美人，又名「不可禦」，接一次吻值一千鎊。

黑 什麼美麗之處，都要摔丟——朱唇，接吻，頭髮，紅暈的臉，全個皮

膚，都不要了。你辦得對，你可以走過去。這位戴冕衣紫的先生是誰？暴君 我是某國的暴君。

黑 到了這裏，要這許多好看東西作什麼？

暴 怎麼呀！你要暴君脫得乾乾淨淨才到這裏來麼？

黑 一位暴君麼！你當暴君的時候，我們原不敢這樣煩你。但是

你這個時候是一個鬼，我們却對不起了。請你都脫下來。

暴 我都脫下來了，富貴都完了。

黑 你還有架子，還有驕傲，也都要去了，不然這條船裝不起。

暴 你至少也讓我留住我的紫袍王冕。

黑 不能，不能，都剝下來！

暴 這樣可以了罷？你看，我都脫淨了。

黑 還有暴虐，過犯，驕蹇，怨恨，都要脫下來。

暴 我都脫盡了。

黑 你可以走過去了。這個大胖子是誰？

力士 我是個力士。

黑 可不是，我看見你好幾次在演武場上。

力 你看見過我，好嗎，我脫乾淨了，請你讓我走過去。

黑 你脫了嗎！我的好先生，你這一身的肉，不太累贅嗎？來來，摔

丟這些肉吧，不然你一脚踏上船，我們都要到水底了。還有許多得

勝冠等等，也要摔丟了。

力 我都丟去了；這次真是不含糊；我這時候，同別的鬼一樣的輕了。

黑 這才是呀，你可以過去了。這個富翁，你把什麼富貴，奢侈，婦人性情都脫下來；你的大出殯，祖宗的榮耀，都不能帶上船；什麼官階，什麼名譽，歌功頌德，口碑載道都要丟去；你也不必告訴我你的墳有多大；這種說話是分量太重。

富 一定要我摔去，我就摔；我也無法，只好摔了。

黑 哈哈！全身披掛麼！這是什麼意思？爲什麼帶了許多戰利品？

軍長 我是一位大征服家；是一位有勇的將官；是我國的最出色人物。

黑 戰利品可以不帶上船了；我們現在是太平世界，用不着武器。

——這一位又是誰呀？拖着長鬚，縐着眉頭是什麼人呀？從他外面看來，大約是一位年高有德的聖賢；他嘴裏喃喃；聚精會神的冥想。

曼 黑梅斯，這是一位哲學家；是一個大胆冒充的。你把他的袍子脫下來，你就看見袍子底下有許多好頑的東西。

黑 你先把長袍脫下來；其餘我自自有道理。可了不得，原來袍子蓋住的都是一團一團的騙，詐無知，識好，辨好虛；名還有無理的設問，有刺的理論，繁複概念，滿嘴的胡說，無窮的細微區別，哈！這裏還藏着

貪婪，縱慾，無恥！奢侈，女性和乖戾！我一眼都看見了，你不必收藏起來。什麼一切詐偽，大言，專橫，都同我摔了；這條船不是裝你這些東西的。

哲學家 你既是這樣吩咐，我都摔了。

曼 黑梅斯，你把他的長鬚子也剪了吧；這一團鬚子是很重的，足足有五磅重。

黑 是的，鬚子也要丟去。

哲 誰同我剃鬚子呢？

黑 曼尼帕斯，你用一把木匠斧子，把他的鬚子割下來，就在船邊上割。

曼 黑梅斯，我拿一把鋸子，鋸鬚子好不好！用鋸子好頑些。

黑 就用斧子吧，砍得乾淨！老先生，你剛才很像一條山羊，現在你像人了。

曼 剪去一點眉毛，好不好？

黑 很好，他把眉毛都撚在額上，他有他的道理——可憐蟲呀！你哭哭啼啼幹什麼？你怕死麼？你上船吧。

曼 他腋下還夾着頂大的一包東西。

黑 是什麼？

曼 是一包恭維。他靠這包東西得過好處不少。

哲 曼尼帕斯，好吧；譬如你把你的獨立，你的說坦白話，你的無足重

輕，你的氣概，和你的好說笑話，都留下！這裏再沒有人說笑話。

黑 曼尼帕斯，你不必留下這些東西！你不要擲去，有這些東西在船上是很有用的，輕便得很。——你這一位辭令家，滿嘴都是字眼，外國字，俗字，反比，對句，勻稱句，長句，你都同我擲了。

辭令家 我都擲了。

黑 我們要開船了，放鬆錨鏈，扯進跳板，起碇，扯帆，艙公，你把舵，順風順水！你們這一羣傻子，哭什麼？你這位哲學家，剛剪了鬚子的，你為什麼也哭？

哲 呀！黑梅斯，我從以前為靈魂是不滅的。

曼 他說謊，他不是因為這件事哭。

黑 他為什麼哭？

曼 他曉得從此以後再沒得好東西吃了，晚上不能偷跑出來，用長袍蒙頭逛審子了，再也不能裝作教小孩子們，騙束修了。

哲 我要問你，你願意死麼？

曼 因為我是自己尋死的，你就該曉得我願意死。——我好像聽見喊聲，好像是有大聲從地面來？

黑 你聽見嗎，聽見聲音不止從一方面來。有許多人成羣的跑到市政廳，慶祝暴君死了，婦女們捉住暴君的夫人，暴君的兒女們也逃不了——孩子們拿石頭擲打他們，你又聽見衆人對一位演說家喝采，因為他讀富人的祭文。那位耍拳的力士的娘，帶了幾個女人唱

輓歌。惟無一人對曼尼帕斯滴一聲眼淚；曼尼帕斯，你是一個享受特別權利的人！無人來哭你的死屍！

曼 你且等着：不久你就聽見狗吠和鴉飛的聲音，這就是他們來弔我。

黑 我喜歡你的曠達。——我們到了。你們都去大堂受判，一直向前去就是。我同駕長回去裝客。

曼 黑梅斯，我祝你一路福星。——我們向前走吧，你們等什麼？遲早總得要見判官的；他的判罪不是頑的，有種種的酷刑。我們一生對不起人的事，都要揭露出來了。

附註：黑梅斯是薛烏斯兒子的專給許多神迷信，棒杯，看門。

伍光建最近譯作

奪夫及其它 (\$0.50)

Hardy: TO PLEASE HIS WIFE

悲慘世界 (\$0.40)

Hugo: THE MISERABLES

黎明書局

現代美國文學專號

目 要

現代美國文學專號導言
 美國現代小說之生長
 現代美國的戲劇
 現代美國詩壇概況
 現代美國文藝批評
 白璧德及其人文主義
 批評家瓊維松
 斯賓加之文學論
 卡爾浮登及其文藝批評
 德萊塞評傳
 辛克萊研究
 女作家維拉凱撒
 劉易士評傳
 福克奈評傳
 安得生的發展之三階段
 作為小說家的海敏威
 帕索斯及其作品
 戲劇家奧奈爾
 詩人愛里奧特
 現代美國詩抄
 題未定(奧奈爾劇本)

編者 趙家璧
 顧仲彝
 邵洵美
 李長之
 梁實秋
 趙景深
 林語堂
 張夢麟
 畢樹棠
 錢歌川
 趙璧家
 伍蕪甫
 施發存
 蘇 汶
 葉靈鳳
 顧仲彝
 作者未定
 施發存
 袁昌英

舊世紀遠在新的時候(德萊塞小說)
 雕刻師的癡情(凱撒小說)
 煙(福克奈小說)
 題未定(愛迪生·華頓小說)
 題未定(凱伯爾小說)
 死(安得生小說)
 題未定(赫爾曼小說)
 瑞士頂禮(海敏威小說)
 最初之戀人(R.包以爾小說)
 鄉村裏的聖人(P.尼亞戈小說)
 里維克拉之夕暮(M.阿爾萊小說)
 美國現代長篇名著敘略
 美國現代作家小傳
 現代美國文學參考書目
 美國戰後文藝雜誌編目
 中譯美國現代文學編目
 美國文壇逸話二十餘則
 插圖三十餘幅
 其他

季羨林
 林徽音
 紀承宜
 陳君滄
 朱 雙
 蘇 汶
 卞之琳
 江秉霞
 程時英
 江 思
 徐震村
 薛 蕪
 黃 源
 畢樹棠
 編者

本特刊計五十萬言零售
 價格未定預定概不加價

現 代 書 局 發 行 上 海 四 馬 路

信來的子女生陌個一



德國 Stefan Zweig 作 寒 冰 譯

一八八一年一對猶太父母生下 Zweig 在維也納。家境寬裕，受了充分的教育，還有餘暇遊歷羅馬、巴黎、倫敦、佛羅達斯、柏林；不過據他自己說，這純粹是出於好奇心。大戰時候，他的非戰作品被政府禁止，他覺得唯一出路乃是象徵主義和憑藉歷史的諷喻，他的劇本 *Jeremias* (一九二二年) 就是依此而作的。他在一九二九年美國版本的序文上說：「我要寬取社會所沒有聽見過的、看不起、和嘲笑的人們做我們的歌者；並且這個歌者我已找到了，是在書堆裏的一本書上，在我的民族的最初的原始中，在反戰者中一個最為崇高的 *Jeremias* 的身上」。大戰過了，世界頓變；親切的友人不能立即了解新興的一切，多半消亡於瘋狂的生活中；他乃從孤零和傷感悟入人生的新價。他離開維也納，住在薩爾斯堡，安排寫作的程序，要調整他自己，在創作和意念上的發展。然而，他缺少系統的人生觀念，他攻取現實，只捉住了一些零星的外貌。性的問題成了他寫作的唯一題材。但是，他幻想豐富，而又不平凡，即如最近出版的十篇短篇小說集 *Kaleidoscope*，也是成功在這一點上。他的努力並非徒勞，在技巧上已列入大陸作家的前茅。作品譯成多國語文，法文本的有羅曼羅蘭字，俄文的已

有全集，由高爾基作序；而單就一九二七年的統計，他的作品的全數已到了三二、四〇、五〇、七〇、七五等（以一千本為單位）。實在地，他能夠用羅曼諾克作基調，通過傳奇、心理狀態、情慾等等來撫慰讀者，換取確立的聲名。一個時代的退潮原也有它的速度和強力，Zweig 的作品恰好投進這水流，所以他的地位與其說是他自己所建樹，不如認為讀者所賞賜的吧。

本文譯自羅曼諾克本論第一卷的 *Eden and Cedar Paul* 的一九三三年英文譯本。他的其它重要作品有：衝突，是性心理的研究；三大師，述評 Balzac、Dickens、Dostoevsky 的生平與著作；Amok，短篇小說，描寫一個白種人在荷屬東印度遭運的惡運；Paul Verlaine 及 Romain Rolland 評傳等。

著名小說家 R 到山中去休假了數天。回到維也納，正當晨光曦微，他在車站上買了一份報紙，偶然瞥見報上日期，方纔記起這天是他的生日。「四十一了！」——這感想電光般映過他的腦海。

可是他並不感覺到什麼快樂或悵惘。他叫了一輛汽車，在歸途中隨意翻閱報紙。到家以後，僕人告訴他，在他離家的幾天裏，有幾個人來拜訪過他，有幾處電話來詢問他。還有一大束的來信等他拆看。他隨便將那束信翻了翻，拆閱了一兩封，因為他所關心的只是發信者的名字，可是其中有一封又厚又重，筆跡很生疎的，他却拿來放在一旁。他轉身舒舒服服地坐在一張安樂椅上，喝了早茶，看完了報紙，又翻了翻通告之類的信件。於是燃着了一支雪茄，開始閱讀那封厚重的信。

這與其說是一封普通的信，不如說是一束文稿，字體潦草，有幾十張之多，並且是女人的手跡。他不自覺地重又將信封查閱了一下，恐怕另外還有信札遺漏在內。但是並無另外的信札，而且信面

和信內既未署名，也無發信的地址。「真奇怪！」——他一面開始念那束信稿，一面心裏那樣想。信上劈頭第一句是「給不認識我的你」。他真莫名其妙了。這信是寫給他的嗎，還是寫給另一個人的呢？這立刻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他就念下去：

我的孩子昨天死了。三天三夜我和死魅扭奪這脆弱的小生命。在連續的四十小時中，當流行感冒症震裂着他那可憐的發燒的身體時，我坐在他的床邊。我用冷的濕巾終日終夜地壓在他的額上。我緊緊握着他的一雙抖顫的小手。到了第三個晚上，我是精疲力竭了。我的眼睛不自覺地閉闔起來，想來我定在硬凳上睡着了三四個小時。這時候，死魅擄去了他。我心愛的小寶貝，他躺在那狹小的搖床中，和他剛死去時一樣。只是他的眼睛掩閉着，他那聰穎的黑炯的眼睛，他的手交叉地橫在胸上。在搖床的四角，燃燒着四支臘燭。我不忍敬視，我不忍移動，因為燭光閃爍的時候，陰

影就在他的臉上和緊閉的嘴唇上往來追逐。看上去好像他的身體在顫動，我幾乎以為他並未死去，以為他會甦醒過來，用他清亮的聲音說些天真可愛的話。但我知道他是死了；我決不再看他了，免得多希望一次多加一重沮喪。我知道的，我知道的，我的孩子已在昨天死了。現今我在世上所剩下的只你一人；只剩下你，不認識我的你；戲弄世事怡然自適的你。只剩下你，從不認識我而是我一直心愛的你。

現在我又燃了一支臘燭，伏在桌上寫信給你。我孤寂地伴着我死去的孩兒，若不把我心裏的一切盡情吐露出來，怎麼能忍受呢？在這悽斷的時候，若不向永遠是我所最心愛的你吐訴，又向誰吐訴呢？也許我永不能使你明白。也許你永不會明瞭我。我覺得頭重如沉，顛頭跳躍，遍身疼痛。我想我定在發熱。這裏的感冒症猖獗得可怕，或許我已染到。假使我能就此追隨我兒於地下，省得自己來了結自己，我是決無悔憾的。有時覺得眼前一陣昏黑，或許我不能完畢此信；但我將竭我的精力，在這一次而且是最後的一次，和我心愛的你，從來不認識我的你，一談。

我只願和你一談，把我的一切第一次告訴給你。我要你知道我的全個身世，要你知道那始終屬於你而你全然不知的生命的一切。但是我的祕密，要在我死了以後，方始讓你知道，那時，你可無庸向誰答覆；假使現在寒熱交加地震裂着我的肢體的病象確已成爲

我的致命傷時，我方始令你知道我的祕密。倘若我還繼續活著的話，我定把這封信撕去，嚴守我始終嚴守着的緘默。你若拿到這封信，你就可知，一個已死的婦人是在向你敘述她的身世；是在告訴你那自始至終全都屬於你的生命的過去。你不必害怕我的話。一個已死的婦人是不要求什麼的；既不要求愛情，也不要憐憫，也不要求安慰。我只懇求你一件事，懇求你完全相信我對你吐述衷腸的苦楚。請你相信我的話，因為我不再要求你別的；一個母親，在她唯一孩兒的死榻旁邊，是不會說謊的。

我的生命直至第一次看見你的那天方才開始，我現在要把這一個生命的整個歷程向你傾述。回憶未遇見你前的景況，只是些模糊雜亂的印象；那時的景象，回想起來，宛如充斥着毫無生趣的事物的地窖——一個完全與我不相干涉的所在。你出現在我生命的時候，我是十三歲，那時，我住在你現在住的房屋中，即你現在讀此信——我生命的最後一次呼吸——的房屋中。那時，我和你住在同一層樓上，我們房間的門正對着你的。你當然記不起我們了。你必定早已忘記了那穿破爛襖服的眼房先生的寡婦，和那面目瘦削尚未長成的女孩子。我們總是非常恬靜的；我們真是所謂「式微而知禮」的人家。也許你連我們的名字都沒有聽見過，因為我們的房門上既沒有放置名片，也從未有人來探望過我們。況且這又是許久許久以前的事情，說起來已經有十五六年的光景了。你

決無想得起的道理。可是我呢，一切的一切都深深地記在我的心頭。我回想到第一次聽見你聲音第一次睹見你容貌的那一天那一時辰，歷歷如在目前。那時就是我生命的開始，我怎麼會忘記呢？請你耐心一些，待我把一切從頭至末告訴你聽。請你在這短促的片刻中，對於我所說的話，千萬不要厭倦，因為我一生愛你，從未厭倦過。

在你搬來以前，住在你房子裏的那對夫妻鏗日吵架，真是可厭。他們自己雖也窮得可憐，但因為我們不和他們來往，便嫌惡我們的貧賤。那個男子喜歡喝酒，喝醉了便虐待他的女人。我們時常從睡夢中被他們飛椅摔碟的喧聲吵醒。有一次，他把她毒打得鮮血淋漓，她散着頭髮向樓梯口奔逃，她的酒醉的丈夫就罵着追她，直至鬧得全房子的人都跑到樓梯旁，以喊警察的話來嚇他，他纔罷手。我的母親絕對不願意和他們來往。她不許我同他們的孩子們玩耍，因此他們的孩子們常常借端找我出氣。他們在街上遇見我的時候，就破口謾罵；有一次，他們拿一個堅硬的雪球投擊我，把我的額部打傷。全房子裏的人都厭惡他們；有一天忽然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我想是那個男子爲了偷竊而被逮捕——使他們不得不搬走，我們都覺得非常高興。大門口貼了好幾天的「石租」條子。但不久那個條子就被撤去了；管事告訴我們說，那幾間房子已經租給一位著作家，他是一個尙未結婚的人，將來搬進來後，

必定是很安靜的。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你的名字。

過了不久，那幾間房子被打掃得乾乾淨淨，接着來了幾個油漆匠和裝潢房間的人。他們自然都非常噪雜，但母親却很高興；她說，從此對鄰不再會擾亂我們了。在搬移的時候，我並未見到你。室內的裝潢和陳設都由你的那位身材矮小舉止莊嚴的白髮老人家指揮辦理，他一望而知是久在上等人家服役的僕人。他處理一切事情，井井有條，我們都非常佩服他。像他那樣的上等僕人，在我們郊外住屋中是不經見的。他非常有禮貌，但他從不和一班普通的僕人混在一起。他對我的母親自始就很恭敬，把她當做體面人家的太太看待；就是對於小孩子的我，也總是很客氣的。他一提到你的名字，從他語氣中就可看出他對你的那種忠僕對於主人的情緒。爲了這個，我很敬愛這位老約翰，但同時我也很嫉妬他，因為他有時時親近你和服侍你的權利。

你可知道我爲什麼要把這些無謂的事情喋喋不休地說給你聽？我要你知道，當我還是一個羞怯的孩子時，你的人格就開始對我發生這樣大的力量。在未見到你以前，我總覺得你的頭上環繞着一輪靈光。你的生活，在我們看來，是充滿着富有奇蹟與神祕。見聞偏僻的人們是好新奇的，所以這郊外住屋中的我們都熱切期待着你的降臨。有一天下午我從學校回來，看見停在門前的搬場車，我的好奇心簡直達到了沸點。笨重的東西大半已經到了樓上，

搬運家具的人正在搬移較小的物件。我站在門口，目不交睫地凝視着，心裏說不出的景慕，因為你的每一件東西都和我素來所見到的不同。有印度的塑像，意大利的雕刻，大幅的色澤鮮潔的彩畫。還有許多可愛的書籍，數量之多，真出於我的想像之外。這些書都堆在門旁。一個男僕站着很小心地把每一本書拂拭一遍。我癡呆地看着他把拂拭過的書堆積起來，捨不得走開。你的僕人固然沒有趕開我，但也沒有鼓勵我的暗示，所以我雖很想去撫摸這些書的光滑的皮面，却不敢動手。我胆怯地將這些書的名稱偷看了一遍；有許多是法文書和英文書，還有許多我完全不知道是那一種文字的書。要不是母親喊我進去，我真願意一直站在那裏看。

我雖尚未見到你，却徹夜地想念你。我自己總共只有十幾本不值錢的紙面書，而且都已破損不堪。但我愛惜牠們甚於世界上一切其他的東西，把牠們不斷地讀了又讀。我暗想，一個人有這樣許多的書，有這樣廣博的知識，通曉這許多種文字，這樣有錢而又這樣有學問，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一想到你有這麼許多書，便對你起了無窮的敬意。我在腦中設法描畫你的模樣。我想你一定和我們的地理教員一樣，是一位鼻梁上架着眼鏡，領下滿是又長又白的鬍子的老先生，不過你要比他來得仁慈、美觀和溫雅。至於我爲什麼一面以爲你是一位老先生，一面却認定你是一個美男子，連我自己亦不知其所以然。那個晚上，我第一次夢見你。

第二天，你搬進來了；但我雖是留神守候着，却未窺見你面，這更打動了我的好奇心。在第三天，我終於見到你。我見你完全不是我所幻想的，我所幻想的那個白鬍子老伯伯，我大爲驚訝。你却另是一人，你真是得天獨厚，時間永不在你身上遺留痕跡，至今你還和我初見你時一個模樣。你穿着一套茶色軟呢的華麗衣服，三脚兩步地衝上樓梯，充滿着一股瀟灑不羈的神氣——你的一舉一動總是那樣活潑可愛。你的帽子拿在手裏，因此我得瞥見你的聰明伶俐的丰采和青春的頭髮，當時我心中真是說不出的驚異。你的英俊挺秀的神姿直令我見了心魂飄蕩。不獨是我，凡是與你相識的人，都會漸漸覺得你有種不可思議的地方，但說來奇怪，我第一次看見你，就已完全領悟到你那奇妙的心靈。我覺察你是具有兩重人格的人：一方面你是一個喜嬉戲好奇的熱情的快樂少年；一方面，你對於藝術，却是一個博學深思富有修養的人，既莊重，又極有責任心。你的這種兩重人格，凡是認識你的人，都會漸漸發覺的，但我一見你面，就已不知不覺地完全體會到。你的前一種人格是公開於世的，盡人皆知的；你的後一種人格是與世隔絕的，只有你自己才完全知道。我，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子，受了你那奪人魂魄的魔力的迷惑，在初見你的一剎那中，就已把握住你生命中的這個秘密——你的兩個不可調和的人格。

你可知道，當時你在我這小孩子的心目中，是一個何等不可思議的奇蹟，何等令人迷戀的天人呀！這兒是一位人人所景仰的人物，因為他是一位著作家，因為他有舉世皆知的令譽。驟然他在我的眼中變成了一個天真爛漫活潑快樂的二十五歲的少年！不必說，自從那時，在我的狹窄世界中，你就成爲我的一切，我的生命就環繞着你的，我把一個十三歲小孩子所有的忠盡全都奉獻了給你。

我窺伺着你，窺伺着你的出入起居，窺伺着來探望你的人物——所有這一切非但不減少並且增加了我對於你的人格的興趣，因為在你各種的朋友中，反映着你那兩種不同的人格。你的朋友，有些是少年人，你的同志，不修邊幅的學生，你和他們放浪不羈，談笑自若。有些是坐着摩托車的體面婦人。有一次，歌劇院的音樂隊長來拜訪你——從前我在劇院中曾遠遠地看見過這位大人物，手裏拿着指揮樂隊的拍節棒。還有些是姑娘，尙在商業學校裏念書的年輕姑娘，她們常偷偷地溜進你的房裏。大部分來探望你的人是女子。起先我並不這樣想，甚至有一天早晨，我上學校去時，看見一位戴着面紗的女人從你房裏出來，我還不這樣想。那時我只有十三歲，還是一個未成熟的小女孩子，所以全然想不到那窺伺着你的一切舉動的熱切好奇心，已經是愛情了。

但我有意識地將我整個的心獻給你的那一天那一時辰，我是知道的。有一天，我和一位同學散步回來，站在門口閒談。一輛汽

車疾馳而來，停在門前。你輕倩活躍地跳下車來——你的這種翩翩風度總是令人見了心醉；你正要進門，我竟情不自禁地替你把門推開，這使我擋住了你的路，我們倆幾乎相撞。你親熱地、溫柔地、媚惑地，差不多是愛撫地向我射了一眼。你朝着我含有深情地微微一笑——我覺得用深情兩字來描畫你當時的神態，再貼切也沒有——溫和地說，不止是溫和地，簡直是知心地說：『謝謝你』。

不過如此而已。但自從那時，自從你那般溫柔那般深情地看了我一眼以後，我是屬於你的了。後來，過了沒有多久，我才知道你對於任何女子都是這般溫存地去看她們的。你那脈脈含情蕩人心魄的一瞬，既莊重，又蠢惑，真是天生勾人者的一瞬。你對於所有的女子，不論是招待你的女店員，或是替你開門的侍女，都不由己地用這樣一雙多情的眼睛去垂顧。這並不是因為你存心想去占有這些女子，你天生那副對待女子的心腸，使你的目光停留在任何一個女子的身上時，無意之中使她軟化，使她發熱。在十三歲的時候，我並沒有想到這個，我只覺是沉醉在狂熱的情火中。我以為你的溫存是給我的，只是給我的，那一瞬間，一個婦人——一個將永遠屬於你的婦人——的情感在這尚未成熟的女孩子的心坎中鼓盪起來。

『他是誰？』我的朋友問。一時我簡直不知道怎樣回答他。我覺得不能道出你的名字。你的名字驟然變成我的神聖，變成我

的祕密。「他是一個住在這屋子裏的人」我很不自然地回答。

「那麼，他朝你看的時候，你的臉爲什麼漲得通紅呢？」我的同學帶着好管閒事的孩子的惡謔神氣追問我。我覺得她在和我開玩笑，並且在揭發我的祕密，這使我的臉更加緋紅起來。我故意對她發氣：「你這蠢貨！」我忿怒地說——我恨不得勒死她。她帶着嘲弄的神氣大笑起來；我真無可奈何她，氣得我眼淚盈眶。我拋開了她，就跑上樓去。

自從那時，我就始終愛你。我很知道，你是聽慣女人們對你說愛你的話的。但我敢自負地說，從來沒有一個女人曾經像我那樣自卑地、那樣忠摯地、那樣專誠地愛過你。任何事物都比不上一個小孩子的靜穆的愛情。這種愛情雖是絕望的，却是纏綿的，雖是抑邊的，却是熱烈的，決不是一個有閱歷的婦人的那種貪婪的愛情，那種在不知不覺中苛求無厭的愛情。只有孤寂的孩子才能蘊鬱這種的熱情。別的人會把她們的感情消磨在結納朋友中，發洩在知心的密談中。她們聽到和學到許多關於愛情的事情，她們知道愛情會降臨到每一個人的。她們戲弄愛情，好像小孩子戲弄玩具；她們誇示愛情，好像小孩子誇示他第一次嘗試的紙煙。但我並無心腹的朋友；從來沒有人教導過我或告戒過我；我既無經驗，也不猜疑。我衝上前去接受我的命運。我所思念的，所遭遇的，好似完全集中在你，集中在我對你的想像。我的父親早已過世。我們母女二

人的生活全靠區區的扶養費，收支不抵，所以母親終日所焦慮的是生活問題，那裏還有功夫去體卹一個正在發育的女兒的衷曲。我的同學又都是些一知半解心地不良的頑皮孩子，她們原就瞧不起我所認爲是至尊無上的熱情，所以和我的氣息也不能相投。因此，洶湧於我心中的就只有你；在別的和我的同樣年紀的女孩子，心思向例是分散的，在我却完全集中在你的身上。你成爲我的——用怎樣的比喻才能恰當描出我對你的情緒呢？你成爲我的生命的全部。凡是和你不發生關係的事物，對我都不存在。除了多少與你有關係的事物以外，一切對我都沒有意義。你變更了我的一切。以前我在學校裏是一個平凡的沒人注意的學生。自從那時，我忽然考了第一名。我讀了許多許多的書，每每讀至深夜，因爲我知道你是一個喜歡書的人。我想你必定酷好音樂，所以我很堅決地開始學習鋼琴，連我的母親都覺得奇怪起來。我縫補我的衣服，要使我穿著在你看來修雅整潔。我在學校中穿的一件舊圍裙上有一塊四方的補綻（是從我母親的一條長裙剪下來的），我心中覺得非常難過。我怕你看到了瞧不起我，所以我上樓梯的時候，總是用書包遮蓋住這塊補綻。我真怕你看到牠。我是多麼的蠢呀！你從來沒有再朝我看過一眼。

但是我的歲月却消磨在等候你窺伺你。我們的房門上有一個洞，從那個洞中可以窺見你的房門。親愛的，請你不要笑我。回

想當時消磨在那個偵伺洞上的時日，我絲毫不覺得羞恥。我們房子的走廊很是寒冷，我怕引起我母親的懷疑。但在那許多月許多年中，我每天下午總是手拿着書從那個洞中悄悄地窺伺着你，情緒和環璣玲的絃一般緊張，一瞥見你走近的時候，就顫動起來。我永是接近你的，所以我的情緒亦永是緊張的；但你却一點兒都沒有注意到——我就好似你衣袋中的那隻錶，牠的發條雖永是那樣緊張，你却從來不注意牠，牠忠實地替你計時，牠的細弱聲音有節拍地伴着你的脚步，但你只在幾百萬秒中匆促地惠賜牠一秒鐘的顧盼。我知道了你的一切，你的出入起居，你所戴的領帶，甚至你所穿的每一套衣服。後來，凡是常常來探望你的人，我都熟識，在他們中間我也有了喜歡的和不喜歡的分別。從十三歲到十六歲，我的每一秒鐘都是屬於你的。那一樁癡心的事情我沒有做過？我吻你會接觸過的門柄，我把你所丟棄的紙烟頭拾來當做神聖的東西看待，因為你的嘴唇曾經緊壓過牠。不知有多少次數，我在晚上借故跑到街上去看你房間的那一間是點着燈的，這樣，我雖不能見到你，亦可確實知道你是在家裏。在你出門的那幾個星期中（我一看見約翰把你的皮包搬下樓梯，我的心就好像停止跳動，）生命就變成毫無意義。我只覺得心煩意亂，鬱悒不舒，惘惘然莫知所從；這時，我就得非常小心，否則我的潤濕的眼睛會使母親窺出我失望的心緒。

我知道我這裏所記述的不啻是癡人的囁語，小女孩子的狂想

。我理應覺得羞恥；但我並不以為是羞恥，因為我的愛情從來沒有比這時的再純潔再熱烈。我可以用幾點鐘以至幾天的功夫來告訴你，我對你怎樣的癡心，雖則你見了我還不知道我是誰。你自然不認識我，因為我在樓梯上遇見你的時候，總是想法躲開你，我怕你那灼熱的目光，萬一躲避不開，我就低着頭急忙地走過，好像一個人怕火燒而跳入水中那樣急忙。我可以用幾點鐘以至幾天的功夫來告訴你，你那早已忘却了的歲月，我可以把你的生命日曆全數重展一過；但我不再把一些瑣事來擾你的清聽。在那時以後，尚有一件事，我是要告訴你的，這是我幼年時代最有價值的一次經歷。你決不可笑牠，因為這件事在你看來或許是無足輕重，但在我的眼中却具有無限重大的意義。

那天必定是星期日。你不在家，你的僕人正在把打過灰塵的厚重地毯朝着洞開的門拖回到房裏去。那些地毯的重量不是你的僕人所能拖移得動；我就鼓起勇氣問他要不要我幫忙。他很是驚訝，但並不拒絕我。無論如何你不能知道我抱着怎樣一種的敬畏和景仰跨進你的房門，觀瞻你的世界——看到你天天坐的那張書桌（桌上放着一只藍色的玻璃花瓶，瓶中插着幾朵鮮花，）看到你的圖畫你的書籍。我只偷看了一眼，我想倘使我大胆懇求好心的約翰，他必定允許我多看看的。但我只要呼吸到你房中的空氣，得到一些新鮮的滋養，使我不論在清醒或睡着的時候，都能不斷地

夢見你，我已心滿意足了。

這是我幼年時代最快樂的一刹那。我告訴你這件事，無非要你（始終不認識我的你）在這最後的時候知道我的生命怎樣繫繫着你的。我要把那刹那告訴你，但我也要你知道緊接着那刹那的可怕的日子。我已說過，我思念你使我忽視了一切其他。我對於母親或來探視我們的親友所做的事情完全不在心上。我沒有注意到有一位在因士不路克經商的老先生，我母親的一個遠親，常常到我們家裏來，並且住得很久。他有時帶母親去看戲，我很高興，因為我獨自在家，可以一無紛擾地來思念你，來窺伺你——這種窺伺是我唯一的快樂。有一天我的母親帶着一種拘泥的神氣叫我到她面前，說是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談談。我立刻面色灰白，心撲撲地跳動起來。她是不是有什麼懷疑我的地方？難道我自己露出了馬腳了嗎？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想到你，想到我的秘密，想到那與我生命不能分離的。然而母親自己亦很忸怩不安。她從來沒有那樣吻過我。她親熱地吻了我不止一次，把我拖近沙發靠着她，開始吞吐地而且羞澀地對我說，她的親戚原是一個繆夫，現在向她求婚，她完全爲了我的緣故，已決定答應他。我很覺忐忑不安，那時我的念頭中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你。「我們仍舊住在此地嗎？」我遲疑地說。「不，斐迪南在因士不路克有一所很精緻的別墅，我們搬到那裏去住」。以下她說些什麼，我便聽不見了。我覺得

眼前一陣昏黑。我後來才知道我是暈過去了。我握拳透掌，突然倒在地上。我不忍告訴你以後幾天的情況；怎麼我這個纖弱的孩子極力反抗有權力的尊長而罔然無效。就是現在，一想到當時的情形，我的手就抖顫得不能執筆。我又不能吐露我的真正秘密，所以我的反對在他們看來不啻是固執。因此，他們不再和我說什麼。所有的事都背着我安排定當。他們利用我到學校去的時間。每次我從學校回來，就見有許多東西搬走或賣去。我的生命好像粉碎了；後來有一天我回來午餐，看見搬場的人已將房子全數出空了。在這些空房子中，有幾只收拾好了的箱子，還有母親和我用的兩隻摺床。我們在那裏再過一夜，就要到因士不路克去了。

在這最後的一天，我突然決定，離開你我就不能生存。你是我的一切。當時我想些什麼，在這失望的當兒，我還能不能思想，那是很難說的。我的母親是出去了。我站起來，仍舊穿着學校制服，走到你的門口。實在不能說是我走去的。我的四肢僵冷，週身抖顫，像是被一塊磁石吸向你的門前去的。我打算見了你跪在你的面前，哀求你把我留在你的身邊，做你的侍女，做你的奴隸。我說這話，你難免要笑這一個十五歲女孩子的迷戀。但你若能知道，當時我怎麼滿懷幽怨，站在很冷的梯頭，而同時却被一種不可抵抗的魔力吸向前去；怎麼我的手不能自主地舉揚起來，你就不會笑我了。在那一刹那間，我心中的掙扎像是無盡的，可怕的，但我終於撇了你的

門鈴。直到現在，那尖銳的鈴聲還在我的耳邊震鳴。接着，一片的寂靜；當我傾耳諦聽，等待着你的足音時，我的心幾乎停止跳動，我的血幾乎停滯不流。

但是不見你走出來。沒有一個人出來開門。那天下午你一定是出去了，約翰亦必不在家。我悄悄潛回了空房，頹喪地倒臥在一條毯子上，覺得那沉悶的鈴聲還在耳邊震鳴；我只走了這幾步路，却已精疲力竭，像是跋涉了許多里的深雪。但在疲乏中，仍是打定主意，在他們帶走我前，要和你見一次面，談一次話。我敢說我中心絲毫沒有肉體上的熱望；我還是一個不懂事的女孩子，正因為除了你以外，什麼事我都沒有想過。我所願望的只是再見你一面，緊緊地貼着你。在那一可怕的晚上，我通宵等候着你。待我母親一睡着，我就輕腳輕步地潛入走廊，靜候你的歸來。那是正月裏的一個大冷晚上。我疲憊極了，遍身發痛，又沒有一張椅子可以坐坐；所以我只有躺在地板上，受那從門底縫隙吹入的冷風的侵襲。我穿着單薄的衣衫躺在那裏，全無遮蓋的東西。我倒不要溫暖，深怕睡着了錯過你的腳步聲。在那可怖的黑暗中，冷得使我抽筋；我得再三再四地站起來。但我還是等着，等着，好像等着我的運命之神。

後來（大約在早上兩三點鐘的光景）我聽得開門的聲音和樓梯上的腳步聲。我突然覺得冷氣盡消，一陣熱透過我的身。我輕

輕地推開門，想奔出來跪倒在你的腳下……在狂亂中，我不知怎樣做是好。腳步聲漸漸地逼近。一支燭光閃了一下。我戰慄地執着門柄。上樓的是你嗎？

是的，正是你，我心愛的；但你並非獨自一個人。我聽得一陣溫柔的笑聲，沙沙的綢衣聲，和你的低語聲。還有一個女人和你在一起……

我不忍告訴你我怎麼挨過那個下半夜。第二天早晨八點鐘，他們便把我帶到因士不路克去了。我已沒有抵抗的氣力了。

我的孩兒昨夜死了。我果真還要活下去的話，我又將孑然一身，重過那孤寂的生活。明天就有幾個穿黑衣的粗魯的陌生漢子抬着一口棺材來收殮我唯一孩兒的遺骸。或許還有親友帶着花圈來追弔——但棺材上放些花圈又有什麼用處呢？他們會用種種的話來安慰我。那還不都是空話，空話，空話！空話又何濟於事呢？我所能知道的只是，今後我又將重過那孤寂的生活。再沒有什麼事比在人海中過孤寂的生活更可怕的了。這是我從十六歲到十八歲在因士不路克所得到的經歷，在那二年的冗長歲月中，我蜷居家中，好像是一個囚犯，一個棄兒。我的後父是一位沈默寡言的人，待我很惡摯。我的母親，好像急於要贖她的一種無意的過失，沒有一事不迎合我的意思。年齡和我相髣髴的親友也都願意照

願我。但我卻用粗暴的態度來拒斥他們。我不想快樂，我不願意離開了你過愜意的生活，所以我獨自幽閉在一個自絕的孤獨的淒涼世界中。他們買新的華麗衣裳給我，我不穿。他們請我去聽音樂或看戲，我不去；任何快樂的旅行我都不參加。我深居簡出。你可相信，我在這小鎮上住了有二年之久，所認識的街道，還不到十條？悲哀就是我的快樂；我擯絕一切的交際和娛樂；我既不能見你的面，所以甘願終日沈酣在怨思悵望之中。思慕你是我唯一的樂趣，無論什麼事都不能改變我這種熱烈的戀慕。我日復一日獨自蟄伏在家中，什麼也不做，只是思念你——不斷追憶你過去的種種，反覆迴想我窺伺你的那種舉動和情狀，所有舊日的印象全都湧現到我的心靈舞台上重演一過。在我幼年時代，從你來到我的生命中那一天起，我所度的那數年如一日的歲月，已將一切的一切深深印入我的腦中，所以回首當年種種，宛如昨日的事情。

所以我的生命仍是完全集中在你的身上。你寫的書，我本本都買。若是在報紙上看到你的名字，那一天就是我最快樂的日子。你可相信，我反復閱讀你寫的書，讀得可以背誦出來？就是到了今天，相隔已有十三年，若是有人在深夜中把我喚醒，從你的書中隨便引一句句子，我可以即刻繼續下去。你的一字一句是我的聖經。只有與你有關的事物，對我方始存在。我從維也納報紙上看到音樂會和第一次開演的戲劇的消息，心裏就急想知道你最喜歡那

一處。到了晚上，我就在想像中跟隨着你，自言自語道：「他進戲院了；他坐下來了」。這些就是我的沒有盡頭的幻想，只因我有一次在音樂會中曾經看見過你。

我為什麼要細述這些事情呢？為什麼要細述一個業兒的悽愴的失意呢？你從來也沒有夢想到過我的戀慕，夢想到過我的悲哀，我為什麼要把這些事情告訴你呢。我還是一個小孩子嗎？我已十七歲了；轉瞬我又已十八歲了；我走在街上，少年人見了我會掉轉頭來注視我，但他們這種舉動只有使我憤怒。要我愛上別人，甚至要我有這種念頭，是絕對不可能的，就是別人少許對我獻獻殷勤，我都覺得是一種罪惡。我對你的情熱依然是那樣緊張，但在性質上卻已跟着我身體上的發育和感覺上的醒悟而起了變化，變成更熱烈，更肉體的，更明顯地是一個成熟的女人的愛了。從前本來是潛伏在那不解事的孩子，那撒你門鈴的女孩子的下意識中的念頭，現在卻成爲我唯一的切望了。我要委身於你。

我的朋友都以爲我怕羞，胆小。那知我有一個固定不移的目的。我的全副精力集中在一個目的上——回到維也納，回到你。我盡力奮鬥，終於被我達到的，雖是旁人以爲我這種舉動太沒有道理，太莫名其妙。我後父的家況總算過得去，並且待我如同親生的女兒。但我堅持着要自立；後來他就同意我回到維也納，到他親戚開設的一家服裝店裏當一個店員。

我選用告訴你，在那一霧色朦朧的秋天晚上，當我終於終於回到了維也納，我先往那一個地方去嗎？我把衣箱放在車站行李室內，急忙地跳上一輛電車。那輛車走得真慢！每停一站就使我惱怒。後來，終於到達了你住的那所房子。我看見了你窗裏的燈光，心就跳動起來。我從前覺得這個鎮非常生疏，非常乾燥，現在突然覺得牠充滿着生氣。我自己亦好似新生一般，因為我現在靠近了你，我日夜所夢想的你。只要我高舉着眼睛和你祇隔着一層薄的晶亮的玻璃窗，那怕在事實上你對我有山那樣高海那樣深的隔離。只要我能夠永遠仰視着你的窗，我就心滿意足了。窗裏透出一閃的燈光，那是你的房間；你在裏面，那就是我的世界。二年來我一直夢想這一刻辰光，現在這一刻辰光來了。在這個和暖的朦朧的夜裏，我佇立在你的窗前，直至你房中的燈光熄滅。直至那個時候，我才離去尋覓我自己的寓所。

我晚間回到同一的地點。我做工要做到下午六點鐘。工作雖苦，我却很喜歡，因為服裝陳列室內的騷擾遮掩了我心中的騷擾。店中的窗簾一放下來，我就飛似的跑到那可愛的地點。再看見你一面，再遇見你一次，就是我唯一的願望；只要遠遠地看見你一面。後來，過了一個星期，我果真遇見你了，那一次的見面是出我意料之外的。我正凝視着你的窗，你忽然從街的那頭走過來。我即刻又變成一個小孩子，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子。我的臉赧然緋紅。我

雖是渴想着和你的目光相接，我卻垂着頭急忙地掠過你的身邊，好像有人在後邊追我似的。後來我想起來真覺得慚愧，我既然知道我要的是什麼，為什麼又像小學生那樣的逃避呢？我所要的是和你見面；我所要的是，經過這許多憂鬱的歲月後，你能認識我，注意我，愛我。

我每夜站在你房子的外面，雖是在下雪或刮大風的維也納的冬季夜裏，我也不會間斷過，但經過了許久的時假，你還未注意我。有時我等了好幾個鐘頭而毫無結果。常常等到後來，看見你同一夥朋友離屋他去。有兩次我看見你同一個女人在一起，當時我見你和一個陌生的女人臂挽着臂親密地在走路，我的心突然覺得像刀割似的疼痛，這表示我是覺醒了，我對你的感情已是與前不同了。這種事情在我看來原是無足驚異的，因為我從小就看見許多女人來到你的屋裏；但現在我一見你同女人在一起，就引起了我的一種明確的身體上的痛苦。當我目睹你和別個女人的這種公開的肉體上的親昵行為，我就有一種怨恨與希求交流的感覺。有一天，我受了青年自尊心（我的這種自尊心就是到了現在恐怕還未消失）的驅使，就停止到你那邊去；但在那個自怨自艾的空虛晚上，真是說不出的苦惱呀！到了第二天晚上，我又同尋常一樣忍氣吞聲地佇立在你的窗前，照常在你的不能接近的生命前等候着。

（待續）

自由了感到怎樣

美國 Manuel Komroff 傅東華譯

這位名字帶着俄國味道的作家一八九〇年生於紐約，學過工程，音樂，繪畫，最後才寫文學作品。他受了俄國革命的刺激，特地到 Petrograd，在俄國每日新聞社找了一樁工作。不久布爾希維克執政，這社被封，他亡命日本，和日本人住在一起，有好幾月，後來到過上海在大陸報（China Press）服務，也有幾個月，才回美國。他在美國的生活很苦，有時候一天要寫三篇社論，一星期要看二十張影片，預備給電影雜誌寫批評。他又任現代叢書（Modern Library）編輯，寫序文，介紹等。他很用功，在長篇小說二稿中，描寫到 Palestine 的景物，爲了參攷，曾讀過五十八本書，寫滿七百二十三張的筆記。他的筆下苛刻，然而不很留意拼音，時常弄錯。本文是一九二五年他的短篇傑作，描繪罪犯的可憐乃在再度自由之後；酒類設喻，更妙到秋毫。——F. W.

照常吃了早飯過後，他被帶到樓下來，叫他洗了一個澡，給他一套新製的普通衣服，這才把他帶到辦公室。在那裏，又給他幾件文件跟一張五元的鈔票。典獄員從寫字樓上站起來。「我查你的案卷，你在這裏已經十二年了。好，你在監裏很守規矩，再見了，願你前途順利。」他們握了手。

他被帶過院場，到了大門口。時辰終於是到了。他跨過門口。他們又在門前握了手，隨即門關起來，鎖了。將他鎖在外面做自由人了。

他手裏拿着他的帽子，向下山的路上開步走去。他遇着了一陣新鮮爽人的微風，覺着一種使人昏迷的廣漠的感覺，一種浴在光

裏的廣漠。他的眼睛不住的閃閃，他的脚步短促而躊躇。

在灰色高牆的牆頂，一個衛兵手裏拿着來福槍，跟他同一個方向走來。「再見了，祝」他嚷道。「自由了感到怎樣？」

★ ★ ★

自由了感到怎樣？……被拘禁，被關防，受了人的遏制，拘束，支配——而今突然的放到一個叫人眩暈的世界上來！

一陣灰色的霧像波浪一般捲上前來。你試想像你自己完全給包裹着，彷彿你的生命已被一種濃霧定息了一般。是一種對面看不見東西的濃霧。只有在你頭頂你可以看見一個極小的圓孔，光明的天像一顆晶瑩的寶石從那裏面照過來。一會兒你就發見

那霧已在你周圍凝固起來了。濃霧已把你完全匣了起來，只有頭頂留着那個遙遠的洞孔。你把四周的牆壁細察一下，發見它是一長條一長條的灰色賽璐路帶子做成的，彷彿都從天空那個小窟窿上掛下來。不，你四周的空間並不止這點。你的牆壁是圓的，可是從一邊到一邊有十呎的距離……而每一邊都是一樣的。從天到地，你的生命是關在一個寒冷的灰色的帶子做成的賽璐路管子裏面，你就不能看見你自身以外有什麼。

可是你若把牆壁更仔細的觀察一下，你就會發見那些條子完全是由小方方拼成的，而且每個小方方都有一套奇怪的圖案。當初你不曾注意到它們，可是你到處看去，盡你的目力看去，你都看見那些小方方。這才你再仔細一看，你就發見每個小方方都是一張各別的小圖畫，都有你自己在裏面的！每個方方都是你一生中一個凝固了的頃刻。每一張圖畫就是一個小小的回憶，被那迅速的堆積——那所謂「既往」的積集——弄成昏暗弄成灰色的。

那是小模型的凝固了的記憶……彷彿那些帶子就是被棄了的電影的印片——你自己的被棄了的既往的印片——完全的，無所隱諱的。

那裏有許多以前的各種不同場面，有的使你適意，有的使你害怕。有的你要戀戀不忍去，有的你巴不得看不見。在高頭的你不大看得出，雖則也有些像似分明，像似依稀可辨。你就做着種種模

糊的猜測，其中也有你以為確然認識。這像是一種遊戲。已忘的既往掛在你頭頂目力所及的高處，而有一圈的光從天上射了過來。

這一切都來的十分自然，你起初並不看見裏面有什麼很奇怪的東西，也許覺得有點兒特別，有點兒像做夢，可是並不是很驚人，及到後來，你才突然發見順序是錯了。那末它為什麼會錯的呢？那些場面為什麼不按照原來發生的先後一個挨着一個來的呢？為什麼事情會弄得一團糟呢？

你嘗試要去選擇，要去整理，可是這工作十分巨大。這裏那裏到處都有你不曾包括進去的圖畫，有些是你不願包括進去的……：你如果辦得到……：只消拿一把小刀切掉它們……：可不是，切開玩意兒的小窗洞來，你就能明白看見外邊……：那外邊的世界。也就是你目前只能通過你自己的經驗去看，並且看見它給既往影像的影子弄昏暗了的那個真實的世界。可是你沒有能夠切開的小刀……：而且有了也無濟於事。

啊，你對於這一切是多麼厭倦了啊！多麼可怕，多麼難堪，多麼單調啊！日間是灰色的，夜裏是灰色的。你厭倦你自己了……：厭倦你自己的不斷的重複。你要能夠逃開才好。可是那圓筒是輕靈的，縹緲的，靈活的。你跑它就跟着你旋轉。你是被閉禁在所謂生活——可怕的灰色的生活，四面給黑色的浮彫同污點圍着的

——這奇怪的東西裏面了。

順序是錯誤的。你嘗試要逃開。你周圍的牆壁具有軟韌性，施以壓力它會得讓步。你插一隻手過去，又一隻過去；你穿過一隻腳去，再打出一個洞洞來，可是你永遠不能擠過你的身體去。而且即使擠得過，你又將到那裏去呢？於是你罷手了，你就灰心塌地去從事於安適的回憶，從事於從那些薄有顏色的方方看望真實的世界。

你看見那個世界……那個由吻和雪做成的真實世界。由火、乳、夢、稻草、水、煙草、及孩子們做成的世界。你看那真實的世界是堅實地由不能持久的東西造成的，牢固地由不能耐久的生命火花造成的。

不時，你發見一兩個新的方方添進你的牆壁。那是昨天剛剛發生的事情；可是以前那個地方被什麼東西佔據，你就怎麼也想不到。過了一年功夫，就有許多不同的圖畫出現了。過了三年功夫，一個很可觀的數目成了新的了；六年，就有四分之三是新添進來的圖畫，及到十二年，舊的差不多已沒有留存，留存的也像非常昏暗了。那是一種適意的昏暗。時間使得一切東西都安適了。

在外邊的世界，你看見孩子們在玩耍。他們在那裏玩火柴，點着掃帚、同紙條，帶着拖長的火光跟散射的火花跑過田野去。他們從來不曾做過這樣的事情。

你仔細的看着。他們把一切東西都點火來了！突然的一個閃光——一噴烟——一蓬火，於是你站在一塊山頭，面對着真正的彩色同一陣自由爽快的微風。一段路外，驚惶的孩子們正在奔跑，你聽見其中一個嗚咽道：『我不曉得它是會燒的。』

一切都是天與地。你被一種浴在光裏的廣漠包圍着。你對這一切的光輝映映眼，用着躊躇的脚步胡亂走下那條路來，走到……火車站在一哩路外。這裏有一列火車從什麼地方開來，將你送到——你不知道到底什麼地方去，但它是會把你送到那裏的。你總得去！

自由了的感覺，就是這樣。

在車站上，祝把五元鈔票兌換了，買了一張車票同一餅的嚼烟草。那火車送他到了家，到了他以前的生活的城市。

街道是石塊鋪砌的……一方接着一方，中間沒有一條縫。人們爲着同伴人們的利益和便利，這才狠心將那些石塊這麼接起筍來。石塊膠合成了長長一條線，使得泥污不致踩上腳——不致踩進所謂家的那些小小鴿子籠裏去。

祝好好的到了家。他的妻已死了幾年，他的孩子都已長大結婚了。舊時的記憶十分昏暗。他不大認識他們，他們也一定不認識他；可是一切都很快活。

晚上，他們大家在一起吃晚飯，就是說，在娃娃們放到一間房裏睡覺之後。桌上鋪的跟電影裏一般，房間裏燈火點得雪亮，一切皆大歡喜。

一隻熱氣騰騰的鴨子端進來，大兒子就站起身，脫了外衣，捲起了袖子，這才動手切割。「爹，我把這條腿切給你，大轉彎同小轉彎，」又拿刀指着他，「還有這大塊胖子肉……莫利，盛點兒肉汁。」

他們講到畫報上的滑稽，講到新近的电影片，講到留聲機上的跳舞片，講到他們所娛樂的一切。過去的好歹特地避去了不講。他們都十分聰明，都說他們是懂得的。

這樣，祝就享有一個優美家庭了。他儘可以住在家裏，過着安閒的日子。孩子們都在電影裏看見過各式各樣的重圍，都願盡力求他快活。他們給他獨個人一間房子，一雙暖暖的拖鞋，一支黃桿假金邊的煙斗，一套法蘭絨的寢衣，剃刀片，以及男子舒適生活所需的一切。

可是那天夜裏祝過得極不舒服。晚飯吃多了於他不相宜，使得他一夜不能睡覺。匆遽的晨光亮進房裏來。他四下看了看。牆上掛着小照片。有耐亞嘎拉大瀑布的風景，黃石公園的風景，以及加利福尼亞大樹的風景。小小的灰色方塊點綴在牆上——祝所從未經驗的眼界。

起初時祝略覺有點不適意，那是很自然的。孩子們曾說他們懂得，又說他須要略過些時才會真正覺得安適。

祝就着手使自己舒適起來。他試試那雙拖鞋，可是覺得太鬆，太軟，不舒服。煙斗也很好看，雖然他並不真正喜歡吸煙。他把牆上的照片取下來，打進幾個釘子，以備掛他的外衣和寢衣。他很不信任那個壁櫥，爲的裏面很黑，怕有老鼠要在裏面跑。

他有一種消遣法，就是去收集舊畫框上及地室裏的舊鐵絲。他把鐵絲從酒瓶口裏塞進去，看着它在瓶裏做着種種奇怪樣子的彎曲蠕蠕，彷彿他就是人的一生的那裏歷過許多苦痛的極端——他覺得這樣的消遣很有趣。他把那酒瓶放在窗子前面露天的避火梯上。

乃至祝發見了孩子們待他好是出於真心，他就真正感覺舒服起來。他拿了些薄板塞進牀席底下去。這就使牀席牢固得多。他釘沒了壁櫥的門，把避火梯漆做黑色，說是他以前的顏色看起來像是髒些。夜裏頭，他有好幾次心裏擔驚，怕有老鼠要跑過，怕他的牀太低。於是不久之後，他就從地室裏拿些舊木頭來將牀墊高了，墊的像船艙裏的上層鋪位一般。他當心着少吃東西，每頓都限制住一湯一熱飯。這樣，他覺得一天舒服似一天起來。如今要他擔心的只剩一件事情，就是那房間太大了！一個人住太大了。他的補救方法就是在房中心架起一根橫桿，掛下一條厚幕，將房間隔

做兩半。同時窗口也就隔做了兩半。這才一切都像舒適了。

這時候，窗口上的酒瓶已經被鐵絲索的緊緊，他把它帶到地室裏，在一只灰盆上將他打碎。那沉重的鐵絲團從他的包容物裏面解放出來。瓶雖碎了，那一堆上鋪的鐵絲依然保持着瓶的形狀。

他將它拿在手裏，反覆細玩了一回。這不是他做失敗了一個實驗嗎？他當初的想像不以為那剛毅有彈性的鐵絲一經解放之後，就要恢復他原來的狀態嗎？而如今不然。它只是一堆上鋪的爛鐵，同止咳藥粉一般的黃，瓶子一般的形狀。他如果有一張紙片，他就會將它粘在上面，並且標兩個字上——「自由！」

他把鐵絲團拿回房間裏，放在窗上原來的地位。他才爬上自己的牀。

外面下着雨，外面下着雪，這才太陽又唱着歌出來，晒乾了那些由石頭巧妙接筍而成的長長的砌道。從他的牀上，他可以看見小一小片天——遠遠一個光明的小孔。不時有一個人影從隣家的屋頂上走過，使他想起高牆上那個手拿來福槍對他嚷着『自由了感到怎樣？』的人來。從他的牀上，他能瞥見外邊的世界。那由吻和雪做成的真實世界。可是他同那偉大的外界之間有一重窗隔着，窗上放着那上鋪的糾成一起的鐵絲團——形狀像是一個瓶子。

第一巨大的文學批評史的末尾

「我們如此費力地配置並發展的批評收穫底全都紀錄，只是載着一些過失——錯的行爲，半部真理，和幾乎全部的謬誤。」

「他們這樣說，就讓他們這樣說：事物原來不曾被我們真實地說着。但是，所有這些本身之不能算是『批評』，正如人的罪惡和過失也不能算是『人』，假如站在『人』的真而且久的觀念上講。批評乃是一種努力，它所尋覓，知道，愛戴，以及介紹的，不僅是世間的至善，並且還有世間已被知道，思想，以及寫記的，好的全體。」——森次巴立的文學批評史第三冊正文末頁。

二十世紀

——理論雜誌——

第一卷八期全 第二卷八期全

零售 每期三角五分(創刊號五角)

全買 兩卷各二元八角

這個雜誌,是純理論的,沒有時間性。而它所盡的任務,十分重要,是:(一)完成科學與哲學底統一。(二)組織自然科學底理論體系;(三)完成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底統一;(四)建立思維科學;(五)達到一切思想底科學化。

它底特徵:在思想方面,新穎、正確,是站在近代文化底否定和未來文化底創造之立場的;在理論方面,以科學為依歸;在範圍方面,概論哲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美學之一般,並分論其各種部門和各種問題;在方法上,則特別使用批判的方法從批判中建設,國內第一流學者全被批判了;在文字方面,明白、系統、且以長篇巨著、解決問題為目的。

這真是採取專門的和博學的著作樣式之科學的、批判的綜合的理論雜誌。所以出版以來,頗受歡迎。而評論家則一致認為“具有理論權威”之“最有價值的雜誌”,“在中國可說是空前僅有”。這是值得人手一部的。
辛壘書店啓

外交評論

第三卷 第九期

每期四角

全年二元二角

目 要

二次世界大戰之觀察
蘇俄與國際關係之展望
馬爾大使
世界貨幣戰爭近况
蘇聯控制下之外蒙古
德意志國魂與登堡
日本岡田內閣的產生及其背景
歐陸現勢與法國外交
大戰以來之歷史概論
歐洲國際政治的動向
莫索里尼之外交政策

吳頌奉 周 莊 魯 瑛 步 青 昌 霞 李 震 羅 德 錢 振 安 卓 李 格

者 版 出

社 論 評 交 外 京 南

者 行 發

局 書 明 黎 海 上

MAYAKOVSKY之死

Bezimensky
F. W.
譯作

你難道沒有學會

怎樣生活

在這等情勢中並且忍耐着？

那一年

生產了的

如同世紀

在這一時代裏的

這一次槍擊

於 Lubyanskaya 街的

第三號。

一顆心

顫動，

像一個裂口，

給與另一個模型

和創新。

Mayakovsky—

總數已經結算好

但是可以辯護的理由在那裏？

在身體中。

四月十四號

張口凝視，

凸出兩隻眼。

一顆槍子

固然佔了一部分

在一個人的生命中，

但是捉不住什麼

在一個時代的生命中。

日歷……

但是那些歲月

那能夠計算清楚

創新！

憑日歷上的這一頁？

那末這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

那只是虛無……

零……

你的一生，那虛無縹渺的高塔，

立在乾草的高蹠上。

可厭的高蹈滿合舊式的情感，

被舊的世界杜塞在你的面前！

我不曉得

我能不能找得充分的字句

來同樣激烈地表示

羣衆對你的

憎恨。

但是我要他們，

就在此地，就在今天，

多少總要

吩咐一個字：

「哼！」

那末無論多少天，

多少年，

多少世紀

可以肅清了

自殺的羞恥。

昂然

和強壯地，

你粗糙的喉音

擊着那些人

他們仍然隱含哈姆雷特的氣分。

但是，Mayakovsky 啊，

你却自己隱含着

一隻牡狐的兒子的

但丁的氣分。

四月十四日——九月三十日，

一九三一。

譯後記：作者隸屬RAPP(Russian Association

of Proletarian Writers)的左翼。一九三

二年RAPP廢止後，他的勢力也漸次

衰亡。在作風上，他很像Mayakovsky

，他的名作關於愛，發表於一九三三年

，內有上面一段，研究Mayakovsky之

死。Mayakovsky在帝俄傾覆之後，繼

續左翼文會，自從十四歲直到臨死都專

於革命。然而他爲了愛情，於一九三〇

年四月十四日自殺於Lubyanskaya街

三號，所以深受作者的嘲笑。



Du bist wie eine Blume

Du bist wie eine Blume,
So hold und schoen und rein;
Ich schau' dich an, und wehmüt
Schleicht mir ins Herz hinein.
Mir ist, als ob ich die Haende
Aufs Haupt dir legen sollt',
Btend, dass Gott dich erhalte
So rein und schoen und hold.

The Indian Serenade

Music, when soft voices die,
Vibrates in the memory—
Odors, when sweet violets sicken,
Live within the sense they quicken.
Rose leaves, when the rose is dead,
Are heaped for the beloved's bed;
And so thy thoughts, when thou art gone,
Love itself shall slumber on.

To Helen

Sweet stream, that winds through yonder glade,
Apt emblem of a virtuous maid,—
Silent and chaste she steals along,
Far from the world's gay, busy throng;
With gentle yet prevailing force,
Intent upon her destined course;
Graceful and useful all she does,
Blessing and blest where'er she goes;
Pure-bosomed as that watery glass,
And Heaven reflected in her face.

情 · 詩 · 選 · 譯

劉 麟 生

卿貌如花兮

德國 Helme

卿貌如花兮，既秀且清。
凝神一視兮，衷腸鬱深。
願以手置卿額兮，禱於神明；
祝卿之容顏兮，永世秀清！

印度子夜歌

英國 Shelley

軟語不復聞，絃音相憶切。
薰花憔悴死，芬芳情愈烈。
薔薇竟何之？落床還有葉。
卿去不復返，卿思終不絕。
長夜夢漫漫，戀此中情熱。

懷海倫

英國 Cowper

曲曲清溪水，遙看曠野中。
伊人如可見，貞潔似相同。
靜默泉無響，端莊路尚通。
遠離塵世擾，近挹自然風。
前去能依命，敦行好奏功。
福人還福己，清慮比清盅。
照出穹蒼影，應推玉貌豐。

書新類會社版出

社會科學大綱

孫寒冰等編
實價二元

本書乃集國內社會科學家、各就專長，分擔撰著而成，爲闡明社會科學之連帶性的唯一巨著，社會科學之精華，咸備於此。

- 一 什麼是社會科學 孫寒冰
- 二 史學 黃維榮
- 三 文化人類學 吳文藻
- 四 人文地理學 王成組
- 五 社會學 應成一
- 六 社會心理學 章益
- 七 經濟學 李權時
- 八 政治學 吳頌基
- 九 法理學 端木愷

農村社會學大綱

馮和法編
實價二元四角

本書出版於三年前，各大學及農業專門學校採作課本者極多，內容精湛，爲年來農村社會研究方面不可多得之佳構。今已四版，改訂之處達三分之二以上，內容煥然一新，與舊版截然不同，已購舊版者，更有一讀改訂本之必要。

社會學與社會問題

馮和法著
實價一元二角

本書條理清楚，非市上同類書籍所可比擬，便於初學，各校採作課本，更爲適用。

統計論叢

中國統計學會編輯
實價一元

本書集國內統計學專家精華論文數十篇，盡爲匡世之作。

中國古代社會

柯金著 半紀譯
實價一元六角

夏商周三代的中國社會，是歷史家所不能解決的謎。著名的亞細亞社會的學說，亦爲今日社會形式發展理論中各方爭議之焦點。本書討論古代中國土地制度之發展，以觀察中國社會形式發展的階段，理論至爲深刻新穎。對於商業資本主義的作用，井田制度的意義，以及亞細亞生產方法的本質等，均有詳細的發揮。附有馬加爾、胡適之、季融五等各家意見，尤爲可珍。

社會學研究法

蔡毓麟著
實價二角五分

社會統計大綱

毛起編
實價二元

人口問題研究

陳天表著
實價五角

日本殖民與人口問題

包懷白著
實價三角

馬克思主義體系之崩潰

Bohm-Bawerk著 汪觀泉譯
實價七角

社會主義思想史

雷伯爾著 鄭學稼譯
實價三元九角中

關於歷代社會思想之演進和遞變，及近代社會主義所有派別之思潮，本書均有詳細的介紹。著者態度之公正，敘述之精詳尤爲歐美學者所稱道。譯筆不特忠實流暢，且又增加十餘萬字之註釋，使本書成爲社會主義的辭典，既有各派主要思潮，又有各家的傳記。用爲大學高中教本或參考書最爲適宜。

詩之目的

娜威 B. Björnson 作

斯·噶·譯

從我青年時代的早年起，我心中就有

了一種很簡單的人類進化觀：我把人類進化看作一種永無止境的運動前進着——

並非一定是直線地——然而總是前進着，

不可抗的熱望鞭策它前去，起初本能地，但

漸漸用了一種有加無已的意識。然而這

意識也還不會達到那樣的程度，使誰都可

能把他求進的願望發展為純粹的意識。

在這有意識和無意識的錯雜中，我們

的想像工作着。在某些人，想像強烈到了

統制思想的地步。它統制思想，使之朝着

發現新路和調整進程的方向去。

利或害的經驗從最初便支配了我們

的意識——直到現在，在那裏還沒有生着

更為基本的根芽。事實上，它的根是生得

那樣深入，我們永遠不能置之不問，而不起

一種不安的感覺。

所以，主張男女作家應該在着手工作

之前擺脫了善惡意識的那種學說，在我看

來是多麼可怪呢。照此說來，思想力豈不

像似一架攝影機一樣地活動着，完全不顧

害或利，愉快或不愉快了。

我並不試要找出一個具有健全頭腦

的人，究能擺脫多少那經過了幾百萬世紀

一向支配着各世各代的傳統意識。我只

不過問一問：相信自己遵從它的那些人，為

什麼剛巧給予我們這一幅圖畫，而非那一

幅呢？難道這常是極機械地發生着？他

們所用的表象為什麼幾乎老是使人不快

的？這裏面難道一點選擇都沒有經過嗎

？

我不以為我們必須回答這問題。他

快樂的釣魚人

一止·選譯

(一)

睡的當兒，我們想像着醒時所要的東西，
狗兒夢想骨，漁人夢想魚。

Theocritus: *Idylls*

(二)

坐在凸出的堤上，

廣闊腰形的湖邊，約拿禱唱

他頌主的詩歌，

喚起空洞的穹蒼四面響合……

直待巨魚游來，嘴裏噴出音樂。

Aldous Huxley

(三)

他一天全克利奧寶德娜 (Cleopatra)
去釣魚，不幸他在他的夫人面前一無所獲，

們不比我們其餘的人更能把自己的各種思想擺脫那些傳統的道德評價：惟一的不是，我們服從，而他們背叛。

我必須加一句，並非凡是看起來像似背叛的，都是必須背叛的。今天的許多先導便曾經被認為叛徒。我僅僅要證明，許多否認詩應該有一種傾向的人，却在他們自己的作品裏顯示出那種傾向。我願意再加一句，我們在那智識自由的階梯上爬得越遠，我們的傾向也越強。希臘偉大的詩人們配合了神與人的社會。莎士比亞的詩是一座宏大的條頓民族的英靈殿，有時輝耀，別的時候便罩在暴風雨的層雲裏，在英靈殿內，一切生命重起鬥爭，可是總被莎士比亞的正義觀，抑卽他對於生命的永遠充實之堅信所支配。莫利哀和赫般格（Holberg）的人物戴着假髮和白色縐邊的頭巾，都由我們高興隨時從他們的坟墓中叫出來，用嫺雅而聖誕的行動傳達他們的創造者的意志。他們是充滿着傾向，正

像充滿着字句一樣。

我現在剛提及了我們條頓民族的英靈殿。我們不能說哥德和席勒把亡魂樂土（Elysium）的幾部份搬進了我們條頓民族的英靈殿裏麼？天變成晴明了些，溫暖了些，人生和藝術成爲更光明，更美的了。我們不能說，和那年輕的德訥（Tegner）那年輕的渥林噶拉滑（Oehlenschläger）以及那年輕的完其倫（Vergeland）——不要忘掉拜倫和雪萊——許多天才一同活着的他們，自身含有一些希臘神的意思麼？

那個時代和它的傾向是過去了。但當我們說起我們自己的時代，第一個要在這裏記起來的是我死去的老友和同國人（原註——易卜生）。他點亮了沿着我們海岸的許多燈塔，這些燈塔是一切尋找港口的人所最先看到的，它們把光投射到全世界，發出危險的警告。

第二個我願意說起那年的露西亞

只得密囑漁人洒入水底，抓得一條魚給他掛在釣子上；無如他把竿兒牽動得太急忙，此中的玄奧已給這個埃及女子看出了。

但她裝我非常欣羨的樣子，逢人便稱讚安東尼（Antony）的神技，約他們明天再來看他。大家既上了漁船，他把魚鈎放下水去，她的一個僕人即便入水搶前洒去，把一尾邦多斯（Pontus）的鹹魚掛上他的鈎。安東尼暗覺魚已上線，就把戰利品拖了起來，一陣可知而知的大笑跟着發生時，克利奧寶德娜對他道：『將軍，你把魚竿留給我們這輩可憐的法羅和凱奴布（Pharos, Canopus）一般君主吧，你的玩藝該是城池、省分、和王國。』

Plutarch: *Life of Antony*

(四)

垂釣是一竿一線的娛樂，一端是條虫，一端是個蠢貨。

Dr. Johnson

大作家，（原註——托爾斯太）他立在人類幸福的平安港口，揮着雙手。

這兩個人的靈魂和他們悠長的工作日子，有了一種不住增強的傾向，像一個火炬的光在夜晚的微風中一般地增強着。

我以前談起藝術，不曾聯繫到傾向。傾向最能給予藝術以四射的熱，可是在另一方面，它却能十分威壓了藝術。我最先見到的，是傾向，我便終止一切的幽默。我也沒說過，只要傾向和藝術攜手並行，便一切妥當了。

至於我剛纔提及的那兩位大師，情形是如此：第一位的警告是那樣的辛辣，竟使我們驚駭，第二位把太不切近於人類性格的傀儡介紹給我們，也使我們驚駭，但是我們必須把我們的勇氣增強，不要減弱。

我們決不能受驚，退出我們可走的那些路。我們必須對於生命之永久而結善果的富藏，獲得堅定的信仰。我們必須得到一種確信：當最初的恐懼給平服了下來，

最黑暗的混沌也給蕩淨了，我的地面又洗在從那永久的泉源而來的純潔的水中，而渙然一新了。我們的信仰的繼嗣，已生出在那裏。

這便是在現代的詩中費多·雨果所以被我中意的原因。在他光榮的想像中，最主要的就是相信生命是充實的。有許多人非議費多·雨果，特別爲了他矯飾的文體。我個人以爲，他所有的短處都給他強大的生命力向着天空吹散了。

我們求存的本能需要着充實。如果生命沒有充實，它便停止了。不曾含有充實的圖畫，張張都是虛偽的。它使我們感到不安。

當然有孱弱的靈魂和被損毀的自我論者，他們不耐聽人說一個嚴酷的真理！但在我們，事情不是如此的。

如果有些人選定人生的恐怖，把它表現出來，或者要顯出隱藏在恥辱下面的言語和動作，而他們又同時給我們一種確信，

(五)

如果做不了一個專家，做一個自足的起碼人也好，他能隨便釣魚，輕輕拂去水面的蒼蠅，夢想那不可獲得的鱒魚，在蘆葦中吸着「希望」的迷人雪茄，這些都可以給他快樂。

Andrew Lang

(六)

天主啊，讓我捕得一條魚，大得甚至我以後講起牠來，可以不必說謊。

（曾載一本古書）

說無論發生什麼，生命總有它無限的充實，那末我們便會對我們自己說道：「在這裏我們領受了一份禮物，就是生命許多謎的一個，這謎的主要元素已給那些言語說明了，並且這謎只能憑着那些動作，來解除它所含的恐怖。」是的，這樣我們纔依照引

導着我們的那個人的意志感到一種神聖的熱誠或者一種不可抗禦的愉快了。

然而照常例，那些人永不達到這樣的程度，於是我們感到一種兩重的不安。第一，因為我們未能發見生命之充實，第二，因為試要引導我們的人缺乏能力，而這缺乏是苦痛的。

人的責任愈重，人的力量愈強。世上沒有不能說的字，沒有不能描繪的事或恐怖，如果有懂得怎樣從事的人在。

生命的持續，不論它細弱如芥點，或巨壯如風暴襲擊的海浪，都是我們在藝術上追求的東西。我們在藝術上找到了它便喜悅，找不到便苦惱。

利和害這一種原始的經驗已經擴展開來，引導我們生存的行為和研究。它要求藝術用幾百萬個例子來把它蕃殖和增強。它自己是永遠不會滿足的。

這個我一向嘗試服從着。虔誠地，熱情地。

兒子們

Sons

巴克夫人著
伍蠡甫譯

著者以福地一書，震動中外文壇，近更以本書為福地續編，完成一偉大工作。著者以軍閥，地主，奸商的結合，為中國社會中種種罪惡之主相；以王龍的三公子分別象徵此三種人物，表現統治層意識形態。至其技術之精，想像之妙，造語之巧，可與福地並美。譯者伍蠡甫先生以犀利新穎之筆，十分流暢而忠實，譯述以後，仍照前譯福地，給本書以深刻批評，尤能引起讀者長思。愛好文學者幸勿失之交臂。

三二開 四〇〇頁
實價 一元二角

上海黎明書局發行

徐志摩論

葉青

弁言

一 內容方面

二 形式方面

三 作用方面

尾語

我在兩三年前，即有志於文學底檢討。因為那時打算在寫中國哲學批判和中國科學批判之後寫一本中國文學批判。但是到今年寫胡適批判中之第五部份在文學方面的胡適時，纔有機會與文學接近。我底擬議是注重理論和歷史兩方面，尤其是理論。然而這對於作品不能不涉及，橫顧還都是於中國文學批判有關係的。因此我想把中國文學作品涉獵一下，從而寫出我底感想來。這大約有好些作家在我底評論之列。

自然，我目前是以哲學、科學為主要的，不能專一於文學，亦不能有多量的時間用在這上面。但在文學方面評論作品，却不礙於專家。因為一個作家之成名在於作品受羣衆歡迎這一點。而羣衆則不是文學作家。所以批評是人人都有資格的，誰也可把他讀作品的感想寫出來。

目前，我所要批評的人，雖有一個預擬，但也不會確定。並且就是寫起來，次序亦是雜亂的。這要到以後彙集成書時，纔釐訂

次序，予以分類。所以作家論評底文字雖有一批，而且正因為有一批，它底沒有次序就需要聲明了。

評論底方法，大概看過我底好些批判著作的人將會知道我是不能意氣，不雜成見，不事諷罵而惟着眼於是非同類的。現在對於作家，也全然一樣。大致我底態度是如次：

- (一)科學的 作客觀的估量；
- (二)理論的 注重思想方面底檢閱；
- (三)歷史的 作時代作用上的評價。

所以要這樣的，就是我把批判作為研究方法看，想在檢閱他人作品中深化文學底知識。同時又把批判作為討論方法看，引起他人和一般人底注意，期於文學有所推進。意氣、成見、諷罵是與這種目的相反，而且在任何場合中說都沒有用。智識方面底事物，是要訴諸理智纔對的，這纔是一個是非問題。

弁言

徐志摩雖然是以詩人聞名於世，但他底著作却不限於詩。而且數量也很不少。著作外還有翻譯。我現在把我所見到的列出來（並附以版本）。

在詩歌方面有：

- 志摩底詩一本(1931,三版,新月);
 - 翡冷翠底一夜一本(1932,三版,新月);
 - 猛虎集一本(1932,再版,新月);
 - 雲遊一本(1932,初版,新月)。
- 在散文方面,印成集的有:
- 落葉一本(1926,初版,北新);

未成集的有:

- 巴黎底鱗爪一本(1931,三版,新月);
- 自剖一本(1928,初版,新月)。
- 湯麥士哈代一篇(新月第一卷第一號);
- 謁見哈代的一個下午一篇(同前);
- 一個行乞的詩人一篇(第一卷第三號);
- 濃得化不開兩篇(第一卷第十號,第二卷第一號);
- 死城一篇(第一卷第十一號);
- 關於女子一篇(第二卷第八號);
- 波特萊底散文詩一篇(第十號);
- 醒世姻緣序一篇(第四卷第一號);
- 詩刊序語一篇(詩刊創刊號)。

在札記方面有：

日記一頁（獨立評論第三號）

愛眉小札一部份（論語第38, 39, 40, 42, 43, 五期）。

在小說方面有：

家德一篇（新月第一卷第十二號）

瑞女士一篇（第三卷第十一號）。

在戲劇方面有：

卞昆岡一本（1928年初版，新月）。

此外還有一些作品，為我所未得見的，那便是哀曼殊斐爾一首，秋和曼殊斐爾二篇，輪盤一本（註一）等等（註二）作品了。至於翻譯，亦很有好些。我所見到的，在詩歌有我要你，圓下的老江，新婚與舊鬼（均在翡冷翠底一夜中）歌，哈代八十六誕日自述，對月，一個星期，死屍（均在猛虎集中）。在散文有杜威論革命（新月第二卷第一號）和自傳小記（第三卷第四號）二篇。在札記有達文塞底剪影（在巴黎鱗爪中）一篇。在小說有鶴鷹與芙蓉雀，生命底報酬（均在前書中），萬牲園裏的一個人（新月第一卷第四號），婉妮，一隻小鼠（同，第三卷第二號）四篇。在戲劇有羅米歐與朱麗葉一景（第二幕第二景）（在雲遊中）。我沒有見到的有湖提孩，續德，死城，曼殊斐爾小說集等。

我對於徐志摩的職能，以我所見到的作品為憑。即使材料還

稍有欠缺，——翻譯雖多，不是很好的根據，——但已達十分之九強了（註三）。根據它們，是可以看出徐志摩為怎樣的人而給以定論的。以後我們就分成幾部份考察。

一 內容方面

首先我們看徐志摩底作品底內容。這就是說，看他給我們傳達出了一些甚麼思想。

當徐志摩從美國、英國留學歸來時（1922）中國正是一團糟

（註一）此書王哲甫說是散文（他底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一九三三，初版，三三四頁），卞昆岡就是小說（文學三卷一號），我沒有找得。

看前者說卞昆岡是翻譯一事，足徵他底說法不可靠。後來見梁實秋說那書中有濃得化不開兩篇，可見王哲甫也有道理。這是小說與散文底合集，怕就是我所見的新月上那些散文和小說吧。

（註二）還有吃茶、論新文體、藝術與人生（此篇刊於創造月刊）、Personal Impressions of H. G. Wells, Edward Carpenter and Katherine Mansfield等四篇，作者自己覺得其「面目可憎，所以……割了去」，未收入譯集。

（註三）就出版了的而言。據他底夫人陸小曼說：還有很多書信和日記要發表云云。但已發表的是他底正式著作，在生時付印的，有最高的價值。還又是要提到的。

亂而又開始了國民革命運動的時代，所以他亦隨着浪潮否認現實。『他不承認已成的一切，不承認一切的現實，不承認現有的社會、政治、法律、家庭、宗教、娛樂、教育……我們要一切都重新來過。』

(註四A)

要這樣，非有理想不可。理想就是我們底信仰，努力底標準，

(註四A)『只有單純的理想可以給我們力量』。(同B)理想是甚

麼呢？徐志摩底知己胡適把它具體地(同C)解作這『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註五)我以為很對。徐志摩確實是理想主義者。

為甚麼他看起愛呢？愛是一種感情。『感情，真的感情，是難得的，是名貴的』(註六A)『是社會組織底基本成份，『織成大綱的線索』。(同B)『它底來源是一切人道與美德底來源』。(註七A)『感情是力量』。(註六B)愛尤能『給人不可理解的英勇和胆』。(註八)所以他謳歌道：

『……………只有

愛能使人全神的奮發，

向前闖，為了一個目標，

忘了火是能燒水能淹。

正如沒有光熱這地上

就沒有生命，愛不是愛，

那精神的光熱底根源，

一切光明底驚人的事

也就不能有』。(註八)

總之，『從黑暗轉到光明……從殘廢的絕望轉到健康的歡欣，愛底力量是一個奇蹟』。(註七B)

要有愛就要有生存，要有生存就要有自由。所以自由是很可寶貴的。『我們人類最大的幸福與權力，就是在生活裏有相當的自由活動，我們可以自覺地調劑、整理、修飾、訓練我們生活底態度。所以運命論我們是不相信的……環境論底一部份我們不得不承認，但是心靈支配環境的可能，至少也與環境支配生活的可能相等』。(註九A)這就先需要一個『活潑無礙的心靈』(同B)一個豐富的精神生活。(同C)

甚麼是生活？『生活是藝術』。(註九D)既然如此，便得利

(註四) A 落葉，四一頁，五八頁。 B 巴黎鱗爪，一七七——一七八頁

。 C 徐志摩在落葉中所說是抽象的和全部的輪廓(五七——五八頁)。

(註五) 新月第四卷第一期，胡適追悼志摩三頁。

(註六) A 落葉，四頁。 B 前書六和八頁。

(註七) A 白郎寧老人底情詩，新月創刊號一六二頁。 B 同前，一五九頁。

(註八) 雲遊，五四至五五頁。

用自由，『將生活看作藝術品，謹慎小心地做去』。(同A)同時，『我們底問題就在怎樣地運用我們現成的材料，實現我們理想的作品』。(同D)這樣，美就是人生底目的。所以他在曼殊斐爾一文裏說，『認識美的本能，是上帝給我們進天堂的一把秘鑰……』。(註一〇)

這樣，那末『我們再也不要抱怨環境不好，不適宜，阻礙我們自由的發展，或是教育不好，不適宜，阻礙我們自由的發展。發展或是壓滅……一切都在我們自己，全看我們自己，全看我們在青年時期有否生命的覺悟，能否培養與保持心靈底自由，能否自覺地努力……』。(註九D)於是他就穩站於個人主義之上了。

他說：『我是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這並不高深，這只是說我只知道個人，只認得清個人』。(註九E)『我們應該發展個性。女子亦然。若做一個藝術家或事業家，都要充分實現個性纔是。』(註一一)

爲甚麼呢？『真偉大的消息都蘊伏在萬事萬物底本體裏』要明白它，只有『請教』於自然。(註九F)『但自然底偉大教訓，尤在『凡物各盡其性』的現象。玫瑰是玫瑰，海棠是海棠……各有各底特性，『效用』，『意義』。那末人底『庸生庸死』，不發揮個性，就不是『造物主底本意』了。(同G)個人主義底基礎是自然主義。

怎樣發展個性呢？那自然是要奮鬥，『迎上前去』。『生命第一個消息是活動，第二個消息是搏鬥。』而且要經得挫折，失敗了再來。(註一二)雖然他有時說過要『發瘋』般地打破『凶惡的巴士梯亞』(Basile)像俄國人『不顧冒怎樣劇烈的險與難，拉倒已成的建設』(註一三A)究竟是一時的環境使然。他聲明過對於現實不承認已成的一切是不受一切束縛的意思，並不是與現實宣戰，那是最不經濟，也太瑣碎的辦法。(同B)

他底辦法是主張『回到自然底胎宮裏去重新吸收一番營養……我們相信無限的青天與廣大的山林儘有我們青年男女翱翔自在的地域。』(註一三C)因此他很贊成德國加爾菲頓(Garnier Fischer of Steilitz)底青年運動，不要『改良甚麼的方案』，『禁止一切有具體目的的運動』，只求『規復人生原有的精神的價值』。其『大指是在離却墜落的文明，回向自然的單純，離却一切的外替』

(註九) A 海棠，六二至六三頁。 B 同前，五六頁。 C 同前，三一頁。
D 同前，六六頁，並參看七〇頁。 E 同前，一二四頁。
F 五四頁。 G 六〇至六一頁。

(註一〇) 王哲甫，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一九三三，初版，一〇九頁。

(註一一) 關於女子，一六〇頁，在新月第二卷第八號中。

(註一二) 自剖，四六頁和五五頁。

(註一三) 海棠：A 二〇和二九頁。B 四一頁。C 四一頁。D 四四頁。

回向內心的自由……」(同D)。一句話，返於自然。

他說：「我們底病根是在『忘本』。人是自然底產兒，就比枝頭底花與鳥是自然底產兒。但我們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離自然遠似一天，離開了泥土的花草，離開了水的魚，能快活嗎？能生存嗎？從大自然，我們取得我們底生命；從大自然，我們應分取得我們繼續的資養。那一株婆婆的大木沒有盤錯的根抵深入在無盡藏的地裏？我們是永遠不能獨立的。有幸福是永遠不離母親撫育的孩子，有健康是永遠接近自然的人們。」(註一四A)

因此，他嘆賞小孩子，(註一五A)欣羨野蠻人，(同)思慕鄉村的農民生活，(同B)「我們成年的文明人雖不能返轉去，亦必須單身奔赴大自然底懷抱」(註一四B)而受其「調劑」。(註一五C)所以他一再高歌道：

「我願意做一尾魚，一支草，

在風光裏長，在風光裏睡。」(註一六)

「更不向人間訪問幸福底進門，

只求每時分給我不死的印痕——

變一顆埃塵，一顆無形的埃塵，

追隨着造化底車輪，進行進行……」(註一七)

「人為的教育」沒有用，「大自然纔是一大本絕妙的奇書，『須得』耐心去研究，體驗，審察，省悟」。『照現有的教育看來，』就是認為灌輸

知識的方法……也免不了硬而且蠢的機械性」。(註一五D)

所以他底方法是和平主義的。領略自然，與自然同化，要「單獨」纔好，而且要「絕對的單獨」(註一八)和絕對的靜寂，怎麼用得着革命呢？因此他羨慕英國人。「英國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頑固的。……唯其是自由而不是激烈，所以歷史上並沒有大流血底痕跡，而却有革命底實在，唯其是保守而不是頑固，所以雖則「不為天下先」，而却没有化石性的『僵』」。(註一九A)這樣，不用說也就具有妥協性(同B)乃至保守性，復古性(同C)了。

因為『愛和平』(註二〇)，所以反對革命，(註二一)反對戰爭(註

(註一四) 巴黎底鱗爪。 A 五九頁。 B 三六頁。

(註一五) 海集。 A 一五七和一五八頁。並參看志摩底詩六六頁。 B 三

八頁。 C 三七頁。 D 五九，六六和六八頁。

(註一六) 雲遊，二〇頁。

(註一七) 志摩底詩三八至三九頁。

(註一八) 巴黎底鱗爪，四九至五〇頁。

(註一九) 海集。 A 八一至八二頁。 B 九八至九九頁。 C 這是以

後要說到的。

(註二〇) 自剖，八頁。

(註二一) 如猛虎集中的秋蟲詩。

二二)。而救之之法，就是由愛轉化成的不忍心，憐憫心（註二三）同情心，一句話人道主義。他借他底小說中主人公希女士底口說：『我只有一个惻隱的心，自己沒有甚麼救世底方案』（註二四）。因此他歌頌諾曼羅蘭（Romain Rolland）和托爾斯泰（Leon Tolstoi）（註二五A）而反對國家主義（同B）。

政治方面他贊成民主政治。因為『德謨克拉西底意義只是普通的個人主義』（註二六A）這是希臘人『憑他們造社會與建築政治的天才，和着地理與地勢底便利』給人類定下的『一個最完善的模型，一個理想的標準』（同B）。

從此種種歸結起來，可知徐志摩底思想就是理想主義——個人主義——自然主義——和平主義——人道主義了。這些東西，好是好，但沒有方法實現。縱使他

『像一個守夜的漁翁，

兢兢的，注視着那無盡流的時光——

私冀有彩鱗掀湧。

但到如今，如今只餘這破爛的漁網——

嘲諷我底希望，

我喘息地悵望着不復返的時光：

淚依依的憔悴！』（註二七）

於是我們底詩人遂走入失望，悲哀，頹廢之境了。實在的，他底失望，

悲哀，頹廢很不類於尋常，直至想死，諷歌淪盤。

所以徐志摩底思想是由熱烈追求而到頹然失望的，把中國市民由五四而一九二七及其以後的時期都反映了，因而顯出一個時代底發生，發展和沒落。這就使得他底思想在性質上很複雜，是浪漫主義的，自然主義的，又新浪漫主義的了。矛盾也就非常顯然，——這是以後要論到的，現在不多談。

二 形式方面

他底作品中所包含的內容既已明白了，我們便進而考察那些作品底形式。

先說詩。

徐志摩初期底作品，『詩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發，不分方向地亂沖。那就是……最早寫詩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種偉大力量底

（註二二）志摩底詩中之太平洋一詩，翡冷翠中之聞戰歌。

（註二三）志摩底詩，一三九頁。

（註二四）希女士，新月第三卷第十一期一四頁。

（註二五）A巴黎鱗爪，八六至九〇頁。B前書八九和九一頁，落葉二

二頁。

（註二六）落葉。A一二四頁。B七五至七六頁。

（註二七）志摩底詩，一二至一三頁。

震撼，甚麼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顧間散作繽紛的花雨……那時是絕無依傍，也不知顧慮，心頭有甚麼鬱積，就付託腕底……救命似的迫切，那還顧得了甚麼美醜！在一九二二年回國後寫的第一集詩——志摩底詩，『初期的洶湧性雖已消滅，但大部份還是情感底無關的泛濫』。其實他是很認真做，亦很費匠心的。每次，『從一點意思底晃動到一篇詩底完成，這中間幾字沒有一次不經過唐僧取經似的苦難的。』他說：詩不僅是一種分婉，它並且往往是難產！及到後來，一九二六年在北平晨報副鐫中辦詩刊時，受閱一多底影響，對於技巧更加注意，趨於謹嚴，細密了。第二集詩——『翡冷翠底一夜』據聞一多說，比志摩底詩進步，有『一個絕大的進步』。(註二八)第三集詩——『猛虎集出版後胡適說『他底意境變深厚了，筆致變淡遠了，技術和風格都更進步了。』(註二九)這大概是可以相信的。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評論。楊振聲說：徐志摩『以充分西洋詩底薰陶來寫新詩，不但形式一脫舊詩底巢臼，而取材，用字，結構及氣味，都不是舊詩而是新詩了。……如他初期底『嬰兒』、『白旂』、『毒藥』諸篇，具有何等力量！……志摩底詩底進展，音節漸漸的西詩化，這是看得出來的。……猛虎集已較志摩底詩音節為調諧。饒容也整飭了……(註三〇)王哲甫稱他底詩有『豐富的想像』、『真摯深沉的情感，美麗輕盈的辭藻，抑揚頓挫的節奏，實為詩界之

翹楚』。(註三一)

在這些方面，我再沒有意見了。我所要說的，是我覺得他底詩在形式上亦如其內容，是浪漫主義的，自然主義的，新浪漫主義的。就前一種色彩說，他底詩筆如『最不受羈勒的一匹野馬』(註三二)無拘束氣，有幻想的，情緒的，希望的，奮鬥的，感傷的成份，並有返自然的呼聲。就中一種色彩說，有很多的狀物寫景，敘事紀人之作，對於政治，社會等方面亦有一些作品。就後一種色彩說，悲觀，失望，無前途，神秘，逃避現實，務為享樂，等等情調和篇章，都很不少。這些，在他底四集詩中，表現得很明顯，不必舉例。

另外，我覺得他那四集詩，一般人都稱許其後頭的，我則取第一集。它比後三集要活潑些，自然些，有生氣些。就思想說，不管正確不正確，他底詩都有思想。但在哲理方面，第一集是特別豐富。我想他底『詩哲』一稱謂，是以它為根據的吧。其餘三集中，我幾乎發覺不出有任何哲理。不說哲理，連哲學氣味就沒有。『一個燕子不成春』在這裏，徐志摩是詩人而不是詩哲。

(註二八) 引語俱見猛虎集底序文六至九頁。

(註二九) 胡適，追悼志摩，八頁，在新月第四卷第一期中。

(註三〇) 楊振聲，與志摩最後的一別，四頁，在新月第四卷第一期中。

(註三一) 他底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一〇七和三三四頁。

(註三二) 猛虎集序文八頁。

次說文。

徐志摩雖以詩著名，被稱為詩人，但我以為他底散文還好。我平常是從不讀文學作品的。為批判胡適，把他譯的小說寫的詩，全讀過。但為數不多，並已有兩三年了。他底其它作品，例如文存三集，我覺得都不是文學的。所以這次可說是初讀文學作品。我是從自剖起的。一讀之後，我就覺得他底散文很好。全部讀完，結論是文比詩佳。我做批判是讀本人全部而後纔讀別人底論評的。及讀新月底志摩紀念諸篇，覺得我底判斷完全成立。梁實秋、葉公超、楊振聲、儲安平、趙景深都一致地像這樣說。

在這些人中，對於散文，有的稱其親熱，任性（註三三A）有的稱其用字生動活潑，顏色『濃得化不開』聯想豐富，生趣充盈，氣力富足，像夏雲底層湧，春泉底潺湲（同B）。我大概都能同意。另外，我覺得好處是明白，活潑，流利。堆疊句法多而優美，例如這一段：

『山上有急湍，有冰河，有慢天的松林，有奇偉的石景。瀑布像是瘋癲的戀人，在荆棘叢中跳躍，從巉岩上滾墜，在磊石間震碎，激起無量數的珠子，圓的，長的，乳白的，透明的，陽光斜落在急流底中腰，幻成五彩的虹紋。』（註三四）

歐化的句調亦很多，然而不令人感着生硬，反覺得新鮮。詞藻很富麗，有些至於使人感覺像古文體中的賦。又如葉子繁茂疊錯，反掩了幹一樣，不容易看出它底意思。這就是『濃得化不開』兩篇了。

至於思想，不問正確與否，都很豐富，一般說來是勝過詩。

它底特色，我覺得亦可以用浪漫主義，自然主義，新浪漫主義來顯示。自剖中的哀思，非常富於情感。其自剖，則為幻想，希望所充滿。想飛一題既妙了，而這一段話尤妙：

『人類最大的使命，是製造翅膀；最大的成功是飛！理想底極度，想像底止境，從人到神！詩是翅膀生出的，哲理是在空中盤旋的。飛超脫一切，籠蓋一切，掃盪一切，吞吐一切。』（註三五A）

這真是清新曠絕可喜！描寫風景，人事的很多，社會生活的亦都是寫實，而且很有成功。在九小時底萍水緣（巴黎鱗爪之一）和遊俄輯（在自剖）中，文化路線沒有了。而青年運動（在落葉中）全是一些玄思冥途。做人『奧妙』了（註三五B）母性是『神祕』（註三六）的，『單憑科學底進步』不能『看破宇宙結構底秘密』。（註三七）

（註三三）新月第四卷第一期，志摩紀念。A 梁實秋文一至二頁。

B 楊振聲文四頁。

（註三四）巴黎底鱗爪，七一頁。

（註三五）自剖。A 四四頁。B 二三頁。

（註三六）關於女子，一四頁，在新月第二卷第八號中。

（註三七）落葉 五五頁。

再次說札記。

這項作品甚少，只有二種。日記僅一頁。愛眉小札內容純屬戀愛，且甚為簡單。形式方面也沒有特別處。它是浪漫主義的一點，可不用說了。

再次說小說。

家德一篇，除表章忠僕、孝子外，並對於迷信沒有批判。筆調倒明白好看，是自然主義的。但正因為這樣，覺得令人有缺乏理想之感。

璦女士一篇，有譴責現實，同情革命的地方。然而作者底理解革命及其變化，以如次的話而和盤托出了：

「甚麼時代底推移，甚麼維新，甚麼革命，只是愚蠢的人類在那裏用自己骨肉堆造紀念的勝利的高塔……」（註三八）

可注意的是璦女士底夢。徐志摩很少寫政治論文。而這象徵中國政治前途的夢，却不能說沒有道理。

最後說戲劇。

這就是卞昆岡這一本，凡五幕，為徐志摩與他底夫人陸小曼所合作。寫序的余上沅說它「多少有些古典的體制」又「彷彿有一點意大利的氣息」。但「氣魄和胆量……倒比較地和意大利現代劇接近得多」。最後，他很巧妙地聲明它不是一部傑作。

（註三九）這是一個戲劇專家底批評，當然值得注意。

這個劇是一種悲劇。它底意思，在我覺得富有哲理意味。卞昆岡代表感情，老瞎子代表理智，結局是理智不能克服感情者必招失敗。

同樣，這也是由浪漫主義、自然主義、新浪漫主義交織而成的作品。前二者很明顯，而後者則以神祕主義來顯示其特徵，這是我特別指出的。瞎子如果代表理智，那末理智就完全在神祕底包裹之中了。瞎子走路不用棍，不奇，最奇的是他預言阿明眼睛將流血的事。而他於阿明被尤桂生掐死的夜間，在尤桂生與李七妹逃走後竟又到卞家關照阿明，看她有無遺言給乃父卞昆岡。當尤桂生和老瞎子回來時，他們與瞎子竟無交談，而瞎子在那裏又變成點出他們底行為的神人去了。至於阿明之眼睛而復明，死而復活又活而復死，都是很奇怪，又很荒謬的事情。

作用方面

綜括看來，徐志摩底作品是形式勝過內容。因為這樣，所以作用就缺少了。為甚麼呢？以內容勝的，失掉文學意義，只可作普通宣傳品看；以形式勝的，失掉宣傳意義，只可供純粹的消遣和鑑賞，必須

（註三八）璦女士，一二頁，在新月第三卷第十一期中。

（註三九）卞昆岡底序。

二者相稱能收文學的宣傳之效，發生時代底作用。而他底作品則技巧優美，思想惡劣，並不相稱。所謂思想惡劣，並不是要徐志摩超過他所代表的社會層來說進步的話，這是辦不到的，我亦不這樣作主觀的品評。我底意思是說就在他底社會層方面，他底思想都不是其進步的先鋒部份的，一點也不合於時代底需要。

現在我們且把這種議論解說一下。

他底作品，大抵志摩底詩，翡冷翠底一夜和落葉，巴黎底鱗爪，自剖是一九二二到一九二七這個時代中的。猛虎集（其中一九二七的頂少），雲遊和卞昆岡，其它散文及戲劇，是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一他死那時止這個時代中的作品。對於他底社會層講來，前一時代為革命時代，破壞，爭鬥，以組織羣衆，打倒軍閥，推翻帝國主義為特徵；後一時代為成功時代，建設，組織，以完成國家統一，發達經濟生產，建立社會秩序為任務。而徐志摩底思想，因為他底地主，財主生活（註四〇）和到美國，英國又濡染了大市民保守氣味的緣故，一點也不能與時代相應，並且是落後的。

否認現實，主張理想，對這是抽象地適合於前一時代的，但這是當時一般的情緒。而要發生作用，還須在這上面添一些具體的東西纔行。他所添的愛，美，自由，後者雖合需要，而是一般的，他底和平主義却阻止了它底獲得，同樣反乎當時底革命；前二者以及由前者推出的人道主義，都太抽象，並且也是反乎當時底革命的，因此使他

否認現實，連革命運動也否認起來（註四二）。而他主張的理想，則是精神生活，內心修養。自由也是這樣的，甚至把它曲解，同情專制（註四二）。那末他底理想是甚麼呢？開口信仰，閉口信心（註四三A）其實他的如他所說：『我底信仰……我自認永遠在虛無縹緲間

（註四〇）他底家世，我不知道，但從其文字中可窺知其為富足的大家。

而他底父親送他「出洋留學是要『他』將來進『金融界』的。」（猛虎集序四頁）。

（註四一）他在五卅之年——一九二五年十月寫道：「甚麼是新中國，只是新發見的深沉的悲哀與苦痛深深地盤伏在人生底底裏……如其有人拿一些時行的口說，甚麼打倒帝國主義等等，或是分裂與猜忌底現象，去報告羅爾先生說這是新中國，我再也不能預料他底感想了」（巴黎底鱗爪九四頁）。同年同月，他又寫道：「其實你只要此刻親自到廣東去就可以知道人類熱情壓住理智時底可怖——就是在政治上」（同，一八〇頁）。

（註四二）他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寫道：「我們在中國別的事情不說，比較的個人自由我看來是比別國強得多，有時簡直太自由了，我們隨便罵人，隨便謔言，隨便說謊也沒有有人干涉……」（自剖二〇八頁）。同年十二月日記一頁中有云：「專制不是一定是壞事。自由像是一件腰身做太肥了的大褂。我願意穿瘦的，不同時宜。」（志摩日記底一頁，見獨立評論第三號）

（註四三）A 落葉一六二至一六六頁便知。 B 前書一四四頁。 C 前書二、六、八至一〇等頁。

「。同B」

他對於中國混亂的解釋，於是走到了未有的荒謬地步。他「信仰感情」以為感情是「社會組織底基本成份」，織成「社會這個」大綱的線索。那末「我們自己底網子又是怎麼樣呢？」在「張大我們底眼睛認明白我們周圍事實底真相」後纔知道「我們底網子是壞了的，破了的，爛了的，讓我們痛快地宣告我們民族底破產，道德，政治，社會，宗教，文藝，一切都是破產了的。……不要以為這……是原因於經濟底不平等，或是政治底不安，或是少數人底放肆的野心。」要「承認我們各個人底罪惡……我們自身就是我們運命底原因。除非我們能起拔了我們靈魂裏的大謊，我們就沒有救度……」。 (註四三C) 這很顯然地是癡人說夢，是觀念論的玄學！

像這樣的思想，完全與一九二七以前底時代需要相反。這能夠有甚麼作用嗎？愛、人道、和平……不過是飯喫飽了的人底消食經，游方道士底勸世文而已，一點也沒有作用。不獨沒有絲毫積極的作用，也沒有好多消極的作用。因為那時代底革命潮流是日益澎湃從未止息過的。這裏我們還要知道的，是個人生活與中國革命給他呈現出的二元論思想。自然主義與理想主義，個人主義與人道主義在作用上互相抵消，使得他底思想成了零，沒有任何作用。

愛麼？人道主義麼？不說行動，和平主義者根本沒有行動，只

是「講聖諭」的，其實就是描寫貧苦生活的作品都少。散文沒有甚麼，韻文沒有幾首。結果他所注意的，除親屬外，只是對女人的戀愛。很多散文是關於親屬之愛的，不少的韻文和小扎是關於女人之愛

(註四四)「眉……世界與我們是不能並立的，不是我們把他們打毀成

全我們的話，就是他們打毀我們，逼迫我們底死」。 (愛眉小扎十

一日筆記，論語第二十八期，六六四頁。)

(註四五)

「……你也來在

這珊瑚骨環繞的又一世界：

等海風定時底一刻清靜，

你我來交互我底幽歎。」

「任憑秋風吹盡滿園黃葉，

任憑白蟻蛀滿千年的畫壁，

就使有一天霹靂震動了宇宙，——

也震不翻你我「愛羅」內的自由！」

(註四六) 朔冷翠底一夜，一八，三八至三九等頁。

(註四六)

「——

不用說，總得冒，

不拚命，

那件事拿得着？「這是和平主義底自我批判！」

—— 朔冷翠底一夜，三四至三五頁。

的。結果，他底否認現實是爲戀愛（註四四）；他底主張理想也是爲戀愛（註四五）；他底努力奮鬥也是爲戀愛（註四六）。自由如此，美亦如此。這不是一個戀愛底享樂主義麼？

至於描寫方式中的二元論，更加顯然。浪漫主義，自然主義，新浪漫主義備於一人，當然是使讀者無所適從的。他們只能爲純技巧的消遣和鑑賞，在感情上都不能受甚麼傳染。時而積極，時而消極，時而希望，時而失望，時而奮鬥，時而悲觀，作用全然是互相抵消了。於此，足以證明徐志摩缺乏哲學，沒有受過哲學訓練，根本無一貫的邏輯。詩哲之稱，真是不知所謂了。

這種矛盾混亂，在詩上特別顯然。在志摩底詩中，雪花底快樂是積極的，而繼着的問誰則消極了。其後，這是一個懦怯的世界有了前途，而繼着的爲要尋一個明星，尤其不再是我底乖乖，却表現得暗淡。再後，我有一個戀愛和無題，是希望的，而繼着的消息和夜半的松風，則很失望。更後，月下雷峯影片，天國底消息和五老峯，方纔回復了積極的情緒，而繼着的朝霧裏的小草花和在那山道旁，又『淚怦怦地』失望着。真的，『希望不曾站穩，又毀了。』（P19.）這能夠給讀者以甚麼影響嗎？翡冷翠底一夜中，十有八九是關於戀愛，婚姻，女子之作的，尤以戀愛爲多。自然大部份是他自己底戀愛經驗和戀愛心情底描寫。這是「五四」以後的青年常識，他們也有多少人沉淪其中了，還用得着詩人來教猴子爬樹嗎？從猛虎

集裏，我們看出詩人戀愛成功，沒有題材，只是寫景記事了。這中間大部份詩是屬於這類的。後面呢？遊覽山水一陣，不耐煩了，遂失望，悲哀起來。所以連續的生活，殘春，殘破，活該，卑微等，全都這樣。

（註四七）最後沒有別的，就是崇拜古人，翻譯外國名詩了。這是徐志摩在生之時出版的詩集和他每集編定的秩序。在他死後出的遺著雲遊上，並沒有新的東西，而那裏面倒有一篇富有象徵意味的愛底靈感。在形式上是日將落土的一個返照，在意義上則指明了詩人失望，悲哀後的頹廢出路——死！他確是詩人，詩表現了他由浪漫主義而自然主義而新浪漫主義的一生！

所以他底詩底時代作用倒不如『詩刊』同人所說，而是如次：『在這小小十年中，志摩先生盡了他底力在創造新詩底風格並介紹西洋底詩歌，他從亂麻似的新文學中爲新詩開闢一條路，不光是詩底形式，就在內容上他主張溶合一切，讓詩代表時代或民族不可錯

（註四七）生活底結語是：

『這魂魄，在恐怖的壓迫下，

除了消滅更有甚麼希望？』（九一頁）

殘春底結語是：

『你那生命底瓶子裏的鮮花也

變了樣：黴爛的屍體，誰給收拾？』（九二頁）

其餘不一一徵引。

誤的聲音，也成爲一個人靈魂真實的歌唱。」（註四八）的確，他辦了兩次詩刊，鼓舞了並團結了好些詩人，承繼「五四」底開創，從事建設，企圖確定新詩底形式和內容。這倒是有時代作用的活動。

在文章方面，其無作用，從思想底空泛，錯誤，不合時代需要上就可表明了，用不着再說。因爲他底思想，是多見之於文章的，此外的作品內都很少。

扎記可說只是戀愛的，並且發表於死後兩年有多，即本年四月，五月。作用我可預料沒有甚麼。這類東西，十幾年來是多着啊！而他的又並沒有新的東西，當然只成爲他個人底史料了。

小說量少質劣，談不到作用。

戲劇亦然。

作家逃避了現實，現實也逃避了作家。這種情形，正如徐志摩自己之所歌唱的樣子：

『我不知道風』

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在夢底輕波裏依徊。

我不知道風

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她底溫存，我底迷醉。

我不知道風

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是在夢中，

甜美是夢裏的光輝。」（註四九）

王爾德（Oscar Wilde）是美底享樂主義者，徐志摩是愛底享樂主義者，（註五〇）爲近代社會「世紀末」底象徵，還有甚麼以外的時代作用呢？

尾語

從以上全部論究看來，徐志摩標誌了中國近代文學（「新文學」）底三階段。在初期，浪漫主義的，有「山洪暴發」的「洶湧性」。

在志摩底詩中也「大部份還是情感的無關關的泛濫」。（註五一）

A 加之文章上的發洩，思想乾涸了。經他把自己一剖「再剖」，纔知道心靈「呆木」了，「也掀不動」，「也推不開」。他說：「我底思想，如其偶爾有，也只似岩石上的籐蘿，貼着枯乾的粗糙的石面，極困難地蠕着，顏色是蒼黑的」。（註五二）還好，因聞「多底刺激，往謹

（註四八）詩刊第四期，志摩紀念號，敘言一頁。

（註四九）猛虎集，一〇三至一〇四頁。

嚴方面走，又成功了一集。「一九二七」以後，生活「平凡」，「枯窘」

「跟着詩底產量也儘向瘦小裏耗」……成了「一個曾經有單

純信仰的流入懷疑的頹廢」(註五一B)派。因青年詩人使他力圖

「挽救」緣「在殘破的意識裏重興起一個殘破的天地」(同C)

又擠出了一些詩篇和散文。然而他底社會生活限制了他，其在法

國的左拉(Emile Zola)就覺得沒有理想了，抄襲西歐的徐志摩，

怎麼樣不走到同樣的末路呢？這就使得他終於這樣地唱了：

「……我不是陽光，也不是露水，

我有的只是些殘破的呼吸，

如同封鎖在壁椽間的羣鼠，

追逐着，追求着黑暗與虛無！」(註五一D)

「不論你夢有多少圓，

周圍是黑暗沒有邊。」(同B)

他於是達到新浪漫主義了，徘徊，悲哀，沒有前途。

後來，他明白這是他們底社會使然的。他在蘇州女子中學講

演道：「窮、窘、枯、乾，同學們，是現代人們底生活。乾、枯、窘、窮，同學們，是

現代人們底思想。」(註五三)這是大勢所趨，無可如何的。所以在

九三一年，即將死之年，他說：「日子悠悠地過去，內心竟可以一無消

息，不透一點亮，不見絲紋的動，我常疑心這一次是真地乾了，完了的

。」(註五一F)

「天地就快昏黑！

前途再沒有光！」(註五四)

他除開「偶爾寫下」一些「破破爛爛」的詩句(註五一F)外，愛底

靈感一長篇，竟變成了燈將熄前的烈焰，而從中報知了他底命運：

「不妨事了，你先坐着吧，

這陣子可不輕，我當是

已經完了，已經整個地

脫離了這世界，飄渺的，

不知到了那兒，彷彿有

一朵蓮花似雲擁着我，

(她臉上浮着蓮花似的笑)

擁着到遠極了的地方去……

(註五〇) 除詩外，可看他底日記，那一頁就表現得很明白。他除憧憬詩

人底戀愛之樂外，還欲享受神仙底戀愛之樂(或者說當戀愛神

仙)。——獨立評論第三號。

(註五一) 猛虎集。A「序文」七至八頁。B「序文」一〇頁。C九六頁。

D九七頁。E九九頁。F「序文」五至六頁，又一頁。

(註五二) 自剖，四頁和十七頁。

(註五四) 雲遊，一九頁。

(註五三) 關於女子，五至六頁，在新月第二卷第八期內。

唉，我真不希罕再回來，
人說解脫，那許就是吧！

我就像是一朵雲，一朵
純白的，純白的雲，一點
不見分量，陽光抱着我，
我就是光，輕靈的一球，
往遠處飛往，更遠地飛，
甚麼累贅，一切的煩愁，
恩情，痛苦，怨，全都遠了，
.....

現在我

真，真可以死了，我要你
這樣抱着我直到我去，
直到我底眼再不睜開，
直到我飛，飛去太空，
散成沙，散成光，散成風，
啊，苦痛，但苦痛是短的，
是暫時的，快樂是長的，
愛是不死的。

我，我要睡.....」(註五五)

我們底詩人於是去了！別矣徐志摩。(註五六)

一九三四，八，五。

(註五五)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六時完成，去他乘飛機死之一
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繞十一個月。此處引自雲遊二九五至三一
頁和六九頁。

(註五六) 這裏我回想起了張東蓀。他在人生觀ABC一書之末引用古人
詩句代表他底意見道：

「春蠶到死絲初盡；

蠟炬成灰淚始乾。」

這足見得他底思想也同徐志摩一樣地乾了完了。然而他發表後
已六年，並不像徐志摩那樣，使命一盡，就離開人間。但雖然
生存，他吐的絲、流的淚，只不過因未到死、未成灰的緣故，
內容是無足解的。所以我底張東蓀哲學批判等於這篇徐志摩文
學批判，完全是終決的定論。

一幅肖像

斯葛搭萊夫斯基 (Shtutarsky) 的一章

蘇俄 Leonid Leonov 著 席滌塵譯

Konovaylov 說：「Leonov 跨在兩個可怖時期上。許多影響都從他一人身上混合起來——果哥里，朵思托意斯基，和里斯戈夫可以在他身上找到的。」

Gorky 說：「我覺得 Leonov 的力量，增強得驚人，俄國文學裏找不到像他這樣的一個人。我推求原故，是由於他取材的複雜，文字的悅耳，和作風的特別。他最成功的，乃在如何發展文字的技巧，來培植作風，因此他每寫一篇新小說，或一本新書，總能夠深深印在讀者的腦中。」

Leonov 自己說：「我於一八九九年五月十九日，生在莫思科。我的家庭？——或者是來自遠處的加魯卡的農民。我的祖父是鞋匠；我的父親是種田人，自立的人，新聞記者。一九一八年，我畢業於莫思科高等學校，一九二二年進莫思科大學，而被拒絕了。我從紅軍退出後，用心寫作。我愛的是北方，我寫了許多詩關於北方。我的散文，始於一九二二年……我覺得西洋文學，除了幾個作家外，正在度過頹廢的時期，因為它方事控禦思想的貧乏。蘇俄文學有偉大建設做了背景，內容豐富，當然要取得世界文學的一個主要地位。」

本文是一九三三年他的傑作斯葛搭萊夫斯基的一章，描寫轉形期中藝術家的路向是曲線的，不是直線的，很少直接了當地便轉了方向。他此外還告訴我們，在已屆暮年的一羣中，是找不出一個堅強有力的領袖，藝術家如果單拿這種人作模特兒，他的膽汁——藝術的工具——可以說是還沒有起過蒸發的作用。我們細讀一遍，可以發現高爾基評語的真實，他在形式上的鍛煉，是許多新俄作品所沒有的。不過作者自身也和斐杜·斯葛搭萊夫斯基一樣，曾經過長久的動搖，有一個時期，連「同路人」的牌號都要把他逐出。

他現在担任蘇俄文學組織的重要工作，是新世界(The New World)的編輯之一。一九二五年他寫了《樹立文壇的地位》(The Thief)一九三一年寫了《蘇維埃的河》(The Soviet River)都是重要作品。——L. W.

兄弟兩個真是難得碰見一回面，一般人因此都以為他們祇是姓兒相同罷了；對於這種說法，兩個人倒也自始就不想來抗辯。他們兩個原來很早就打他們惡臭難聞的老窩裏逃了出來，可是講到用以走上人生大道的武器和人生觀宇宙觀，兩個人都極不相同。像大半的人，成功單靠一己的努力，所以他們也並不需要什麼親戚

……斐杜·安特萊維基有了一個好的開端——正像他哥哥守琪一樣好法，他們綽號叫做「難兄難弟」真是不為無因。他的學院作品：「在巴凱爾獄中的阿伐克姆」在當時是一種自白，或許竟是一種宣言。那是粗悍的，差不多自然主義手法的描繪一個受人誹謗，茫然若失的人；但這畫的表現，對於一個初學畫的人是異常

地有力。緊閉了貧血的發青的嘴唇，那個龐大的牧師坐在一間狹隘的地下小室的一角，一堆腐爛的稻草上；這種絕望的青色安排這幅畫的調子。手掌中緊抓了一頂無邊的便帽，他用一雙閃爍的眼睛注視着那正在嗅他破爛靴子的細小灰色的動物。那生物看來是肚子餓着；牧師看來是龐大無比。從他的傳記裏引了一句作為題語：「……老鼠太多了，我拿我唯一有用的武器——無邊便帽打牠們……」全盤講來，藝術家這幅畫表現着一個激狂的叛徒，心

想攻擊獨裁的涅克何和他那些喜歡爭吵的廷臣，然而這叛徒終於失敗了，只好降格來搏戰羣鼠——但是藝術家究竟暗示些什麼，可不很清楚了。一定是當時一般輿論的主流在那幅畫裏建立了共同的根據。反動勢力壓迫得厲害，俄國的智識階級以前曾經毫無一定計劃地，向着初次革命歡呼，現在是高興贊助任何公式，只要能幫助他們混亂的探求。斐杜·斯葛塔萊夫斯基得到一個免費出國遊歷的優待，一枚緞盒子裝着的獎章，更有一個有利的命令，就是去畫某某一位可敬的，垂死的老紳士底肖像。

在斐杜動身赴意大利之前，難兄難弟會了一次面；年輕的醫師來送別年輕的藝術家。守琪·安特萊維基老實地承認他並不歡喜「阿伐克姆」，倒反而喜歡他兄弟時式闊襟的夏裝。兩個人像兩隻鬥雞，各不肯讓寸步的地面。

「那並不是一幅畫，不過是空間完全的錯置，你天才的誤用。」守琪解釋道。「一切的靈感——請正確地懂得我——須由理智濾過一番才與。否則，要像一匹溜騷的馬，牠將把你衝到崖邊壁裏去的。」

守琪從科學的法則，抽引他的理論。斐杜一番狂笑，他的那套

衣裳剛合他的腰身。成功已經教會了斐杜，對人高傲的狂笑。

「但是，老阿哥，科學祇發見靈魂已經知道的東西。」他用了不得的神氣，提出一隻金錶來看，再過一分鐘，他就得走了。「老阿哥，科學已到了智識的極限，當真很奇怪，它爲什麼還不逃走呢？……如果你高興的話，請跳進無邊的蒼穹裏去罷，願科學的天使幫助你！……」他是年輕魯莽，嘈雜多言，自以爲天賦多才，反而顯出他的愚蠢。

兄弟倆許久時候沒有見面。一向斐杜的消息更是消沈；他有封信，儘是對意大利文藝復興發表混亂瑣屑的意見；他寫起那個時代神祕的，參透了氧氣的氛圍；有一段講着死者的復活；他更說內心如果離開文藝復興，就像離開一座都城一樣。但是，在這熱烈的言辭底背面，他心境的混亂，是顯然可見。他這次一回國，第一樁行動就是到學院的陳列室去看看他自己。彷彿他是從陽光之中走出來，跑進一所黑暗閉塞的地窖裏去。「阿伐克姆」觸動了他，好像北方野蠻人的空想所雜湊成功的一種呆笨傢伙。

這幅給他早年聲譽的畫布，老得真快，顏色褪盡，像洋紗樣的變得烏黑黑了，這祇因爲畫題本身，背離時代的原故。一時的反動在藝術中誕生了一種乏味，矯飾的唯美主義，新的一代驕然地攻擊斯塔萊夫斯基的「文學」的傾向，新聞紙以不同的方式——但從全盤講來是表同情地——描摹一個年輕的，面生粉刺的人，他似乎手

裏拿了把刀，凝神地立在那幅畫的前面。但所有這些也含着一點真理，因爲造形藝術的直接目的，已被牧師無趣味的權權痛楚的故事所犧牲。斐杜向他的朋友宣告道，他此後決定站在純藝術的立場上。他的第二種作品「一個正在梳妝的女子」又引起了糾紛，雖然這事情是容易解釋。某一個馳名的阿本尼斯地方的姑娘，素來崇拜年輕的畫家，因此願意給他作了模特兒。但由於舊習氣，有些人在這個衰老的，莊重哀傷的人物當中找尋隱藏的意義。他其次的作品沉鬱的「彼得之死」，田園式的「製造乾草」無個性的「招募新兵」昭示着這位藝術家的光銳早熟的危機。沒有人現在能夠肯定地說這畫家已有技巧來隱藏着他的意義，並且一遇到他，大家都故意抵落了眼睛。到新的展覽會來的，有他的朋友，和那班心裏憎惡他的人，他們對於最強的敵人底顯然的失敗，都高興非凡，高聲地不乾不淨地吻着斯塔萊夫斯基的臉頰，恭祝他的成功……但是他們都有一些慚愧，而這番狂歡的主人比其餘的人更加慚愧；到最後他真覺得，好像要挾了他所有的畫具逃走去。有許多時候，沒有人來購買斐杜的畫。

三年強迫的沉默，幫助了這位年輕畫家聚斂起他的力量。他初次的成功曾經是那樣的衆所共知，因此他還沒有給人家忘掉。他最後小小的畫幅「罷工」——顯然是從非常淒苦的心境之中畫成的，是幾幾乎給陪審官所擯了出來。可是判官們却恐怕引起反

感，也許會破壞當時自由的休戰。這幅畫表現一羣在低矮工廠的陰影裏的工人；在屋子中央，圍繞着工人們，一個身材矮小的站着。太陽直射在他渾圓流汗的背上。他在等着，他斜向開着的大門警視，透出一種苦悶不耐的神情。工人們懷着蹙緊眉額的好奇朝同一方向凝視。門外一個車夫正急急地引開兩匹後腳豎起的廠裏的馬；車子裏坐着一個衣衫都麗的姑娘。她驚駭着；因為她已經看見了庭心裏別人所未能見到的東西。雖然在那裏，一切東西好像平和，祇有那荒涼的地面上，匆匆馳過一片微雲，那些看畫的人却已經可以聽得急而斷續的哥薩克的馬蹄聲。巧妙的調色，諷刺的配襯比那時候在俄皇的省分裏大量散發的任何小冊子都格外顯著而怨恨地對照着兩個集團。……這幅畫吸引了非常注意；看做一種對於將來的不祥的預言，人們都打它面前匆匆走過。他們以為畫的主題近乎猥褻，却拿一個像無害的政治的晴空，作了背景。智識階級恐懼着過去了半世紀間一向醞釀着的事情。一個新聞記者記下了一句在畫的附近偷聽到的談話：『老人是時候了，是時候了，快把我們的錢移存到外國銀行裏去！』雖然斐杜，由於他受傷的虛榮心，標着一個非常的價目，那幅畫却在第一天就賣掉了。

玫瑰紅色，面積很大的支稜上簽了早先買過他畫的人的同樣簽字。他竭力想看出這個未知的藝術保護人的名字來。他到

最後拼出，叫做齊思萊夫。突然之間成了一個鑑賞家，這位聰明壯健的老人收買了所有斯葛塔萊夫斯基此後的畫幅。他欣賞作品中的力，從不講一回價錢；可是他並非親自來買，是由一個閑人來代理；這位代理人的臉活像一把儲藏着的，乾枯的桃子。齊思萊夫願以揮霍金錢的『教訓』來廣播他的影響，正猶之乎古時的中國人慣用同樣的方法，去緩和北方的強鄰……正在內戰宣布之前不久的一天早晨，斐杜同人家喝了一頓酒以後，貿然闖進他保護人的屋子去。他顯然想要一番解釋。身體高大，頭髮稀疏，嘴裏噙了一根冒煙發響，看去猶如雪茄的東西，因此上下牙牀成了直角，他帽子也不除的就震顫地走進一間軒敞的房間，將身體靠着一座大琴，等候這房子的主人出來；一個年老的侍者站在門邊，口裏呻吟，在調治一隻脫了關節的手……於是斐杜瞧見一個人，臉像僕從前額像羊皮紙，衣衫楚楚，背有些駝。這樣一種人在穿着便服的時候，並不會令人驚怪；並且他竟可以養成習慣，穿了這種不打皺，像生鐵一般的衣服睡覺——那是不久歷史就要加在他的身上。

他靜靜地走了進來，一雙流淚的眼睛不止是冷漠而已。
『我特來攀識，而且要求解釋，』斐杜透過淡巴菰的煙霧急急地說將出來，在他四周散了一陣他頂樓上濃烈的酒味。『我叫斯葛塔萊夫斯基。』

對方那位，用了特為留作笑的任務底一副臉，暗暗地微笑了。

他知道來意，祇有裝作過分的客氣，才可以對付迫向前來的一番無聊談話。

「我靜聽尊言，」他身體一彎說道，對於壞的淡巴菰煙味不禁蹙額。

「你是個布爾喬亞，我是個藝術家……」斐杜開火。對方打斷他道：

「等一等，請除了帽子再說，這樣，於足下運用思考要來得容易一些。」

他說這句話的樣子極為簡單，並不含冒犯之意。「順便說起，足下的雪茄是泥炭同煙頭做的，就是比足下聲名稍遜的藝術家吸着這種烟，也有礙聲名，不要說你足下了。足下的才能應有權利吸一些的東西……要不要吸枝這個？」他打開一盒金紙色的特種呂宋煙來。「我靜聽尊言。」

他極為小心地拿去了斯葛搭萊夫斯基的雪茄，並不變動臉上的神情，把它丟到花園裏去。是天氣捉摸不定的一個蔚藍的早晨，一種青幽幽的涼冷在外面漣漣波蕩，可是斐杜的黃黃的臉看來彷彿曾經塗上了蠟一樣。

「……我是一個藝術家，」斐杜減少鎮靜力，開始說道。「你買了我所有的畫。我要求……我要求……」略微嗚咽，他忘記了他特為來此是要求什麼。

齊思泰萊夫鞠躬。

「我同意，價錢非常的低。足下可要我從新考慮一邊？」

「不是。我要求解釋……你老是什麼用意？」斯葛搭萊夫斯基安靜一些地插了一句，樣子看似渺小了許多。

那一部分的臉又脛縫到眼睛下面的顴骨上去，斂成了一抹微笑。

「照例，我是喜歡裝飾畫的，」保護人帶一種毫不圓滑的真摯底神氣說道。「油畫比之鉛畫更令我歡喜。」雖然並非真是一個老人，他却像模像樣的搖搖他的頭。「不瞞足下說，我真希望也有你足下一般的資質！女人一定發狂地愛着你，你身上有偉男子的神態。你或許身上多茸毛，腋下有氣味。你却極漂亮……」他說這幾句話，又是那一幅神情，是很難貼上不真摯的籤條，於是跟着說：「如果我有第二個女兒，我不肯讓他嫁你。你永遠不會賺錢。」

這幾句話說得斐杜更加慌亂。

「你老是什麼意思？」他喃喃問道。

「你正走着一條危險的路，年輕的人！」這人當然有權利可以叫斐杜是個年輕人。他自己是有錢又有年紀了。「一個人在事業上某一個時候祇好侍奉一種主人。足下非得在藝術和社會改造這兩種之間選擇一種。足下的「罷工」是一種組織方法

。足下也理解到這一層嗎？前景中那個工人的臉，微笑地轉向大眾，是一種挑戰。足下的畫應該掛在一間黑暗的小房間裏頭；那裏孩子們就是偶然瞥一眼都不可以。簡單地說，年輕的人，我請求足下回到從事純美的探求上去。」

「是不是你支票簿子厚，或者你僕役衆多，才給你那種勸告一個藝術家的權利？」斯葛搭萊夫新基又開火了，臉孔轉得灰白。

「那末我就簡直壓倒你，」齊思泰萊夫冷淡地說，啪的一聲關上煙盒子。他施放一分鐘極度的麻醉力。「到現在為止，我有你十八幅畫，這十幾幅畫固然並不特別出色，却是包括了你全部的青春。你現在並不怎樣年輕了，我的年輕的人！」

斐杜木然坐着，覺得自己下賤卑劣，彷彿給人家當頭來了一下，雖然不痛，却很有效的一擊。

「那末，這豈不是一種藝術破壞主義的行爲，」他最後才急顫說出這麼一句，一生第一次才對於資產之神聖的權力起了敬畏的意識。

「這是個公衆衛生問題，」另一個疲乏地，用了大人對小孩子的口吻糾正。煙盒子慢慢地打開了。「你是太激烈前進。當年輕時自己遏止約束一些，那末到了老年時候，將有長足的進步了。吸根煙，吸根煙……我歡喜好淡巴菰的味道。」

另一個僕從——這一次是高大壯健的一個——端了咖啡進

來。漆的中國盤子在那雙可疑的手裏發抖，那雙手明明祇好做別的粗一些，活潑一些的工作。喝了上好的咖啡之後，斐杜變得極爲溫和起來，却並非由於恐懼才如此。本來，他同那僕從打一架，未始不可以，祇是那身特爲迫不及待來訪貴人因而第一次縫好的，淺色的夏裝，豈不要撕壞了。齊思泰萊夫那方面也變得更加和藹可親起來，一邊展覽他收藏的丁都雷托斯作品，一邊詳細說明他的意見，真是勤殷得迷人。他引導客人到門口，臨別時還把整匣子煙塞在藝術家的口袋裏。當他這樣塞着他時候，他更提議一同到國外去走走。「你既已做一個創造者，你對於上帝的匆促而又容忍的創造，應有更深一層的了解。我的意思是說世界！事情一直阻止我去研究這部機器。旅行並不化你什麼錢，不過關於各式各樣現象的意義你得要啓發我，教導我。」恭維和提議，兩者都是空洞粗俗，可是一個藝術保護人常有怪僻的權利。斐杜答應了這個辦法，雖然事實上，這是他所能自負的知識範圍所不足對付的。

後來，他們已經在路上，又加上了一位許屈羅夫，這人在那時候是個揮金如土的纨绔子弟，化了很多錢去旅行，專以觀察各國女子的特徵爲目的，他更有餘錢來收集藝術品。這樣地，「命運」又在他路上再放出一種誘惑，斐杜不知道如何可以乘時推辭這一位的闊綽的施捨。支票力量造成命定的預言，並且改變了他的模樣：他變得禿頂，看上去好像老些。像他自己所說的，他竟「落伍」了。他

簡直沒有一些時間留給工作。流汗畫那些東西真是無意思，那些東西的格外完美的模本，是很容易用錢買到的。猶如哥爾爾小說中的肖像畫師一樣，創作的泉源乾涸了。幾年之間，他祇畫了某一參議員的肖像和其它兩件麻煩的、無足道的東西：『登徒子的行列』，放量摹倣魯本茲（Rubens 十六世紀的荷蘭畫師）『創造的前夜』——深深盤据在他心裏的問題。恰是這種浮炫的、無用的東西決定一個將來的研究員的路向了，可是大戰爆發了。這種野蠻而不加反省的屠殺清醒了這位藝術家。他想到了一幅在戰壕後面將有一聲吶喊或一顆子彈的效力底畫。可是齊思泰萊夫開始注意到藝術家內心的游離，要斯葛塔萊夫斯給他畫一幅肖像：畫幅的尺寸，構思，以及價格，都是非常地宏大。

……他的藝術家的膽汁——這種膽汁我們每一個人總多少攪一些在畫裏面，如果沒有這種東西，一個藝術家也要不成其為一個藝術家了——這顯然沒有蒸發掉。要不是大戰的話，這幅肖像，依舊深藏在聖彼得堡的一間小室裏，將把斯葛塔萊夫斯列在時髦的畫家底前茅。他為它化了不少心血，作為模型的人老了，肖像也像影子一般地追逐它。但是革命追過了藝術家，垂死的階級現在已剝淨了面，其它的衰老顏面在全世界上，是清澈透明……

沉靜地工作着，斐杜深深祕藏了他的作品，真到畫完的時候，然而日子終於到來，老人親自來看這幅畫。印度夏日將沉的太陽斜

射在玻璃窗上，老人幽黯的影子拖落在肖像的腳邊。這幅肖像倒是從一個純正的藝術家緊閉着的嘴裏所說出的謹慎忠實的一本宣傳小冊子，而不是一個階級的傳記。齊思泰萊夫在畫中全身挺直，伸開的手裏捏了本支票簿子，那是一個收買的人。世界上一切的情緒全都展現在那張無情的，差不多均一的臉上，可是這些情緒都早經相互抵消了；在那鎔爐裏，製法已經到了窮盡的地步。作者固然把他畫成一個他自己階級裏的最好的大法官，可是這位妙手醫師畢竟來得太遲了，因為他的階級已經到了暮年。畫的全部略帶青色，水草池樣的背景上面，繪上了一些景物，表現一種企圖集合的社會分析。這畫實在是一個藝術家的多方面的記錄，一種不常為確切的知識所證實的綜錯，不過，形式華美，給它造成一種迷亂，非難，嚴詞斥責的混合物……



出版政治類新書

政治學原理

吳友三等譯
實價三元八角
R. N. Gilchrist: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Science.*

原著者係當代英國政治學界權威，本書乃其生平傑作，研究政治學者無人不知，各大學採作課本者尤夥。上部專講理論，深刻正確，獨創一格，下部敘述各國政治制度，清晰詳盡，便於教讀。著者熟習東方情形，故毫無普通政治書籍偏重於歐美之弊。政治學中各重要問題，皆由專章詳究，議論透澈，譯者歷任各大學教授政治學有年，造詣極深，譯筆信達流暢，又經政治學專家孫寒冰先生校訂。

近代政治思想史

馮和法譯
陸國香譯
實價二元
C. R. Getteli: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本書即 Getteli 教授所著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中譯本，自孟德斯鳩盧梭起，至最近多元主義，各派無不階級的政治思想，以及國際政治思想止，分章敘述，極為詳盡。全書共十七章，約二十餘萬言，譯筆流暢，義蘊豐富。附有註解，參攷書，索引，及漢英人名對照表多種，尤為便利讀者，各界多認此為最佳譯本。且為國內外大學採用最廣之教本。

法西斯主義與新意大利

董霖 佩畫編
實價八角

西法斯主義是現代政治思想的主潮之一，亦為世界政治中一種有力的運動，它的理想溯源於希臘的古哲學家，實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它的實際力量在意大利得到了完全的成功，在德意志日本充分的表現了出來，然而它之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理論究竟是怎样呢？它的理論的初步是什麼？欲明瞭這些，那末，非一讀本書不可。著者對於法西斯主義研究有素，著述極多，本書尤為其精心傑構。

希特勒與新德意志

蔣學楷編
實價六角

德國國社黨

薛品源譯
實價五角

國社黨在德國究竟幹了些什麼？為什麼前總理希特勒會被殺？這次政變後希特勒政府的壽命如何？……欲明瞭這些問題，非先知德國國社黨的歷史、組織和現狀不可，本書便是最能滿足讀者這方面要求的佳作。

我的奮鬥

希特勒著
董霖 佩畫譯
實價一元一角

凡注意世界大事者沒有不知道希特勒名字，最近德國的退出國聯，奧國的大舉動，莫不與希特勒有密切關係，他時刻想實行下列三大政策，為達到恢復德國已往的光榮，(一)德奧合併(二)取消凡爾賽條約(三)反對猶太人，如要明白這三種政策所根據的。想，如何發生如何進展，就不得不讀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現在已到了大戰的前夕，戰機四伏，大有一觸即發之勢，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無疑地又是一個主角，而希特勒又居威震第二的地位。我們需要明瞭這位與將來世界大戰最有密切關係的人的政治思想和外交策略，以推測未來大戰之陣容，就不得不看本書了。

滿洲與蒙古

華企雲著
實價五角

本書分上下兩部：上部為滿洲之部，下部為蒙古之部。將滿蒙的地位及現狀，由史的發展，詳述無遺。滿洲自九一八以後，已引起國人注目，然欲明其所以為日人所強佔的緣故，非由其歷史的情形來解說不可。蒙古現雖遲遲是到滿洲的地步，然驚耗頻傳，如現在仍不留意，不久難免為滿洲之續。本書將滿蒙各時期的狀況，對於日俄二國的關係，以及現在的狀況，論述極為清晰精詳，留意國際問題及邊疆問題者，不可不讀。

政治典範要義

杭立武著
實價四角

日本人民對東北事件公論

吳覺農等譯
實價六角



星期六下午

英國 Aldous Huxley

顧仲彝譯

作者是 Thomas Huxley 的曾孫、Matthew Arnold 的外甥孫，在英國當代文學裏成新興的一格。他本想學醫，十七歲病眼，有兩三年幾等盲目，這才改事文學。因為喜歡陽光，有許多小說都在意大利寫成，遠離倫敦、巴黎文壇的囂鬧。一九一九年間，加入新聞事業，寫過戲劇、音樂等藝術的批評，房屋裝飾、建築等的設計，小說的介紹批評，以及作者或人物的傳記。他自己說，「這些經驗給我自信：一個人對於一件事情無論懂得怎樣少，總可以寫寫文字關於它，只消中點鐘的預先研究和密度就行了」。他很少有整天的休息，他覺得工作停了不久，他身體就會不舒服。他說只有那些不喜歡自己的職業的人，才須要休假，他最受已故的 H. Lawrence 的影響，他給他編書信集，搜取遺事，寫一篇傳記。他的作品裏滿佈懷疑、否定、和道德的空虛，同時也努力排除這一切的不快，引入那迷蕩人心的幻境。他逃避現實嚴重的一切問題，用想像來安慰讀者，更以技巧的繡練取得英國文壇上的特殊地位。本文原載一九二六年他的短篇小說集。——F. W

這是星期六下午，天氣又好。在春天朦朧的陽光中，倫敦看起來很美，好像是想像中的城市。燈光成金黃色，陰影成藍和紫色。無從掩蓋的富有希望，公園裏烏黑的樹苞出新葉，那樹葉的新綠既新鮮又嬌嫩又飄忽，好像是從虹帶中間割出來的翠玉。這神秘的異蹟，那下午在公園裏散步的人，都很明顯的覺到。已經死的現在又活了；烏黑的慢慢地苞發出翠綠。呀！明顯得很。並且，凡看到這從死復蘇的異蹟的人都會自己也感覺到這個變遷。春的異蹟是傳染性的。在樹下相愛的男女更加相愛，更加快樂——不然

更加悲哀可憐。強壯的人把帽子脫去，太陽就吻在他們光光的頭上，他們下決心——關於威士忌酒，關於辦公處裏的美貌打字生，關於早起。給春陶醉的男孩子們向女孩子們請求出去散步，女孩子們不顧父母的管教和自己的驚悸答應了。中年的上等人經過公園走回家去，忽然覺得他們生鏽的給事業弄穢的心，又苞發出仁慈和慷慨來。他們想到他們的妻子，想到時從心裏又湧出新的熱情來，雖然結婚了已經二十年了。『回去時候，』他們對自己這樣說，『替妻買一點禮物』。買什麼好呢？一匣子糖菓好麼？她喜歡

糖菓。或者一盒躑躅花怎麼樣？或者……於是他們又想起現在是星期六下午。店都關門了。說不定他們嘆氣的想，妻的心也關門了；因為妻並不會在長新葉的樹底下散過步。這是人生，他們想眼看著發光的資本吞河上的遊艇，在玩耍的小孩子們，坐在草地上手牽着手兒的情人。這是人生，心開了，店就關門了。但是他們無論如何想在將來控制他們自己的脾氣。

彼得·白來脫是許多人中間的一個，這種潛力，明麗春光和新綠樹葉深深感動人的潛力，對他也起了作用。牠們使他立刻感覺到比從前一向所感覺到的更加孤零，更加傷心。跟四圍光明的東西一對照，他的靈魂更見得好像黑暗了。樹上已經苞了新葉，但他依然是死的。情人們雙雙的散步，他却是孤單的。雖然春天到了，雖然陽光明媚，雖然今天是星期六，明天是星期日——這些事情應該使他快樂，像使許多別的人快樂一樣——他走過亥德公園的時候，却感覺到非常悲哀和可憐。

通常他覺得悲哀可憐的時候，他總轉念到想像裏去找安慰。譬如說，一位可愛的女子在他面前給碎石子滑了一交，扭傷了腳踝。彼得得立刻長得比平時高大而漂亮，他趕忙衝上去扶住她。他於是叫了一輛街車（這點費用他有錢付）送她到家裏——在格羅斯巫諾區（富人之區——譯者），她原來是某貴族的女兒。他們愛上了。……

或者他看見一孩子失足落在圓池裏，他把孩子救了起來，於是他的母親——一個有錢的年輕的寡婦——就永遠感激他。是的，寡婦；彼得常常確定她必須是個寡婦。他的心願是嚴格地榮耀的。他還很年輕並且受過好的教育。

或者並沒有什麼不幸的事件。他看見一個年輕的姑娘，獨個兒坐在長椅上，樣子很孤零很悲哀。他勇敢的但客氣的走近去，脫下帽子，微笑着說道：『我看你很孤零寂寞。』說話時很文雅很坦然，並沒有一點卡邑的鄉音，更沒有半點兒可怕的口吃的暗示，在平時真實的生活裏他的口吃真是一樁苦事。『我看你很孤零寂寞。我也是呀。我可以坐在你旁邊麼？』她微笑，他就坐了下來。於是他告訴她他是孤兒，他只有一個出嫁的姊姊住在洛芝得爾。於是她說道：『我也是孤兒。』這是他們中間最大的聯繫。於是他們互相訴說怎樣悲哀可憐。她開始哭了。於是他說道：『別哭。你有了我了。』她聽了快樂一點。於是他們同去看電影。最後他們結了婚。不過這一部份的故事幽暗不清楚一點。

但是當然事實上這種事情從沒有發生過，他也決沒有勇氣告訴人家他是怎樣的悲哀孤零；他的口吃太討厭了；他身材矮小，鼻架眼鏡，面上總有許多紅疤；他的灰色衫褲很破爛了，袖管短了一段；他的皮鞋雖然把鞋油塗得烏黑的，但看起來一望而知是劣貨。

這雙皮鞋把他今天下午的美麗想像葬送了。他走路的時候

深思地眼瞠着地，他正在想帶貴族年輕可愛女兒回家的時候，汽車上應該說什麼話，忽然間他注意到交換着伸出來的皮鞋，烏黑黑的闖進他內生活裏的透明的美麗幻想。牠們是多醜呀！跟有錢人脚上的文雅華麗發光的皮鞋一比是多麼可憐呀！牠們先前新的時候已夠醜了，穿了一時更使牠們絕對的可憎了。修鞋的鐵棒也不能把走路損壞的式樣矯正過來，鞋幫在爪蓋上面的繡得全是條紋，在鞋油下面他可以看出皮上有網一般的裂縫。左鞋的外部爪蓋已脫落下來，後來粗糙的又縫接上去，傷痕看得清清楚楚。鞋帶解開緊緊不知多少次已把黑色的琺瑯脫落，裸出很惹人討厭的銅色。

喔，他的鞋子真可怕呀，牠們真討厭呀！但是他還得穿牠們過很多的時候。彼得於是再計算之再算的進出賬再計算一遍。如果他每天吃飯的錢省下三個半辨士，如果天好的時候他不坐公共汽車而步行到辦事處去……但是，不管他計算到多少次，計算得怎樣小心，一星期二十七先令六辨士依然是二十七先令六辨士。皮鞋很貴，他省錢省到能買新皮鞋的時候，他的衣服依然是問題。並且事情更壞，春天又到了，新的樹葉生出來了，太陽光照得很亮，在許多對情人中間，他獨個兒散步。今天實際的問題太強了，他不能逃避。他不論想逃到什麼地方去，皮鞋總追在他後面，把他從幻想裏拖回到可憐的現實來。

二

兩位年輕的女子沿着賽本吞河從人羣裏走過來，沿着一條小徑上山向華德的銅像走去。彼得跟在她們後面。一股很好聞的香味在空氣中飄盪在她們後面。他貪吝地吸了進去，他的心開始異常猛烈地跳動。在他看來她們竟神奇得好像不是人。她們具有一切可愛的和不易達到的美。他從前也在賽本吞河邊遇見過她們，也曾給她們奢華的傲慢的美所迷住，也曾跟在她們後面過。爲什麼要跟她們？他自己也不知道。僅不過使他接近她們，也許是因爲有一種妄想的不能抑制的希望，希望有事會發生，一種異蹟使他送入她們的生活裏去。

貪吝地他聞着她們豔迷的香氣，他拼命地，好像他的生命都靠在她們身上，看她們，研究她們。兩位身材都很高。有一位穿一件灰色的外衣，邊上鑲着黑灰色的皮。另一位的外衣全是皮的，大概殺死了十幾隻金黃色的狐狸使她在春天下午陰冷的蔭地裏感覺暖和。一位穿着灰色的襪子，另一位穿着純黃色的襪子。一位穿灰色羊皮鞋，另一位穿蛇皮鞋。她們的帽子小而緊合她們的頭。一頭小黑法國的叭喇狗陪伴着她們，一會兒跑在她們前面，一會兒落在她們後面。狗的領圈上鑲着虎斑的狼毛，蓬鬆地像鳥的頸羽圍繞在黑的頭的四周。

彼得緊跟在他們後面，所以當她們走出人羣的時候，他可以聽

見她們零碎的談話。一位的聲音很溫柔，另一位的聲音帶點嘎沙。

「這樣一個神聖的人」嘎聲的那位說道，「這樣一個真正神聖的人。」

「伊麗薩伯也這樣告訴我」溫柔的一個說道。

「這樣一個十全十美的宴會」嘎聲的說道。「他使我們笑了整個晚上。人人都滑稽得很。到走的時候，我說我要走出去碰運氣找汽車。於是他就請我到心裏去找汽車。他說他有很多，並且都沒有雇叫。」

兩人都笑起來。一羣孩子談着話走上來，擦身過的時候使他不能聽見她們的談話。他心裏咒罵那班孩子。這羣小畜生——使他失去了他的啓示。並且這是多麼重要的啓示！多麼驚奇，不常見，華麗生活的啓示呀！彼得的夢想是田園詩意的和牧歌的。即使是跟貴族的女兒結婚，他也要安靜的住在鄉下。十全十美的宴會內有滑稽和神聖的男子請年輕的仙女到他們心裏去找汽車

——這個世界他完全不知道的。他現在纔瞥見一點兒；她的外國的氣味和熱帶的神祕使他迷住了。他現在整個的野心是去走進這華麗的世界，不論什麼犧牲都可以，只要把自己混進這兩位仙女的生活裏去。譬如，現在，她們在突出的樹根上伴了一交，扭痛了腳踝。譬如……但是她們都不安的跨過去了。於是，忽然間，他看見一個希望——在叭喇狗身上。

叭喇狗已離了正路在路右邊的一棵棕樹根上嗅着。牠嗅了

一陣，咕嚕了一陣，他撒一泡尿在上面，現在用後腳踢扒着泥土；正在此時一頭黃色的愛爾蘭猛狗也跑上來，先嗅了一會樹，後來便嗅叭喇狗。叭喇狗停止踢扒泥土，嗅那愛爾蘭猛狗。防備地，兩條狗嗅着咕嚕着互繞了一週。彼得用模糊的疲弱的好奇心瞧着牠們有好一會。他的心不在那兒；他看不見那兩條狗，於是，放光似的忽然間明白過來，說不定牠們開始打架了。如果她們打架，他是現存的人。他一定得英武地衝上去分開牠們。他說不定會被咬。但是這沒有關係。真的，要是咬了更好了。咬傷了更可以使仙女們感謝。他熱切地希望兩條狗會打起來。可怕的是在牠們打架之前，仙女們和狗的主人們看見了，預先把牠們趕開了。「喔上帝呀，」他熱切的禱告道，「別把那兩條狗折開來。讓牠們打罷。爲耶穌基督的緣故。阿門。」彼得受過虔誠的宗教教育的。

孩子們已經走過去了。仙女們的聲音又聽得清楚了。

「……這樣一個討厭東西」那溫柔的在說。「我不論走到那裏總看見他跟着。面皮厚得什麼東西都穿不過。我告訴他我恨猶太人，我說他太醜，太笨，太沒手段，太鹵莽，太討厭。但是他聽了好像一點不在乎。」

「無論如何，你應該利用他」嘎聲的說道。

「喔當然」溫柔的肯定道。

「唔，那末就有好處啦。」

「好處是有，」溫柔的承認道。「不過不多。」

談話停了。「喔，天呀，」彼得騰告道，「別讓她們看見呀。」

「如果，」溫柔的沈思地又言道，「如果男子們懂得……」

一陣可怕的吠叫的聲音突然終止了她的話。兩年輕女子向聲音來的地方轉過頭去看。

「彭果！」她們同時熱切的命令的叫道。後來又更急迫的叫道：「彭果！」但是她們的呼喚一無用處。「滾開你這野蠻東

西，」他喊道，用腳踢愛爾蘭的猛狗。這猛狗是他的敵人，他是像易

利亞德史詩裏的神仙出來幫忙打架。「滾開！」在興奮中他忘却了口吃G字在他常常是很困難讀出來的，但是這次他却毫不

遲疑地叫出「滾開！(Get away)」他一把抓住了狗的短尾巴，狗

領圈想把牠們拉開。他時時踢那黃愛爾蘭狗。但那叭喇狗咬他一口。叭喇狗比亞查克斯還要笨，竟不懂得他參戰是來幫牠的。

但是彼得並不怨恨，在熱烈的興奮中，連痛都不覺得。血從左手的列齒般的空潤中流出來。

「喔！」溫柔的叫，好像她自己的手給狗咬了。

「小心呀，」嗶聲的熱誠的勸告道。「小心呀。」

她們的聲音鼓起他更大的勇氣。他踢拉得更起勁了；最後，偶然牠們鬆了鬆爪，他把牠們分開了。兩條狗都咬不着了。彼得利

用這機會，一把抓住叭喇狗的頸皮，舉起在空中，牠仍然憤怒的跳吠，想掙脫手。那黃愛爾蘭狗却站在前面，吠叫，時時跳上來想抓住那叭喇狗的黑頂瓜。但彼得取着拍細阿斯提了哥根的斫下來的頭的姿勢，把叭喇狗提得高高的，使牠避去被抓到的危險。那黃狗他用腳隔開着不使走近。這個時候那小姑娘和那保姆已從驚呆的狀態中恢復過來，走過來把皮帶鈎住在黃愛爾蘭狗的領圈上，用力把牠拉走，牠仍然吠叫，一面掙扎着要回來。彭果離地有六尺多高，四個腳無用處地亂動着。

彼得轉身向仙女們走去。嗶聲的那位仙女有細纏的眼睛和悲哀的嘴；有一張很消瘦很悲哀的臉。溫柔的那位臉圓些，紅些，白些，藍的眼睛。彼得從這個望到那個，決不定誰漂亮一點。

他把彭果放下來。「這裏是你們的狗，」這是他要說的話。

但這兩位嬌艷的美貌使他記起自己，記起了自己便記起了口吃。「這裏是你們的……」他開始說，但說不出狗(dog)這個字

在彼得D常常是個很難說的字。

一切難唸的字平常他都預備好代替的字。譬如貓(cats)

他常常用 pussies 這個字來代替，並不是他要裝小孩子口氣，却是因為p比c來得好唸出口一點。煤(coal)字他常用「燃料」

(fuel)意思廣泛一點的字來代替。污穢(dirt)常用 muck 來代，他對於同意義的字的發現跟那班盎格羅薩克森詩人一樣的聰

明，他們不用韻脚而用『頭韻』(alliteration) (即句中數字用同一字母者)，所以稱『海』(sea)爲『鯨路』(whale-road)爲『天鵝的浴缸』(bath of swans)使牠們跟浪(waves)濤(billows)的第一字母同爲w和b。但彼得不能享受薩克森祖宗所享受過的詩的自由，有時無便利和普通的同義字時，不能不把困難的事拼出來。所以有時他稱『杯』(cup)爲『樽』有時他稱『杯』爲c, u, p, o, vum是蛋字唯一的同義字，但他常常說e, g, g。

現在，那可憐的小字pore把他難住了。彼得對『狗』字有好幾個同意義的字。p字比d字容易說一點，如果他不慌張的話，他可以說pup。如果p字還嫌太難，他可以滑稽和譏諷的口氣稱之hound。但在兩仙女面前他真慌張極了，p和h跟d一樣的唸不出口來。他痛苦地遲疑了好一會，想一個個都說一遍，先說pore再說pup再說hound，他的臉全紅了。他痛苦極了。

『這裏是你們的小畜生，(ah, ah)』最後他說出來了。這個字，他也覺得在普通談話中，莎士比亞的氣息太濃。但這是他那時唸得出口的唯一的字。

『多多感謝你，』溫柔的說道，

『你很好，你真好，』嗔聲的說道。『但我怕你受傷了罷。』

『喔，那——那不要緊，』彼得說道。他把手帕繞在被咬的手上，把手塞在口袋裏。

同時溫柔的把皮帶的一頭縛緊在狗的領圈上。『你可以把牠放下來罷，』她說道。

彼得遵從她的囑咐放下。這小黑狗立刻跳前去，向他硬被拖去的敵人衝去。衝到皮帶盡頭突然留住，仰起了兩條前腿，吠叫，像勳章上雕刻的躍立的雄獅。

『但是你確得定不要緊麼？』嗔聲的堅持着問道。『讓我看。』

服從的彼得把手帕拿去，伸出手來。這一切發生的事正像他所希望的。於是他注意到他的手指腫得可怕！如果他出來前想到洗一洗手，那多好呀！不知他們怎樣想他哩？他紅着臉，想縮回手。但是嗔聲的把牠拉住了。

『等一等，』她說道。於是加說道：『咬得很兇呀。』

『可怕呀，』溫柔的也彎着背確定地說。『我真抱歉，我的笨狗會……』

『你應該立刻到醫生那裏去，』嗔聲的插進來道，『叫他消毒一下，綁起來。』

她舉起眼來看他的臉。

『去看醫生，』溫柔的同聲說道，也抬起頭來看他。

彼得從這個看到那個，看了一位張大的藍眼睛和另一位細縫的綠睛珠一樣地被迷住了。他向她無目的地微笑，無目的地搖搖

頭。他把手用手帕包好了，藏起來，使她們再看不見。

『那——那沒有什麼，』他說道。

『但是你一定得去，』嘎聲的堅持道。

『你一定得去，』溫柔的叫道。

『沒——沒什麼，』他重複道。他不肯到醫生那裏去。他要跟她們在一起。

溫柔的轉身向嘎聲的。『*Qu'est-ce qu'on donne à ce petit bonhomme?*』(意即，這個小蠢夫我們給他什麼呢?)她用法語問道，說得很快很低。

嘎聲的聳聳肩，做一個鬼臉，表示決不定。『*Il serait offensé, peut-être,*』(意即，說不定會得罪他罷，)她提議道。

『*Tu crois?*』(意即，你相信麼?)

嘎聲的偷看她們討論的目的物一眼，用批評的眼光從他劣品的呢帽看到劣品的皮鞋，從他多面疤的面上看到骯髒的手，從他鐵邊的眼鏡看到皮製的錶扣。彼得看到她在他，便向她微笑，心裏又害羞，又喜歡。她真是多美呀！他疑惑她們在低聲講什麼。說不定她們在討論不應該請他喝茶。他一想到這個意思，他便確定一定如此。神祕的，一切事情正像他夢裏所想的在發生着。他疑惑他應該向她們說——第一次——她們可以在他心裏找到汽車。

嘎聲的轉身向她的同伴。她又聳聳肩。『*Vraiment, je ne sais pas,*』(意即，我決定不會得罪他的，)她低聲說道。

『*Si on lui donnait une livre?*』(意即，如果我給他一磅錢，好不好?)溫柔的提議道。

嘎聲的點點頭。『*Comme tu voudras!*』(意即，隨你喜歡罷)！溫柔的轉身在荷包裏摸東西的時候，嘎聲的便向彼得說話。

『你真非常的勇敢，』她笑着說。

彼得祇能搖搖頭，在她穩定的自信的冷淡的眼光前，他紅着臉低下眼去。他很想看她，但他看到了她那不霎眼的定睛，就不敢看下去。

『恐怕你弄慣狗的罷，』她續說道。『你自己有一條狗麼?』

『沒——沒有』彼得用力地說。

『呀，那你更勇敢了，』嘎聲的說道。她看見溫柔的已找到了要找的錢，她拉了拉彼得的手，很熱誠的搖了搖。『好，再會，』她說道，笑得更嬌媚了。『我們非常的感謝你。非常的非常，』她重複說道她自己也奇怪爲什麼『非常』兩字用得這麼多。平時她不大用的。現在跟這樣的人講話，好像用得很適當。她跟低級的人講話，總喜歡說高興的加重的孩子氣的土話。

『再——再——再……』彼得開始說。她們要走了麼?他疼痛地懷疑着，忽然間從舒適的玫瑰色的夢裏醒過來。不請他喝

茶，不給他地址就真的走了麼？他想請求她們多留一會，讓他再有機會見她們。但是他知道他不能夠說這許多重要的話。在嘎聲的再會面前，他覺得好像一個人眼看著一樁可怕的禍災要來到，但是他沒有能力阻止牠。「再——再——再……」他微弱地嗚嚕道。但是他又跟另一個女的拉手了，在他說完這致命的再會一說之前。

「你真好極了，」溫柔的說道，當她拉手的時候。「真好極了。不過你一定要到醫生那裏去看一看，立刻消毒一下。再會，多多的感謝你。」她說最後的一句話時，她塞一張摺得好好的一磅錢鈔票在他手心裏，用兩手把他的手指裹緊了鈔票。「多多的感謝你，」她重複說道。

猛烈地臉紅，彼得搖頭。「不——不……」他開始說，要把鈔票拿回去。

但是她只是更甜蜜的微笑。「要的，要的，」她堅持着。「請拿了罷。」她不再等他回答，轉身急步追上嘎聲的，嘎聲的那時已拖了不肯走而仍然叫吠的彭果，沿徑走去。

「唔，這是對的，」她追上同伴時說道。

「他收了麼？」嘎聲的問道。

「收了，收了。」她點頭。於是她改變語調，「讓我看，」她續說道，「剛纔我們在講什麼，給那倒霉的狗打斷了？」

「不——不……」彼得最後吃力地說出來。但是她已轉

過身急忙地走開了。他大脚步追上兩三步，於是他阻止自己。這沒有好處。如果他去解釋，那結果必得更多的羞辱。他站在那兒竭力要說話的時候，她們還以為要求更多一點的錢。說不定她們會再塞一張鈔票給他，跑開得更快些。他看着她們走過山脊看不見了，於是轉回賽本吞河來。

在他的想像裏他把剛纔的事重演一遍，不是按照已經發生的而是按照應該發生的事。當溫柔的塞一張鈔票在他手裏的時候，他微笑着還給她，說道：「我怕你弄錯了。我承認這是很正當的錯誤，因為我樣子很窮，我實在是窮。但是你知道我是個上等人。我父親是洛芝得爾的醫生。我母親是一位醫生的女兒。我在一個很好的學堂念過書。我十六歲時候我父母幾個月內全死了。所以我不能不停止讀書去做工。但是我不能拿你們的錢。」於是更勇敢更親密地續說道：「我分開那兩頭狗是要替你和你的朋友做些事情。因為我想你多麼美麗多麼好。所以如果我不是上等人，我也不能拿你們的錢。」這短短的演說使溫柔的大受感動。她拉拉他的手，告訴他如何抱歉，他又安慰她說這種錯誤是意想得到的。於是她問他願不願意跟她們同去喝一杯茶。此後彼得的想像便更空泛更美麗，到後來他又回到貴族的女兒感激的寡婦和孤零的孤兒的老夢上去，不過現在是兩位仙女，她們的面貌不是幻想的幽暗的，而是真實確定的。

但在他的夢想中他知道事情並不會那樣發生。他知道在他說話之前她已經走了；就是他追上去設法解釋，他也決不能夠的。譬如他說他父親是醫生，他不能說 doctor，只能說 medico，因為 m 比 d 容易唸。說到他的父母已經「死了」(died) 他只能說已經「消滅了」(perished)——雖然這句話太滑稽，好像他在那裏說笑話。不，真理必得明白。他已經取了那筆錢，她們走了還以為他是一個街上的游蕩者，冒險去給狗咬一口，可以得到好的報償。她們未曾夢想到以同等人待他。至於請他喝茶，跟他做朋友……

但是他的幻想仍然很忙。他忽然又到無需什麼解釋。他只要把鈔票硬塞在她手裏，一句話也不用說。為什麼他不那樣做呢？他得原諒自己的遲鈍。她溜走得太快了；這是原諒的理由。

或者他走到她們的前面去，有意的把錢給第一個所碰到的游蕩的孩子，豈不好麼？這是很好的意思。不幸得很當時他沒有想到這一點。

整天的下午彼得跑來跑去，想着剛纔發生的事，設想幾種可信的滿意的替代的事。但是他知道這些可能的替代都不過是幻想而已。惟有被羞辱的一幕印象最深，使他想起了不能不感到冷噤畏縮。

天光暗下來了。在灰紫色的黃昏裏，人們走得更靠近了，在樹下更擁擠得緊了。黃色的燈光在黑暗處開出花來。高高在灰

白色的天空上露出一彎明月。他覺得比先前更不快樂更寂寞了。

他的被咬的手現在劇烈的痛起來。他離開公園，沿着牛津街走，他找到一個醫生。他的手消了毒，綑好了之後，他就走進一家茶店，要一煮熟的蛋，一杯咖啡，一卷麵包，用了許多代替的字，侍者纔明白。「你以為我是游蕩者或是流氓麼？」他應該怒氣充充的驕傲的向她這樣說。「你侮辱了我。如果你是男子，我一拳把你打倒。把餽錢收回去。」但是如果這樣，他不能夠希望再做她們的朋友。他再想一下，覺得這種發生是無用的。

「傷了手麼？」女侍者很同情的問道，當她把蛋和咖啡放在桌上的時候。

彼得點頭「給——給——狗——狗——咬——咬了——咬了——咬了」最後四個字聯珠炮似的爆發出來。

回憶裏的羞辱使他說話時臉紅起來。對啦，她們當他是流氓，她們對待他好像他並沒有存在，好像他不過是工具，雇用時要你，等付過了賬，就不再理你了。羞辱的回憶多麼活躍，羞辱的事實多麼深刻，這不但影響他的心並且影響他的身體。他的心跳得特別快，特別猛烈，他覺得病了。他好容易把蛋吃下去，把咖啡喝下去。

仍然記得這苦痛的事實，仍然在設想種種可能的替代事實，彼得離開了茶店，雖然他很疲倦，他繼續作無目的的散步。他沿着牛

津街走，一直走到馬戲場，轉彎走下萊勤街，在匹開特別停住腳望了一會天空裏的電燈廣告牌，又走上鮮夫次級列路，轉向南經過幾條小巷向斯屈倫河邊走去。

在康芬園附近的一條街上，一個女子擦過他的身體。「親愛的，快樂罷。」她說道。「不要這樣愁悶」。

彼得驚異地看了看她。跟他說話的是個女人，這是可能的麼？一個女人——可能的麼？當然他知道這就是人家所謂壞女人。但她跟他說話總有點不尋常，他並沒有把她和壞聯在一起。

「跟我來罷，」她獻媚道。

彼得點頭。他不相信這是真的，她拉住他的臂。

「你有錢麼？」她熱切的問道。

他又點頭。

「你的樣子好像是送要回來，」那女人說道。

「我——我——很寂寞，」他解釋道。他覺得要哭出來了。

他很想哭，哭了有人來安慰。他說話時他的聲音抖顫了。

「寂寞？這真可笑。像你這樣漂亮的人怎麼會寂寞。」她有意地哈哈笑，但笑聲裏並沒有真的樂意。

她的臥室幽暗而有粉紅的光，空氣裏充滿了劣品的香水味和骯髒內衣的氣息。

「等一等，」她說着走進內室去了。

他坐着等。一分鐘後她回來了，穿着睡衣和拖鞋。她坐在他膝蓋上，把兩手臂圍住他的頭頸，開始吻他。「親愛的，」她用破碎的聲音說着，「親愛的。」她的眼光硬而冷。她的呼吸充滿了酒精的氣味。仔細看她真是形容不出的可怕。

彼得好像第一次真的看見她，明瞭她的用意。他轉開臉去，他記起那扭傷了腳踝的貴族女兒，那孤零的孤兒，那孩子失足在園池裏的寡婦，他又記起那溫柔的和啞聲的兩仙女，他把她的兩臂拉去，推她開去，跳起身。

「對不起，」他說道。「我一定得——得——得……我忘——忘掉了東西。我……」他拿起帽子向門走去。

那女人追上來拉住他的手臂「你這鬼東西，你，」她叫喊道。

她的罵人既醜陋又可怕。「你叫了女人，又想不付錢溜走。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

於是她又大罵一頓。

彼得伸手到袋裏去，摸出溫柔的那女子給他的摺得好好的那張鈔票。「讓我去，」他說着給她鈔票。

當她懷疑地摺開鈔票時，他急忙走了出去，把門闩的關上，走下一級黑暗的扶梯，到街上去了。

——完——

約會

法國 Marcel Arland 作

馬宗融譯

Marcel Arland 是法國文壇的後起之秀，因作了部小說 *Etienné* 享有盛名，他善於表現憂鬱及複雜的悲愁感情。批評家多認他受了紀德的影響極深。他的創作多得到好評，是個極有希望的作家。本文譯自 *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一九三四年四月號。——譯者

晚雪與寒凍把冬天直拖到四月的末尾。驟然，已是解凍了。

有一個星期光景，我們看見大塊的雲時時從北方捲起。吹來一陣狂風，但是很溫和。於是地也解凝，鬆開了，發出些溼氣。一天夜裏，我醒來兩個太陽穴發脹，一種深厚的風嘯充滿了我的屋子。到天光微明，靠在我的窗前，我望見，在牆壁腳下，許多叢的紫羅蘭，夜來開了，不過幾天，葉圍變得紅紅白白。有時，從雲開處，降下一場悶熱，雲一合攏你幾乎連從圍裏跑到家的時間都沒有，就是一陣暴雨。

我遇過這樣一次的暴雨，在村腳下，山谷裏，接近一座廢棄並且幾乎坍塌了的磨房。我常常進裏面去，我曉得這磨房裏的牆上滿了炭畫的畫和字——遇圍各村的公報。夏天，山鳩呱呱的鳴聲，野燕如運剪般地飛翔與河水的潺湲相和，直到晚上。女人們在鄰近的草坪中看守她們的牛，有時來坐在門前的階沿上編織毛線的衣服。

那一天，憑着臂力助我，爬上了攔樓。這是一間廣大而暗黑的房間，樓板一處一處都開着口。我隨便順着牆走，坐在一細乾草上，靠近一座被野薔薇遮了半邊的天窗。離我幾步遠地方，一個大洞通着底下的房間。雨打擊着屋瓦，從屋頂的罅縫，驟急的雨點滴到攔樓上面，天氣倒爽快，暴雨就這樣下去，可以成洪水之災了。

一陣輕微的聲響從下面房間透來。我就靠近了洞去。一個女人方進才來，推着一部腳踏車，她把來靠住壁頭。然後又回到門前，偷偷地，眺望郊野。高大，細長，她伸着手腕把兩眼定在她的錶上。一般驟風打在她的臉上，初時並不為動。但突然有些感觸，她從她的手袋裏取出一面鏡子，對照了好些時，插了一個髮環。後來她擺了擺頭，向房子的裏面走了幾步，終於把她的外套丟下，鋪在一堆木板上才坐下，兩肘撐在漆上，頭捧在兩手中。

這是端端正正地長着的一張漂亮臉子，溫柔而嚴重；一對怯生

生的大眼睛，長而薄的嘴唇，是一個三十歲的婦人或少女的面貌。她等待，直伏在自己膝上，可是耳朵却留意着任何一點聲響；並且有時，我看見她抖顫及轉她的視線向門前，顯着心裏的急切和悽苦。她又拿起她的鏡子並向臉上圍轉照看。她的舉動笨拙，我覺得她一定有些憂愁和差不多悲苦的樣子。她躲入了半暗的地方。我們可以說她是因着她的或許太長了的四肢，長着業已憔悴了的眼皮的大面孔而有些難受。多少時候過了，她依舊不動，現在她轉向房屋的裏面坐着，好像她怕一味耐心等待，要受了欺騙。

「好話！她睡着拉？」

一個響亮，放肆，有點粗豪……的聲音。女人突然回轉過來。她微笑並搖了搖頭。一個巡查站到她的面前，取下他的手套，搓着兩手。

「你不會要說你沒有睡罷？你還是完全帶着睡容呢。」

其實，視線注在她身上，她似乎不能動了。他傾身向她：

「我們不要互抱下子嗎？」

我看見一個手戰抖了，一個身體緊張了。然後男子坐在她的對面。

「你一定會想過我不得來了，哼？你想有什麼辦法！當差終歸要當差。到臨出來時，出了個意外，一件關於盜案的調查。老實說，我很相信我已不能來和你一道了。這會怕使得你發愁罷？」

她微笑，把手伸出一半，又縮回去了。

「你今天舌頭發癢了，我親愛的白爾特。說說話罷，告訴我點什麼。或者你不喜歡我在這兒嗎？你不喜歡嗎？回答我，回答罷！」

她低了頭並囁嚅道：

「哦！喜歡的。」

「哦！怎麼不喜歡。」你看她說這個話！「哦！怎麼不喜歡。」做着她那「假正經」的小模樣兒。喂，請你坐在我面前一點來，小姐。不行？行？這應該我來將就罷？好罷，我是個好男兒，我就將就罷。」

他走近她去，用臂膊把她攬住。但是反而得到少女把頭倚倚她的同伴的肩上：

「啊！不行。當心！第一號的制服，我親愛的。我曉得這回事：我將要費一個鐘頭來把粉去掉。」

「但是我並沒有粉啊。」

「達，達，達！凡是女人都有粉的，如今。難道你把我當作個初出茅廬的小夥子嗎？」

拿他的駝毛色的手套，他力拍少女的臉所靠過的地方。

「我們的制服比從前更漂亮，這是一點不容疑儀的。可是也就容易弄髒。至於夏天的服裝，你知道嗎，我們夏天的服裝？你曉

「是的，你做了些什麼呢？」

「哦，你曉得，巡邏，調查，報告——役務，怎麼，沒有一刻兒的自由。」

「沒有一會兒功夫來想下子我嗎？」

「啊，你想知道的就是這一點。那是不能否認的，我有這們一會兒想過你啊，我親愛的白爾特，我想過你呢。」

她有些猶疑的樣子，然後抬起眼睛，囁嚅道：

「還有……你是不是想過一下你所許了我的？」

「我許了你什麼來？」

她就飛紅了臉。

「哦！沙爾，你很知道的啊。你說過總有這末一天，很快地，你要向我的父親去說呢。」

「可是我並不否認這話。只是，你懂得的，我沒有過一分鐘由得我自己。並也得讓我選一選我的日子啊。這是男子的事務，你懂得不？」

她搖搖頭：

「好啦，好啦。」

他站起來，一直走向那屋的門前。雨老是下着。

「討厭的天氣。」

「不要去咒罵天氣。」少女說，「不久就到夏天啦，人們都要下

田了，我們不能再在這裏會了。」

「咳！你看得真遠……誰攔得住這個討厭的天氣。」

他燃了一根香烟，又跑到少女的面前。

「告訴我，我親愛的白爾特，你想着些什麼，當第一天你見着我時？……你一點不願說嗎？我看出來你那可笑的样子瞧我。」

「你呢，沙爾？」

「哦！我自從我一看見你，你便這樣想「一個小小的溫良的女人，在憂愁呢。」這不確實嗎？我管不了這些，我並沒有想……有人常常地告訴我，說你誰也不見，你也不去散步，你的口像縫住了，正經的小姐，怎麼！又說起那定婚宴的故事。你不願結婚，逃避一切人，只因曾和一個死了十二年的少年男子約過婚！我自付道：「這是繼續不下去的事。她一定會覺得夠受啦。」正經說，白爾特，你不愛他了嗎？我們不能愛一個死人。回答我罷。」

他靠近了她，且拉住她的手。

「回答啊，人家會說……」

少女把頭掉開去。

「我已經告訴你過啦，」她囁嚅道。「我曾發誓不把這忘記。」

「你會發過誓，這算不得什麼。不願意忘記的是什麼？因為到底你們是未婚夫婦嗎，可是你們沒有……你懂得我要說的。」

你自己告訴了我，並且我不是個新見市面的。那末什麼？什麼把你牽掛住的呢？」

一個細微，抖顫的聲音：

「我請求你，沙爾，我請求你，不要再向我說一點什麼了。」

「啊，不行，管他的，若是我們還要結婚，我很有該知道的權利。

什麼把你牽掛住呢？你們曾親暱地抱過，那是不待說的，以後又是一段月下的情史，以及其餘一切。但是那個，無論是誰……他是個漂亮的男子，哼？比我好？喂，喂，回答。」

「沙爾。」

「我問你他是不是比我更好。」

我不能夠聽到答辭，但是男子發了一聲笑：

「真話，我要開始害怕了。認真，這一切，都是小女孩的作態，哼？」

「你不信嗎？信？對極啦？……現時呢，你是不是還想他？」

「我不要去想那些了。」

「你不要想。你還是想嗎？」

「不啦。」

「你是說得有些不帶誠意的樣子。喂！你還去想嗎？想或不想？」

「你很曉得的，不想啦。」

「究竟你愛他是和愛我一樣嗎？」

「這可不是一樣的事啊。」

他復站了起來，我又聽見他在他的牙縫間吹了幾陣。她怕不怕把他傷了呢？她也站起來了，然後，驟然，化成了淚人兒，於是竄在少年男子的懷裏：

「沙爾，沙爾，你完全都是我的啊。」

不知所措了，他就去替她撫弄頭髮。

「喂，不要做小孩樣子。就不要再哭啦，因為是我對你說啊。」但她呢，一種哽塞的聲音：

「不要把我丟啦，我請求你，不要把我丟啦。」

我聽見一陣急促的喘息。我看見這長條的女人身子抖動。而男子呢，一陣一陣地重說：

「喂，喂，要有理性一點啦。」

她終竟平和了，頭向着黑處，搽了她的眼淚。男子，擺脫了，跑向外面。雨已經停止，但聽得見簷水浙瀝滴着。雲開了，一個烘熱的太陽射到房屋；一股野薄荷的氣味直衝向我來。在遠處，有得牛叫了。

「我必得要走啦。」少年人說。

她走近前去，舉動拙笨；她的呼吸還沒有緩得過來，但她試作微笑。她執住他的手，並囁嚅道：

「我求你想饒我。」

「沒事啦，」他說。「大家都不去想這些啦。你看這爛泥。真是骯髒地方啊！」

「你不喜歡這地方嗎？」

「啊，這地方，不。我的變換會痛快的。要是我可以被派到白桑松，或到克虜伯。這才是有畫意有風景的地方啊。這些才算真正的城市，比起這裏是另一種生活，你懂吧。那裏沒有泥濘可蹣；盡都是鋪了石子的，並且電車也就在那裏。也沒有像這裏這樣過着野蠻生活。」

「我聽見說過克虜伯，」白爾特說。「我有一個表姊妹住在那裏；她告訴我這是很好的，阿爾白山，又有這個大河，就是伊塞爾，我想。我倒喜歡在那裏去生活。」

他就笑起來了。

「我把你想得是個比我還要不喜出門的人呢。你今天也說起要看城市和山水來了！」

她把頭埋下了。

「不是獨自去。」

他還在笑。有好半天她不敢瞧看他。

「這回，我走了，我親愛的白爾特。我們親抱嗎？啊，那末在這幾天內隨便那天會罷。」

「那天？」

「我會給你做記號，不要擔心。」

她用手理着皮帶並又慢慢地撫摩那深色的制服。

「沙爾，你不會忘記……」

「什麼呢？」

「你很明白的。我的父親。」

他用手指互擊作響。

「到底，你有信任心嗎，有或沒有？」這開始變得更急了！他走開了。她趕着他。

「沙爾！」

「怎麼？」

「你會想到我點兒罷？」

「這是一定的。你呢？」

她發了個大大微笑的：

「哦！我嗎……」

很久她目送着他，兩手又在肚腹上。及到他在大路轉角處隱去了時，她像還看見他，和陪着他的時候一樣。

接着她進了屋子，走了幾個搶步，依舊坐到她的原地方去。在牆壁上，對着她，是一些淫穢的畫；她望見了，震動，把手蒙住她的臉，我覺得聽見一聲呻吟。結果她出去了。從天窗上，薔薇樹枝幹間，我看見她走上了大路。在一條小河上，大路拱起一座小橋，并有幾塊

石頭作成欄杆。少女走近那裏，身子傾下了一點，驟然大叫了一聲，身子同時向後一揚。我看見她的臉，却看見她手發了痙攣。慢慢地她又把身子傾向前去，並這樣留滯了好一會兒。太陽晒在她的臉上，好像把她弄得疲軟了。

再遲一陣，當她已走得遠了，我才離開了這房子，并走到橋邊。近水處，在一塊石頭上，許多蝮蛇互相糾扭着取暖，都不動頭。一般麝香味裏混着帶潮溼的草氣。從許多樹木、草坪，並從路上，都衝起一些輕微的蒸氣。

十位作家別傳

1. Theodore Dreiser 曾任某一婦女刊物的保守派的主筆。
2. Andre Gide 出門戴着室內的無邊的便帽。
3. "Gorki" 是 Alexey Maximovich Peshkov 的假名，又作 "gor'ku"，是一個「苦人」的意思。
4. James Joyce 吊嗓子，參加音樂會的節目。
5. Maeterlinck 想美國人大都是偽君子。
6. H. L. Mencken 命中注定，要做淡巴菰的生意。
7. George More 脫不了文法和拼音的麻煩。
8. O'Neil 已經確定未來三十篇腳本的結構。
9. Sassoon 在歐戰時得過獎章，隨又把獎章投到海裏。
10. Swinerton 每寫完一篇小說，吃一個果仁布丁。

出版類新書

經濟學

本書為中學校之最佳課本，共分五章：1. 緒論 2. 人類的消費經濟行為 3. 人類的生產經濟行為 4. 人類的交易經濟行為 5. 人類的分配經濟行為。全書對於經濟學上各種理論問題，無不闡發詳盡，不特便於教學，即自修讀此亦勝讀其他經濟學書籍多矣！

李權時著
實價六角

土地經濟學

章植著
實價二元四角

農業經濟學

蘇俄廖謙珂著
吳慶農等譯
實價二元四角

勞動經濟學

朱通九著
實價二元四角

價值學說史

孫寒冰譯
林一著
實價一元八角

價值論實為經濟學的骨幹，不明瞭價值論，即不能談經濟學。本書以德蘭李卜克拉西之英國價值學說史為主，輔以當代新興經濟學界權威盧彬之論李加圖和一般古典派經濟學說之基本特點，及蒲哈林之論奧地利學派的價值論。譯者歷任國內各大學教授，譯筆正確流暢，各重要文字皆附英文原文，實為不可多得之名著名譯。

價值論概要 by William Smart
何學尼 鄒宗福譯
實價三角

地租論
鄒宗福著
實價一元二角

分配論
Carver 原著
張素民 伍康成譯
實價八角

經濟學研究法
朱通九著
實價二角五分

西洋五大經濟學家

唐慶增著
實價二角五分

戰後經濟學之趨勢

朱通九著
實價二角

經濟新聞讀法

楊慶博著
實價一元八角

本書分上下兩編。上編包含：(一) 銀洋錢市，(二) 內匯市，(三) 外匯市(四) 金市，(五) 銀市，及(六) 證券市六章。下編包含：(一) 米市，(二) 麵粉市，(三) 雜糧油餅市，(四) 絲市，(五) 茶市，(六) 花市及(七) 紗市七章。全書共五百六十三頁，舉凡吾國之重要金融及商品行市，胥盡于此。本書于去年九月出版，至本年五月，初版即告售罄。再版時，更換新材料，約五十頁。又本書已由東亞同文書院彭盛木教授譯成日文，譯名為支那經濟記事詳說，已于上年出版，此書價值，可想而知。

中國農村經濟資料

馮和法編
實價四元八角

本書收集材料，不下百種，莫不新穎精進，且非輕易所能得，編制條理，至為清楚醒目，附有詳細索引，查閱極便。出版以後，學術界推譽備至。各學校各機關及研究中國經濟者，得此一書，勝勝其他參考百書。

國際貿易原理

沈光沛 李宗文譯
實價一元六角

Giffin 原著

本書現為國內外大學採作教本，對於國際貿易之理論與事實，兼顧並重，為其特點。前首三章純為貿易理論之研討關於古典派經濟學者所主張之國際物價學說，闡明無遺。餘則偏重貿易之實際行為方面；如貿易之方法、海運機能、理財機能、危險之擔負及政府與貿易之關係等，各立專章，敘述扼要，使讀者對於國際貿易，得一整個概念。譯文之流暢流利，與原文無異。

斯台爾夫人及其名著黛爾菲諾

丹麥 G. Brandes 著 侍 桁 譯

拜倫在他的一封信裏論及阿道爾夫 (Adolphe) 這樣說：「這本書是含有一些憂鬱的真理，雖然我相信那是太陰氣了，不能成爲一部流行的作品。我第一次讀這本書，是因爲斯台爾夫人的希望。」斯台爾夫人自己在某處講：「我不說一切的男子都像阿道爾夫，而只是那些虛榮的男子。」這種觀察是如此地簡單，我們感到那是一個婦人爲女性防禦而寫了的，因爲阿道爾夫這部書是徹底地攻擊了淫喀的女兒的私人，曝露了她的最深的心靈的傷痛。

安諾·瑪麗·葉爾曼·涅喀 (Anne Marie Germaine Necker

按斯台爾夫人詳後) 於一七六六年生在巴黎。她的父親，那位日內瓦的理財大家，剛在革命爆發之前，作了法國的國務大臣，他的名字在當時，是成了自由的法蘭西的標語。她的母親，是一個非常有才幹的婦人，但頑固、冷淡，而且是義務的奴隸；她相信教育可以左右人之一切，天性是有極小的力量，她銜學地看重一切瑣事，因爲據她的意見沒有事情從道德的觀點看來是瑣事的。所以這位婦人對於盧騷的教育學說，自然是非常厭惡的了，可是與她相反，她的女兒把盧騷以及他對於自然對於先天的美德的信仰，看成爲一種理

想。這個女兒原是一個快活天真爛漫的兒童，後來更發育成一個聰敏智慧的少女，在她的一對黑眼睛裏閃耀着機智和親善的光輝。當涅喀夫人只知看重常識和自我反省，這個女兒對於家庭的嚴格的監督就感到痛苦了，而且她的偉大的才幹激起了她母親的嫉妬，使得她對於那從健全豐美的自然中湧出的毫不加人爲的一切特質和美德，越法愛慕了。在她父親的家裏，她從幼年便和當代最有名的人們接觸了，那些人們都很驚喜她的機敏的答辯和驚人的獨創性。這個活潑的、特殊智慧的兒童，是她父親的誇耀，而她也以無限的愛情和崇拜報答他的寵愛，這種愛情她一生都在維持着，並且在她的大部份的作品裏可以尋出那痕跡來。

在十五歲的時候，她開始寫散文、小說和悲劇。她的悲劇中有一篇是題名孟特摩郎希 (Montmorency) 這作品的時代是在她開始戀着青年子爵馬鳩·杜·孟特摩郎希 (Viconte Mathieu de Montmorency) 的時候，這位子爵曾在北美獨立戰爭中出過風頭。她的父母反對她和一個加特立教徒結婚，所以她只得拒絕了他的愛情，可是他們直到生涯的末每年都維持着忠實的友誼。遵從着

她母親的願望，葉爾曼·涅喀在一七八六年和駐巴黎的瑞典大使，顧斯塔夫三世的寵臣，諷利克·馬格奴斯·斯台爾·霍爾施坦男爵 (Baron Erik Magnus Snel Holstein) 結婚了。爲幫助這位男爵獲得這種權勢的結合，顧斯塔夫保證他在巴黎公使的位，置以相當的年代。比新婦有兩倍年齡的新郎，答應女家父母，絕不違反他們女兒的意志而把她帶到瑞典去。他好像是當代的一個魅人的貴族，一個講禮貌的，自私的，奢華放蕩的廷臣。他曾是瑪麗·安團涅特 (Marie Antoinette) 的公開的親信，也就是因爲她的力量，才能慫恿顧斯塔夫三世派了他公使的地位。可是非常有趣的是，在法國革命爆發的時候，他却同情於自由黨人了。

斯台爾夫人的第一部書，是關於瓊·雅各·盧騷的書簡 (*Lettres sur Jean-Jacques Rousseau*)，剛剛在大革命之前出版的。

這是一篇頌辭，一種辯護。在那第三封信的收尾，她想法把她父親的聲名和盧騷的聲名交織在一起，據她說，當時她的父親正是法國位置最高的大臣，在第四封信的收尾，她以青春的情熱讚頌了國會的召集，而且她還表示了一種希望，她說旁的民族以無數的流血而獲得到的幸福的狀況，法國是可以由啓蒙、理往以及平和之路到達的。她更警告全國國民，應當嚴守大家共同的目的，最後她十分痛惜盧騷不能活着目睹這即將實現的壯大的光景，不能鼓舞他的後繼者、愛國者涅喀。

革命勃發了，但她所期待着的英國式的憲法的確立，革命的發展是遠遠地超過了這限度。涅喀不久被放逐了，可是他的女兒爲她丈夫的勢力所保護，還依然留在巴黎，並且救助了許多恐怖時代中的無辜的犧牲者。藉着大胆的德國人尤斯屠斯·諷利希·勃爾曼 (Justus Erich Bollmann) 的援助，她救了她當時的情人從前的軍事大臣拿蓬諾 (Narbonne) 的生命。勃爾曼在一七九二年安全地把他帶到倫敦。她甚至設計了一個皇家避難的計劃。她的這種行爲惹起了革命領袖的嫉恨，她費了很大的困難才能脫逃了暴徒的復讐。她逃到柯北 (Coppet) 去，她的朋友孟特摩朗希陪着她，可是孟特摩朗希既是一個貴族，也就很危險，所以他扮成她的從僕的樣子。其後她到了倫敦，出版了一本替瑪麗·安團涅特辯護的小冊子，她個人是不認識瑪麗的，但她非常同情於她的命運。過了不久她又寫了一本小冊子，也是有關時事問題的，題名對於個人的及國民的幸福之情熱的影響 (*De l'Influence des Passions sur le Bonheur des Individus et des Nations*)，這是一篇雄辯式的作品，在其中所顯示的這位女作家，除去討論愛情的部份對於生活是毫無知識，除去敘寫革命的部份對於政治是毫無深刻的觀察。在她論野心所講的話裏，是嚮着膚淺不誠實的調子。

雖然斯台爾夫人不是公式地受了執政的放逐，但她是處在警

察的監視之下了，而且若是沒有得到許可她便走進法國的領土，她將被捕去的。可是當瑞典一承認了法蘭西共和國，她馬上就回到巴黎，熱心於政治的活動了。她的目的是設定議會制與同歐洲的親善。塔列藍 (Talleyrand) 所以能坐了外交大臣便是因為她的勢力。她的房子成了政治家的大集會所，特別多的是溫和主義者，班甲曼·康斯坦 在這些集合的政治家中變成政治的領袖，得到這位女主人的最高的愛顧，便是不久之後的事。

當勃拿巴特 (Bonaparte) 在一七九七年末，在意大利的遠征之後，作爲一個征服者來到巴黎的時候，他給了斯台爾夫人 一種超羣的印象。她尋找各種機會想要接近他，她覺得自己是既爲他所誘引又爲他所壓倒。每當她想使他有興趣的時候，這個雄辯家的女子，却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一種與他不能接近的感覺使她非常地痛苦。無疑地在一個短期間她曾懷抱了要成爲這位凱撒的朋友的希望，所以到必要放棄這種想頭時，她是感到一種悲痛的失望。可是一當她這樣實行起來，她便參列在拿破倫的政敵的隊伍之中了，但是在一個相當的時期內，只在個人的關係上，她是對他獻媚的。在她沒有受到斷然的拒絕的時候，她的情感是沒有變成純然的嫉恨的。在這之後她所出版的書籍中，我們可以看見她一面在諷刺勃拿巴特的政府，而一面又在阿諛他的個人。在談話中，她不斷公開地表示，爲使拿破倫停止他的虐政，她希望他——也便是他

統治下的法國的軍隊——受到一次重大的敗北。

在一八〇〇年，她出版了她的第一本大作文學，其與社會制度的關係之考察 (De la Littérature, considéré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s Institutions Sociales) 這一部書必須列在自文藝復興期以來討論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之比較的價值的許多著書之中。緊在其後，夏多布利安發表的基督教的精髓 (Genie du Christianisme) 也是取用這同一的問題的。斯台爾夫人和夏多布利安全是表明偏愛現代文學的，但他們是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夏多布利安說現代文學之所以優越，是因為它們取用了基督教的題材，而這一點古代的作家們是沒有知識的；斯台爾夫人的主張，是基於文藝的進步。她相信人類才幹的進步與社會制度的漸次的完成，在這種確信的立場上，她斷定文學將獲得經驗與內觀之不斷的豐富。在她的發展的這一階段上，尙不能形成一種深刻的體系的文藝心理學；例如，她冷靜地把想像力排斥在有發展之可能的諸才幹之外，但爲什麼呢？因為她雖然對奧西安 (Ossian) 有無限的情熱，而却否定荷馬比奧西安是更豐富的詩歌。無論如何，她的書的功績，不在她所證實之點，而在她所鼓勵和豫言之點的——她力說一種新的文學，新的科學，新的宗教是必然要有的。她使人注意英國和德國的文學，以至冰島的傳說和古斯甘地拿微亞的史詩；但對於她，奧西安是全部北方最美的詩歌之偉大的典型。她最愛奧西安的

沈痛和憂鬱，因為她說：『憂鬱的詩是最與哲學合調的詩。』寫到德國人，她說：『德國人領有的最重的書，與他種語言的傑作可以比較的唯一的書，便是維特。因為它毫無愧色可以稱為一本小说，許多人不能認識那是一部真實的偉大的作品……維特的作者，因為使他的主人公於戀的苦悶之外忍受着另外的苦悶，因為屈辱使他那般地不幸，因為惹起屈辱之源的社會的不平使他那般地憤恨，而受到許多人的非難，但對於我的心靈，這個作者就在這些點上是比在這書的任何處都顯示了他的天才。』

她的書的根本的思想，便是自由的社會狀態必不免地引導出一種新的文學的發展，如果一個社會獲得了政治的自由，而會有一種為煩雜的規則所縛束的文學，那真是荒誕無稽的事。她發出青春的情熱叫道：『倘如我們能夠尋到一種哲學的體系，一種對於善的情熱，一種强有力的正義的法典，那對於我們將如基督教對於古代社會一樣了！』

嫉妬着她日漸增大的聲譽，而且總是以宗教的戰士自居的夏多布利安，便來批評她的書了。旁的批評家嘲罵她之對於各種憂鬱的情熱，請問她，那確實沒有憂鬱性的希臘人，她以為怎樣。可是夏多布利安却為歷史的宗教，而提到給她一個打擊的機會。他說：『斯台爾夫人把我所歸諸於宗教的，歸於哲學了，』於是對着她繼續說：『你的才幹是沒有發展得充分，那是被哲學所窒息了。你像

是不幸的樣子，可是哲學如何治愈你的靈魂的憂鬱呢？能夠用一個沙漠來饜饒另外的一個沙漠麼？』此外他還羅列了無數同樣的美辭。

她對勃拿巴特的反抗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而不久她又被充軍了，這一次是十年，在這個期間斯台爾夫人形成了她的主幹的思想。在拿破倫遠征意大利之後，她會把他看為是自由的戰士，寫給他許多情熱的書信，而且請求他從放逐表上取消掉她父親的名字。可是到了第一執政時代，她只能看見『一個馬上的羅貝斯皮爾』了，於是勃拿巴特說她煽動了許多人來反抗他，不是沒有道理的。

她從前的情熱一變而為憤怒的嫉恨。在她的沙龍裏，她進行着一種有規則的反拿破倫的鬥爭。她和康斯坦不倦不休地諷嘲着拿破倫的團體，他的個人以及他的行為。她嘲弄他的小身體和大腦袋，嘲弄他的兇蠻和滑稽。拿破倫本是一個在皇位上的『貴族的布爾喬亞』，被這個有教養的婦人的機智所惱，却不能首尾一貫地替自己表白，話說得稍一動聽就要罵了。他的天才只是吹牛主義。他甚至不能算是一個偉大的將軍，因為在摩蘭溝（Molendin），如果不是狄賽（Dessau）幫他的忙，他已經失掉他的頭了，而且也許會打敗仗呢。這個人在本質上有些卑鄙之點，就連他的巨大的幻想都不能將它們隱藏住。

凡是反拿破倫的將軍們，無論是因為主義的不同——如摩羅

(Marian) 或是因為純粹的妬嫉——如貝那多特 (Bernadotte) 斯台爾夫人都一律和他們聯絡。她的嫉恨是達到這種限度，當她聽見英國因為阿米安 (Amiens) 和平條約而屈從了，並且在慶祝和平的宴會的時候把兵隊撤離巴黎，她的狂怒簡直不能自己了。

在巴黎的各國的外交家，藉斯台爾夫人的自己的話來說，「是同着她消度了他們的生活。」她每一天同着無數權勢的人們談話，談話是她最大的娛樂，而且據說，勃拿巴特會講過這樣的話，凡是和她談過話的人都不再對他懷有好意了。他曾派人去問她，她所要的是什麼東西，如果他交出來涅喀託存在國庫裏的，無法沒收了的兩百萬，她是不是可以滿足呢？她只回答道，她要什麼是不成問題的，成問題的是她想什麼。當班甲曼·康斯坦作為一個護民官，對勃拿巴特的一個提議，呼起最初的反對之聲的時候，她巴黎的家裏便很少有訪問者了，她所有的招請都被拒絕了，其次不久她父親的政治與財政的最近觀察 (*Les dernières Vues de Politique et de Finances*) 一經出版，由第一執政的特別命令，她便從巴黎而被放逐了。

對於斯台爾夫人沒有比這再重大的打擊的了。她自己把這比為死刑的宣判，因為對於她，只有在都城裏才是真實地生活着，離開朋友和理智的談話，以及對於當代的偉大的事件的參與，她幾乎是不能生活的，所以這樣使她硬離開家庭和祖國，她是非常地悲痛

了。「驛馬每前進一步都更使我痛苦，當駁者問我他們走得還好麼，我一想他們作給我的這悲哀的服務，我都禁不住要迸出淚來了。」她有班甲曼·康斯坦陪伴着她，但是當她聽見她的丈夫的病，她到他那裏去，直看護他到死。

在次一年，一八〇三年，她發表了黛爾菲諾 (*Delphine*)，這是按照新愛綠綺思想，用書信的體裁，分為五部寫成的一本小說。我們很容易看得出來，形成這本小說的根柢的是她個人的經驗和回憶。這本書是取用了一個婦人因為義務關係而拒絕了一次幸福的結婚的故事，我們可以用她自己拒絕孟爵摩郎希的事件來作為這事實的背景。但是這本書的真實的題材，是在一個可愛的婦人對社會的抵觸，以及個人的幸福之受到社會的殘忍冷酷的毀滅。以這種方式來看這本書，我們感到那是她晚年的新得的印象，她同着她的丈夫和康斯坦的關係，給了這書的情調。她的名譽因為和她的丈夫的分離而受到損害，她同着康斯坦的關係是人所共知的，而且無疑地康斯坦便是她的女兒阿巴蒂諾的父親，那女兒生於一七九七年，後來作了布羅哥利侯爵夫人了。當斯台爾夫人寫黛爾菲諾的時候，她十分相信康斯坦會以迅速的結婚而正式承認過這個女兒來，但是雖然社會輿論對於有權力有金錢的人們總是極大地讓步，雖然她的活動是比較獨立的，而她仍然對於那誹謗的陰險的迫害，對於那偽善者破壞她的名譽的冷靜的陰謀，不能不感到非常辛

棘。

黛爾菲諾的無生氣的退讓的標語便是：「一個男人可以不顧一切的輿論，而一個女子是要服從她的。」這個標語幾乎是背叛了斯台爾夫人的母親了。書中實際的故事是和這標語調和的，但這書的精神與其出版的事實是與這標語相抵觸的。因為這本書是一種離婚的辯證，而且正在拿波倫和大僧正締結協約的同一年，這書攻擊不可分離的婚姻制與結婚的宗教的聖禮，而正在這同時結婚法形成更嚴重了，一部份古時的權力又回復給教堂了。

這書從其女主人公的命運所給與的教訓，是和這書的標語相適合的，它的教訓是，如果一個婦人，就在寬大地長期地犧牲了自己的幸福之後，若反抗了社會的法則，縱算那只是爲了救助她的愛人的破滅也吧，她也將爲社會所棄了。但是這書比任何雄辯都更強有力地說明了一種運命的不公平，說明了社會組織的不完整與那使人不幸壓服人的暴力的不合理，而這些不正是由於男性的短見和怯懦以致信任了老朽的社會制度的緣故，也便是在這種壓力下黛爾菲諾被粉碎了，——關於這些點，這書是與它的標語相衝突的。女主人公從最初便被描寫成一個優秀，仁慈，熱烈，以其純潔而能超然於偽善的社會道德的高貴的女性。她的性格的可愛是在這一場景裏表現得最好——在屠義勒利宮的沙龍裏，走進一個不幸的受人誹謗的婦人，許多貴婦人都從座位上站起來走開了，在那個

可憐的婦人的周圍讓出很大的空場來，可是黛爾菲諾却走向那爲大家所欺辱的婦人的身邊，坐下了。

書中主要的人物之一，可以稱爲女性的塔列蘭的，用了無數卑鄙的陰謀，才能把黛爾菲諾和她的愛人折散開，而使那個愛人同着一個和黛爾菲諾正相反的冷酷偽善的女性結合了，這個女子名瑪蒂爾德，她祕密地從那被棄的黛爾菲諾手裏接收了一筆巨大的嫁資，沒有這筆錢他們是不能夠結合的。當世間發見出那一切的陰謀時，這一對完全不，相配不自然的伴侶，瑪蒂爾德與萊昂斯，已經結婚了。爲使把這書的主要的思想表現得充分地明晰，作者在這一對中心的夫婦之周圍，又安插了幾件同樣可憎的結婚，同樣不幸的戀愛事件。康斯坦之理想化的肖像畫，昂利·杜·萊奔塞，在他的戀人沒有和她的丈夫離婚之前，是不能結婚的，據那個戀人自己說，如果不想把她天性的一切善良與高貴毀壞乾淨，她是不能和從前的丈夫同居在一起的。還有，賽爾北倫對於泰萊斯·戴望，正如黛爾菲諾之於瑪蒂爾德的丈夫一樣，處在同樣絕望的情況裏。

作者把黛爾菲諾表現成太純潔太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一個女性了，她不但絕然地不再想和萊昂斯結合（那樣必定要毀壞了他的妻子的幸福的），甚至都不允許萊昂斯再有這樣的想頭。她慰藉他，教示他一種比他這個十八世紀之子所受的教養更深刻的哲學與道德：「萊昂斯，我沒有想到在你的身上會發見出對於宗教

思想有這樣漠然的態度。這一點我認爲我應當責難你。你的道德只是建設在榮譽之上；如果你曾服從那簡單而真實的道德原則的話，你將會更幸福的了，那種道德給我們的教訓是，我們的行爲應服從我們的良心的指示，而把我們從一切的羈束解脫開來。你曉得我受的教育，絕未使我的精神成了它的奴隸，反是把它造成太獨立的了。說迷信比思想的自由還更適合於一個婦人，現在已是不可能的了；我們女性是軟弱的容易動搖的，在任何方面都需要人們幫助，於是愛情也許就是容易同他種輕信和迷信相結合的一種輕信了。但是我青春期的那個保護人，對於我的性格充份地尊敬，希望我的理性發達，從來沒有要我不加考慮地接受過一種意見。因此我能同你談一談我所信愛的宗教，正如我能談他種我的心與理智會自由測驗過的一切問題，而且你不能說我所講的話，只是幼年時代不知不識造成的習慣和未往反省的印象。……萊昂斯不要拒絕自然的宗教所給與我們的慰藉吧。」在涅喀的女兒放在她第二的自我的口中的這種傳教裏，我們可以看出盧騷的一種回聲，以及對於伏爾德的反動的影響。

書中的事件這樣發展着；而不久這種不自然的結合便不能再繼續維持，這種不自然的不幸也就不能再忍受了。終於昂利·杜·萊奔賽寫了一封勸告離婚的信，這封信釀成了這書的不幸，因爲那使人覺得像是投進僧侶之陣營的一個火把。他寫信給黛爾

菲諾說：「你所愛的人是值得你愛的，太太，但是你們雙方的感情都是不能想法改換因爲不幸的命運使你們所處的那不幸的環境。只有一件事是能恢復你們的名譽，獲得你們的幸福。聚精會神地聽我講。萊昂斯不是不可挽回地定要和瑪蒂爾德結合在一起；他仍然可以變成你的丈夫；在一個月以內立法院就將通過離婚法了。」我們必要記住，這本書是正當加特立教的結婚制再引進法蘭西來的時候。

其次我們從他的書信裏再引一段話來：「你，咀咒離婚，相信你的見解是更道德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這種見解就該被一切真摯的思想者所接受了；因爲思想者的第一的目的便是最澈底地教示我們的義務。但現在我們把這事聯起來看，我所贊成的這離婚的原則，是否和人之天性以及那應歸諸於神之意志的博愛的旨趣，有什麼不調和。不幸的結婚之不可分離，是使一個人的生活長久不斷地忍受着絕望的痛苦。的確，有些人說，只要壓抑住青春的愛情的衝動，就可以彌補這缺欠了，但是他們忘了青春的愛情的壓抑會變成老年的永恆的痛苦。我不否認那隨着離婚而起的一切不快的事情，或者，寧可說是使離婚成爲必需品者，却是因爲人性的不完整。當一種文明的社會，並不設法反對隨便的結婚，也不反對一個沒有前途的老年人的結婚，而且這社會又沒有對於濫用權威的父母，對於行爲惡劣妻子與丈夫，與以法律的制裁；在這樣的社會裏，反

對離婚，只是對於那犧牲者加以威嚇，把他們的手銬腳鐐更加鎖緊一些，絲毫都不想像動這易於使人受苦而難於忍受的社會境遇。這種社會好像是說：「我不能保全你們的幸福，但至少我却可以保證使你們不幸更加延長一些。」」

斯台爾夫人所以被人稱為攻擊結婚者，便是表白在這樣含蓄而雄辯的文章裏。我們可以看得清楚，實際上這只是對於縛束的壓迫的權力的反抗，當教會是唯一的精力的時代，教會已把這權力塑成行了，而且社會用這種權力，授與了青春的最初的印象——在加特力教國家裏是用立法，在新教國家裏是用公衆的輿論，那是如一切結婚的法律一樣地成爲尊嚴的正義。斯台爾夫人的論證，是根據着這樣的前提：——當男女在某一個時期約定終生同居在一起，而能永遠地彼此忠實，真實地相愛相理解，這樣結婚才是一種道德的理想，可是她却又指示出使一個人完全理解他自己和另外的一個人，那是怎樣地困難。如果結婚是必要這種相互的認識作爲基礎，那麼缺少這種認識的結合便不是結婚了。建設在一種突然的幻想，一種欺騙，一種因爲婦人的恐怖而絞出來的承諾之上的生涯，那將是怎樣的生涯呢？在每一種不是建設在良好的基礎之上結婚的場合，而稱結婚爲神聖的，那只是幻想，那是由現實和理想的混亂所發的議論。

黛爾菲諾不肯爲人說伏她。爲忠實於這書的標語，這個婦人

必要降伏於輿論，她甚至想在她自己和萊昂斯之間設下另外的一種障礙。當萊昂斯的妻子死了的時候，黛爾菲諾變成了尼姑。於是再來一次對於一般所認爲神聖的契約，雖然是取了另外的一種形式。仍是昂利作爲發言人，但這次他是向着萊昂斯說了：「你肯聽從大胆的健全的忠告麼？——隨着這種話作去可以把你從不幸的深淵裏救助出來。你能夠更進一步，把你平生所看重的輿論和既成的習俗，置之不理，而決心使那更與理性道德以及人性成爲調和的麼？我自落生以來便是一個新教徒，可是，我承認，我對於那要求無數單純者犧牲一切自然的傾向的狂暴蠻野的社會制度，却未養成畏敬之念；但是能夠因爲我的論斷是沒有社會偏見的影響，而你就應當不信任我麼？一個驕傲而頭腦清楚的人，是應當服從普遍的道德的指示的。那些只是因爲偶然的環境，只是根據法律的放肆和僧侶的意志而產生的義務，是有着什麼意義呢？這些義務是把一個人的良心屈服在另外的人們的判斷之下了，而那些人也會長期地屈服在偏見以及其階級的自利的束縛之下的。因爲不幸的環境強迫黛爾菲諾所定的誓約，法蘭西的法律是應該釋放開她的。就在祖國的土地之上，你去和她一起生活吧！是什麼事情使你們兩個分離開的呢？因爲她對於上帝的宣誓麼？請你相信我的話，上帝是太理解我們的天性了，他決不會承受我們的不得已的宣誓的。或者也許因爲你是一個革命的反對者，所以在

你的心裡總有些不情願利用那革命所產的法蘭西的法律？我的朋友，這次革命雖不幸為許多次暴行所污，但因為它賦與法蘭西的自由，將為後世所讚美的。如果這次革命是繼以一種奴隸的新形式的話，這種奴隸時代才是人類歷史上最可恥的時代了；但倘若革命的結果是帶來了自由，那便是幸福、榮譽、美德，以及人性中一切的高貴，必不可分離地和自由相結合了，而將來的世紀，對於這為自由時代而準備的種種事件，將以寬容心來批判了吧。」

這書除去這般嚴厲地攻擊了固定的社會組織之外，更澈底地攻擊了大部份的傳統的意見，多數人所堅固把持着的偏見，以及一般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信仰。我們不能因為這種特點，便太坦白地斷定，黛爾菲諾是一部比移民期文學中其他多數的作品都更有生氣，更該注目的作品。因為一個國度全是為擴大其水平線，為使其人生的定理與其人生成為對比，而領有文學。在每一個人的青春，社會都給他一件補綴起來的偏見的衣服，而希望他把那衣服穿在身上。那個人問道：「我真地要穿上這件襤褸的衣服麼？我不能夠脫掉這些腐舊的襤褸麼？我是絕對地必要污黑了我的面孔，或是在羊皮的假面下隱藏起我的面孔來麼？我是必要承認保利希涅爾（Polichinelle）不是一個駝背的人，相信皮勒（Pierrot）是一個著名地正直的人，而且認定哈爾昆（Harlequin）是一個特別嚴重的人麼？我不可以揭穿他們的面孔，而在手上寫道：「我認識

你的美麗的假面！」這是絕對沒有辦法的麼？」這是沒有辦法的，除非你是準備保利希涅爾來打你，皮勒來踢你，哈爾昆來攻擊你，但文學的領域是，或者應當是，排除官憲的勢力，輕視既成的習俗，撕掉一切假面，而述說出那怕人的事情——真理！

黛爾菲諾是惹起了許多的反感。當時的最有名的批評家會寫道：「我們簡直想像不出有比這本書所宣傳的主義更不道德更危險的了。這位女作家好像是忘記了她是新教徒涅喀的女兒，忘記了她從小受到的思想。不顧她家族的新教徒的信仰，她表示了對於天啓的宗教的輕蔑；而且她用了很大的才力，對着我們宣示了離婚的長篇大套的雄辯。黛爾菲諾談論愛情像一個「巴喀斯的女信徒」（Bacchante），談論上帝像一個「普連士教徒」（Quaker）談論死像一個擲彈兵，談論道德像一個詭辯家。」這些是漂亮的話語，而且許多漂亮話對於後世人會成為關於過往時代的輿論，然而就從這些話中，我們可以看出，這架重砲在砲口上所裝的火藥是正教信仰的潮流的火藥，而它放射的子彈却是偏狹見解的紙製的子彈。

同時，斯台爾夫人的同時代人，為便於攻擊她的人生觀和她的目的，遂過份地讚揚那本書的文章風格與這位女作家的文學才幹，可是現代的批評家對於這本小說的風格却很少能贊許，因為它的文章風格幾乎像其他一切用書信體裁寫成的小說一樣地，是混亂

而且鬆散；但講到這本書的思想，現代的批評家却只能稱讚的了；這些思想實際上還沒有遍傳於歐洲各國，雖然現世紀已努力想更圓滿地把它們實現出來。

黛爾菲諾中所描寫的個人與社會的衝突，完全是移民期文學的精神。同樣大胆的反抗，以及鑒於鬥爭的無效而起的同樣的失望，是在這一派的全部作品中尋到的。在如今的場合，這種反抗是革命的獲得，而又在反動勢力所要奪取去的瞬間，所以它是必要堅固把持住的一種精神的而絕望的試圖。這種絕望是起這樣憂鬱的情感——因為一切的抗辯都失了效用，反動的運動正在發展，超越了一切合理的限度，而在前途上又看不出有一種較善的社會狀態實現的希望。這時一個婦人的小說能夠說服專制君主和教主所定的協約麼！

她所描寫的『社會的鬥爭』與其說是對於國家對於法律的反抗，不如說是對於那把新的和舊的、虛偽的和自然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有益的和有害的、混淆在一起的習俗與信仰之反抗，它們混合成一種同性質的團塊，而在其上就造成了所謂公論。正如那總是和新的哲學相反抗的所謂健全的普通常識，在任何時代在極大的限度上只不過是前代哲學的凝固的殘餘一樣，所謂社會的法則，以及順應這法則的社會的判斷，大抵在前代會是對當時流行的輿論生過一番惡鬥，才建設起來的思想。那一度會是獨創的生動的

思想，却隨着時間的進展凝化成思想的死骸了。社會的法則是普遍的法則，對於一切都是同樣的，而且像一切普遍性的事物一樣，是需要無數的犧牲。無論一個個人是怎樣地特異，他也像一般事物一樣地受着待遇。所謂天才就如同在庸劣學校的優等生而已，他必要返來覆去的傾聽那陳腐的講義，因為那沒有學會的劣等生還必要學習的緣故。社會的判斷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判斷，同時個人的判斷在相當的程度上總是自然的產物，而社會的判斷在最多的場合必是製造品，而製造出來以供那些專門造輿論的人們販賣的；而且個人若是對於那種判斷表示贊同也同樣是不會感到什麼責任的。自然的進程可以說是使一個個人形成他自己的見解和主義，使他實行他自造的法則，而且適應着他自己的力量用他自己的頭腦追尋着真理；但與此相反，在現代的社會裏，個人是尋到一種既成的宗教，每一個國度又各自不同，這種宗教是他父母的，在他尚不能有宗教的思想或情感的時候，便被灌輸進來了。這結果便是宗教獨創的力量，在發芽中被壓殺了，倘如沒有被殺盡的話，那時對於他就會帶來痛苦？他的意見便是投在社會的面上的一種挑戰。和這同樣的方式，一切道德情感的獨創，在多數人的場合，是被既成的社會的道德律與既成的輿論所抑止所粉碎。這一切非獨立的，由敬虔的道德的信條所產的社會的判斷，必定是不確實的，時常是極端地狹窄，有時就是殘忍的。

諾 非 爾 黛

型 模 的

新 哀 綠 綺 思

THE NEW HELOISE

J. J. Rousseau

譯 甫 蠡 伍

(一之叢譯著名學文洋西)

新哀綺綠思是盧梭底名著，用信札體裁，描寫讓黎和聖普魯戀愛底整個。舉凡盧梭底「戀愛」「兩性幸福」，和返於自然等底真義，發揮盡至。幾百年來，它顛倒了無數青年；使玩弄男子的交際名花看了落淚，使大哲學家康德，看了忘却平生從不間斷的散步。它含着的新生，打動了一切的人們；它是近代文藝底先驅，它底偉大、不是只在情意底凄楚。茲覺得汝燕存精的英文節本，由伍君翻譯，流暢忠實；英漢對照，堪稱雙璧。中國青年們，徘徊在愛河的岸上，讀此可以認識真正的愛情，得到新生，得到兩性間永久的幸福。至於裝印精美，深饒美感；用作饋遺，尤足增進相互間的情好。

角五價實 局書明黎

斯台爾夫人必要比其他多數的作家遇到更多的偏見，這是她的命運。她是在加特力教國家的一個新教徒，雖然生長在新教的家庭裏，她却同情加特力教。在法國的時候，她是瑞士市民的女兒，而在瑞士的時候，她又覺得自己是一個巴黎人了。作為一個智慧、強慾的婦人，她是命定和輿論相衝突了，而且作為一個女作家，一個天才的婦人，她也必定取攻守的態度，和那只許婦人有私生活的

社會制度來戰鬥了。但是她所以能夠比同時代的任何作家更清楚地看穿她社會周圍的偏見者，主要地因為她是一個政治的放逐者，能夠一生遍遊各個國度的緣故；這給了她一種機會，使她的活動的研究的心靈，把某一國度的精神與理想，和另外的國度的精神與理想，作一個比較。

書新作合及濟經版出

財政學原理

達爾頓著 杜俊東譯 實價一元

一般的財政學籍多是在各國的特殊環境上立論、或為傳統觀念所範圍，當代財政學權威者達爾頓氏，不滿於一般的財政理論，本其歷年在倫敦經濟學院所授之財政學原理的講義，輯成是書。達氏的理論以最大社會利益為出發點，給與讀者以適用於近代社會的一般財政原理的一個總括的觀念，確是一部有價值之著作，譯筆暢達，研究財政經濟者，尤宜人手一編。

近代經濟思想史

朱通九編 實價一元六角

本書共分四編：一、古典學派；二、社會主義學派；三、歷史學派；及四、限界效用學派，各派中重要思想家，皆闡專章，詳述其生平經歷，學說要旨，以及理論批判，著述綱目。凡經濟學上重要思潮之起落，及其相互之影響，本書探其本源，究其歸宿，詳盡無比。

中國農村經濟論

馮和法編 實價一元五角

本書為「中國農村經濟資料」之姊妹篇，完全側重於理論的介紹，所選論文十五篇，為數年來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精髓之所在，書分上下兩部份，前部份側重一般理論，後半部則偏於中國情形。讀此一書、對於農村經濟之基本理論，不難瞭然。

瓦格涅財政學提要

董蒙正編 實價五角

日本經濟概況

趙蘭坪著 實價一元

日本對華經濟侵略

侯厚培著 實價一元五角

中國土地政策

潘楚菴著 實價九角

十九世紀經濟學說史

俄國佩爾著 楊心秋譯 實價八角

本書者為現代著名新經濟學家，對於浩繁之經濟思想能獨具隻眼，詳加分析，並以嚴正馬克思理論，對於各派詳加批判。自古典學派起至最近歐美各學派止，言雖簡而義至顯，詢為難能可貴。

近代歐洲經濟史

區克宜 章植譯 (印刷中)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By Knight, Barnea, & Flugel

人類社會的進化，是伴隨着經濟的進化而來法經濟史的研究實是研究一切社會現象的基礎，所以經濟史在各科社會科學中，地位極為重要。我們如要瞭解近代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之政治的與社會的繁複關係，非研究其經濟史便不能解答這茫無頭緒的謎，然此類著作絕少，有理論系統且具科學方法者更為少見。本書者為現代經濟學界之權威，本書尤為三人合作之傑構，譯者乃國內有數之名教授，名著名譯，相得益彰，洵為大觀。全書二十萬言，書已付印。

合作事業

王世穎著 實價六角

本書作者，秉客觀的事業，將合作事實，作一全般的觀察。內容分三部，先述合作之原理定義與制度，次述各式合作方式之內容，最後復將合作歷史之遞進、合作現狀之一斑，擇要說明。書末又附入中文合作書目，俾便讀者得更多可參證，作進一步之研究。

農村合作運動

侯哲菴著 實價五角

幾個重要的宣言

F·W 選譯

我們尊重詩人的權利如左：

- (一) 用轉成的或便宜行事的字來擴充字典。
- (二) 對於在他之前的語文，有永不和解的仇恨。
- (三) 踢開一無價值的桂冠，即使它增加你的名譽。
- (四) 於一片倒彩聲裏，站在『我們』這一個字的土地上。

未來主義者 V. Mayakovsky 等簽字，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於莫思科。

.....

雪拉比恩兄弟們 (The Serapion Brothers) 是霍甫門

(Hoffmann) 的一篇小說。那末，我們就用霍甫門的方法來寫作；

我們是霍甫門的一派。

聽見過我們的人也許要這樣地作結論。但是他讀過我們的選集或者我們的故事，也許要問『他們和霍甫門有什麼相同的地方？並且，我最先覺得，他們很少表現他們是屬於某一派，或是一個傾向。他們各用自己的方法來創作。』

這話對了。我們不屬於某一派；沒有固定的傾向；也沒有模倣霍甫門的組織。

所以，我們自稱為雪拉比恩兄弟們。

露莎 (Lothar) 嘲笑阿士馬 (Othmar)：『我們要不要說明白，那一些題目是我們可以或者不可以討論的？我們要不要逼住我們之中的每一個列舉三樁芬芳不滅的逸事，或者點一道老是那個滋味的沙丁魚的冷盆來吃飯？這也許是一個最好的方法，把自己沈到俗人的坑裏，這俗味兒在一般會社裏也能遇到的。你可懂得，每一前定的事情在它自己的尾巴上，總拖着強逼和無聊，把所有的快樂都淹死？』

我們自稱為雪拉比恩兄弟們，因為我們反對強逼和無聊，因為我們反對每一個人都用同一方法去寫作，即使他是模倣霍甫門。

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明顯的面容，和對於文學的看法。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展露着十分歧異的文學影響的痕迹。『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有他自己的鼓，』涅吉丁 (Nikitin) 在我們第一次聚會的時候說。

這六位霍甫們兄弟也不是一胎生出，或同一身材。西兒維斯脫，(Silvester) 沈靜，害羞，常是默默然；維恩新，(Vincent) 暴躁，自己管不了自己，沒有常性，像火似的。露莎，頑固，喜歡吵嘴，一個鳴不平者；西潑來恩，(Ciprian) 富於默想的神秘人；阿士馬，最最侮慢；至於狄奧多，(Theodore) 我們的主人，是一個溫儒的父親，兄弟們的朋友，無形之中領導這野人似地一羣，把他們的爭論燒燃了，隨又撲滅了。

爭論的點太多了。雪拉比恩兄弟們沒有宗派或傾向。他們大家彼此地攻擊，是永遠爭吵着，因此我們自稱為雪拉比恩兄弟們。

一九二二年二月，正是到處嚷着編隊，登記，兵房規則的時候，一道鐵一般的，使人煩厭的律令，可以適用到一切的情形上，我們却決定偶然地，不期而遇地聚集在一處，用不着律令或主席，用不着選舉或投票。我們和狄奧多，阿士馬，西潑來恩等，都相信『我們聚會的特色可以自己表現着自己，並且我們立誓，始終忠於遁世者雪拉比恩的律令。』

……我們以為今日俄國文學是驚人地規矩，誇大，和單調。固然我們已被允許，可以用新舊作風寫故事，小說，和劇本，但是唯一的條件是：牠們都是社會的，是關於當代問題的。

我們要求的只有一件：藝術作品是有機的，真實的，以及它過着

它自己的特異的生活。

Lev Lunis 簽字，

一九二二年八月。

古代的詩和散文同樣地遠離通俗話，街上的妄言，和科學的準確語。

我們現在已掃淨那依存於言辭上的古代的塵埃，我們只用零星的斷片。

我們否認詩，散文，和每日語之間的任何區別。

我們只曉得一個素材——字——我們在一切眼前的作品中應用它。

我們力圖實現語言上的聲音的組織，韻律的多音性，語言構造的簡單化，新樂曲的發明。

這工作並非純粹是審美的奮力，却是構成一間實驗室，把當代的事實充分表現出來。

我們不是大祭司的創造者，却是一個社會制度的實行者的主人。

LEF 代表人 Mayakovsky 簽字，

Brik 簽字，

一九二三年。

O P O Y A Z (詩語研究會, Society for Study of Poetical Speech, 大戰前的組織, 主要份子, 是形式主義批評家, 譯者註) 認為沒有詩人和作家, 只是詩和文學。一位詩人所寫的, 只有當作他日常行事的一部份時, 才發生意義, 如果當作他『自我』的表現, 那便全無價值了。一個詩的製作一度被認為『人的文件』或日記的一頁, 它會引起以下人們的興趣——作者, 他的妻, 親屬, 熟人和一種患癡病的人, 這人熱情地追問『普希金吃煙吧?』——此外便不再有了。詩人是他技巧的主人。此外不再是什麼。然而作一個好主人, 第一要了解這作品所而發的那些人們的需求, 第二要參加那些人的生活。否則這作品便不能向前, 滿足任何需要。

詩人在社會的職務不能從分析他個人性質和習慣去了解。我們首先還需一般地檢討他技巧的才智, 並且明白這些才智之有別於人的努力所織成的範圍和這些才智在史的發展的定律上所織成的範圍。普希金不是一個宗派的創始者, 而是它的主要人物。如果沒有普希金, Eugeny Onegin 還是要寫成。沒有哥倫布, 亞美利加還是要被發見。

直到現在, 我們還沒有文學史。現在只有文學的『將軍』的歷

史。O P O Y A Z, 無論如何, 要使這種歷史可以寫成功。

詩人是字的主人, 語言的創造者, 向他所隸屬的階級和社會的一羣服務。消費者將他激動。詩人們並不創立一些題目, 他們從環境取用一些已經成立的題目。

詩人的製成始於這個題目之完成, 和一個相當的文學形式之發現。

詩的研究, 便是考察這一個文學方法的定律。所謂詩史便是構成文學方法的才智之發展史。

為什麼詩人選擇某種題目, 丟開其它題目, 這是因為他們是這一個或那一個社會集團的團員, 而根本無關於他們詩的工作。在詩人的傳內, 這是一個要點, 但是詩史不應是一本『傳記』。

為什麼詩人在完成他們的題目時, 用這種才智, 而不用那種才智, 以及我們如何可以說明一種新的才智從一種舊的才智裏產生出來——這純粹是科學的詩學方面的最公正的檢討之目的。

O P O Y A Z 已把它自己的工作脫離類似的若干科學的派別的工作, 這並非由於抱着『離開世界』的精神然後如此, 而是為着投身絕對純潔之中, 來把影響人的文學行動的最為重要的一些問題, 作一個總解決。

O P O Y A Z 開始檢討詩的創造的定律。誰敢反對這個目的?

O·P·O·Y·A·Z·是·布·露·文·學·青·年·的·最·好·教·師。
O·P·O·Y·A·Z·要·援·助·它·的·同·伴·布·露·詩·人·們·用·科·學·方·法·揭·示
布·爾·喬·亞·作·品·中·垂·死·的·和·反·革·命·的·原·素·戰·勝·布·爾·喬·亞·文·學·的·傳
統。

O·P·O·Y·A·Z·是·詩·的·理·想·化·底·掘·墓·人。

(方法論者) O. M. Brk,

一九二三年九月。

首兩詩哆露陀人詩女度印

(1856—1887)

譯 懷 辜

(一) 醒醒

你的門還在關着哪：東方已見光明；

曉風吹得鮮潔而清靈，

可不是在玫瑰花甦醒的時辰，

你也該醒醒？

真愛，在我的心中。

我們倆總念着天性的鴿心，

為什麼偏爭要欺偏自己的命運？

可不是生我的愛，為你的魂靈，

你的美，為我的眼睛？

(二) 繁林

好明艷的繁林！綠影的婆羅

教人的眼光愛看——

檳榔樹高撐為柱，

輕飄的枝葉周環——

羅望子的柔枝廣布——

吐送淒豔的輕香，

西木華貴得有如新婦，

寶石樣的花綴就紅粧。

竟，

戀愛，光明，和歌唱，大家總要尋

光明，高高地在深紅的天空，

歌唱，戰在雲雀的健翼，

不要再睡去了，

現在來聽取，

我醒着在哭泣，

你却在何處？

哥德談話錄

德國 Eckermann

黃源選譯

一八二三年六月十日 星期二 在威馬

第一次會見的哥德

幾天前我來到此地，但直至今天纔會見哥德。我非常誠懇地接待我；他給我的印象，真使我覺得這是我生平最幸福的一天。

昨天我去探訪時他約定今天十二點鐘接見我。我在指定時間到他那邊去，已有個僕人等着我，預備引我去見他。

他住宅內部的佈置，給我一個極愉快的印象；所有的裝飾毫不鋪揚，樣樣東西都極單純而高尚，就是安置在扶梯口上的幾尊古代彫刻的模型，也表示出哥德特別愛好造形美術和古代希臘。我見有幾個婦人在底下一層匆忙地走來走去，有一個渥諦黎（Ottie）的美貌男孩親熱地向我走來，一對小眼睛儘釘着我的臉。

我朝四週瞥了一眼，就跟着那喋喋不休的僕人走上扶梯，未到二層樓上。他打開一扇房門，我一脚踏在那門檻上刻着的薩爾甫（Salvo）這箴言上，頓時覺得這正好像快要受到親切待遇的佳兆。

他又領我穿過了這房間，打開另一個似乎更大一點的房間，請我在那裏稍待，然後一逕去通報主人，說我來訪。這裏的空氣非常涼快新鮮，地板上舖着地氈，房裏陳設一張猩紅色的沙發和幾把椅子，非常美觀；一邊放着一架披霞娜，牆上掛着各式各類而且大小不一的繪畫和素描。

從對面一扇開着的門，可以望見裏面的另一個房間也掛着許多畫片，那僕人就穿過這房間，進去通報。

不多一回哥德就進來，身上穿着一件青色上衣，腳上穿着短靴。體格是多麼魁偉堂皇！這印象使我吃驚不已。但是經他說了幾句非常親切的話，我就把種種侷促不安的情態解除了。我們並坐在沙發上。看到他的身姿，又想到他就在我的眼前，使我快樂得有點忘神，竟連話也說不大出，或者甚至可以說是無話可說了。

他開口就談到我的原稿。「我正在讀你的作品」他說，「我已讀了整個早晨；你的作品是無需推薦的，——它自身便會推薦。」他讚賞它文體的清潔，思想的活靈，又讚賞內中的一個特點，便是全篇置在一個極穩固的基礎上，且經過嚴密的考慮。「我立刻就要

寄出去。」他說：「今天我先寫封信給科塔（Cott）明天再作包裹寄給他。」我用言語和神色來感謝他。

過後我們談起我所計劃的旅行。我告訴他，我打算到萊茵地方（Rhineland）去，在那裏找個適當的居住所，寫點新東西。但是我第一先要到耶拿，在那裏等待科塔先生的回音。

哥德便問我在耶拿有沒有熟人。我回答他，我很希望能和克內柏爾（Knebel）接近，他答應給我寫一封介紹信，可以保證我受到更好的待遇。「啊，不錯，」他說，「你到了耶拿，我們就可作近鄰了，高興儘可以常常見面或通信。」

我們在靜穆深情的情調中並肩坐着，過了好一回。我貼近他的身旁，出神地看他，竟連說話也忘記了——但我還是看不夠。他的面貌是多麼有力，多麼赭褐！雖是皺紋滿了，每條綉紋卻都表情十足！並且處處都顯出這樣的高貴而堅實，這樣的鎮靜而偉大！他說話時慢吞吞的態度，優然自若，這正如你所想像的老年帝王一樣。你看到他的丰神，便覺得他是自足的，超越毀譽的。我能在他身上，傍真是非常幸福；我頓覺心安神靜，正如一個人經過了千辛萬苦與久長的憧憬之後，終於達到了他那切懷的願望。

過後他談到我的信，說我是完全對的，並且說如果一個人能夠將一件事辦得清楚，他也就辦許許多多別的事。

「沒有一個人能知道人事會變成怎樣哩，」他說，「我在柏林

本有許多好友，但直到近來才想起你」。他說到此地，欣然微笑。他隨又指示我這幾天我在威馬應該去玩賞的地方，並且說他要請祕書官克拉烏脫（Krauter）做我的嚮導。最要緊的，我務必去參觀一下劇場。他問我就攔在那裏。他又說很想再和我會面一次，到適當的時候再來邀我。

我們彼此歡然道別，我心裏異常快樂，因為他的談話的每個字都露出一種懇切，我覺得他對我的意思是非常之好的。

一八二三年九月十八日 星期四 在耶

拿

——青年詩人，小體材，現實，即興詩——

昨天早晨，在哥德回到威馬之前，我又得和他會一次面，真覺幸福。當時他的一番話非常重要，對於我真可說是無價之寶，就是對於我的一生，也是一種有益的感化。德國的年輕詩人都應該知道這番話，因為它或許對於他們也是極有益處的。

最初他問起我夏天裏有沒有寫詩，我回答他寫確是寫了幾首，但就全體說來，我覺得缺乏寫詩所必需的自然流露的精神，因此就

引起了下面這番話。

『要小心』他說，『不要嘗試作長篇大著。那確實會傷害我們的優良的精神，即使對於那些最富有天才和最熱心努力的卓越人物，也是如此。我就爲了這個緣故受苦不淺，而且知道我受它的傷害有多麼深切。我有什麼東西，是不會因此陷失掉？如果我盡心竭力的寫起來，恐怕已寫了不止一百冊了。』

『現在自有現在的權利，思想與感情每天逼着詩人，要表現出來，而且是非表現不可的。但是如果你腦經裏已有了一部大作品，那末其它的構想那裏能夠同時生長呢，它們都要被擯棄，那時候生活自身的快樂便因此而喪失了。你想就是單以一個整個的大體爲中心材料而安排完妥，也要費去多少精神的力量，若要把牠適當而又流暢地表現出來，那末更需要多大的力量，和多麼平靜而安甯的生活狀態。如果對整篇稍有誤失，一切的努力就都白費了；而且當你處置一個範圍很廣的對象，要是不精通題材的每個部份，全體便有缺點，會立刻受人責難的。這樣，詩人所有的苦幹和犧牲，得不到贊賞和快樂，而只有掃興和精力的癱瘓。反之，如果詩人每天握住現在，而常常有一種清新的感覺來處置那呈現於他目前的事物，那末他定會常常寫出好的作品來，即使偶然失敗了，而對他至少可以說是沒有什麼損失的。』

『哥尼斯堡 (Königsburg) 有一位奧古斯德·哈根 (August

Hagen) 是位絕倫的天才，你可曾讀過他的奧爾福利愛特與黎生娜 (Olfried und Lisena) 其中有幾節是寫得再好不過的，他描寫波羅的海的風光，以及那裏其它的特點，都很巧妙的。但是好的只有這幾節美麗的描寫，就全篇看來是誰也不會滿意的。而他在這上面卻費了許多的心機和氣力，實在他已用盡他自己。現在他剛寫成一篇悲劇。』哥德說到此地微微一笑，停了一會兒。我隨即接上去說，我記得他在藝術與古代 (Kunst und Alterthum) 上，曾經忠告過哈根只用小題材，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是的，我曾經忠告過他，』他答道，『但是誰肯遵從我們老年人的教訓呢？人人都以爲知己莫若己，於是許多人便完全失敗了，並且還有許多人迷失了好久。現在可不是胡作亂行的時候了，——那是屬於我們老年人的，如果你們年輕人再來挑中了這條路途，而我們大家都來摸索，瞎闖，那有什麼用處呢？這樣的話，我們永遠不能進步了。我們之所以忍受這錯誤，爲的是我們找不到平坦的大道，但是所求於後來者卻不僅於此，他不該還是一味的摸索亂闖，他應利用老年人的忠言，立刻走上正道去。你以爲逐步走去也許有一天總會達到的目的，其實這樣的走法已不能使人滿意了，每一步應該有每一步的目的，每一步也應該有每一步的價值。』

『請你將這些話記在心裏吧，且看你怎樣施用於自身。這並非因爲我對你覺得不放心，而是想以我的忠言或者可以幫你快點

越過不適於你現在的地位的那個時期。假如你現在只應用小題材，把每天呈現於眼前的事迅速寫下，那末你總可產生些新的作品，而且每天得些快感。然後你將所寫的作品投到年鑑或定期刊物，但決不可應別人的請求；你要常常依自己的意思。

『世界是這樣的廣大，這樣的豐富，人生又是這樣的複雜，你永不會覺得缺乏作詩的感興。但所有的詩都應該是即興的，那就是說，現實對於詩的產生應予以衝動與材料。一件特殊的事情，就是由於詩人的應用，便成爲世界的以及頗有詩意的東西。我的詩全是即興詩，從現實受了暗示，並以現實爲堅實的基礎。我以為憑空捏造的詩是沒有什麼價值的。』

『不要說現實缺乏詩趣，因爲詩人之所以爲詩人，就在他有種才能會把平凡的對象引到興趣這方面。依我說，現實定會予以動機，表現點，和核心；但是要把全體寫得優美生動，那是詩人的天職。你可知道費爾斯坦（Fürststein）人家稱之爲自然詩人的，他能用酵母花之栽培作題材，寫出最美麗的詩。目下我卻勸他寫各種手藝不同的工人，尤其是織工之歌，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寫出好詩來，因爲他從青年時代起就擠在這班人羣裏過活；他澈底了解這題材，因此他也能自由運用他的原料。運用小事件的好處，就在此；你只須選擇那些你能操縱的對象。作一首長詩可不能這樣；沒有一部份可以刪掉；有關於全體的生機的以及織入結構中的，都應精確地

表現。不過，在青年時期的見識，是只有一方面。長篇鉅著所需要的是多方面，而青年作家往往在這塊石頭上撞碎了自己。』

我告訴哥德我曾經想寫一首長詩，歌詠四季，其中想摻入各階級的職業和娛樂。『你所說的正犯了這個病，』哥德答道，『你或許可以把幾部份寫得不壞，但在你沒有相當研究的某一部份上，卻非失敗不可。或許你會把漁夫寫的很好，而把獵人寫壞了，全篇只要有一處失敗了，那末即使有幾個單獨部份寫得好，而全篇已有了瑕疵，總不能算是一種完美的作品。若是你把足以勝任的幾個單獨部份，一個個分開來寫，那末定可寫出一些好的作品來。』

『我特別關照你，不要從事獨創的巨製；因爲這樣你一定要對事物有一種見解，而見解這個東西，在青年時代是少有成熟的。並且，人物與見解會離開詩人的心意，奪取他對於未來作品所需的富藏。因此，任你在創意上，在內部的整理和綜合上，費了多少時光，縱使你的作品僥倖成功了，可是誰也不會來感謝你的努力的。』

『反之，用天賦的材料，一切還比較容易進行，而且可以寫得好。有了事實與人物，詩人的工作只在給全體以生命。因爲他可保持他自身的完滿。因爲他只須稍微撇開自己，並且他也無庸消耗多少時間與精力。因爲他只須費去一點製作的苦心。真的，我要勸你們選擇以前用過的題材。易非機尼亞（Iphigenie）不是已經被人寫過多次了嗎？可是它們各個都是不同的，因爲每一個作

家的觀察與處置題材，都是各不相同；換句話說，都是依照自己的方式去寫的。

『但是，現在，你還是把一切巨大的工作丟開了的好。你努力的時期已經夠長久；現在該是你走入人生歡樂階段的時候了，而要得到這歡樂，改寫小題材便是最妙的途徑。』

當他作這番談話的時候，我倆都在房裏踱來踱去。我除了點頭同意外，還有什麼可做呢，因為我衷心感得他的每一句話都是真理。我每走一步便覺得心身輕快一些，幸福一些，因為，我要老實說，這些大計劃，我一向沒有看清楚，總成很重的負擔。現在我已把這些計劃放棄了，讓它們暫時休息直到我藉世界的研究，漸漸能夠由精通而駕馭材料的若干部份，而能歡愉地拿起一個題目，並且逐部的描寫出來。

我覺得聽了哥德這番話，知識程度高了幾年，我心的最深處感得與一位真誠大師相遇是多麼地幸運啊。這益處是無可計算的。

今年冬天我有什麼不會從他學到呢！只要和他有來往，即使在他並不說像今天這樣重要的話，我又有什麼不會得到的益處呢？他的人格，他的到臨，似乎都在教導我。即使他不說一句話。

一千八百二十四年四月十四日 星期三

——作家的文體，哥德的敵人——

在一點鐘，我和哥德步行出去。我們討論到好些的文體。

哥德說道：『就大體說，哲學的思想對於德國人是一種障礙，因為一傾向於哲學，便會使他們的文體模糊，難解而曖昧了。他們愈傾向於某派哲學，他們寫的東西就愈壞。反之，那些事業家以及接近現實的德國人，筆墨倒是非常好。席勒的文體一離開了哲學的議論，便是最高尚而且最動人的；我每天讀到他那些非常有趣的信件，就這樣想：我現在正忙着整理那些信件。』

『同樣，在德國婦人中，有天才的女作家，她們的文體也寫得非常漂亮，在這一點上，真的是越過了我們許多有名的男作家。』

『英國人差不多時常是寫得很好的；他們是天生的演說家與實際家，具有現實的傾向。』

『法國人就在他們的文體上，也明顯地表示出他們共同的性格來。他們是有種過團體生活的天性，所以他們永不忘記他們所向說話的對象，社會；他們爲要使讀者相信，便竭力把文字寫得明瞭，又爲要使讀者愛好，便把文寫字得優美。』

『總之，作家的文體是他內心忠實的表現；因此，如果有人希望

文體寫得清楚，必先把自己的思想弄清楚；如果有人要寫一種崇高的文體，那末他必先有個崇高的性格。」

哥德於是說起他的攻擊者，他們好像一種人種，永不滅絕。哥德說：「他們人數極多，可以分爲幾種。」

「第一種攻擊我的人，是出於愚昧——他們並不理解我，他們不知道我，卻要找我的缺點。這一大班人在我生涯中很使我受累不淺；但他們是應該寬恕的，因爲他們並不知道他們所做的事情。」

「第二種攻擊者是由一大羣嫉妒我的人組織而成。他們嫉忌我的運命與我藉自己的才能所得到的榮譽的地位。他們破壞我的名譽，並要把我毀滅了，纔算痛快。如果我不幸而貧窮了，他們也許就不再攻擊我了。」

「更有許多人，他們之爲我的反對者，是由於他們自己已經失敗了。在這羣人中，很有些頗有才能的作家，但是爲了我把他們投在陰暗中，他們便不能寬恕我。」

「第四，那些反對者是有理由的。因爲我既是一個人，就不免有人類的缺點和弱點，我的作品也免不了受着那些影響。但是我是在不斷地留心於自己的教養，並且常常竭力使自己超越流俗，我是不繼地在進步中的，因此時常有這種事情發生：他們捉住了一些缺點來責難我，而不知那些缺點卻久已爲我所棄置了。這些善良的人們一點也不能傷害我，因爲他們射擊我時，我已遙遙的走至數

里之遠了。大概我才寫完一部作品，我對那作品已不發生什麼趣味；我不再去想牠，而埋頭於別的新計劃。」

「更有一大班反對者，他們之組成是因爲他們的見解和思想的方式，與我的不同。有人說，在一棵樹上，難以找到兩片完全相同的葉子，所以在一個個人中間，也難以找到兩個人，見解和思想的方式完全相同。如果這話是對的，那末我的反對者之所以更多於我的友人與信徒，也是無足爲奇了。我的傾向和我同時代的人都不同，這個時代是完全傾向於主觀的，而我卻孑然獨立於不利的地位，努力向着客觀走。」

「在這一點上，我受了席勒很大的利益。有一位將軍意思很好，曾坦白地對我說，我應該像席勒那樣的寫作。我的回答，是將席勒的功績分析給他看，因爲我比他更知道席勒。我依着我的路線靜靜地走去，成敗不計，而且，竭力不去理會我的那些反對者。」

(待續)

哥德名著

伍蠡甫譯

威廉的修業年代

(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

黎明書局出版

(四角)

理想者

美國 Alfred Kreymborg

達藻譯

阿佛萊(一八八三——)平生頂喜歡兩件事——音樂和象棋。七歲的時候，站在箱子上看他的父親和朋友撥動木盤上的象棋子。他喜歡幽默，有時幽默過分了，變成怪癖，有時却又耐人深思，富有含義。——譯者

樹兒兄弟：

爲什麼你長了又長？

是不是你夢想有一日會碰到了天？

水兒兄弟：

爲什麼你流了又流？

是不是你夢想有一日會裝滿了海？

鳥兒兄弟：

爲什麼你唱了又唱

是不是你夢想——

年青人：

爲什麼你說了話，說了話又說話？

盲女

法國 H. Barbusse

曾今可譯

啊！造物者是這般殘忍，

他給了你不能醫治的惡疾。

時間笑你是『視而不見』，

光明只藏在你的腳底。

在紛擾的人羣裏面——

你依然是『視而不見』，

你的雙手在暗中摸索，

你只知有人走過你的身邊。

你永遠渴慕着太陽，
你憧憬着他的光芒；
你永遠是在黑夜裏，
渴慕着燈光的明亮。

當你疲倦了的時候，
黑暗來伴着你嬉遊。
牠不但像是你的姊妹，
並且是你親愛的朋友。

黑暗是無窮的偉大，
雖然牠使人們懼怕。
牠能使你沉默——
使你屏棄一切的虛假。

誰把戀歌在你的耳邊唱？
愛情只在你的幻想中生長。
你在黑暗中張開你的眼睛，
你可以看見愛神吻在你的額上。

拜倫的 But · Yet

Henry Blake Fuller 給拜倫下了一個結論：「他是一位貴族，but 很窮；有天才，but 沒有訓練；生下來很好，but 教養得不對；臉子漂亮，but 脚是跛的；被逼寫作，有時候太驕傲了，不願意拿錢；看不起社會，yet 社會對他的注意等於他的鼻息；總是準備戰穿騙局，yet 自己總是一個沒法可改的裝腔作勢的人；貴族的情操，yet 平民的理論；企圖在繁多句子裏表現自己，yet 也許只在他信札和日記裏得到成功；過着快樂的浪子生活，yet 爲了爭取自由而犧牲了自己不耐的苦生命。」

銘紐芬蘭狗波思黃

英國 Byron 原作

吳劍嵐譯



有老Murray。可是誰沒有告訴Tobacco的是，當狗受風，他一直用手擦它的口邊。時到今日，我們只見拜而暴烈像火山似的性格，還留在這幾十行裏，那個人不知向哪裏見却未足以爲訝了。因爲對於人的任何醜惡是應該去接近，盡力地醫治，不應該置之却步，反而垂憐一條小狗身上的寒病啊！——譯者

拜而暴烈狗——愛所有動物。一八〇八

年十一月他喪失他最愛的狗——波思黃

，悲傷極了，表現出這首詩裏。當時他

寫信給他親朋友Francis Hodgson說：

「波思黃死了，胸中受過無限苦惱，於

於十八號發狂暴走。然而直到臨死，它

還保持一切的馴良性格，從未咬傷過

它的人。我現在失去了一切，所剩的只

墓門認所誌，誰寐此幽房；

大匠刻悽哀，藝巧極玄黃。

騷子之閔閔，浮擘兼滄皇；

豈真歸黃土，遺愛留甘棠。

潛隧既已整，物華何輝煌；

生前豈云是，應是爲未遑。

俱憐吾黃耳，友予貞且剛；

扶持與慰藉，赤誠共純良；

主心卽是心，永不渝其常；

勞勞供驅使，力拒暴與強；

一生爲其主，吹息不相忘。

明朝身死後，價值永埋荒；

精魂據地上，不允駐天堂。

還憐爾人類，卑微若蜚蝗；

臨此希曲怨，婉乞登穹蒼。

嗟爾鄙吝人！微弱一時光，

則身天地間，猶如過客忙。

INSCRIPTION ON THE MONUMENT
OF A NEWFOUNDLAND DOG

When some proud son of a man returns to earth,
Unknown to glory, but upheld by birth,
The sculptor's art exhausts the pomp of woe,
And storied urns record who rests below;
When all is done, upon the tomb is seen,
Not what he was but what he should have been.
But the poor dog, in life the firmest friend,
The first to welcome, foremost to defend,
Whose honest heart is still his master's own,
Who labours, fights, lives, breathes for him alone,
Unhonour'd falls, unnoticed all his worth,
Denied in heaven the soul he held on earth:
While man, vain insect! hopes to be forgiven
And claims himself a sole exclusive heaven.

Oh man! thou feeble tenant of an hour,
Debased by slavery, or corrupt by power,
Who knows thee well must quit thee with disgust,
Degraded mass of animated dust!
Thy love is lust, thy friendship all a cheat,
Thy smiles hypocrisy, thy words deceit!
By nature vile, ennobled but by name,
Each kindred brute might bid thee blush for shame.

Ye! who perchance behold this simple urn,
Pass on—it honours none you wish to mourn:
To mark a friend's remains these stones arise;
I never knew but one and here he lies.

INSCRIPTION

"Near this spot
Are deposited the Remains of One
Who possessed Beauty Without Vanity,
Strength without Insolence,
Courage without Ferocity,
And all the Virtues of Man without his vices:
This Praise, which would be unmeaning Flattery
If inscribed over human ashes
Is but a just tribute to the Memory of

BOATSWAIN, A DOG,

Who was born at Newfoundland, May, 1803,
And died at Newstead Abbey, November 18, 1808."

哀此一坏土，離離蒼復涼；

所以履尊厚，皮相界人妝；
一切衆生畜，可使爾慚惶。

言說不由衷，卑猥天賦將。
交情悉矜僞，巧笑盡矯張。

受茲奴役性，敗德未爲妨，
權勢臭腐爾，心性兩昏茫。
若有知爾者，厭避恐無方。

銘曰：『此地之陽，遺蛻寄藏。
生前懿美，文質相償；
致力不驕，勇斂厥鎗；

平生無一友，只此一堪當；
冥冥眠地下，斷我幾回腸。

爲念良朋骨，永埋在此鄉，
低昂衰草間，短碑豎夕陽。
伊誰偶經此，過去莫徬徨——
其中非爾戀，憑弔悲以傷。

八〇三年五月，死於一八〇八年
十一月十八日牛絲邸院之旁

移誇於人，阿諛之章。
頌辭溫正，不易地羊。

具人德性，泯其穢芳。
厥讚煒燁，紀
波思黃；

戀愛的權利

蘇俄 Panteleimon Romanov 作 洪深譯



「當我們住在城市裏的時候，有幾百個女人在街上經過我的面前，我並沒有想把我的一生貢獻給此中任何特殊的一個，因此才去認識她。在生活急劇的現在，男人和女人的力的耗費，是超過他們的儲藏，他們所剩餘的力，僅足應付一些普通獸性力的刺激。」——男主角蕭華士。

「一個男人還不曾了解我和我所以這樣孤獨的意思，他便想接近，是不會認識靈魂的珍貴的。」——女主角范蘭。

Romanov 於一八四四年生在 Tula 省一個中農的家庭。小時喜歡宴樂和自然景緻。在 E. 高等學校裏，功課不好，俄文作文不及格，可是他的安慰，有哥果兒，托爾斯太，采斯特依夫斯基等人的名著。在莫思科法政大學裏，不去記錄教授們的講演，却注視教授同學等的特徵；他也不想對未來法律生涯的計劃，只打算怎樣寫出俄國生活的一個大展覽，可以匹敵托爾斯太的戰爭與和平。一九零七到一九零八年間，他開始佈置這篇歷史小說的結構，定名叫 *Pass*。一九零五年革命和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給他很多材料，他自己說：「頭上三卷裏，我要描寫戰事以前的老俄國。接着兩卷講到世界大戰，末了兩卷講到革命。」然而直到一九三三年，才出了三卷，只寫到大戰的前夜。可是 *Pass* 也免不了了一般俄國長篇小說的冗長，繁贅，在作者費力不少，在讀者沒有興起很多作用。反之，他的成功還在較短的製作上，如 *櫻花未開時節*，*三雙絲襪*等。它們剪取新生活的斷片，啓示新道德的真面，所以大學男女學生的性關係，尚未結婚的母親的地位，取消婚姻典禮的結果，二十七歲貞女的苦惱，以及已成過去的布爾喬亞如何適應新生活等，都成為他的描寫的主題，不過，從他筆下呈露得最活潑逼真的，乃是女人。所謂「貞操是一種朱古力糖的外皮」以及「貞愛是聖潔人認為精神的、心意的」，都給他牢牢捉捉，一並在沒落和新興的女性上，淋漓地寫出。但是，他雖生於轉形的組織間，却深含變動之

中不變的意會，他認易變的思想之上，還有永恆的氣質，因此蘇俄批評家 S. Ingalov 非離他的角色都含有未被革命帶去的性格，好像革命環境沒有影響這些人，又好像他們永遠不會聽過馬克斯，列寧的名字。事實上，Romanov 不曾親身參加革命，直到現在還沒有明確的左傾流露在他的作品中。他和 Leonov, Babel, Plinyak 一樣，都屬於同路人，都還捉住一大羣的讀者。他目前還住在莫斯科，抱着超越的態度。有人說，他多少有點像「一個穿了刺腳的鞋子的人，曉得鞋子的那一處刺了他的腳。」

本文是選集櫻花未開時節的第五篇，是使他最負盛名的作品之一。他寫着逝去中的道德，却寄以深至的同情，同時也就不置可否地介紹了新道德。他在作風上更不見有新的意味，因為他運用着平順易解的舊文體，并且絲毫不要抽象的呼喊。——F·W

這樁事情在她千萬料想不到的時候竟然發生了。

她二十七歲了，是一位勤勉的講師。

她還不曾戀愛過，也沒有感到她週圍那些人，她的同事以至廠裏的青年，所已意識的快樂。

常常，尤其在春天裏，被太陽晒着的路，上快要乾透了，路旁樹蔭裏，激濺的水光耀目欲盲，還未生葉的樹將柔影橫臥在濕潤的徑中，金黃色屋頂上，照着春晚天空的恬靜清徹，常在這樣的時候，她好生詫異，爲什麼竟沒有一個男子來接近她，想把她據爲己有。

什麼神秘把男人們吸引住了呢？

難道是她醜陋嗎？

不，不能這樣說，她曾見過許多比她醜陋得多的女子，她們都得到成功和快樂。

她覺得她自己缺乏一樣東西：她不會放浪，談吐也不會令人愉快。她見她的朋友們是怎樣的生氣洋溢，有時爲着引起旁人的興趣和注意，特意裝做活潑的神氣，但是她太聰明了，怎樣能夠做出那樣不自然的動作和放逸。她覺得無論如何，一個男人必會認識一個女子的真實價值和她內在的氣質。祇有女子的真實價值和內在氣質才有權利去戀愛，這權利是不成問題的。

在快樂的宴會時，她和幾位青年人談

話，用安靜的嚴肅的口吻，慢吞吞地和她尋常一樣，推敲着每個字眼，她看到她的同伴，

心不在焉的臉上顯着強制的注意，她立刻覺得她所講的真是沒有一些兒扼要。於是她把這種感覺告訴他，他對這說明，往往匆忙地慌亂地回答說是並不如此，而且剛剛相反，她所講的，都是極有趣味而且極有意思的。經過這樣的保證後，她便繼續她中斷的談話，並且她的同伴如果離開她，雖然是極短時間，她也會從此不見他。

她對自己忠實，對人也忠實，雖然男人們常責備女人不忠實，但是她的天性是絕對沒有虛偽的。

她不能，也從不希望改變她頭髮的式

樣，她的髮直垂到背上，像個女教習，她也不願把她的唇塗得鮮紅。她覺得這種事是欺騙行爲。她願保持她的天然美，不加一些做作。

她的心思很簡單，她相信同伴所說的一切，不論誰說話，她都用着全副注意力去聽，從不曾想想那話裏會有雙關意思，並且聽話時，她的臉顯着憂鬱和嚴肅。

這樣嚴肅的聽話，會使人不禁大爲失笑。於是她向四週一看，紅着臉，離開這般笑她的人們。

這種事不會使她惱怒的，她是沒有憤怒或發怒的本領。她是非常仁厚。她也不知道她自己究竟是怎樣的仁厚。她會把她僅有的錢分給同伴，情願自己挨幾天餓，會在臥病朋友的榻旁，從夜裏坐到第二天早晨，帶着緊壓的眼和疼痛的眼皮，又去教書了。關於她的一切，每個人都熟知，所以他們請求她的愛顧時，幾乎含着諂譏。

「請范蘭幫助……請范蘭替你去……」

她所有的女友，毫不躊躇，自動地來訪范蘭，向她傾吐她們的痛苦。

對於別人的戀愛事件，她抱着慈仁女尼的態度。她一生沒有和男人有過什麼關係，大家都不在她面前隱瞞自己的戀愛故事。她所認識的年青情侶間來往的事實，她件件清楚。雖然對於有些男女瑣細，她聽了就紅臉，她總竭力鎮靜着，不去惱怒她的朋友，免得更受到時常容易受到的譏刺，說她是有過多的朱古力糖外層皮一般的節操。

呀！這節操，這使她成爲每個人的笑料。可是她有什麼方法能避免這節操呢？

「這種事，不要講得這麼響，你將要使親愛的范蘭心碎了！」

「你怎麼能夠，怎麼能夠？范蘭是在那裏，你在她的面前，能講這種事嗎？」

她聽到這些繼續發出的戲謔的語調，

看到廠裏青年雇工們彼此自由的關係，聽到他們所有的談話，雖然許多她聽不懂，並且對於別人一般的歡樂，她是完全沒有關係。但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她不能夠克服她自己內心的不可思議的貞潔。講演時，她常注意到男女學生間的調情，一個青年和一個女郎，坐在一起，毫不注意她的講演，只手和手緊握着，她一陣臉紅，失去了思想的線索。

她開始厭惡她的貞潔，好像是件特別東西的記號，因為她不能參加這般愉快青年們享受的戲謔和溫柔的調情，甚至和她的親密知己在一起，都時常感到自己的蠢笨……她決不了解他們兩重意義的故事的關鍵，這些故事使別人笑不可仰，却只能使她微笑。

呀！他們會不會知道她是怎樣願意拋棄這手銬！她心思雜亂，自己不能克服。

沒有一個男人追求她，也許就因為她

總是保持着處女的聲譽，使他們覺得她是沒有什麼情愛，使他們覺得如果把他們和別的女子們所講的話來和她講，也許是猥褻。

她……沒有什麼情感……然而她內心所蘊藏的情感，却比不論那個美貌的女人和富於經驗的朋友們來得深厚。她們和男人們很自然地同住，像朋友般的對待他們，她們覺得這些都很普通，一些也不注意。

但一個男人向她輕輕注視一下，倘這注視又帶些意外的溫存，這就會使她的心靈洋溢着不自覺的歡樂。她只記起她一生中，有過二三次這樣的刹那。

人們不懂爲什麼她課學後，在午夜裏必得回到寂寞的屋裏，燃起煤汽爐來溫茶水，勉強地喝着——這樣的生活究竟有什麼意思。

這種貞節和羞赧無時不擋住她面前的路，直待使她憤恨起來。她恨自己缺乏

撒謊的能力，不能像她的朋友們用眼去勾引男人，也不能引起人們來注意她自己，來開始親熱的關係。

當一個男人和她握手的時候，范蘭常常覺得自己會本能地退縮回來，同時當男人顯示慌亂的時候，她又責備自己這種本能的退縮。

她有時想強作賣弄風情的嘗試，庶幾得到一種較好的生活，但是她時常驚愕，她的戀愛觀念，怎末和她所遇到的男子的，竟如此地不同。當她抑制她的羞赧，向着某個人放鬆她自己，讓他握手或擁抱，他那粗齒的舉動剛接近她，會使她面紅直到髮際，說：

「跑開！」

她說得這樣文靜，慘淡，直率，會使這男人像冷水灌頂，立刻離座而去。

范蘭十分了然，現在的一切陳舊方式和生活標準，都被廢棄了，這種自由關係，變爲十分合法，有人必定會說，這是對舊的壓

制的抗議，這是回復康健簡易的趨勢。她自己，是普通窮人的女兒，禮貌不周原不會使她驚駭，然而她總是害怕，連自己也莫明其妙。

她常詢問她朋友們的親暱生活，她們活潑地快樂地說給她聽。

「你是愛他的？」范蘭問。

「愛他，你是什麼意思？」朋友回答。

「和他在一起不過是使我感到快樂。明天，我可以碰到更好的人，我是完全獨立的，不須要任何男人來幫助。倘我歡喜，我和他同住，不然，我便捲了行李走。可是，這是多麼感情豐富的生活！」

這個生活對於范蘭似乎毫不豐富，反是貧乏。她覺得不是她們而是她自己有豐富的收藏。因爲她從來沒有對一個男子，傾吐過女子的無限同情，她那沒有用過的濃厚的快樂和情愛。這種深蘊在她內部的柔情和深愛，她祇願意用在「一個」男人的身上。

今天開始，明天終了，這有什麼豐富呢？一個人這樣容易撇掉的東西，是沒有價值的。

但是，范蘭決定克服她的本能，降服在一切之前。假如命運送來一個男人，他會注意到她，她將強迫她自己不再憎惡兩性關係的現狀。

她要試驗一下。

她要服從的是什麼，實際上，現代和原始時代一樣，男人們不了解女人的其它一切……

她要經過這個，然後，當他更深切了解她的時候，會感覺到她的靈魂（爲什麼她要自欺，她知道她的靈魂是並不空虛）也只有像她這樣的一個女人的靈魂，才有戀愛的最高權利。

二

不想這會晤竟然發生在某一夏夜，當范蘭往訪她城外朋友回來的時候。

她坐在車廂靠窗的地方，看窗外閃過

的松樹和池水，隱在株楊列樹後面的茅舍，散步的青年，這對她似乎是很淒涼很痛苦，使她覺得自己是不屬於任何的一切。

她願意重回到她的房中，燃起煤油爐。到了某一站，一個青年帽子向後戴，走入車廂。

『不要把電報忘記，蕭華士同志，』

個人站在月台上，向着窗口喊。被稱爲蕭華士的揮一揮手，向車廂四面一看，似在找尋這裏有沒有可愛的女人。他的眼在范蘭臉上一瞟，沒有很多停留，隨即移向隔壁的車廂，但是立刻又回過來。隔壁車廂裏只坐着二位老婦人和一個男孩子。

雖是車廂裏有很多位子，他却和范蘭同窗對面坐下，車廂裏祇有他們兩人。他交叉着腿，帽子放在他坐位的旁邊，注視着窗外。

她早感到什麼要發生了。他也許要

問她一些，也許要想法來勾引她談話。她並不回頭，却看見他時時用眼瞟着她。

她記起，一個朋友告訴她，怎樣在火車裏會着一個陌生人，怎樣僅僅的一見以後的假愛，會慢慢演成親密非常的關係。

范蘭覺得他的監視，雖然自己曉得這是不合道德的，是邪惡的，可是在她的一生裏，她將第一次強迫她自己去模仿別人，因爲這個人第一次的看她，也許實在只不過含着對於女子的那種原始觀念。不會認識她的學問和靈魂，他怎能看她另外的什麼呢？倘他隨隨便便地接近她，像一班青年們現在接近女人們一般，那末他會看出，她不是這樣平庸的女子，而是個更加真誠的女子，那時候他也許可以進而成爲矢志於她的終身的伴侶。

忽而她顫抖起來，幾乎要拉着腿走開，但是她又立刻恐怕她自己苦痛的敏感，會嚇退這男人。

她覺到這位乘客的膝緊觸着她的腿

帶着震蕩的心，范蘭抑制着她本能的厭憎，臉向着窗外，靜待有什麼事情會跟着來。

青年把身體前後動搖着，使他的膝緊觸她的膝。她並不把她的腿移開，她的頰上罩上一層深深紅雲，同時她見他帶着暗喜神情注視她。

也許起初他想，她是一雙沒有穿着過的藍襪子，他所以坐在她旁邊，因為在車子裏另外沒有可以使他感覺興趣的，但是現在他忽而發現他這個判斷的錯誤了。

天色漸漸黑起來。天邊閃着紅綠色。他們倆覺得地面上彌漫着的黃昏的潮氣，當車子跨過藏在黑暗中的河流和山谷。

青年好像更加了解在他面前的人，就把他的坐位移向她的身旁。一會兒，范蘭覺得他的肩小心地靠近她的肩。

她的眼前起了一層霧，但是她咬緊牙

齒，靜靜地坐着，不時向着窗外望。這時他的手慢慢地而又小心地圍了她的腰，這陌生人就擁抱了她。

這時，新奇的事發生了：她自己也不懂得怎樣地發生，淚珠從兩眼滾下，她捧着頭靠在窗檻上，杜住自己的哭聲，整個身子震動着。

她的同伴現出驚訝和恐懼。立刻他的面容非常駭異，好像在想：

「我竟碰到神經有病的人嗎？」

他轉身向范蘭安慰着：

「什麼？什麼事？我冒犯了你嗎？」

？

她止住哭，囁嚅說道：

「爲什麼到處……只有……只有……卑鄙？」

她的同伴好像奇怪起來。如果她抱着另一種眼光，爲什麼方才她不會讓他明白，不讀成他最初的動作？爲什麼她會有一般天真少女在這種環境裏所沒有的舉

動呢？

「請你務必原諒我。我現在知道了，你實在是另外一種的女人……我的名字是蕭華士，我把我的名譽向你擔保，我並非有意作弄你。」

她稍稍鎮靜，那第一樁事閃過她的心中的，便是她方才何以不能堅持到底呢。

「你原諒我吧？」蕭華士胆怯地負疚地說，也許感到不安。

「那末你怎麼可以……你初次看見我，不知我的一切……沒有愛……沒有任何的一切……你爲什麼坐在我身旁？」

蕭華士覺得不便說出他之所以坐在此處，是因為只有她目下是唯一的適於同坐的人。他只得說點她或者願意聽的話：

「因爲你的臉……是十分異常的，和一般人的完全不同，這好像有些吸引我。在你的臉上，可以看出思想……一個靈魂。」

「但是，爲什麼要來糾纏我，這樣粗暴，

地，這樣卑鄙地！」

『請原諒我。』蕭華士說，這時候，女子並不惱，也不走開，只繼續守在他，這是出他意外的，於是他決定不如暫時違背自己意向，改取一個調子，在她面前，弄些好印象。他開始埋怨他家庭的環境，說這種環境消滅了一切的生氣，使一個人只曉得粗暴地接近一切。

『我很少碰見過「真實」，這就是說，誠懇的女人，因此使我自己變成渺小，平凡，這有時使我很恐懼。』他這樣說，並不是實在地恐懼，只因一時找不出別的法子欺騙她。『革命後的女子把一切事物看作生理的過程。她們在一起，彼此取得了快樂，就算完結。她們把這種關係弄得好隨便，使我們男人忘却女子之愛的珍貴是有其意義和感覺的。在日常事務裏，將女子看得和男子一樣，此種態度，也用到了性方面了。羞恥感覺減少了，戀愛就很容易發生。我自己現在覺得做了件錯事，因我沒有戀

愛的心，我只有空虛……這是因為一位女子，我和她……我和她現在有了這樣的關係。』

於是他們泛泛的相識，由平常的有禮的對話進展到親熱的知心的傾吐，他同這一個不相識，曾被她恫嚇的女子講述他的戀愛事，描寫出他自己像個可憐人，他是應當受憐憫，不應受譴責，這一切在他是感到快樂的。

他告訴她，他離開大學，在沙拉圖教育局做事，但現在他被調到莫斯科來，在莫斯科他沒有朋友。一位叫蘭愛斯的女子，現在留在沙拉圖，他和她有過曖昧。她是現代典型的女子。他現在在只二十九歲，年青時候所碰到的女人，對一切事物都是漠然不置可否的。

從他們第一次相遇，他們就實行同居，她告訴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她並不愛他，也並不以為這愛是必需的，他們必須允許彼此絕對自由，他不應要求她的永久的真實

的愛。一星期中也許她要離開他。因此他們從不去註冊。

『那末為什麼住在一起呢？』范蘭問，她的手放在她自己面前，臉向着蕭華士，露出同情和全不了解的神情。蕭華士聳一聳肩。

『這是時代，我們住在……』

現在他是嚴肅的，直率的帶著感傷和不快的情緒在說話，范蘭是單純地信誠地向他講話，他握住她的手，她並不把手拿開，他有些不自禁，他想着：

『一個人去對付每個女人，必需用不同的方法。』

對於目前這一個，必需用溫存的性情，因此他安靜地體貼地撫摩她的手。

范蘭從這溫存的撫摩裏體驗出一種新奇的快感和感激。她受到他的善意，她的柔情代替了她起初對蕭華士所起的輕視厭憎和恐懼。她想她是勝利了，她高尚的道德標準，她的靈魂，她的貞潔，已經征服

並喚醒了他的一種情感，這情感在他沒有遇到她之前，也許是從來不曾有過的。

火車到了莫斯科。

他們由車廂下來，一忽兒蕭華士不見了，她跟在後面喊。她一面喊，一面自己害怕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他們出了車站，到方地裏，她看見四散和暗淡的星在夏夜天空中閃爍着，她覺得這是第一次使她的心活躍，她的心和天空的星融化，和宇宙一切也融化了。她心頭感到一種洋溢，她想笑，她也想哭。

「我願陪你，」蕭華士說。

他們叫了一輛馬車。在他小心地扶她上車的當兒，她覺這是第一次，男人的手用另一種方式和她接觸。

三

「請進我的房，」當他們走進屋子的時候，范蘭說。

她拿出鑰匙，開開公寓門。屋裏很靜，人們都出城去了。

走入房中，范蘭開亮電燈，不脫帽，只向房中四周打量，像一般人離家幾天的一樣。

「多麼奇怪……多麼奇怪！」范蘭說完，脫下帽，看她的同伴。

他心中暗想，她不戴帽子，減少些好看樣子，因為她頭髮的式樣過於莊嚴。

「什麼奇怪！」他問。

「喔……沒有什麼……」她的眼睛又大，又黑，又亮，她的頰發射出一種歡樂的神情。

這女子對鏡一照，驚奇起來。她比以前美麗了許多。這是可能嗎？一個陌生的男人喚醒了她的心？這時她心中歡樂的感情，完全在一雙眼睛裏透露出來，眼顯得分外大，分外煥發，但却又常顯着特殊的悲哀的情感，這情感像發自心中的隱憂。現在，這悲哀和狂歡混在一起，眼睛裏含着淚和微笑。

「這是爲什麼？我的親愛的，」蕭華

士問。他叫范蘭「我的親愛的」，這是第一次，在這房裏，只有他們兩個人，這像是給他這樣稱呼的權利。

范蘭聽着「我的親愛的」的稱呼，向他注視，在她的眼光裏，驚異和安靜的意外狂歡交鬥着。

「做什麼？」她隨着他重複說。「爲着這起初我對你懷着恐懼和輕視，我注意你每一動作，這動作總使我有些討厭。我想你是個下流人，把女人看作不是人，只是一個物件，把愛看作一種不足爲奇的东西，這東西把兩個陌生人異常地神秘地帶在一起……可是，什麼，我竟不問你，你要些茶嗎？」她突然說着，不好意思地紅着臉，她想，她必定已經顯出是個窮主人了。

「很好，」蕭華士說，「但是讓我來幫你的忙吧。」

他這樣說，並不是他想吃茶，不過希望他們關係轉到別一種情調上——不再嚴肅抽象地談話。在空寂房間裏，大家一起

預備茶，這正是改變情調的方法。

「好，」范蘭說。「請燃煤汽爐。」

圍上一條小帷帽，她的樣子更可愛些了，她拿出煤汽爐，把煤油遞給他。她把杯碗等拿出，放開桌子。

他們關係的調子，果然改變了。做事的時候，有絲毫的不順手，他們都要笑，他們覺得他們的接近像老朋友似的，沒有什麼不安或牽強。

這時范蘭洗玻璃杯，把一條手巾，拿在手裏，心頭兜上底種難以形容的新奇情感，她看看正在她房裏燃煤汽爐的他，說：

「我的煤汽爐……我的煤汽爐……」

「你是什麼意思？」蕭華士彎着身子，手中拿着鍋停下來，驚異地向四面看着問。

「喔……沒有……沒有什麼……」

她回答後，臉上一陣紅。

她轉過身去，背向着他，繼續洗她的玻璃杯，他對着她直的頭髮，和簡單大領的呆

板衣服，看了幾秒鐘，帶着奇異的態度。他用同樣眼光打量房中的四周。這房間像尼菴一般的單調。梳裝台上，除了鏡子和幾柄梳子外，什麼都沒有。因此他的目光又重新移到她的直髮上。

這時范蘭忽然回過頭來，向他微笑，蕭華士定一定神，改變他注視的態度，向她報了微笑。

十分鐘後，他們同坐在她的大床上，床前矮桌上放着茶。

「我必要坦白的說，」范蘭說，「因為我實在不會說假話，這次和你相遇，給與我一種從來不曾有過的印象。我從來沒有和男人們發生過關係的，確一個也沒有。」

蕭華士似乎這樣想了一想，他想從這樣情形看來，她必定是健康的。

他伸直腳很舒服地側臥在床上，他的手臂圍着她。她沒有動，也不把他的臂移開，於是青年想，他是無須懺悔了。他向來想起懺悔，總有些羞慚。他覺得現在是完

全兩樣，因此他把他的手臂移到她的腰部，這種動作，在一點鐘前是曾經使她嗚咽過的。

范蘭繼續問：

「你告訴我這……這個蘭愛斯女子，我對這完全不了解。我重新說，戀愛永遠是神祕的，兩個人結合是有預料不到的歡樂，他們第一次碰到的時候，便聚在一起，這種世界是多麼美麗。我這樣講，似乎使你很奇怪，我允許你坐得這樣靠近我，又在深夜裏，這樣請我到我的房中來，我要告訴你一切的原故。」

她講了這些話，臉紅起來，蕭華士把她摟得更緊些，像在鼓勵她的勇氣。她向他看着微笑。她的雙眼興奮得昏黑起來，這就是歡喜的鼓舞。她純潔的心田裏發射出一種形容不出的歡樂，使她的呼吸沉重起來。她的兩隻眼睛睜得大大的，一些也不羞澀看着他，他緊抱她，這緊抱顯然沒有引起女子羞於表顯的那種感覺，更沒有引

起一個過來女子裝出的假態。

「我坦白的講，」她忽然向着蕭華士，
一個個歡快的微笑說：

「我對待一切都坦白，這是我的不幸。人人都笑我，但是有什麼關係呢？我要待人和待自己一樣忠實。我相信看出男子的真面。我們知道我們是沒有一個人沒有過失的，那末我為什麼不真實地把你切告訴你呢？」

蕭華士偷偷看一看鐘，已是十一點一刻，這像在告訴他，他不要讓她講過了十二點。如果到了十二點，這時間未免太長了，讓她再講十分鐘已經很夠了。

「在你燃煤汽爐的時候，我說『我的煤汽爐，我的煤汽爐，』你是有些奇怪。你不懂我為什麼這樣說嗎？」

「不懂，」蕭華士回答，勉強一笑，看看她的頸這樣緊靠他，他不知怎樣是好，去吻她呢？還讓她說下去？

但是范蘭終於繼續說下去，他沒有吻

她。

「我說，因為這已經五年了，天天我疲乏地回到這空寂的房中，燃這煤汽爐。這是我孤獨的象徵。你知道的，一個男人是不能像一個女人這樣孤守着。當女人向男人表情時，男人就去接近她。但女子不能這樣做雖然現在是自由的時代。」

她在講的時候，她覺得圍在她腰裏的手指柔濕地動着，她和這男人又靠得這樣緊，使她感到一種不可思議的愉快。

她話一停止，他手移向她的上身，這動作使她有些害怕起來，頓然毀滅方才的快感。她覺得不舒服，又害羞，因此她打算不停的說下去。

「我同男人們不能像現在一般女子這樣做。這不是害羞，這是因為侵犯了我內在的自我，一個男人還不會了解我和我所以這樣孤獨的意思，他便想接近，是不會認識靈魂的珍貴。一個人實在不能同意於男女作動物般的親密，作自然的結合。」

「但或許你要奇怪，為什麼當初會允許你在車廂裏有那種的動作。要我告訴你為什麼嗎？」她問，向蕭華士微笑。

他勉強一笑，因他對於這種談話興趣很少，他怕她再談下去，要興趣更要減少了。

「常常我自己告訴自己，我不願孤獨，也不願離開一切人，獨自生活，也不覺得我的情感比一般人的冷。我決定強迫我自己來克服我愚蠢的赤心的天真，這是男人們接近我的障礙。我的夢想，是想找一個對我有偉大的愛的，這個男友能和我永遠在一起。」

「現在是多麼不幸，」青年想，「她講了這麼多的話，又沒法阻止她，」他覺得她愈來愈忠實，愈直率，她把她自己的一切都向他宣佈了。他初見她時，他很想知道她是什麼人，是怎樣一個人物，在那個時候，他還感到肉的輕微誘惑，可是這種感覺現在完全消失了。

當她告訴他，她的孤獨，她對戀愛的高超的觀念的時候，他覺得他已消失了他所有的對她的慾念。當她顯出她並不是墮落的，也並不是患着精神病，只是一個誠實無邪的女子的當兒，他竟說不出這次火車上突然的遭遇，和這空寂房間的訪問，究竟給他什麼感想。

他突然發出社會上向一般尊貴女人所常用的一種沈重嚴肅，而正確的語調。

「很不幸，我們現代是沒有這種愛了。」
蕭華士說，「一切東西都從一般生活情形裏產生，不是產生在特殊個人虔誠的觀念裏。從前人們住在僻偏鄉間，看不見別人，一對人終身住在一起，不見別的一對一對人，這是可能的，但是現在……」

說到這裏，他拿出煙盒子，燃香烟，女的靜對着他，期待他未完的話。

這使她有無限快意，夜裏，她和一個陌生男人同坐在這空寂的房中，他沒有給她什麼影響，他們的關係只不過是一種真誠

的接觸。由此可證明，一個女人不採用現代人的手段，而用另一種方法，也能吸引一個男人的。

「還有」蕭華士繼續着，「當我們住在城市裏的時候，有幾百個女人在街上經過我的面前，我並沒有想把我的生貢獻給此中任何特殊的一個，因此才去認識她。

依存於現代急潮裏的生命，和我內心平靜時時相反。現在所需要的是力，這力不能從平靜生活裏求得。

「在現代的生活，我們需要麻醉……」
「從前一個詩人，一個田野詩人，能寫出從自然界和寧靜田野裏得來的靈感，但是現代詩人的詩，不靠靈感，却靠吸着枯加音(Cocaine)和飲酒。」

「戀愛也是這樣。以前他們談愛，是因為生命自然液的漾溢，但是現在的愛，或簡稱為男女的感情，只是被特殊環境和一種新奇所喚起。第一因為一個人所有的力，都消耗在這生命的急潮裏（例如大部

分工人，他們都像疲倦的馬似的工作着），第二他和以前一樣，把他自己約束在義務，道教，宗教等名義下，把自己的感情藏了起來：只有受了壓迫，得不到滿足的時候，感情才強烈化……於是這種感情變成高尚的非動物的形式……變成浪漫主義和詩……」

「在生活急潮裏的現生，男人和女人的力的耗費，是超過他們的儲藏，他們所剩餘的力，僅足應付一些普通獸性的刺激：在這刺激裏，就是你所說的高尚的東西吧？」

「但這是可怕的，」她想了一會說，立刻她又鎮靜些：

「不，但我還沒有講完呢。」

蕭華士失望地看一看鐘，只好預備再聽下去，不過不再去注視他的同伴。

「我只對我自己說……我最喜歡坦白，」她說着，臉一紅，「願意告訴一切，我全部的思想……你會當我蠢笨嗎？」

「我怎樣會呢？」蕭華士正想這樣說，當她問他這一句。

「於是，我想我應該強迫我自己去做違背我靈魂的事。在現在的時代，也許就是使男人了解的唯一方法。我強迫我自己這樣做，所以允許你來接觸我的腿……

但我不能支持了。」她微笑的說，臉紅起來。

「我想假使我讓一個男子這樣接近我，開始他只會一種興趣引起，覺得我和他們所說的『她』一樣，但後來他應該了解，我不但是『她』，而且是一個藝術家所描寫的女人……因為這是女人的價值，不是……別的。」

女的說完後，蕭華士想，在他面前這個女子，實在是有種偉大的道德力量，但這種力量從他的觀點看起來，完全是一種簡單的觀念。他知道這不是個蘭愛斯，蘭愛斯實實在在是自由性愛的化身，她沒有主義，沈浸於獸性肉慾中，自私而淺薄。現在這

一位才是一個純潔而質朴的女子，她一朝沈在愛河裏，她會毫不躊躇，為她的愛人去死。正像一個女人願隨丈夫到亞伯利亞，預備去受種種的犧牲。這個直頭髮的女子，蘊藏着愛的寶庫，使生命有了價值。

凡有這種愛的經驗的人們，覺得被這種愛所照臨着的生活，是世上最爲神奇的東西。她也許到現在對他沒有什麼情感，但已有一種愛的預告，這預告在她晶亮的雙眼和臉上的昏紅溫存表情裏，呈露出來了。

但在他眼前最最觸目的是她兩邊平分的直頭髮。爲什麼她不把頭髮側近一邊分開呢？怎麼一個人連這些事都不知道呢？還有她鼻樑上左右眉毛接觸處，有數根黑髮筆直地發出來。

這時他想，倘使他和她接吻，向她表示些溫存，她定會愛他的，但要是他被她這種裝飾。這種由中央平分下來直垂在鼻上的頭髮引起了反感，那又怎樣辦呢？

假是一個人對這一點用合理眼光去觀察，估計內在的價值，甚或用普通的眼光去考究，這畢竟是命運送來的可珍的財產，多麼奇異，多麼突兀。

她是真實的患難之友，終身之友。她不是無情的蘭愛斯，她或許不願和一個男人只住上二年！但是這直分和討厭的頭髮在眉間……

「現在我須走，時候遲了，」蕭華士說。范蘭向她手腕上的錶一看，對着她同伴驚駭的說：

「是，你知道什麼時候嗎？已經二點鐘，天快亮了。」

蕭華士穿上大衣戴好帽，范蘭在他旁邊。她的臉上露着淺笑，她的雙眼對他凝視，眼光好像發自她的靈魂，她不是看，是把內心發生的一些難解的東西集中起來。起初行動粗陋的他，和她在這空寂地方同住一夜，現在離開她。這一椿事使她

內心充滿了一種說不出的歡樂，可以說是爲了她自己，並且爲了他。

「什麼時候再見呢？」她牽着蕭華士的手問，她覺得她緊握的是一顆純潔的心，是一隻親熟人的手，不是在車廂裏會撞過一個陌生女人的腿的惡漢的手。這時親熱的光開始從每一個人的至善的輝耀裏迸裂出來。

「幾天裏我再來，」蕭說了，停下步，躊躇一番怎樣和這女子話別……他猶豫數分鐘，他在她手上接吻。後來他撲着她在她的額上接了吻，走開去。

四

第二天范蘭覺着她自己和往常有些兩樣。這兩樣可從她對平民工廠的態度看出來。從前她是蕙不情願，偷偷地走過工廠，一些也不去注意牠，所以沒有一個人看見她，在這個地方，她好像沒有停留的權利，倘有個人停下來和她講話，這豈不又要引起人們的注意。她對她的觀客——

青年男女——的態度是這樣的她覺得和這般自信而無恥的青年碰面，是無恥。

他們在她面前進行的浪漫史，使他更受道德的壓力而畏縮起來，他看見某一年向他的女鄰調笑和引誘別人的注意，她會連一句規勸話都說不出口。她覺得倘她向人規勸，那會使每個人誤會，她的頑固就是因爲她自己從來不曾遇到這樣過。

以前她去講演的時候，常常避開一般青年的眼光，好像怕去知道在他們眼光中她是怎樣一個女人。

現在，什麼東西都有些異樣了。她覺得她完全失了畏縮和怕人注意的本性。她常常聳肩的習慣也慢慢的改去了，她走過迴廊，如果有學生和她相撞，她和氣地推開他，說：「當心些，你要向前走，不要朝後退。」

他覺得這種異常鎮靜和肯定的音調，很是可驚，一時惶惑，什麼都說不出。

她走進教室，也和平時完全兩樣，從前

她拿出筆記，懦怯的懇求他們的甯靜後，便不管這繼續又起的鬧聲，也不去看她的聽衆，只急速的開始她的講演。在她講演時，他們互相私自說話已成了一種習慣。

現在她站在講桌前，覺得像有種內力灌注着，使她注視教室四周。她覺得倘她現在如果要的話，很可以把那般羣衆管束一下子，這是不值畏懼的，現在也不再避開這般不聽講演只顧談話的學生的眼光，在講桌前，她的視線她的地位和她非常鎮靜的態度，立刻使全教室肅靜起來，這樣靜，在她的講演中，還是第一次。

教室後方右角，一羣人起勁的做他們自己的事，有的在談話，但這談話的聲音在全體沈默下，特別顯得響亮，他們惶恐地四下一看，立刻自動安靜下來了。

她講演的方式還是和以前一樣，但現在爲了某種緣故，學生的視線都集中在她身上。她的聽衆像樂器般和她的彈奏相吻合——在講演時，她添了一些談話，臉上

微笑，這時候，連全體中極輕的細瑣動作的聲音都可以聽到；她便暫停一下，全體又肅靜起來。

有種力在她的內部。這是什麼力，從什麼地方來……她自己也莫名其妙。這力聽衆是感覺到的，而且他們都被這力所翕服。在她，這感覺是幸福，並且還是第一次經驗到。

范爾覺得她現在較過去更像一個人了。也許她的力沒有像蘭愛斯的被分散，並且她或者在給她新生命的那個人看來，是一宗更大的寶藏。

這時范爾走近她的家，看見她房中黑暗的窗，並不感到孤獨的威脅，走進房，燃煤汽爐，預備茶，對這煤汽爐發生一種好感，這煤汽爐現在成了她幸福的象徵。她的手撫摩牠，當她把這器裏全裝滿了油的時

候。
的確，這是她第一次瞭解愛。只有有戀愛權利的人，才能接受生存的權利。她

逕去接近這男子，才確立她自己戀愛的權利，因此，更接受生存的權利。

現在她是非常快樂，不是她覺得最快樂的，是當他親吻她額上的一刹那。她純潔的靈魂估計這額上的一吻，認為是他們關係純潔的符號。

這是對的，戀愛的權利，應該給與不輕易用情的人，她不是忽左忽右，她只把牠珍貴的有價值的東西蘊藏在內心。

他是否區別得出她和他的蘭愛斯呢？在蘭愛斯，生命的成長，並沒有超過性慾。

世上有多少的蘭愛斯，她們施放廉價的愛情，弄得男人眼光撩亂，簡直看不到背後的真實。

她走近牀，沒有平時那樣急促和倦乏，她坐在鏡前很久，注視自己的臉和雙眼的反影。她接着關了火，在黑暗中脫下衣服。爲着某一緣故，她覺得有些羞澀，看看鏡中脫了衣服的自己，帶著羞澀和激奮的意

識，因為她覺得她並不是單獨的一個站在房裏。她睡在牀上時，對於一切，即使是枕頭，也表示出一種對人似的柔情。

到現在她才感到她不是一件沒有生命的東西，一天天自動地走往工廠，回來之後，總是感到疲乏，呆板，更由這呆板結束了每天的生活。她和世界隔離，她覺她不是世界的一份子。假使天上有陽光，她只感到一些暖意，假使下霜了，她也只感到些冷。然而，現在突然間一個活的靈魂在這無生命的東西裏生出來了！這靈魂像久睡醒來睜大着雙眼說：

『世界是美麗的。這裏充滿着新奇，這新奇我從不曾見過，因為我的眼是一向閉着的。』

第二天無意中，她在街上撞見他。在石路上，她幾乎撞在他身上。他心不在焉地走來彷彿什麼都沒有看見。

她的心跳得快，眼前一陣黑暗，無意識地把手捫着她的眼好一會，退回來，她的頭

幾乎碰在圍牆上。

「你怎麼樣啊？什麼啊？」蕭華士驚問，她翻眼向他看，他不再問了，只說：

「今天我可以來看你嗎？我很想看看你。」

「我等着你。」范蘭泰然地回答完，離開他，也不覺得她的脚在石頭路上走。她不知道她為什麼愛這人，一個陌生人在這樣短促的時間裏，會有這樣熱烈的愛。

五

晚上他來了。

他仍是恍惚昏亂。

「我有些煩惱，」蕭華士說著在靠背椅上坐下，失神的向房中四周打量，好像他丟掉了一樣東西。

「不，我們坐在這裏，會比較舒服些，」他說著走向牀邊走。

范蘭自己鎮靜了一下坐在他身旁，就好像人們靠近親熱的人，當他們遇到困難而願意信任他們。

「我很高興這樣突然地意外地遇着你，我的親愛的，大家有一時候不得不向一個人講話或商量……我現在只有一個朋友……一個男人……遇着這種事，男人們是沒有用的。現在所必需的，是慈愛的女子。」

他告訴她，他收到蘭愛斯一封信，她毫不羞澀地直說，當他不在的時候，她是不能久耐的，她正和別個男人同住，感到十分快樂。她請他對這事也用平時的眼光去看就算了。

「十分快樂」這句話特別值得提出來的，蕭華士用諷刺口吻說。范蘭聽了這話，心中暗喜，她覺得像是上帝在幫助，但她却沒有把她的快感露出來，因為他受了這意外的打擊後，還沒有恢復。

「我從沒有想到這會影響我到這般的地步……因為這……我知道她所指的，男人……她是個沒有頭腦的粗漢，他的唯一的財產是健美的大腿和無恥。這有可

能嗎？她竟不覺得我比那個飯桶要有價值些？我不再說……啊，但這算什麼呢……」他搖手，沈默了。

「這是可怕的，」范蘭說，「愛只有合意和不合意。自制到那裏去了呢？人的靈魂的了解在什麼地方呢？像這種人沒有權利說『愛』這個字。這是她們對戀愛探便取隨便主義的結果。在什麼地方讀着我忘了，女人可分作兩類——母親和賈淫婦。倘一個女人不是母親，她便是賈淫婦。我們現代的女青年不願意做母親，所以幹青年運動的女青年和智識分子的女青年，在她們隊裏發展着賈淫的習慣。」

「為什麼如此不安，我自己也找不出理由，」蕭華士說。「她沒有特別的聰明，而且她的虛榮心很大。當一個男人遇到大不幸時，她會毫不思索的棄掉他，轉身就走，因為她非這樣做，不會舒服的。我知道這一切。我知道她是沒有恆心的，但我看到她倒梳的波浪似的頭髮，這髮雜在千個

頭中我都認得出，我—想起她頭髮整齊的向後梳着，高舉她的臂，微笑着的站着，我就不能自制了。這粗漢擁抱她，她舉手站着，像看我時一樣看他。但她寫信來，那是很好，無論如何命運已把我從極大的錯誤中拯救出來了……

「她不能久耐，」蕭華士惡狠狠的說，這語調顯然表示他的憤怒已控制不住了。「這比什麼都要激怒我。」

范蘭如果要回答，便是說，他不應該這樣憤恨，因為她——范蘭——允許的話，也許也要如此。當然他不能和蘭愛斯去比較，因為蘭愛斯只具有下等動物的智力。

「我現在決竭力把這女子給我的每一記憶，統統忘掉。」

范蘭看看他，想起以前是多麼錯誤，以前認為一個男子對於女子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有「一個『她』」而已，如今才覺得他隱隱地渴望着「一種偉大的真實的愛，她知道他

發覺了所親愛的女子無足重輕的時候，他很感到痛苦。

她看見他煩惱的臉色，而且覺得自從一次相見後，他遇到煩惱就來找她，使她感到一種滿足，一種說不出的滿足。因為這不僅表示他們已經不是初會的生客，更使她女性的需要找到了安慰之所。她像一個親愛妻子似的，把煤汽爐燃好。她想首先應該給他點食物，移開他的憂鬱思潮。

她在他面前放了一杯茶，把她自己當夜飯的肉麵包，也放在他面前，撫摩他的手說：

「你不要過於傷心，不久什麼都會如意的。我們自己心靈受損失，這實在不是好事，況且這個女人並沒有真的和你的心靈接近過。這次的結合將使你明白關於女人們的要點，不是外表，不是那不甚相干的外貌。好在你現在並不孤獨了。人生最不幸的是孤獨，沒有什麼再比這個可怕了。要是你現在孤獨到沒有一個人和你

談話，要是你遇到這種困難，會更加難受，這種難忍，你有什麼法子可以驅逐掉？」

蕭華士立起來，在房內踱了幾步，整理他的頭髮，忽而他站在范蘭面前，呆呆地凝視她。

「爲什麼？你這樣向我看！」她立起來問。

蕭華士爲着某種理由，凝視她的鼻樑，嘆了口氣，走向窗前。向着窗看了一會，背朝着這女子，突然說：

「我現在要去了。」

他扣大衣，范蘭手拿了她的帽子，走近他，等着。

蕭華士接過帽子，又重好奇似地向她看了一會，移開他的視線，最後抱着她的頭，同前次一樣在她的額上親了一個吻。

范蘭送他到門外。

他拿着帽子和手杖，走近她。

范蘭不知爲什麼，把她自己身體緊靠在他的胸前，狂流着淚。爲什麼要這樣，她

不知道，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她只知道她不能了解，爲什麼他忽而離開她，撇她一個在這樣空虛的房中，竟會使她如此地痛苦。

『這是爲什麼？』蕭華士問。

她想告訴他說，由於不可知的命運的牽繫，在她的心目中，他是比她的生命更珍貴，她可以毫不躊躇地這樣說，因爲她對他沒有像蘭愛斯那樣懷着邪思和慾念，只有一種貞潔的自制。可是她並沒有說出口。她只含淚看他，一會兒遮着臉嗚咽起來。她不說出來，能否使他了解呢？

蕭華士待她自己回復了平靜，輕輕拍她的肩和頭，走着說，他明天將早一些來。

六

在他沒有說他愛她之前，她已經承認愛他了，這愛是怎樣發生的呢？但她的愛這般純潔，是無需隱藏的。

她雖不認識蘭愛斯，她想起她，她憐憫她這顆帶罪的邪心被命運的注定了，永不

能體驗人類快樂的深泉。她自却要將這快樂帶給那已經選中她的一個男人。

她幻想她自己是個新娘，一個頭上帶光圈的純潔的新娘。

蕭華士已二天沒有來看她了，她開始煩悶，她責備自己沒有問明他的住址。她不能去問他究竟爲什麼事不來。或許他已跑開了，說不定他在某處孤獨地躺在床上生病，她不能看護他——這是多麼可怕。

她沒有想到她的全部的感情竟然都集中在只見過兩次面的這個男人身上。她充滿了焦慮。

不久她收到他寄她的一封信。范蘭連忙從牀上跳起來，疊起腿來讀：

『親愛的范蘭……』

這幾個字使她眼前都黑了，心也停止了跳躍。他這樣稱呼她，在她還是第一次。雖然這種稱呼只是在信上。她重又大聲讀：『親愛的范蘭……』

一忽兒，她的眼模糊起來，嘴角漸漸下垂，手拿了信紙不住顫抖，臉色變成慘白，繼續地讀下去。

蕭華士寫的是：

『當你第二次陪我到門口時，你哭了，我的親愛的，我知道你已開始用純潔，真實和無邪的力來愛我了。老實告訴你，這使我很驚駭。

我必要忠實的告訴你，我相信，在我們之間不會形成些什麼。我和你在一起，我覺得不快和惱亂，雖然我已很謹慎地用了一切的力量來反應你，你的唯心的心理。

這引起我的厭惡。你把我們的關係放在這樣的平面上，排斥一個現代的男人，使他對你不會有絲毫的愛。

我願受我良心的命令寫出來。你坐車廂的時候，你是一個我所不認識的女人，那時候我曾經感到你的肉的引誘，特別在我碰着你的腿的時候。從你真淑的外貌

判斷起來，我想你是立起來，走開去，然而都和我的期望相反，我的親愛的，你沒有這樣做。

你的外貌告訴我，你是屬於沒有時間去戀愛的這類的女人。她們聰明，有美麗的心、耐性、誠實和自制力，不過事實上對待一個男人，這些德性是不需要的。但是你對我那一碰的反應，竟告訴我你和你外貌所表示的，正是相反。

當時我想我已做錯了。後來在車廂裏，你嗚咽的時候，我同你一道，我漸漸明白你并不是屬於那一種，你不過是一個患有神經病的人。你請我到你房中，雖然那已太晚了，却顛亂了我，而且引起了我的興趣。

但當我看到你特別忠實的眼睛，覺得你是個很好而且有價值的人，我慚愧起來，方才觸過你的身體，好像如此對待親戚一樣的慚愧。這是可恥的，不對的。

我必須告訴你，一個人千萬不能像你

說話的時候那樣的老實，那樣的懶慢。

最重要的是我知道你是真真的愛上了我，我的親愛的。我不知爲什麼，我重說一遍，你的淚把我嚇退了。那種的哭是不好的。一個現代的男人怕這種女人，和怕生癩癩病是一樣的。他最怕女人們要掛在他身上。

我們的生活雖然粗糙，却有許多的方面。現在沒有一個男人願意把自己讓得完全佔有了，然而你說到你的自制的時候，你却夢想着這樣的被佔有。你的自制是一根有二個頭的棒。

你的愛不許你對事物有正確的觀察，你又不讓像蘭愛斯那樣的人接近你。你竟要求我對你有長久的愛和自制，你該知道這是多麼愚蠢。

原諒我，你太不懂得性關係，所以你那嚴肅的頭腦和純潔的心，使男人憎惡你，覺得你太愚蠢了。現在沒有一個青年男人或女人，在這方面的經驗，會比你再少了。

記住這一點：從男人方面看起來，沒有

比這再壞的事情了——他要離開女人讓她單獨的留在空寂的房中，他臨去時，只在她的額上接一個吻。倘他能在她的臉上重重的吻一下，那便比較好一些。

真的，倘你不改變，倘你聽每一個人說話時，總表示不斷的憂鬱和忠實，倘你繼續說到你的孤獨，那末你一輩子恐怕只有這個煤汽爐和你作伴了。

我只憐憫你，因爲你自己不覺得，在你奇特的性格裏，存在着怎樣一個敵人。我對你保持着很好的感情，所以我要向你進一個小忠告，這忠告在應付現代一般男人心理上，是十分有用的。

至於蘭愛斯，她和另一個男人住了一星期後，便把他棄掉，她昨天已到了我的地方，所以一切都很好。她使我很滿意。

在友誼上講，你有你的權利，來寫信給我，我呢，沒有別的，只對你保有很好的感情。但最好你還是不要寫信給我。好在我

們之間沒有發生過什麼關係。在這種情形下，我對你無須負責。一個人總是應該永遠追求着那最爲原始的衝動，不要期望那較高的意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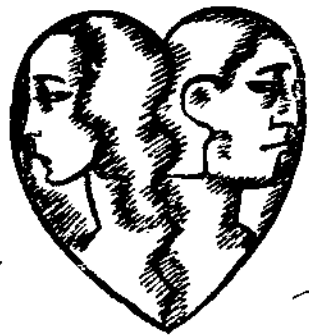


再會！

你的蕭華士。

P S —— 你必須改變你頭髮的式樣，不要再向兩邊平分。再會。

范蘭眼睛失神，嘴唇顫動，下了牀，昏沈的走向煤汽爐，頭倒在爐上，開始嗚咽，抑制不住的熱情都湧上喉頭。



書新律法及史歷版出

歷史哲學概論

Robert Flint 原著

郭斌佳譯
實價八角

近代哲學史

傑波林著
林一新譯

實價一元八角

哲學為最深奧之學理，而尤以近代哲學思潮為最繁復。歷來治哲學史者，僅述各家思想之大概，殊少深究其思想之所由起，及其歸趨。本書作者以批判的物觀方法，將浩繁之近代哲學思想，加以有系統的敘述，指明自培根至現代之各個思想所代表的社會背景，及其理論之正確性。清晰易讀，譯筆流暢，凡治哲學及研究近代思想者，不可不人手一編。

近世世界史

Hayes & Moon 原著

耿淡如
沙牧卑
譯實價三元六角

原本為當代史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海蒙二氏大戰後之著述專供學校課本之用，本書即為依照最近改訂版譯成。全書以民主政治為中心論題，旁及社會經濟之遞變，科學文化之演進；敘述最近四百年來之史蹟，闡明民主政治發育之過程及其當前之危機；最後數章，討論現在國際政治之趨勢，尤為精到。譯文淺顯明晰，插圖精確詳密，並附有複習題、參考書等，可為學校課本之用，足供自修參考之需。

近代歐洲史

Hayes 原著

余楠秋等譯
實價二元四角

本書即海斯教授近代歐洲政治社會史之中譯本，內容自一五〇〇年近代國家成立起，迄一八一五年拿破崙帝國傾覆為止，凡三百餘年來近世歐洲之重要史實，皆已提綱挈領，詳細備載。每件大事之起源演變因果，剖析無遺。洵為近世歐洲史之唯一名著。至於編譯文辭方面，亦經再四釐訂，處處顧全史筆體裁尤覺暢順。凡研究西洋史者，尤宜人手一編，若採為大學課本，更為相宜。

現代歐洲史

Hayes 原著

蔣鎮等譯
(不日出版)

本書即為近代歐洲史之下冊，內容敘述歐洲自一八一五年至一九三〇年各重大事件之政治社會經濟的背景及其遞變，因現代東西文化之接觸日密，故本書實不啻一世界史。

萬能的人類

H. Vanloon 原著

伍况甫譯
實價七角五分

俄羅斯現代史

Vernadsky 原著

陶樹譯
實價九角

憲法原理

Bryce, Goodnow, Strong & Morley 諸氏，皆憲法學界之權威。

吳友三譯
實價一元六角

本書乃就諸氏生平傑作選譯而成。全書共分三編：上編論憲法之性質及其發展之歷史；中編論各國憲政之實施方法；下編則編載後憲法之趨勢。洋洋廿餘萬言。其於憲法學之理論與實際，均有深刻詳盡之論述。凡研究憲法者，尤宜人手一編，而採為大學教本更為適合。

法制

潘楚基
張國幹著
實價八角

如果你是初學法律的，那末要推選本書最合你的需要了。它是最淺明的文字供給你關於政治制度和法律的常識，也可以說它是給你打下了法學的基礎。本書本為高中法制的講義如採作課本，那末更可顯示本書的優點。

最低工資立法的研究

蔣學楷著
實價二角五分

SKETCH

兩篇

宜閑選譯



1. 吉訶德的精神

波蘭 Ignacy Matuszewski 作

在一切理想，一切革新，一切發見或是改良，一切計畫，以及一切為真理為正義的鬥爭的某個階段，出現着唐吉訶德的精神。

指引着路徑，出着岔子，做着嘲笑，甚至打擊的靶子，攻擊着偏見的「風磨」，攻習慣的「羊」，攻擊着大眾的惡意冷淡，以及無意識的譏嘲，這一種人總是非有不可的。

這樣的精
神在對於新理
想以及舊理想
的關係上幾次

三翻顯出了本色，而那種理想，除非有吉訶德來擁護他，是永遠不會完全實現的。人們不但非常勉強地去順從思想和精神上較新的征服，而且也很容易擺脫較舊的征服，那怕——或者就因為——那些征服是完全的。因為誰不知道自己對於低下者和弱者應該存着好心，寬容，正直而且和氣，對於在上者應該保持充分的自我尊嚴嗎？可是誰耐煩遵守這些金言呢？

換句話說，反對邪惡，偽善，虛偽，自私，榨取以及不公平等等的鬥爭是必要的，這有誰不明白呢？——然而即使實際上不曾受過那可以確信的相助的人們的欺陷，自己也多半會弄得孤獨淒涼，那末誰還冒險來發動這種鬥爭呢？

那種在不平等的鬥爭的起頭，不願意過問實際性質的手段和目的的人，世間叫他唐·吉訶德。這是對的。可是我們還得知道，這個用輕蔑的態度給予着的稱號實在是榮譽的。

原來唐·吉訶德不但是現實所擊敗所嘲笑的夢想者，他還是最高貴的企圖和希望的象徵。那些企圖和希望，不住的被日常生活活破滅了，可是對於人類精神的進展却是必要的。

一輩子從來沒有攻擊過「風車」，甚至從來沒有想像過這麼辦的人也許會成就什麼為自己利益的大事業，然而他却一定不會在別人的幸福上有一點兒貢獻的；為着公共的利益在自己的事業

上冒一下險，或者使那時代的精神的氣溫升高一度，在這一種人是辦不到的。

全是唐·吉訶德們所造成的社會要餓死，這固然不錯；然而魯濱孫·克羅沙的社會，照那本來的性質，却也不免完全沈淪在實利主義裏。

說到魯濱孫·克羅沙，我們不要忘記他是獨住在荒島上的；需要纔使我們所驚訝的那些精神的力量，在他內中發展起來。起先，他本是一個普通的冒險家。後來他變成他本國的道地的市民了。要是他的船沒有遭難，他大約會是一樣道地的咖啡田主，或者——因為那時候並不咀咒着奴隸制度的緣故，更切貼些——會是奴隸的販子罷。

然而，唐·吉訶德却完全不同了。克羅沙不過使自己適應于現狀和環境，並不指望到達更高或是更遠的地境，而吉訶德呢，在他的內心和想像裏老是跑過這些境界的，生在別的無論什麼地方什麼時期，吉訶德不會顯得怎樣可笑，因為他始終覺得實際應用高貴的熱誠這一種寶貝是可能的。然而一經運命放在不對的境地，這可憐的夢想家却把一件件的呆事堆積起來了。

話雖如此，他的失敗却只在行動上，不在精神上。唐·吉訶德對於自己，始終是忠實的。無論他釋放着船奴，或是毀壞着彼得神

甫的傀儡，他總意識着自己是爲正義而鬥爭，保衛着不幸者和被壓迫者。當我們估計着吉訶德型的社會價值的時候，必須把他的精神的、主觀的質素記住了纔是。

魯濱孫·克羅沙型對於民族的物質的發展是必要的。然而要使民族發生一種酵素似的作用，提高到自私和實利主義這種較粗陋的品質以上，卻也必須有着像唐·吉訶德這類的人。

2. 我的舊筆桿

英國 George Gissing 作

我的筆放着沒有接觸過，已經一星期多了。在整整七天之間，我沒有寫過什麼，連信也不寫一封。除了一兩回害病的期間以外，這樣的情形在我一生中是從來沒有的。我的一生就是須得用無聊的苦工來養活的一生，這一生並不照一切生命應有的道理，爲着生活的緣故生活着，却是在恐慌的刺戟之下生活着。賺錢應該算是對於什麼目的的手段，可是在三十多年之間——我十六歲上開始靠自己生活了——我却得把牠本身看做目的。

我想像得到我的舊筆桿有些抱怨我了。牠可不是給我好好

熱誠羅曼主義和夢想好像強迫的麻醉劑——用得過量了，使神經昏暈衰弱，如果用得相當呢，那就使社會和個人活潑起來，堅強起來。

這些藥劑的管理不消說是十分要緊的。至於要把這些東西從社會的藥箱裏搬出來，輕易摔到窗外去，那是任何流弊也不能有這種要求的。

兒服務的麼？爲什麼當我幸福的時候，我倒讓牠冷清清地躺在那裏積受着灰塵呢？這同一的筆桿可不是天天橫在我的前指上，過了——多少年的至少有二十年罷，我記得這是在托登罕法院路一家舖子裏買的。那一天我還買了一個壓紙器，花了我整整的一個先令——一回惹得我發顫的浪費。筆桿上的新漆那時是發光的，現在呢，從頭到尾是黃蒼蒼的本色的木頭了。這在我的前指上已經造成一個老繭了。

老朋友，也是老冤家！我頭昏腦脹，手發顫，眼發花，無可奈何地

舉起牠來，這種時候，不曉得有過多少回了！我多麼害怕那白白的紙，我得用墨水來弄污！最難受的是在那些日子，適逢春天的藍汪汪的眼睛從桃色的雲端迷笑着，適逢陽光照到我的桌上，使我幾乎發狂似的想念着，想念着大地的花香，山邊的綠松，嶺上的雲雀的歌唱。有的時候——這似乎比孩子時代還遠了——我急切地拿起我的筆來；如果我的手顫動了，牠就有着希望了。然而這希望却愚弄了我，原來我的文字決沒有一頁是應得生存的。這句話我現在能夠泰然地說出來了。這是幼稚的錯誤，只有環境的力量纔延長了牠。世間待我沒有什麼不公平，謝謝上天，我已經聰明起來，不至於為此痛罵世間了；任何寫文章的人，就算他是寫不朽的東西的罷，為什麼應該對世間的不睬抱怨呢？是誰請他出版的？誰答應他來鑑賞？誰對他失了信？如果我的鞋匠給我做成了一雙精良的靴子，我呢，用一種刻薄的、不講道理的神氣把那雙靴子擲回到他的手裏去，那人是有着正當的抱怨的理由的。然而你的詩，你的小說，誰和你特約過？如果這貨真價實，可是缺少了買主，那麼至多你也只可以自認爲晦氣的生意人罷了。如果這來價很高，人家不出大錢來買，你就暴躁發恨，這也是不成樣子的。人的精神的作品，有着一個測驗，而且只有着一個，就是還沒有出世的後代的判斷。如果你寫了一部什麼偉大的書，這是後來的世人會曉得的。然而你對於身後的光榮却並不在意。你要的是在舒服的安樂椅上享受盛

名。唉，這就完全是另一個問題了。你老實提出你的欲望來罷。承認着自己是一個商人，向神們和人們抗議着你所提供的商品比別的許多高價賣出的質地好得多罷。你這纔也許是對的，那麼『時尚』沒有來光顧你的攤頭，真是對你不起了。

荷馬詩中所見的

1. 兩層樓房
2. 大院子
3. 四腳軟牀
4. 染色絲質被面
5. 蚊帳
6. 化粧室
7. 浴盆
8. 香粉
9. 香髮油
10. 直通污水溝的廁所

蒙且 (Montaigne) 的書室中

十六世紀法國散文家和道德家蒙且在書齋的橫樑和牆壁上，

刻滿拉丁名句，例如：

『我不決定；我不直覺；我制止批判；我考察。』

『人類太貪取預言。』

『人被人對於事物的意見所苦惱；人不會被事物本身所苦惱。』

關於波華荔夫人傳

李青崖

倘若現在對國內文學界，提出波華荔夫人傳這部小說的名稱來，似乎已經不是全然陌生的了；不過以這樣一部與世界文學進化攸關的名著，在國內又已早有兩個（註一）譯本，而牠的名稱到現在還僅僅僅博得「不是全然陌生」六個字的概觀，這又未嘗不足以證明牠的內容，尙未能喚起國內文學界的注意。

然而這却於這部小說的價值毫無損害，因為牠在世界文學史上留下來的功績，開闢來的宇宙，始終是自有存在的理由的。我們權且先說一千八百五十年前後的法國文壇罷。那時候，浪漫主義的文學已經到了強弩之末了，內部呢，他們的鉅子，或老，或死，或出亡異國，或投身政治，甚或還有

人想和固有的主張脫離；外部呢，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的實證主義哲學（La Philosophie Positive）已經成了思想的指南針，空洞的觀念都轉變而另求歸宿，因此大眾對於文學，也都漸漸有了傾向現實的趨勢。試問浪漫主義的文學，在這樣的內憂外患交迫之中，怎樣可以延長牠的支持和掙扎！

本來，「現實」這個名稱，在法國文壇並不是陡然而來的。當浪漫主義文學的全盛時期，斯當達爾（Stendhal 1783-1842），佐治桑（George Sand 1804-1876），巴爾扎克（H. de Balzac 1799—1850）和梅禮美（P. Mérimé 1803—1870）諸大師，已經向着現實的精細觀察方面，去轉

變小說的傾向，（註二）所以這個觀念，在法國小說界算是久已有了培植的功夫，所以無怪乎浪漫主義文學全部之受推翻，是在小說方面受着了敵軍的襲擊。這敵軍，就是弗羅貝爾（G. Flaubert 1821—1880），被世界公認為寫實主義的開山大師。弗羅貝爾，他的軍器，就是波華荔夫人傳（*Madame Bovary* 1857），被世界公認為寫實主義的第一部小說波華荔夫人傳。

波華荔夫人傳究竟是怎樣一部小說？牠的不朽之點又在那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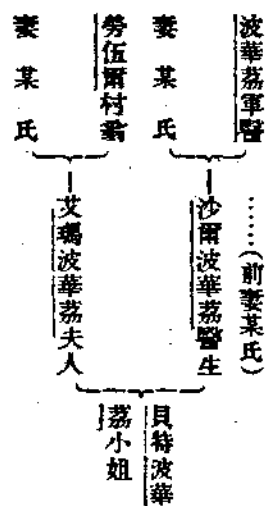
說到這些，我們至少應當先明白牠的輪廓和牠的構成。

以輪廓而論，這是簡單的，平凡的，悲觀的故事，換句話說，絕不是一件使人目眩，使人神怡，使人心蕩的故事。故事的主人自然是波華荔夫人——艾瑪，她以一個不滿意於丈夫的婦人的立場，受了浪漫氣質和虛榮心的驅使，以致始則失身和浪費，終於

因受債主的逼迫和情人的拋棄，竟自殺而死。所以可以說這竟是一條灰色的和挺直的而且愈走愈窄的人生之路。

說到構成，這就是一種力，一種使我們對於這樣一條人生之路敘述和描寫，竟不感到沈悶的原動力了。作者在艾瑪身邊，配上兩個重角，第一個是沙爾波華醫生，她的丈夫，第二個是霍邁藥師，她的鄰居。沙爾是一個靈肉一致凡庸的中年漢子，霍邁是一個醉心於功利主義而自命維新的鄉紳；艾瑪的遭遇有了他們這樣兩個人，當然就不會『合當無事』。於是乎她第一個情夫雷翁，第二個情夫洛朵爾夫，以及那個放賬的商人勒黑都先後應運而生了。這樣六個角兒撞做一堆，再加以若干次等配角的穿插，結果就構成了這件負着簡單平凡而又悲觀的輪廓的故事。

波華荔的家庭組織如下：



與波華荔的家庭有關的重要人物的性情如下：

- 霍邁藥師……勢利朋友，
- 雷翁……胆怯的少年，
- 洛朵爾夫……狠心的惡棍，
- 勒黑……工於盤利的好商。

明白上列的種種情形，我們對於這本小說的人物，應當可以有一個極其簡略明顯的概念了；然而我們不要忽略的還有兩件事：

第一 人物都是小資產階級的，並且都是鄉村的小資產階級的，作者自身以資產階級，假借了這種人物，來盡情『指摘』這種階級的醜態；

第二 故事是富於浪漫意味的，作者用如實描寫的筆法，假借了這樣的故事，來極力『反對』浪漫主義文學的弱點。

這兩件事，就是這部小說的不朽之點了。甚麼是小資產階級的醜態呢？答案是：『自私自利，患得患失。』甚麼是浪漫主義文學的弱點呢？答案是：『偏重想像，恣意夸大，過度的發展個性等等。』明白了這兩層形式簡單却是可用的答案，那末對於這部小說的認識，自然更可以深一層了；因此，我應當敬告讀者：波華荔夫人傳的內容，絕不和中國才子佳人式的偷香竊玉的小說相等，作者只不過把一個貌僅中姿而酷慕虛榮的壯年婦人的墮落生活，像數家珍像剝蕉心似地，用冷靜的頭腦和巧妙的手腕，把這些『家珍』這些『蕉心』列在讀者眼前；而又絕無所忌諱，絕無所褒貶，一憑讀者去欣賞玩味。

這當然不能不說是弗羅貝爾的創見了，這就是後人稱之爲寫實主義的主要條件。

現在我們可以進一步來談波華荔夫入傳內容的概略了。

原來全書共分三卷，三卷之下，又分做三十五章。每卷根據艾瑪的生活變化，分別抓住一個核心，以爲全卷的主腦，就是：

第一卷，共九章，主腦是她初婚不久時代的生活；活動的地點是朵斯特。

第二卷，共十五章，主腦是她初次墮落時代的生活。活動的地點是庸威。

第三卷，共十一章，主腦是她二次墮落時代的生活，直至家破人亡爲止。活動的地點是庸威和羅昂。

這樣看來，內容像是很統一的了，然而這種觀念都是一個大錯誤，因爲核心雖統一，可是那些繞住核心的種種，都是千頭萬緒的。譬如第一卷，作者在第一章却由沙爾波華荔的初進中學校的情形說起，接

着就說及他如何由中學，而大學，而做醫生，而成家等等，叫讀者很明白沙爾的性情，叫讀者根據這一章的內容，去猜度沙爾將來和艾瑪結婚之後，可以發生一些甚麼事故。

即此一端而說，可見得上文所說「輪廓簡單」是專就輪廓而言，至於內容却是豐富的——或者竟應當說是極其豐富！所以我們要明白內容的概略，還是把內容極重要的部分，依次摘錄，繫以有統系的說明，或許較之專談事實爲好。（註三）

【第一卷的概略】

卷第一章所記的既然是沙爾波華荔，那末沙爾波華荔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我們看作者在開卷之初所記的沙爾初入中學在課堂裏答復教員詢問姓名時候的活劇罷：

「請您立起來，」教員對他（沙爾）說，「並且請您將您的姓名告訴我。」這新學生咽着藥子，含含糊糊說了一

個聽不清楚的姓名。

「請您再說罷。」

於是那種被同學譁笑聲浪所蓋住的字眼，又被他（沙爾）重新念了一遍。

「高一點罷！」教員高聲向他叫喚，

「請你高一點兒說罷！」

這新學生才毅然打定了主意，張開了大口便盡了肺部的力量，像喊人似地說了「沙——爾——波——華——荔」這幾個字音。

這樣說出來的字音就叫其餘的學生叫號頓腳地來摹仿了，因此把課堂裏的秩序擾得大亂，然而沙爾這時的年齡已經是十五歲！他在中學的成績是：

從用功的結果，他在班裏的名次，始終保存了中等地位。後來進了醫科，作者又有這樣的記載：

他甚麼也不懂，他徒然聽講而毫不領悟。然而他很用功……一切實習，不會曠缺一次。每天，他做他的日行功課，

正和磨坊中蓋着眼睛的馬一般，鎮日昏天黑地地繞圈子，去「磨」他那莫明其妙的工作。

但是他還是不能如期畢業，直到：

重行用功，盡力不間斷地預備他應受考試的功課，結果居然將一切問題死記

住。他竟因此光鮮地過了考試。

有了這幾段記載，當然我們不僅了然於沙爾之為人，並且也可以了然於他的醫道了。可是沙爾畢業之後，就到一個名叫宋斯特的小市鎮上去行醫，並且娶了一個薄有資產而年達四十五歲的寡婦做元配（第一章）。

他因為行醫的關係，認識了勞伍爾村翁和村翁的閨女艾瑪。勞伍爾是個居鄉的富農，艾瑪是個受過城市中等教育的年齡成熟了的女子，沙爾在醫好了這個病人之後，彼此已經有相當的好感，等到斷絃（第二章）他就求娶艾瑪了。勞伍爾對於自己的女兒的性情是認識清楚了，他

曾經獨自盤算，覺得她的思想對於農事是不免太高超了，這本是一種艱苦的天堂職業，從來不會有人因此發了幾百萬的家財。

他對於沙爾，也不認作一個合乎希望的女婿，不過他因為：

旁人都說他（沙爾）品行端正，知識持家節儉，那末他（沙爾）對於嫁賞不會說短道長。

所以沙爾之求娶艾瑪，很簡單地就成功了（第三章）。

他們的婚禮，終於某一天在勞伍爾的莊子上舉行，在這盛典舉行的前前後後，作者把法國鄉下人的賀喜的和行禮的種種節目，用細膩的浮彫筆力寫成了一幅鬚眉畢現的畫圖（四二頁至四七頁），而沙爾的父母二人的個性，到這裏也可以使讀者得了一個大概。兩天之後，沙爾就引了艾瑪到宋斯特去，新家庭生活就從此開始了（第四章）。

蜜月的光陰，就是在沙爾行醫的這個小市鎮的住宅裏度過了，這所住宅當然不是富麗堂皇的，而沙爾不僅處之泰然，並且覺得於其間享受燕爾新昏的滋味，承認生活中有了佳境。至於艾瑪那一方面，作者的記載如下：

在她未嫁沙爾以前，她自信可以得到愛情，但是從這愛情所生的幸福這時却不曾來，她以為這是被騙了。於是她極力搜求世人所稱道的幸福，狂熱和迷戀，究竟是甚麼，她覺得這類的現象，在書籍中是很優美的。

從這一段的心理分析之中，我們可以知道艾瑪的性情和她對於沙爾的觀念了（第五章）本來艾瑪是一個傷感主義（Sentimentalism）的女人。

所以作者接着就犧牲了第六章的全文，來仔細描寫艾瑪以前的學校生活：在初期裏，她也曾熱心於宗教，不過這種熱心，完全是由弱者的傷感觀念發出來的，後來她

漸漸有了機會在校內偷看司各德那一派的浪漫小說了，才子佳人傷春嘆月這類的故事，充塞了她的腦海，對於宗教信仰的神祕，她竟表示抵抗了。總而言之，她已經厭棄學校了。出校之後到了鄉間，她又因生活納悶轉而記望學校，等到初次和沙爾相晤時，她又有以爲人生有了出路，然而不久，新的煩悶又來了（第八章）。

她當初以爲生活中最甜美的日子，一定是蜜月，小說裏面的蜜月旅行是何等耐人尋味的，而她的現實的蜜月，却是關在鄉下和一個衣履簡朴的丈夫同度的。因此她已經希望向一個男子訴盡他的衷曲，但是沙爾儘管愛她，却不了解她，他的談吐與致，溫存，起居，衣飾，她覺得都絕對是平坦的，無刺激性的，而他本人對於新婚滋味都很滿意，這時候，他們已經有了隔閡，重以沙爾的母親又來干涉沙爾的家事，艾瑪更覺得沒有幸福了。所以她在攝犬獨自出外散步之際竟說：

「上帝！爲甚麼我要嫁人呢？」

後來，她想到從前在學校裏屢次領取獎品的情形，許多人向她道賀，和她道別，向她致敬，那種光榮真是空悠悠的了。……後來忽然來了一件意外之事！就是有一位爵爺在九月裏面請他們在某一次星期三到他別墅裏去赴跳舞會（第七章）。

別墅裏的園林，宮室，酒肉，歌舞，服裝，賓客，僕從，酬酢的種種氣概，都是艾瑪在小說裏面見過而未嘗實地享受過的，有了這次的跳舞會，她竟親身享受了。可憐這次的紀念，在她真是永不能忘的。作者在第八章記了這樣兩則：

這跳舞會的迴憶在艾瑪竟成了有興味的事。每逢星期三，他起床之時總自言自語道：

「唉，這又是八天了……這又是半個月了……這又是三個星期了，從我由那裏回來！」於是那些人的面目，也漸漸在她記憶力中淆混，她忘記那開舞

的曲子，她記憶不清楚那些僕役和房屋的所有的細情已經不能存在了，當然她依然很以爲歉。

從此她竟醉心於貴族生活了，極力想把自己的生活去摹仿他們的，並且因而夢想巴黎，但是沙爾的態度，却仍然是一個平庸的鄉村醫生的，而她眼裏所瞧見的采斯特却仍然是一個小市鎮，加以沙爾的母親又來干涉家務，爵爺的請帖再也不來，所以艾瑪竟更覺痛苦。

末了作者有這樣的記載：

她的面色看看變成蒼白的了，並且心房跳得很快，沙爾叫她服些寧神的藥草，用樟腦湯沐浴。然而一切試驗，彷彿愈見使她興奮。

然而沙爾以爲她的病源是不服水土，所以預備到旁的地方去行醫，儘管在這個地方住了四年，漸得名譽，却非犧牲不可，所以他們竟在跳舞會以後的一年半光景，竟離開采斯特而到庸威村去（第九章）。第

一卷至此作一結束。

【第二卷的概略】

第二卷一起手就寫庸威村，本書的主要舞台，而舞台上的種種重要和次要的配角，也幾乎都在第一章裏露了面。就全書而言，第一卷恰好是希臘人所謂的「首」，有了這個首，讀者對於沙爾的父母，翁，妻，四人的以及沙爾本人的個性，都已經是一覽無餘；就這個可以稱之為「中」的第二卷而言，這裏的第一章又是第二卷的「首」，當然牠又應當把這些配角的個性，至少先給我們看一些兒。然而作者在這一章裏面給我們看的却還不止此。

他先犧牲了三四千字來描寫庸威村的四周和內部，於是這個假托的地點，就像現實似地立在我們的眼前；接着他把金獅酒店安置在描寫的尾上，就利用這個本為沙爾夫婦預定下車之後晚餐的所在把這些配角一個一個請出來，一步一步從言論和行動上面顯出他們的個性。我們看完

了這一章，祇覺得這是一幕在鄉村酒店之中候客所常見的眞事，誰也想不到這就是作者的一篇「點將錄」，騰挪穿插的技術之妙，真是要令人叫絕的（第一章）。

沙爾夫婦終於到了庸威在金獅酒店下車了，作者利用晚餐的機會，描寫霍邁對沙爾的逢迎諂媚，雷翁對艾瑪的體貼殷勤，以及艾瑪因為遇見雷翁自以為未來的生活大概可以好一點（第二章）。

他們的女兒具特去世了，從艾瑪對於她的命名禮節那段經過看來，很可以明白艾瑪的浪漫氣分。後來這個雷翁和沙爾夫婦過從的雷翁，竟偶然遇見了機會，得以伴送艾瑪到村外走了一回，因此雷翁又感到自己的境界真煩悶，庸威的社會完全沒有趣味，艾瑪立在這個社會裏面真是卓爾不羣，可是她和他自己之間却像有一條深溝隔住（第三章）。

後來因為晚餐後的日行消遣之事，沙爾和霍邁鬥牌，雷翁念書給艾瑪聽，於是雷

佛羅貝爾和柯蕾夫人的

戀愛 周迪斐譯

柯蕾夫人 (Madame Colet) 和佛羅貝爾的相識，是開始在一八四六年某晚睡刻師普蘭地 (Pratt) 家裏的一個交誼會上。那時對於佛的一切都不明瞭，只知道他是一個鄉下醫生的兒子，頗有資產，住在羅羅恩城 (Rouen) 三里路遠的鄉村裏，並且正在著一本書。佛看這人頗長映麗，而又溫文得很。僕特指他對佛說：「那個偉少年，他正要研究文學，你可給他一些教言。」柯很自負地想，她還更能給佛以種種指導。她於是約他談話，並告訴他一些應該知道的文學常識。不到一星期他們倆就發生了性的關係。

這戀愛或者是她有生以來的地一遭，而且也只有這一遭。不過此種關係，在佛方面並不見得怎樣起勁。在他們熱戀的八年中，他不曾給過她一絲中藥的錢，或旁的東西。他每兩月中總有一次從羅恩到巴黎來和她游玩一天，但又總是很準時的匆匆回去，還真使她多麼痛苦啊。有時她在信裏暗示着她想要雙新的鞋子，或一件裝飾品，或一點兒首飾，他竟會不斷地每天寫給她成帙的信（這些信集起來，當比波華夫人多過一倍），而把這些暗示假痴假呆地或沒知沒覺地忽略

艾瑪間距離就日見接近了；然而接近儘管是事實，但是兩方面的心理却彼此都不能澈底互相了解。作者在第四章之末，有這樣的分析：

雷翁很費了心機尋覓如何向她發表宣言的方法；然而時常在那使她不悅的恐懼和那使自己受指摘的羞辱兩件事情中遲疑，灰心和慾望的作用竟使他流淚了。隨後他毅然取了堅決的態度；他寫了許多隨手就撕的信，且在退避的時期中等候。好幾次，他預備進行毫無忌憚的計劃；但是瞧見了艾瑪，這種主意立刻又丟開了，有時沙爾邀他同坐雙輪小馬車一同到附近各處去看幾個病人，他也立刻允應，向艾瑪道過別就起程了。她的丈夫不是她的一點兒東西嗎？至於艾瑪方面，她毫不研究自己是否愛他。她以為愛情應當隨着電光一般的閃爍和電聲一般的甸甸陡然而來，墜在生活中的天空颶風，奪取意志正和拔

取樹根一樣，並且將全個兒的心都送到莫名其妙深的深淵。她却不知道房子的承露管塞住了的禍害，可以因積雨使屋頂的平台變成湖沼，並且她即令陡然發見牆壁中的一條裂縫時，也一樣安然候着。

從上文這兩段裏，我們可以窺見雷翁處處持重，尤其是他不明白沙爾夫婦間的參差，而艾瑪却只消極地預備承受對方的襲擊，這樣相持不讓的態度，就釀成了第五章之所謂『怨與曠的悶葫蘆』了。

所謂悶葫蘆者，就是艾瑪心中愈傾向於雷翁，而當她和雷翁談論之時，却愈要裝出種種貞靜幽嫻的態度，因此雷翁儘管日見熱中，但是竟自為絕望：

「我真是糊塗！」雷翁自言自語，「怎樣能夠達到目的呢？」他這時覺得她是何等令人欽佩而不可引誘的，簡而言之，就是最模糊的希望也沒有了。但正是他從這種失望，對於艾瑪竟換了觀念

過了。柯雷夫人在她丈夫死了的時候，建議說他們兩可以正式結婚了；但他的回信竟率直地或無情地說他是一個最不宜於和別人同居的人，因此他就無論如何不會和她結婚。她自受了這種意見華商的刺激，不覺怒火中燒，想用妒情來使對方受苦；可是把這種手段用對付一個親藝術比生命還重要的人，究竟是不能收效的。她把她的哥哥和其他愛她的人所寫的情書都寄給他，他看了不但不妒惱，反而回答說，還是她委心於他的一個鐵證，並且她允許他來一讀她的親暱通信，更是懇摯地表示他乃她的平生所最關懷的一人。於是柯雷夫人智窮力竭，竟去嫉妒一些幻想的情敵。當佛羅貝爾無意中稱讚旁的婦女貌美時，她就會咀罵他和那些婦女發生戀愛。又當佛請她投封信給一個已結婚的多年女友，她也會成天成日的苛責他，說他和那婦人併識已久，而且常常私去幽會。最後她竟妒恨起佛的坐椅來，因為佛曾大意地說過他頗歡喜這張坐椅。所以佛很惱怒的寫信給她說：「你真會因我的不知不覺地喜歡着坐椅而責怪我嗎？假使我對你提起我這雙鞋子，我想你也許會嫉妒牠們罷。好好，我總是始終疼愛你的。」在這裏我們記起波華夫人裏的一句名言：「在妍麗裏發見一切結婚的平淡。」應該是指佛羅貝爾而不是指波華夫人。

他以為她早已……自拔了，他在他的方寸中的地位日臻高尚，並且彷彿用飛昇的仙女的飄逸態度而超騰了……

而艾瑪呢，她漸漸也感到雷翁的態度變了，覺得自己以前將他推得過遠，現在甚麼都失掉了。於是這種求歡娛的痛苦，竟混在求金錢求舒服的痛苦境界裏面了，而這都不是沙爾所能替她解決的。所以她竟想冒險同雷翁逃走去嘗試新生活的趣味，不過她又以為雷翁已經不愛她，竟大動傷感，忍淚吞聲嗚咽。

她的女僕問她，她說是「神經焦躁，不必給沙爾說。」女僕說她家鄉也有一個女子害這樣的病，後來嫁了人這病也就好了。但是作者替艾瑪作的答覆却是：

「但是我，艾瑪說，「我這病是結婚之後才得的。（第五章）。

本章對於雷翁和艾瑪的心裏，是用分析和行爲的表現所烘托出來的。

閻葫蘆終於無法打破艾瑪竟折而想

到宗教上求安慰，然而宗教那裏能安慰她，而雷翁却又因為自以為絕望，竟毅然離開了庸威而到巴黎去覓光榮。這一來，誰都對於他感到戀戀（第六章），而艾瑪當然是其中最難堪的。作者在第七章開首記的是：

第二天的日子，在艾瑪是很淒涼的。

她覺得一切都被那在事物外表飄蕩的黑空氣罩住，並且悲傷帶着婉轉的嬌啼鑽入她的靈魂之內，彷彿是一陣隆冬的冷風侵入一座無人居住的別墅似的。

這是明知不能再得的夢境，痛定思痛的煩惱，總而言之，這種痛苦，每在相習的動作或者搖曳的波動陡然中止時，能使大乘格外感覺。……雷翁的影子，彷彿格外偉俊甜美而不可揣摹的了，雖然他和艾瑪分離，然而這影子却不會移動，依然在那兒存在，並且彷彿家裏的牆壁都將這影子保留住了。她對於他踏過的地毯和他坐過而現在空了的桌子都

從佛的信函中，很可以看出他是極愛柯雷夫人的，而且他們都充滿了柔情和熱愛。不過佛把柯未免看得太高一些罷。在佛呢，藝術是萬通一切的，在柯則藝術（就她所知）不過是一種獲得名譽和零用費的簡便方法。在佛，藝術正如阿基米德（Archimedes）的槓桿，在柯則藝術正如羅蘭的鑿門鉅。他們甜蜜的夢境，就驚破在這種性情乖異的巖岩上。她深覺他倆應該結婚，而他竟不願意和她結，她知道這已完全絕望，當佛鐵石心腸地對她說：「真的，假使我每天看見你，恐怕我愛你的熱度就會減低了。你且幽居在我心房的裏面，只在星期日那一天才出來。」可是沒有一個婦人是歡喜幽居在她情人的心房的裏面的。我們不能說佛怎樣享受他的戀愛，因為他有這樣一個氣質，他簡直不能十分享受人生，何況人生的現實，又原來是他所懷疑的。不過這種戀愛却給他一些材料去寫波華茲夫人。我們把他和柯雷夫人的故事玩味了一番，倒不難了解，為什麼那部客觀小說不能給讀者以一個描寫絕對真實的深刻印象，而且總結一句，在聰明的人看來，是未免太過對不住波華茲夫人啊。所以我也不能暗地裏嘆着，佛羅貝爾來是太對不住那生平所遇的唯一女人，而且在他們倆的關係中，他多少是匹驢子。

(見 Rascoe: *Titans of Literature*)

不能忘情……唉！現在他已經走了

。他是她生活中唯一的興味，福氣中唯

一可以得到的希望！何以當這希望露

出之時，她不會將這希望捉住呢？何以

當他將離開之時，她不伸手屈膝將他留

住呢？於是她自怨自艾不會愛她……

以後她的煩悶就日見增加了，她後來却也

強自仰制，不過這仰制反而愈見增加了她

的煩悶，直到後來洛朵爾夫出現才開了未

來的局面。作者在洛朵爾夫初次看見艾

瑪之後對於他夫婦二人的感想有這樣的

分析：

「我想他（沙爾）一定是很笨的。

她（艾瑪）一定已經厭惡他。他養着

很髒的指甲和三四天不剃的鬍鬚。……

……說到愛情，她自然不免呵欠。正和一

條擱在廚房桌上而瞧着清水的鯉魚一

樣祇要兩三個殷勤字眼，這一位就傾倒

你了……但是以後又怎樣將她丟開

呢？」

有了這段分析（第七章）那末我們很可
以明白洛朵爾夫是怎樣一個人。

久已談到的本村農業展覽會，在第八

章裏和讀者相見了。作者之描寫這個展

覽會，其長處不僅在乎印象正確使我們有

如目觀，而且在乎正確之外絕不枯燥。似

熱心社會的鄉紳式的藥師霍邁久已注意

於這種提倡科學的盛會，而當時復在「對

牛彈琴」的境界裏，和金獅酒店女老板大

談其科學與農業，在那話不投機的當兒，忽

然因為艾瑪隨着洛朵爾夫之逛會，他們就

集中了視線。以後，作者就將艾瑪洛朵爾

夫二人的談論和會場的情景，錯雜地加以

描寫和記載。這樣，我們就和同跟着這一

對預備彼此互相吸引的壯年人，去看這富

於喜劇趣味的展覽會了，其中的意境又怎

樣會枯燥呢！（第八章）

一個半月之後，艾瑪就借着以騎馬恢

復健康的托詞，和洛朵爾夫在庸威附近的

高原上騎馬去散步了。她回來之後在夜

晚不住地自言自語：

「我有一個情人了！一個情人了！」

從此，她算是實踐了數年以來的夢境，不久，

她竟利用沙爾出外診察病人的機會，冒犯

霜露在黎明中穿過田野去看洛朵爾夫，末

了，這個辦法竟成習慣了，於是作者就有這

樣的記載：

末了，他拿出正經的樣子說她時常到

這兒來，要變成不謹慎的舉動，並且她一

定要損壞自己的名譽（第九章）。

然而艾瑪却是毫無顧忌的，並且竟約了洛

朵爾夫常在夜晚到家裏來，於是這個壯年

男子竟一步一步有了指揮艾瑪的能力。

這樣經過了半年之後，她得了她父親勞伍

爾村翁，給她兩夫婦寄來的一封信，才想起

處女時代生活中的幸福，因此感到目前的

不幸。於是她不僅陡然對於自己的女兒

貝特，一改其素來的冷落態度，以及當天夜

晚的款待情夫莊重得多，並且還想起若是

自己能夠愛沙爾是不是好一些，還想起自

已何以那樣怨恨沙爾。這樣地陡起陡落，真算是曲盡波詭雲譎之致（第十章）。因為艾瑪既已念及沙爾，所以就想使沙爾衝破素日的平凡的名譽，於是乎就附和了霍邁的主張，極力慫恿沙爾用新法去醫本村一個名叫依波理特的苦人了的跛腳。這種手術如果能夠有結果，當然是一個活的好廣告，可是作者却說：

沙爾之不長於此道，艾瑪毫無所知，在她想來，倘若他能成功，那末擔任這事豈不是可以使他名譽和幸福立見增高的滿意辦法嗎？她心中祇想倚賴一件比恩愛還要穩固的事。

沙爾受了這兩人的煽惑就服從了，在未施行手術之前，大施其『臨時抱佛脚』的工作。

手術終於在沙爾的慈善事業之下施行過了，那跛子當時側身靠着沙爾的雙手，吻個不住。大眾都以為結果很好，前途的幸福一定不壞，尤其是艾瑪：

……而她也自以為在這新穎而高潔的情感中，納涼是有幸福的了，末了對於向來親愛她的那個丈夫也用一些溫存待遇。偶爾，洛朵爾夫的影子也到了她腦中，但是她眼光却又移到沙爾身上；她照見沙爾滿口牙齒都是整潔的，心中頗為詫異。

然而五天之後，那隻受過手術的脚，是血肉模糊的了，八天之後，脚上的水腫和黑疱竟擴張到小腿子上去了，當然這算是已經失敗，不過這兩位『博學先生』却還繼續給跛脚張羅，直到那條腿子完全腐爛，才由跛脚的老板找了一位專門家給他診斷，結果是鋸了這條腿。

這一天，沙爾固然不敢出外，因為不僅目下的刺激難比，並且未來的糾紛很大；至於艾瑪的心裏也起了無限的愁雲；她承認自己受了茸關無能的犧牲，承認自己是一個掉在泥裏的受傷燕子，對於沙爾的厭棄憎惡竟達到了極點。作者在第十一章之

末有這樣的記載：

這晚（跛脚割腿的這晚）洛朵爾夫走到花園時，他便照見他的情婦早站在階級下面等候他。他們互相擁住，而他們的怨恨，竟和雪花一般兒在溫柔的吻影中融化了。

艾瑪竟和洛朵爾夫商議潛逃之策，這辦法根本和他的愛她的動機不能相容，所以他就予以拒絕；然而艾瑪却轉而用物質去博他的慳心，這樣就中了奸商勒索的重利盤剝之計；看着波華荔的經濟漸漸入了窘境，而艾瑪的浪費却轉而愈形擴大。末了，她逼着洛朵爾夫同逃（第十二章）。他呢，祇好對她寫了絕交書，先行獨自跳出圈子以外；於是這個突如其來的意外打擊就叫艾瑪得了場大病。沙爾絕不明白這病的來由，只知道目不交睫地盡了一個多月的看護職務，她才脫離了危境，然而他的顧客却都因為受了冷落竟不大來了，所以家庭經濟竟使沙爾擔憂（第十三章）。

於是勒黑的重利盤剝又誘動了沙爾入了圈套，所以儘管艾瑪幸而病愈，但是波華的家庭的基礎，已經伏了兩個禍根，所以即令沒有因使艾瑪散心而到羅昂看戲的那件事，（第十四章）這兩夫婦共同生活的前途如何維持，這是一件有待思量的事。

看戲這種穿插（第十五章）也和第一卷第八章的跳舞會一樣，都是從靜處設法激起動的波瀾的轉紐。所描寫的對象都極富於浪漫色彩，而所用的描寫方法却完全是寫實的。不過在以前的那個跳舞會艾瑪祇遇見一些高不可攀的貴族，而在這裏的戲園子裏，艾瑪竟遇見那個久別而長相記憶的雷翁，並且這雷翁已經不是從前的胆怯少年了，老練遇到。所以這種遇合的後文，就開了第三卷的新世界。

【第三卷的概略】

第三卷裏作者肯定雷翁對於艾瑪之愛，是因再見而復活的，並且說他這時候祇

盤算如何來擒她。所以他在知道了艾瑪還要獨自在羅昂住一兩天去看第二次戲之後，就去旅館相訪。這次訪問，是用重提舊日的回憶去打破從前的悶葫蘆的。這條「鴻溝」既破，於是就有次日在大教堂的約會了，結果，他們兩個人坐着轎車由城裏到鄉下跑了一天，作者在第一章之末的記載是：

隨後到了六點鐘光景，這乘轎車在德鄰區一條小路上停住，而一個的蓋面網的女子從車上走下來，低着腦袋絕不迴顧地前進。

下車之後，她就趕回庸威了，剛好沙爾的父親在這天去世，於是就發生了承襲遺產以及種種和法律有關的問題，而沙爾爲着解決這一些，竟叫艾瑪去找雷翁，這一趟她在羅昂勾留了三天之久（第二章）。——作者在這一章的變局裏，很巧妙地插入了藥師霍邁的雜貨庫和勒黑的進一步的盤剝陰謀，這兩點都和艾瑪的結局有很大的關係。

艾瑪在那個三天裏面嘗着蜜月的滋味了，而雷翁也很覺滿意，作者在他們月夜泛舟時有這樣的記載：

夜色到了，他們便也走了。那小船沿着洲島的岸線繞着。他們坐在船裏！默默無言躲在黑影之內。櫓聲在鐵楫之中款乃，這彷彿是寂靜中的記載節奏的器械；而船尾拖着的水渦兒的清脆波動繼續不絕。

月光一出，於是他們少不了發些議論，覺得月光是幽鬱的，然而充滿了詩境，艾瑪並且唱道：

「值彼黃昏時，伊果憶汝否？努力莫停棹！……」

她那和諧而柔曼的聲音漸漸在水波上消滅；而那陣被風聲送來的水波相擊的聲音，在雷翁聽來，彷彿是在他身邊旋轉的鳥翼振動。

當然，他們誰也是滿意的（第三章）。

可是在事實上，艾瑪不能常到羅昂來，而雷翁也不能常到庸威去，於是艾瑪除了以貴重物品，以浪費巨款賒來的貴重物品，餽贈雷翁之外，另謀學習音樂的托詞，每週到羅昂去一次（第四章）。

此端一開，艾瑪不僅肆無忌憚，並且完全以說謊為生活來避開沙爾的注意。後來勒黑索債了。她當然無錢可付，於是這奸商就唆使她變賣遺產，濫出借據。從此艾瑪浪費的能力更大了（第五章）。

然而雷翁却因為艾瑪遇事都有經驗，就揣想她這些經驗的來源，於是就不免害怕，而艾瑪之對於雷翁，却斷斷施出專制的手段了，這時候，當然叫雷翁更感到分離的根源已經預伏。

在波華荔那方面的家庭經濟情形，竟一天比一天壞，某一天，一個執達吏帶了一張不付到期手票的催告書送到波華荔家裏了，艾瑪又去找勒黑，勒黑查明她家裏還有地價未收，於是才再給她轉了日期，這樣

她又受了一層盤剝。但是這却教她更敢於浪費了，到了第二年春天，她不僅向四處借貸，不僅已經零星變賣家裏的物件，並且某一天忽然經法庭決定，限她二十四點鐘之內交出八千佛郎，否則就須破產。債權者是誰呢？作者在第六章裏說：

由於購買，欠賬，借貸，寫手票和手票轉期而數目增加的结果，艾瑪末了非向這勒黑交付一筆他所不耐煩等候而可以供他投機的資本不可。

既然有了這種內容，艾瑪自然不能像往常一樣，從勒黑那裏再去借款了。另一方面，雷翁也早已接到家庭和師友的警告，預備和艾瑪脫離（第六章）。

然而她在第二天早上就到羅昂去張羅款項，泛泛之交的固然對她拒絕，就是雷翁也祇有一個等於拒絕的推托之詞。（第七章。）原來當雷翁報告已經找過三個人都無辦法的時候，艾瑪就發着雙肩頓足哭泣，雷翁從她喃喃的聲中聽見她說：

「倘若我在你的地位，我一定找得到！」

「究竟到那兒找呢？」

「就在你的辦公地點！」

她說完之後雙目還釘住了他。一種可怕的勇氣從她火燄一般的瞳孔中射出，而雙睫帶着一種淫蕩而猛烈的姿勢不住翕張——所以這青年人在這叫犯法的婦人的緘默意旨之下自覺胆怯。於是他竟害怕了，為着避免一切辯白，他便含笑撫着自己的額頭說：

「穆雷爾今晚可以回來！他不會拒絕我……明天可以將這款子給你帶來」

艾瑪……並不表示歡迎的樣子……

……然而他却滿面緋紅繼續地說：

「然而，倘若你到三點鐘還看不見我，我的心肝，你就不必再等候我了。這時我應當去了，恕我罷。上帝臨汝！」

他和她握手，但是覺得她的手是呆而

，價的，艾瑪竟沒有一點感覺了。
然而雷翁在經濟上的活動能力，作者却早有這樣的肯定：

從實際上說來，若說雷翁找不到三千佛郎，這是不合乎情理的事。並且他可以用自己的地位去借貸。

第三天，庸威村裏的廣場上就發見了拍賣波華務家的器具衣飾的廣告了。當然，這事件是認真的了，而沙爾却始終還被人瞞住；於是這個愛虛榮的艾瑪，仍然想出外張羅，去繼續她種種蒙蔽丈夫的手段，因此她去找本村的律師吉詞麥了。吉詞麥却想乘人之危來輕落艾瑪，她在忍受了一些時之後，終於被作者這樣表現：

他將她的腰抱住。

一股熱血立刻升到波華務夫人的臉上了，她露去可怕的样子避開一面喊着：「您不顧廉恥地來利用我的窘境，先生。我是一個抱屈的婦人，却不是待售的！」

於是她便跑出律師的門外了。

她回家把全村那些可以幫忙的人數了半天，結果却想不出一個，然而沙爾已經快回家了，所以她祇得去找本村的收稅人員畢類，希望畢類也有吉詞麥一般的見解。可是畢類是個冷透了的人，當然沒有機會叫艾瑪可以利用……後來，雷翁在約定的時刻過了之後始終消息杳然，而艾瑪又從奶娘的口裏，知道沙爾對於一切都已經清楚，獨自在家裏哭。這算是完全到了絕路，然而作者在這一章（第七章）之末，却有這樣的心理分析：

……陡然她（艾瑪）在自己的額頭敲了一兩下，狂叫一聲，因為，彷彿在黑夜裏的電光中，洛朵爾夫的回憶陡然在她的靈魂裏刷過以前是那樣的，那樣細膩，那樣寬大！並且倘若他對於這次給她幫忙的事遲疑，她很能發一眨眼就使他回憶到往日的墜數而將他壓伏，所以她並想不到將要委身於這樣一個在從

前得罪了她的人，也毫不疑慮這種賤淫的舉動而立刻向許奢特（洛朵爾夫所住的村子）走。

第八章，是本書的最緊張最悲劇的節目。開始所記的，是艾瑪和洛朵爾夫之相會，末了她向他談了現狀，向他借三千佛郎，作者在洛朵爾夫明白了之後有這樣的記載：

「唉！」洛朵爾夫臉色陡然很慘白了，心中獨自思量，「她原來是為這個事情來的！」

所以他在和艾瑪辯駁事論一場之後，就向她說：

「我實在沒有這筆款子！」

艾瑪在這種難堪的情形之下終於走了，彷彿牆壁正在那裏震動，承塵板也會來壓住她，但是走了百十來步之後，依然回頭來望一望洛朵爾夫的別墅，這時候的艾瑪是……糊裏糊塗地站着，除了脈管的跳動以外，幾乎毫無有知覺了，她以為聽

見很嘈雜的喧聲在地上動作。她腳下的地面，彷彿比一陣波浪還震動得厲害一些，而田畝間麥畦彷彿是一陣黃而黑的怒濤巨浪。頭腦中的記憶和思想，陡然像一架烟火的無數幻景一般同時一齊向外迸射。她彷彿看見她的父親和勒黑先生的辦事室，他們所住的房屋和一段傍的風景。瘋狂的心理將她籠住了，心中害怕，隨後居然糊塗地回復了知覺；因為她簡直想不到她困難情形的原本就是金錢問題。她祇為愛情感受痛苦，並且覺得自己的靈魂，因為這次的紀念，便和受傷垂死的人覺着他們的生命都快從那條流血的傷口跑掉似的將愛情丟開了。

所以艾瑪真是到了絕路，不過這絕路是屬於虛榮方面的，而不是屬於生命方面的和名譽方面的，因為她的名譽久已斷送，而破產並不會斷送生命；不幸艾瑪所認識的祇有虛榮，所以她在庸威而回的黃昏之中，

就掩入霍邁的雜貨庫裏抓了一滿手的砒霜塞在口裏吞下。此後作者就寫着：

隨後，她立刻很安慰地向家中回去，幾乎和盡過了一種義務一般地愉快。

她向甚麼盡了義務呢？向虛榮罷！

這時候，沙爾在家中等了整整的一天，這個可憐的平庸漢子，在痛哭昏迷之後，一逕不看見妻子回家，就在六點鐘光景到處尋找；然而艾瑪却在吞了砒霜之後就回來了，所以沙爾在找尋無着轉來時才在家裏看見艾瑪。這種複雜的傷心歷史，我們叫艾瑪怎樣向沙爾整個兒說呢？但是作者的手腕却很巧妙，他寫過沙爾轉來看見艾瑪就詢問來由，接着就寫：

艾瑪坐在書桌之前，並且已經寫好了一封從容封固的信，隨後還將這天的日子和鐘點記上。末了高聲向他說：

「你明天再看這封信罷；在這裏我求你不用問我一句話！不用，一句也不用！」

『到底……』

『唉！請你隨我一點兒罷！』

於是她就直挺挺地睡在床上。

從這裏，我們又可以窺見艾瑪素來對待沙爾的態度了。直到砒毒叫艾瑪說是痛如刀割之後，沙爾才動了疑心，問她吃了甚麼，於是她叫他看那封信，這時候，他才曉得她中了毒，就高呼救命。

我們暫時把作者描寫艾瑪由毒到死的情形挖錄在下面：

(一)墨水一般的怪味，一逕在她口中繼續浸潤……她渴了，她很渴了……隨後她陡然嘔了一下……他問她，她絕不回答，直挺挺地躺着，只怕動作叫她再嘔。然而覺得一股冷冰冰的寒氣，從脚上一直升到心頭。她知道這是開始動作……她帶着愁容地將腦袋動了一下，而却不住地將下頰張開，彷彿她舌頭上擱着一件很重的東西似的。到了八點鐘她又重新大吐嘔了。(拙譯本)

五四四至五四五面)

(二)於是他幾乎和她溫存一般，在她的胃腕上面摩了一下。她立刻尖銳地叫了一聲……隨後她不住地呻吟了，開始很微弱，後來忽然一個大大的寒噤，她肩頭縮住了，面色慘白了，雙手緊緊抓住褥單了，脈跳很緊張了……後來她滿臉是汗了，牙齒發抖了，眼腫兒擴大了，呻吟之聲漸漸急了。陡然狂叫一聲，接着四肢就起了拘攣抽掣的現象，她高聲喊着：「唉！上帝！這真是和刀割一樣！」(五四五至五四六面)

求救的作用竟沒有收得好的效果，因為第一個名醫來的時候，病勢暫行和緩，這醫生給她吃了些反胃的藥，於是：

(三)她連血也嘔了出來。嘴唇格外收縮，四肢麻木，皮上現了一層黃斑，脈愈跳愈急。(五五一面)

(四)艾瑪的下頰和胸膛相觸，眼皮張得很大……臉色像石膏偶像一樣慘

白眼珠像炭火一樣紅。(五五九面)

(五)她斜恹着身軀向鏡中照着自己，於是流淚了，長嘆一聲向枕後一倒。立刻她胸膛很迅速地一起一伏。舌頭伸出口外，雙眼不住地轉動，像是兩盞垂滅的燈一樣黯淡無光，倘若沒有兩脅因呼吸迫促所生的愈跳愈快的可怕樣子，竟可以說她早已死了。(五六一面)

(六)她坐了起來，像是一個被人上了電的尸身一樣，髮散，眼呆，神情惶駭……她笑了，這笑容是猙獰顛狂而失望的……一陣抽掣的動作將艾瑪推倒在被褥上了。大眾走近前來。她從此不存在了。(五六二面)

根據這六則記載，我們對於艾瑪臨死的情狀所感到的是甚麼？答案當然是「悲慘」然而這樣的悲慘情狀，作者祇憑藉「冷靜深刻」四字的使用處，去刻劃，去陪襯，絕不直接加一斷語，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這幅浮彫似的作品(第八章。)

艾瑪死了，這部書未嘗不可以立時結束，然而作者的筆力，到這裏絕無懈怠的意味。因為一則本書裏那些小資產階級的醜態尚有待乎發揮，二則書上本來另有「外省風俗史」之標題，而艾瑪之死正可以在風俗方面增加許多重要的記錄，所以作者的工作仍然往下延長，先在第九章來寫艾瑪身後的殯殮的經過。

這件經過如同第一卷第四章的「婚禮」，第二卷第一章的「鄉村酒店」，第八章的「農業展覽會」等等相同，都是「風俗」上的重要材料。然而作者的妙處，不在乎祇有記錄，而在乎一面記錄，一面將霍邁諸人的醜態盡情發揮。譬如霍邁在夜間看守死者，除了攜帶書本之外，偏偏還要攜帶紙本，以供臨時抄錄，然而這一夜，他除了和教士爭論思想之外絕無他事(五六八至五七一一面)。又如他因為忙着沙爾的家事，竟忘了那個找他討點消炎藥膏的瞎子(五六五面)之類，都可以證明作者祇要有

機會當前，無論大小都是不肯放過的——這種不肯放過的例，本書幾乎隨處都有，不過越在百忙之中作者越愛利用。

艾瑪的葬禮將要舉行了（第十章），當然這又是關於風俗的材料，作者在這裏，彷彿極力把許多見過人物，都集中於艾瑪的柩前，所以以前故事到這裏已經明顯走到了收束的路上；然而主要的人物和艾瑪的負債問題，却一逕到下一章（第十一章）才各有各的歸宿，而注重之點都在沙爾和霍邁兩人，換一句話說，就是借了環境再把這兩人的個性來澈底作最後的表現。

沙爾始終不明白艾瑪的服毒和負債的原由，所以到了『必誠必信』地葬了她之後，還一心戀戀不捨。後來他從無意中，先後發見了雷翁和洛朵爾夫寫給她的情書，送給她的照片，才如大夢初醒。他的態度，這時候是怎樣的呢？作者的記載是：

他從這種灰心之中深自詫異。他永

不出門，也不接待顧客，並且拒絕到村外診察病人。於是有人疑心他鎖日閉門飲酒。

然而有時，偶爾有一兩個好奇的人，爬在他花園的籬上去窺探，便照見這個衣衫不整胡鬚滿面的他，一面行走一面放聲痛哭。

這樣，沙爾的平凡庸懦真是蓋世無雙的了，然而作者接着就記述沙爾某天遇見了洛朵爾夫。沙爾始則紅臉楞目和他相對，後來的口吻和態度却是：

『我現在並不怨您。』

洛朵爾夫默默地坐着，而雙手托住腦袋的沙爾，重新用無限悲痛的嗚咽之聲向他說：

『不，我現在不怨您了！』

隨後，他又用他從未用過的大名詞向洛朵爾夫說：

『這是「定數」的錯處！』

那個曾經指揮過『定數』的洛朵爾

夫，覺得在他可笑中的地位中，這樣一個男子未免太懦弱了，太沒有價值了。

到這裏，沙爾之為沙爾完全披露無遺了，並且他在物質上的窮困也達極點，這天他之遇見洛朵爾夫，就是因為到集上去賣他最後財產的那匹馬嘯！第二天，他就中風死了，貝特終於以做工自活。

至於霍邁的境遇，却恰巧完全相反的，這時候，他依賴了他的副業，地方日報的通信員，達了他那些睚眦必報的目的，而他的子女和藥店的前途也都日有蒸蒸日上之勢。接着，他覺得新聞政策不殺使他顯揚，於是就着手著作，服務地方公益，然而他心目中那件足資顯揚的勳章，却始終掛不到他的衣襟上面來。所以他終於賣身權貴了，上書求恩了，頭揚聖主了。作者在最後幾行寫的是：

自從沙爾死後，一連有三個醫生繼續在庸威營業，然而毫無成績，這都是霍邁競爭的原故。他的事業像地獄一般黑

暗，官府也曾加以禁止，然而社會上却極力替他保護。

他新近居然得到一個十字勳章了。

(最後一面)

全書就在最後一面結束了。這就是本書內容的概略。

現在，我可以提出我們對於本書不要忽略的還有一件事：作者的如何着筆，前文不是說過『指摘』和『反對』嗎？究竟作者如何去指摘和如何去反對呢？這就是『着筆』的問題了。根據了本書，我們可以證明他的指摘，不過是把觀察所得，如實地描寫出來，以披露其所應行披露，而不加以論斷，好讓讀者思量；至如他的反對，也絕沒有在事前先來表揚鼓吹自己的主張，却祇於描寫之時，屏去浪漫主義作家的弱點，而代以確切合乎現實的方法，聽讀者從比較上去辨其短長。所以概括地說來，他是從『客觀』方面着筆的，並且，不僅在着筆以前客觀，就是着筆之後，還是讓讀者客觀。

這樣的精神完全是受了實證主義哲學的影響！所以無怪乎這本小說在出版之初，就在小說界替寫實主義開闢新的宇宙，使作者成爲世界文學史的不朽的大師。

至於所謂『如實』，所謂『確切合乎現實』，我們在本書裏面也處處可以證明。譬如他寫的人物，這些人物到了我們眼裏，真像有那麼一些能言能動能思的立體肉身，而不是一些印象模糊的平面剪影；譬如他寫的鄉村城市，這種鄉村城市到了我們眼裏，真像有那麼一種有人民有社會有道路有種種活動的真實地點，而不是一種虛無縹緲的畫圖；而且無論是這些肉體之間的個性或者這些地點之間的個性，也都來得顯明，絕沒有千篇一律的老套。這就是『如實』，這就是『確切合乎現實』，這也就是根據現實世界的觀察所得，通過藝術的手段和邏輯的原則所成的結晶品！

弗羅貝爾真是偉大的人物！

(註一)本書譯本有二：一爲李信人先生譯，名馬

丹波娃利中華書局發行，一爲拙譯，名波

華嘉夫人傳，商務印書館發行。

(註二)見法國 M. Braunschvig 所著之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contemporaine

étudiée dans les textes 第一百零六面

(註三)概略中所引的事實和譯文均以拙譯第

一版爲根據。

二十三年七月在江灣寫完

佛羅貝爾少年時候的一封信

「……………我生下來應該做交趾支那 (Cochin-China) 的皇帝，吸着二百六十六英尺長的煙斗，娶六千個女人，有一千四百個嬖人，用偃月刀砍落我所討厭的面孔的人的頭；有努米底亞 (Numidia) 的牝馬和雲石的噴水池；我有大的，永不滿足的慾念，一種可怕的厭倦和無窮的張口渴望……………我要毀滅創造，和它一同安睡在虛無的永恆中；我爲什麼就不能夠在燒燃的城市的火焰中驚醒！我也喜歡那爆裂在火裏面的骨頭的剝辣聲；我要跨過裝滿死屍的河流，跳過伏地乞禱的民族，用我馬的四個鐵蹄踐踏他們，我要做成吉思汗，帖木兒和尼羅……………」

莎拉的二首小詩

達·藻譯

美國女詩人莎拉 (Sara Teasdale 1884——) 富於幻想，韻節擺脫一切斧鑿之痕，而樸實可喜。音調很細膩，如果說是略少變化，也未嘗不可以。她有一個始終不變的哲學：用親切的語氣呈露仁厚的心。她善作情歌，得過哥倫比亞大學詩學會和美國詩學會的獎金。她編選美國女詩人情詩百首，又出續集五十首，統名 *The Answering Voice*。她的詩篇有許多國的譯本，有日本詩人 Mitsunari Yaso Saijiyou, Rikuso Watanabe 等譯成的單行集。她一九一四年結婚，一九二九年離婚，直到現在還過着孤零的日子。——譯者

麥一首

像麥的彎倒

在海邊田裏，

向逆風高歌

纏綿地；

像麥的彎倒

却又起來，

我要百折不撓，

不留連於沉哀；

我要宛轉地，

長夜，長日，

把我的愁意

譜作了歌曲。

『忘記了吧』一首

忘記了吧，像忘記開過的花枝，

像忘記偶然亮過的火絲，

永遠，永遠的忘記了吧，

時間是一位好心的朋友，它會使我們老的。

如果有人問起，說是已忘記，

早已，早已

像一枝花，一痕火，一個深沉的脚印

在一堆早已忘記了的雪裏。

亞拉伯式的圍巾

英國 K. Mansfield

達·藻譯

曼殊斐爾(一八八八——一九二三)的外表是黑、瘦、矮，她的內心是異常地活躍。她的丈夫，英國批評家、小說家，Middleton Murry 說得很好：「她是最無意志的人。好像一朵花似地適應土地和陽光，她適應着生命。她受到最大的苦痛，她受到最大的快樂，但是苦與樂決不是部份的，充溢了她的整體」。她非常怕冷，不在牀上的時候，常用絨線衫、羊毛氈裹着自己的身體。她的主要工作是短篇小說和文藝批評，她也不時寫小詩，大半是架語式的。徐志摩曾熱烈地頌揚她。亞拉伯式的圍巾大概類乎四五年前流行一時的大圍巾。——譯者

你該帶件大衣，外邊很冷，

什麼，這亞拉伯式的圍巾

圍住了你的領，你的頭。

這是步級……真暗……當心……扶我的手。

「我喜歡你這樣，我會是你的妻，」

這裏，在這長廊的深暗裏

再說一遍。讓那另一個人

裹住我們像這亞拉伯式的圍巾。

什麼事發生了？什麼新的甜的喜歡？

在亞拉伯式的圍巾左右旋盤，

不要心慌，那不會有什麼害處

只要記住——那就是。

「你還記得嗎？」我早忘去。

那，不過是些孩子氣的態處，

今夜是我們第一次遇到，

讓我把亞拉伯式的圍巾取掉。」

書新類學文版出

模範小說選

謝六逸編
實價二元八角

1 選材謹慎——所選悉為現代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品。2 解說詳盡——以鑒賞態度，道述原作優點，次就每小節依次解說。3 注重作家的介紹——詳細說明。各作家的思想與傾向。4 附有註釋與習題。5 參考資料豐富。6 選錄小說研究的論文。7 自修適用。8 課本適用——適高中與大學的國文課本，本書解說能激發讀者發揮的動機。

法國文學論集

曾仲鳴編
實價六角

小嬌娘

朱衣萍著
實價四角

本書集章先生最新短篇創作，阿順，初戀，小嬌娘，花小姐，並吳晴天女士的「瘋了的父親」等篇而成。凡讀過情書一束者，總未忘該書文筆的豐麗，和情感的濃郁。本書除具有上述特長外並很豐富地具有日本式作品所僅有的「感傷的人間味」。欲知章先生最近作風者，非讀覽本書不可。

奪夫

伍光建譯
實價五角

瘋了

陳大慈著
實價二角

窗帘

陳果夫著
實價一元

卓別麟

明社出版
實價二角

竹布衫

何家槐著
實價三角

何先生的創作，以渾厚、熱烈、深湛勝，凡曾讀先生小說者，類能道之。本書各篇均係先生最新之傑構，其渾樸幽美處。有如鄉村少女之竹布衫。然「白男男」與「冬雪」，能運輕靈之筆以劑極度至哀感，足見技術之深湛。「一個兵士的妻子」的狂熱真摯之愛，氾濫洶湧，不可阻遏其力量之偉大至足駭人，洵愛好文藝者不可不讀的佳著。

西洋文學名著選

伍茲甫編
實價一元八角

本書出版未及三載，重印多次，價值可見。自本版起，更刷新內容，增加特色，舉要如下。(1)重行精選西洋文學名著三十餘篇，悉為坊間選集所未載；如羅梭新哀戀綺思，魯德格言，魯拜集選，某茨夜鶯歌，瓦格涅革命論，雪萊說愛情，華盛頓別妻書，藍伯求婚書，哈代兒子否決權，莫泊桑嫁粧，柴霍甫打賭，小泉八雲文學中的情緒，哥哥兒外套，海涅石像，辛克萊詩人，新俄小說三架織機等，更為罕見精品。(2)每篇均有短序，以精扼之筆，本唯物史觀立場，剖析時代精神，作者意識，及作品風格等。(3)卷首添一長序，歷述西洋社會史的變遷，證明本書所選各篇如何反映一階段中之階級意識，終乃歸納此紛歧之意識為若干主型。(4)觀照全卷，可以辨識西洋文學主潮，及西洋人生觀念之全部。(5)編者批判悉根據中國現代立場，傾向青年生活之合理化，一掃拾人牙慧，食洋不化等弊，尤為特色之尤。(6)每篇附簡明註釋，文字之難，迎刃而解。

西洋文學鑑賞

伍茲甫編
實價二元二角

故事的罈子

劉大白編
實價七角

阿霞姑娘

蕭蕭譯
實價三角

本書為描寫一個曾被棄於一個婦人一少年，在流浪生活中獲得一個極其天真瀟灑的阿霞，使其青春之火復燃。可是過去的傷痕時時閃爍著；即愛人的嬌體已擁在他懷中的時候，他却還不禁要說「我在做什麼拉！」於是機緣像曇花般失去，可愛的阿霞從此一去而不再見了。他所留著的是美麗的回憶，永忘不了的天真的姿態，和永無補救的悔恨，全書感人之處極多。

往者已矣及其他

王夫凡譯
實價三角

這個集子一是收曼索里尼的往者已矣及其他作家等十篇而成。莫氏為現代世界政治上一大怪傑，其剛毅果決的性格，讀此篇，益增興味。其餘諸篇，亦俱風格新穎，對於現代生活各方面，作同情而冷靜的諷刺，極富雋永而幽默的人情味。現由以風度幽默見稱的夫凡先生翻譯，真所謂錦上添花了。

謊言

俄國 Leonid Andreyev 作

黃維榮譯

「你在說謊！我知道你在說謊！」

「你爲什麼喊？你難道一定要使每個人都聽見我們嗎？」

她又說謊了。我何曾喊，祇是很甯靜很溫和地說着；我握了她底手甯靜地溫和地同她說，而這含毒的字『謊言』嚇然作聲好像一條小蛇一般。

「我愛你」她跟着說，「你必須相信我。這不夠使你相信嗎？」接着她吻了我。但我正想把她緊抱在懷中時，她已不在那兒了。她走出暗廊，我跟着她趨入室內，室內的盛宴已將完畢了。我怎會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呢？她叫我到這裏來，我來了，終夜所見無非是一對一對的男女旋來轉去地舞着。沒有人走到我跟前或同我講話，我完全是個生客，祇坐在靠近音樂師的一隅。那巨大的銅喇叭底口直對着我，那裏還有幽閉着的人呼叫着，并且每隔一分鐘急遽地粗魯地笑着：「呵，呵，呵！」

時時有一朵白色的香雲接近我。這就是她。我不知道她怎

樣地安排着，會撫愛我而不爲他人所覺，但祇是短短的一霎間她底肩緊靠着我的底肩，祇是短短的一霎間向下望，我可以看見一段潔白的頸和一件露胸的白外衣。舉目而視時我看見那個潔白的，嚴重而沈靜的面龐底側形，好像被遺忘的人們底墓上的一個沉思的天使底面龐。我看見她底兩眼。她底兩眼是巨大的，貪戀光輝的，可愛的，安詳的。被圍繞在藍眼圈內的瞳人黝黑地閃耀着，無論何時我察視牠們，牠們總是同樣地黝黑，深沉，而且是深不可測的。也許我察視牠們的時間太短了，不夠我底心臟一次跳動的時間，但我從不會感到『無窮之義』是這樣深沉可怕，也從不知道牠底勢力是這樣強。睜着畏懼與苦痛，我覺得我底全部的生命好像一線微光，被她底兩眼所吞嚥了——直至我對於我自己變成爲一個生客，空虛而沉默——幾乎死了似的。她於是離開了我，把我全部的生命同時帶了去，而重與一個高個子的，傲慢的，美好的男人跳舞去了。我詳究他身上的各個細微之點，他底鞋的樣式，舉臂時的兩肩底闊度，一髮散髮底規則的波形，他好像將他漠然無睹的眼光來把我逼到牆上，而我在人眼前也變得平凡庸俗，好像那堵牆壁一般。

蠟炬將要熄滅時我走到她跟前說，「現在是回去的時候了，我要伴你回家去。」

她驚駭了。「但是我預備同他走，」她指着那個高個子的，美好的生客，他呢，簡直連一眼都不看我們。拉我到一間空室內，她吻了我。

「你說謊，」我甯靜地溫和地說。

「我們今天還要會見，你必須來。」她答着說。

我坐車歸家時，那蒼白的寒冷的晨光已在高高的屋頂上透露出來。在這全條的街道上祇有我們兩人，我底車夫和我。他縮緊地坐着，掩着臉怕風，我在他底後面也縮緊在我底大衣內，又把我底臉掩沒了，止露出兩隻眼。那車夫有他底思想，而我有我底思想；厚垣後面的整干的人都還睡着，他們當然也有他們底思想和他們底夢。我想着她和她怎樣地說了謊；我想到死，好像那牆垣被熾微的晨光照耀着，已經見我是死了的，這便是牠們為什麼這樣地木然直立了。我不知道車夫想着的是什麼，我也不知道隱藏在牆垣後面的人們夢着的是什麼。但他們也不知道我想着的是什麼，我夢着的是什麼。

這樣我們驅車而過那長而且直的街道，這時候晨光已升在屋頂上，我們周圍一切的東西都是蒼白而靜止。一朵甜香的白雲接近我，直入我底耳內的是個幽閉着的笑聲：「呵，呵，呵！」

二

她說了謊。她並不來，我白等着她。一種灰暗，寒冷，凝凍的暮色已從那暗淡的天宇中下來了，而我却並不知道薄暮在什麼時候轉變為黃昏，或黃昏在什麼時候進而成黑夜；我想一切時間都似個長長的黑夜。老是用着同樣的步伐，那同樣的規則而單調的期候的步伐，我躡來躡去地走着。我不曾絲毫走近我底愛人所居的高屋，也不走近那玻璃的前門，這門在那鐵色屋頂底陰影下看來像似黃的，但老是用那同樣的規則的步伐，我在那街道底另一面走來走去——躡過去又躡過來——躡過去又躡過來。躡過來時，我底目光從不離開那扇玻璃門，躡過去時我却時時停步回顧，而那時的雪花使用牠銳利的針刺在我底臉上。那些寒冷而銳利的針是這樣的長，牠們深入我底心，連同疲乏的期待及無望的守候所引起的刺激，一并刺破了我底心。從有光處的北方向着暗黑的南方，那寒風急促地吹着，呼嘯着，在冰凍的屋頂上面嬉戲着，又離開了屋頂，挾着小而尖銳的雪花打在我底臉上，更如沙層一般撲在街燈底玻璃上，憂憂作聲，那孤寂的黃焰便遇寒而顫，望風披靡了。我覺得那孤寂的火焰祇在黑夜中生活，很是可憐，我又想到這條街上一切的生命快都要停止了，我呢也須離開此地，祇任雪花急促地飛過那空街，黃焰在這孤寂與嚴寒中不住地抖顫屈服了。

我等候着她，而她竟不來。我覺得這孤寂的燈火和我是同樣的，不過街燈是中空的而我却不然。人們時時出現於我底足跡所度量過的空間。他們在我底後面出現，大而陰暗，經過我底面前，像灰黑的幽靈一般，突然繞着一座白屋底轉角處，就此不見了。不久，重又從那轉角處出現，向我走來，復慢慢地消失在灰黑的遠處，那裏是充滿了無聲息的飛雪。包裹在他們底大衣中，形體模糊而默不作聲，他們大都相同而且也與我相似，我想正有不少的人們像我一般賤來賤去地走着——像我一般守候着，默不作聲地抖顫着，想着他們自己的模糊而悲涼的思想。

我等候着她，而她竟不來。我不懂爲什麼我不因痛苦而號哭——我不懂爲什麼我却歡樂而發笑。我緊握着我底手指，好像牠們是爪距一般，似乎牠們中間緊緊地握住了那含毒的小生物——蛇——謊言。她盤在我底臂間，咬我底心，我漸漸地受了她底毒，頭目暈眩了。周圍的一切都是謊言。將來與現在，現在與過去間的界限都消失了。我未生之前與既生之後的時間上的界限也消失了，我想我是永遠地生活着，或竟從來不曾生活着，並且在我未生之前與我既生之後，她總是永遠統治了我。我想這很奇怪，她竟有一名稱和一身體，在她底存在中有一開始和一結束。她沒有名稱，但她却永遠是一個說謊者，她永遠使你老等着她，而她決不來。我不懂爲什麼這是這樣，但我笑了，那銳利的針直刺我底中心，並且有個

幽閉者在我耳中笑着：『呵，呵，呵！』

張開我底眼睛，我看見那高屋底透光的窗子，牠們用牠們底藍舌和紅舌悄悄地對我說：

『這時候她是在欺騙你。你在走來走去等候着她而受苦時，她那個全美，全慧，全詐的，正在這裏傾聽着那個修長美好的男子底耳語，他呢是輕視你的。如果你沖進來殺了她，那末你真做了一樁好事，因爲你結果了謊言。』

我把持着小刀的那個拳頭握得更緊些，笑着，我回答：『是的，我要殺死她！』

但那些窗子悲哀地望着我，并悲哀地續說道：『你決不會殺了她，決不，因爲你手中的東西正是一種謊言，正像他底甜吻一般哩！』

長時間的守候中，沉默的人影早就沒有了，在這寒冷的地方祇有我獨自留着——我同那個因寒冷絕望而發抖的孤寂的火苗。離我不遠的教堂中的鐘樓上的鐘開始在報時刻，牠底憂鬱的金屬聲，如顫如泣，飛入空間，消失在狂舞的雪花中。我數着鐘發笑，這鐘打了十五下。鐘樓已舊，鐘也舊了，雖然這鐘度着的日子不算壞，可是它還是要響着，有許多次數，那個年老的打鐘者往往要走上鐘樓，用雙手去止住那老鐘發奮作響的舌頭。那些被囚被遏於寒沍的黑暗中的抖顫而憂鬱的鐘聲，究竟爲誰說謊？這種不需要的謊言是這樣的可憐和荒謬呀！

最後的說謊的鐘聲發作時，那玻璃門碰的一聲，那個修長男人走下階來。我祇看見他底背，但我認識他，因為我看見他傲慢而尊大才祇昨天的事。我認得他底步態，而且更可信，這步態比昨天愈覺輕快了。我也常常這樣地離開這屋子的，這是男人們剛被一個婦人底說謊的唇所吻後走路的樣式咧！

三

我憫嚇她，我要求她，我切着齒！

「把真情告訴我！」

她底臉冷得像冰雪，她底雙眉因受驚而軒舉，眉底下面閃耀着老是不動情的，神祕得深不可測的黑瞳人，她問我：「但是我向你說謊嗎？」

她知道我不能證實她說謊，並且我底苦思底一切重大的建築物可以被她底一個字——一個說謊的字——所毀去。我等候着牠，牠從她底口中來了，表面上是閃耀着真情底彩色，但在牠底深處是黝黑的：「我愛你！我不是完全是你底嗎？」

我們已遠離那從幽暗的窗中所望見城市的雪蓋着的田野。窗底上面是黑暗，窗底四周是黑暗，墜厚，不動，沉點的黑暗，但她們（窗子）閃爍着牠們自己寶藏着的光，好像幽暗中一個屍體底臉一般。一枝孤獨的蠟炬照亮了這大而生過火的房間，就在牠底紅焰

上可以看見那死的田野底慘淡的反映。

「我要知道真情，不管牠會怎樣地可悲。也許我聽到了我會死去，但死却比不知道真情好些。我覺得你底眼睛裏含着虛偽。

把真情告訴我，我願意永遠離開你。」我說。但她默不作聲，她底眼光，那冷靜的搜究的眼光，刺入了我底心底最深處，搜出了我靈魂中的秘密，而以奇異的追究的神情檢驗我底靈魂，接着我喊道：「說，否則我要結果你！」

「結果我，」她平靜地答：「有時候活着很可厭。你能夠用憫嚇得到真情嗎？」

於是我跪了下來，緊握她底手，哭着求她可憐我——把真情告訴我。

「可憐蟲，」她說，把她底手放在我底髮上，「可憐蟲！」

「可憐我能，」我求，「我渴欲知道真情！」

我注視她底光滑的前額，并想真情便在這層薄骨底後面。瘋了地我要裂開她底頭顱來看看真情。在那白膩的乳房之下她底心在那兒跳動，我瘋了地要用我底爪距裂開她底胸部，看看（祇要看一次）那個赤裸的人心。那蠟炬（快燒完了）底光銳的黃焰一動也不動，那黑暗的牆壁消失在幽暗之中，情形很悽慘，很寂寞，很可怕。

「可憐蟲，」她說，「可憐蟲！」

煙燻地跳了幾跳，那黃色的火焰低落了，變藍了，接着熄滅了；黑暗籠罩了我們。我看不出她底面龐，或她底眼睛；她底兩臂緊抱着我底頭，我不復覺有謊言了。我閉了我底眼睛——我並不思想，我並不生活，我祇把她兩手所觸，吸引到我自身中，我覺得這種觸覺似乎是真的。從這黑暗中微弱地來了她底耳語底聲音——異樣而可怕。

「擁抱我。我怕！」

於是重又沉默，重又來了那驚懼中的低語。

「你要知道真情——但我知道真情嗎？就是我，我要知道真情嗎？保護我——啊，多麼可怕！」

我張開我底眼睛。室中的慘淡的黑暗從高窗中逃出去，聚集在牆垣上，掩隱在角隅中，從窗中望出去，像一件巨大而僵白的東西。好像有某人底呆木的眼睛在搜尋我們，又好像有人把我們包圍在他底冰結的掌握中。我們抖顫着緊緊摟地合在一處，她低語說：「啊，多麼可怕！」

四

我殺了她。

我殺了她，當她變為一堆枯萎的倒臥的東西橫在窗前（窗外展拓着慘白的田野）時，我把我底足踏在她底體上而笑。這並不

是一個瘋子底笑。不！我笑，因為我底胸部呼吸得不穩了，輕鬆了，因為在心坎底深處的是歡樂，和平，和空虛；曾經咬噬我底心的蟲已從那裏跌斃了。我彎身注視那死了的兩眼。貪戀光輝的巨眼，牠們仍舊張着，好像蠟燭的眼，那同樣的圓而朦朧的眼似乎蓋上了一層雲母。我可以用手指觸摸牠們，把牠們張開或閉合，我不覺得怕，因為久曾渴飲我底血液的那對深不可測的黑瞳人中，已不復有說謊和懷疑的魔鬼住在那裏了。

他們將我逮捕時我笑着，捉我去的那班人以為這是可怕而野蠻的。他們厭惡我，避開我；有些嚴肅而兇惡的，預備要責罵我，直向我跟前跑來，但他們看見了我底歡欣快樂的神情時，他們底臉色變得慘淡了，他們底足也膠住在地上了。

「一個瘋子！」他們說，我想瘋子這個字會使他們平靜了，因為這便幫助他們解決了那個啞謎：怎樣我，一個情人，會殺了我底戀人而還笑呢。祇有一個肥胖的，紅臉的，快樂人，用別一名稱來稱呼我。這名稱擊中了我，把我眼前底光明變暗了。

「可憐蟲！」他同情地說，他絕無恨意，因為他是肥胖而快樂的，「可憐蟲！」

「不許！」我喊道，「不許這樣地呼喚我！」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對着他喊了出來。當然我並不要殺害他，並且也不要觸碰他，但那些受驚的人們看見我是一個瘋子，是一個

犯人，都忿忿驚駭而呼喊起來，於是我又大笑。

他們導我走出那陳屍之室時，我執拗地目注着那個肥胖的快活人，重又大聲說道：『我很快活，我很快活！』

并且這是真的。

五

在童年時代有一次我在動物園中看見一頭美洲虎，這事件激起我底想像，并且時常縈迴於我底思想中。牠並不像別的動物一般蠢笨地睡着，或惡意地注視着觀衆。牠循着直線從籠底一角走到另一角，在同一的地方轉身，在同一的鐵條上磨擦牠底金黃的毛皮，牠每次如此，歷久不差。牠垂着牠底尖銳而貪婪的頭，兩目向前直視，絲毫不旁瞬。一天到晚觀衆在牠底籠前擁擠着；他們雖高談做闊，但牠老是不住地走來走去，從不轉瞬看一看他們。觀衆很少面含微笑的；他們大都嚴肅地或竟淒然地看了這幅反映着呆木和絕望的活的圖畫，返身嗟嘆；臨走時會重又審視牠，他們不能了解，嘆息着，似乎他們間，自由人與這被囚的野獸間，好像有些共同點。以後無論何時，人們或書上提到了『永遠無盡』時，我總想到這頭美洲虎，似乎我知道了『永遠』和它的『痛苦』了。

我在我底牢獄內變成這樣的一頭美洲虎。我走着，想着。我循着一條線，從獄室的一角走到另一角，我底思想馳騁於短的距離

內——思想，這樣的沉重，好像我沒有頭顱，而有整個的世界在我底肩上。思想所含的祇是一個字，但這是多麼鉅大，多麼痛苦，多麼厲害的一個字！

這個字便是『謊言。』

牠重又嚇嚇然從壁角中爬出來，盤纏在我底靈魂上，但牠已不復是一條小蛇——牠已長成爲一條巨大，兇惡而發光的大蛇，牠蜇了我，牠底鐵環似的身軀絞死我。我因痛苦而號哭時，從我張着的口中來了那同樣的反抗的，吹噓的似乎蛇類底聲音：『謊言！』好像在我胸次底全部，羣集着爬蟲。

我在沉思中走着，那光滑的灰黑的土瀝青砌的地面，在我眼前變爲一灰黑的透明的無底的深淵。我底足不復感到觸着石版的觸覺，我幻想我是飄浮在雲霧及黑暗上的一個極高之處。當我底胸次發出了嗚聲的嘆息時，從那兒，從底上，從這薄而不可破的雲霧裏，慢慢地來了一聲可怕的回響——這樣的遲慢而柔軟，好像牠經過了幾千年的時間，而且在每一分鐘，每個雲霧底原子內，曾失去牠底部分的勢力一般。我知道在那兒，在底下，牠吹噓得好像拔樹的風聲，但牠底來到我底耳邊，又像惡消息般帶來了一個短短的字：『謊言。』

這種卑鄙的耳語聲惹得我發怒。我在石版上頓足大喊：『沒有謊言！我結果了謊言了！』

我特地返身，因為我知道牠會作回音的，果然慢慢地從那深杳無底的深淵中，來了那個答語：『謊言。』

你看，事實是這樣的。我已做了一樁可憫的錯事：我殺了那個婦人，但反使那謊言永生了。在你未曾用央求，酷刑及烈火從她底靈魂中分裂出真情之前，切不可殺了那個婦人。

我在獄室內從一角至另一角時，是這樣地想着。

六

她帶了真情和謊言而去的地方是黑暗而可怕的——我也將到那邊去。在那魔鬼底寶座前我將追獲她，跪下來哭着說：『把真

情告訴我！』

我底天呀！我底天呀！這也是一種謊言。那邊有的是黑暗，幾世紀的和永遠的虛空，但是那邊可沒有她——任何地方都沒有她。謊言却存留着。牠是不死的。我覺得牠存在於空氣底每一個原子中，當我呼吸時，牠嗶嗶而來，鑽入我底胸部，把我底胸部撕毀了——把我底胸部撕毀了。

啊！一個人去追求真情是多麼的狂惑！多麼的痛苦！救救我！救救我！

二三，七，一六，譯畢。

一種嗜好

德國女作家，大飯店 (Grand Hotel) 著者 Vicki Baum (一八八八——) 用英文寫她的自傳：

『我喜歡書，音樂，兒童，樹，和壞人。』

『我不喜歡上流社會，政治運動，橋，和要人——如果他們曉得自己是重要。』

『我不吸煙，也不喝酒，這不是一種主義，只因為它的味苦而酸。我一有機會，就要跳舞，這是我的主要劣點。我主要的慾望是：遊歷，看見這個世界，和看見我的孩子都長大，成為好人。』

『我最喜歡的作家，有 Thomas Mann, Ernest Hemingway, Sinclair Lewis, Knut Hamsun, Dostoevsky, Colette 和 Herman Bang。』

書新類學科然自版出

特用作物學

莫定燾編
實價八角

本書編者為農學界先輩，本書乃本其多年探討實驗之所得，凡關於我國有經濟價值之重要特用作物，如棉、茶、麻、甘蔗、菸草、油桐、等等，於其性狀、來源、種類、用途、產額、風土、栽培、以及收穫調製諸端，均一一分類循序無不示以實施之法，在此農村復興聲中，不可不謂一重要之助力也。

農藝化學

葉元鼎編
實價八角

本書詳述土地之成分、土壤之組合，成因及其化學變化，自然肥料與化學肥料之各種成分及施肥法。繼而述一般植物的化學、作物、家畜之化學。最後詳論農業上之各種雜品之配合成分及其功用，更為可貴。

應川昆蟲學

熊同和編
實價一元八角

本書分上中下三篇。上篇為總論：概述昆蟲一般的經過，習性及其與人類的關係。中篇為害蟲防治法：分天然防治法化學防治法機械防治法等。凡各種殺蟲藥劑的配合與施用，及機械與農事的利用，均用淺明的文字，分類詳述。下篇為害蟲各論：將害蟲細分科目，各述其「被害物」、「形態」、「經過習性」及其「防治法」。作農業學校課本及研究此道者之參考，本書均為最當。

家畜飼養學

鄭學稼編

實價一元六角

普通栽桑學

尹良登編

實價一元四角

蠶桑害蟲學

張景歐編
實價一元六角

本書編者為農學界先進，本書尤為歷年研討所得。共二大章，第一章總論，泛述昆蟲在動物界之地位，構造習性，色彩及一般害蟲防治法並治蟲藥劑之調製及施用。第二章各論，亦為本書之精華，凡於蠶桑之害蟲，分目細述，尤為農校課本及實際經營蠶桑業者之參考。

蠶體生理學

尹良登編

實價九角

普通養蠶學

尹良登編
實價九角

養蠶學為蠶業入門之基本學科，本書乃彙集日本蠶業界名人的著作並參編者個人在養蠶界十餘年來之經驗編輯而成。故其內容之豐富取材之新穎，為坊間各養蠶學書所未曾有，全書計分六編二十四章分論蠶室器具、蠶種、催青、收蛾、飼育、上簇、收繭、製種、及消毒等，無不詳密敘述，適用高級蠶校。高農蠶科，及蠶業專校等之教材。

化學實驗

陳同素編

實價七角

物理實驗

吳祖龍編
李韻菴編
實價八角

本書包剖實驗五十八則，凡力學熱學磁電學音樂，光學，無線電學等。物理學上各重要原則及定律，均有實驗證明。每實驗先由導言述其所以然，然後以實驗方法參照插圖實驗之。列有表格以便將實驗結果填入表中，實驗後附有習題以便學者融會貫通。本書不但可為中學物理實驗之課本，且為小學自然教師最須備的參考書。

愛、生命、笑

法國 Anatole France 作 一止譯

我們需要被人愛；我們被愛時，不是感受痛苦，便是覺得煩惱。善沒有了窮困是不可能的。

禍患是我們最大的主人，最好的朋友。牠教我們人生的意義。你受苦時，你可以知道你應該知道的東西，相信你應該相信的事物，做你應該做的工作，成爲你應該成爲的人。你可以獲到爲快樂所擯棄的歡暢。歡暢的臉皮嫩得很，它在宴會上是不會覺得舒服的。

我們對此短暫的生命不知怎麼辦，我們需要另外一個無窮無盡的生命。

每個虛偽觀念是危險的。夢想者被視爲無害；這是一個錯誤；他們爲害真不淺。顯然地，最不採取攻擊姿勢的實在是富於損毀性。他們有這末一種趨向，使人憎惡實際。

我或許想要射擊你，但是凡事如果絕對必須考慮的話，那末我寧爲不道德的舉動而犯罪，不願因殘酷的行爲而犯罪。

聰明女子常嫁蠢漢。

生命的甜蜜就是在墳頭草中還可覺得。

知曉算不了一回事；想像才是世間的一切。除了想像所得者外，世上沒有其它的存在。

這是新近才被發現的，人如果要活得長，唯一的路就是變得老一些。老的困苦不活得

年輕夫婦試驗別居

(牧逸馬的劇本) 禾家

小說家世古，是一個歐化的人物，他十分厭惡着日本人的生活。他對於不消化的生食，對於在「Yakuni」(席子)上的睡覺，女人的服裝等等，甚至都認爲是明治維新以前的產物，應當拋棄，但他的妻子却是極端日本式典型，由之在新婚週月日子中，爲着「西食」和「和食」兩個見解不同而齟齬了。

某肥料大公司經理森島，他雖然擁有西式的房子，却喜歡鋪上「Yakuni」來睡覺；他雖然留學歐美，却嗜穿和服，更喜日本料理，和一切日本人習慣，然而，他的新婦，却是極端歐化的。她討厭日本人的生活，和世古斤斤八兩，於是也在新婚週月紀念日，爲着料理的問題而衝突了。

在他們衝突中間，反映出兩個不同的點：世古的妻子，對於他的丈夫的怒氣，係用和顏悅色以及眼淚來應付(極端日本女性的代表)，而森島的妻子，對她的丈夫，則取主動的地位，甚至在不可理解的場合，她用外出和英語來責備她的丈夫，(極端歐化女性的代表)。

結果呢？森島依照他的新婦的提議，暫時別居。同時世古的妻子用眼淚目送她的丈夫的他去。

森島新婦，對於世古的小說，早已嗜讀的，兩人無意在某根某旅館中會合了。於是各用末嫁未娶的名義，過着「歐化」的戀愛生活。

這時候，又反映出日本男性的缺點。就是森島自他妻子試驗別居後，在西式的大廈中，鋪上「Yakuni」

太長久，而在眼見四圍一切的逝去——母、妻、朋友、孩子。自然用黯然的淡漠，造成而又毀去這一切的神聖寶藏，我們終於發覺我們並沒有生存過，我們一向只摟抱着影子。然而有些影子又是多麼甜蜜啊！

凡是沒有弱點的人都很有可怕；沒有法子可以利用他們。

在人的種種定義中，最壞的一個便是說人是理性的動物。

一個人的求愛時期一過去，却還繼續留在世上，這便乏味了。

生命雖是短暫，一個人都能活在他的子孫的一羣裏。因此我們的主宰賜給我們人世間的不滅性。

神在死去間的劇痛，含有無限的憂愁。

一個女人必需挑選。她如果和一個女人們都喜歡的男人在一起，她便永無寧息的時候。她如果和一個女人們都不喜歡的男人在一起，她又永遠不會快樂了。

『自由』不佔社會上任何的地位，因為『自然』本來沒有牠。天地間沒有自由的動物。有人說守法的人是自由的。這是孩子話。平等的觀念更沒有道理，牠預設一個假的理想，所以不是一個幸福的觀念。我們無需探討人們中間是否平等。我們所注意的，是每個人應當盡他的力，得到他生命上一切的需要。至於博愛，若干世紀以來人對人的舉動已使我們知道得太過透澈了。我們並不故意地說人是惡的。我們也不說他們是善的。他們就是他們所是，祇當他們不再具有互相打架的理由時，才有所謂和平的生活。

世古召臨妓來飲日本酒；而世古的妻子，却在家裏對她的外出丈夫的相片，露着無限思念的心緒。結果，世古用行將與女友結婚的信札，把他的新婦在非常驚痛情況下，召到箱根去；森島在接到他的妻子行將與男友結婚的消息時，也十分震怒的追到她的住處。

開始時候，森島和世古交涉，使世古因而知道他的對方是有夫之婦十分失望，當他快要離開旅館時，誤把他的新婦當爲侍役，十分感動地言歸於好；同時，森島妻子控她的男友的愛人伸訴之後，知道他是有婦之夫，十分懊悔。正在痛苦中，森島來了。她向他懺悔，但是森島用非常有意義的語句，作全副的結束說，『過去的不談，此後回去，要好好的陪我吃日本的料理！』

H M 和淚如酒 禾家

H M 今年十六歲了，具着東方美人的容顏，西方美人的肉體和姿態。她會在音樂節奏之下，跳着 Rumba 的熱舞。她會用嬌婉的聲帶唱着我到日本後最嗜聽的渡鳥之淚她又會唱淚如酒，比日本少年音樂家藤山一郎更要入耳些。當我離開她的音樂時，耳邊尚聽着她在唱：

淚如酒，

禁不住長吁短嘆！

我心憂傷，

何處可放；

千里外的戀人呵，

每夜夢魂纏繞多難受。

霜夜

西班牙 J. Arderius 作

陶映霞譯

是一個霜的午夜。天空像是一塊鑲着綠斑斑質的木刻，月光像是一個小虫，放出像吸收過天使血一般的紅光。她猛烈地想鑽進那木刻裏去，可是被那塗着的綠斑斑質阻住了，她祇好退出來，呵，滿天的霜！

在這些帶着紅色的小山上——這時好像乾臘腸的顏色，葡萄樹的枝兒長的很均勻整齊，好像是已經凍死了的穿着灰色衣服哨兵們。

開着花的杏樹，佈滿在這些小山頂上，兩旁山坡上種的葡萄樹，月光從枝葉的空隙裏散碎的映在地上，好像是打開來的雪白一般。

一切都睡着——連空氣也睡着。夜色是透明清晰而甯靜。

『倒霉的一夜啊！』馬可爾說，站在草屋的門口望着天。

『馬可爾，結冰了嗎？』門裏邊一個女人的聲音問。

『結得很厚，鮑洛妮亞。』

『馬可爾，我們的運氣多壞呀！』女人嘆着氣說。

『空氣一絲也不流通。』

『看一看雞桶吧！』

馬可爾走到院中去。

『水都結成很硬的冰啦！』

『杏樹一棵也活不成了。』

『到明天一清早牠們全都要凍壞掉。』

馬可爾回到草屋裏反手關上門。他燃着了燭，他的妻就蹲坐在地板上。屋子

裏照着灰黃色的光，顯出土牆上的濕痕。馬可爾把一塊乾梨樹根扔到火爐裏，再把燭湊上去。冒出許多烟，起先是放着小的火焰，最後就燒着了。

女人咳嗽，在她懷裏的孩子也咳嗽，大的男孩在咳，男人也在咳。

『你弄這麼多的烟，我們都快要噎死了！』

『我是要用煙把杏樹燻活起來，鮑洛妮亞！』

『你這話提起我的心事來，馬可爾。這是多麼不幸啊！』

她的說話聲從隔壁屋子的門邊傳出來。

『我們今年真晦氣，遇着這末大的霜，不曉得要弄到怎樣的一個收場呢？』

『也許那幾棵在高地上的杏樹可以活。』

『可是那些在低點兒地方的呢？在兩年前那些在山頂上的都凍死，那些在山

谷裏的倒沒死。你記得嗎？霜是沒準的，鮑洛妮亞。去年又怎麼樣呢？你記得去年的霜是多麼的凶？這老是說不定的，去年有些地方牠們却凍得夠糟哪。」

「那些向着海的可從來不受凍。是嗎，馬可爾？」

「要是那些也凍，天氣真夠冷啦！如果一起東風，牠們全要從樹上落下來。」

「祇有在花房裏，是杏樹最安全的地方。」

「杏樹很值錢，可是牠們像大海似的捉摸不定，牠們壞起來像一溜烟那般的快。這恰和賭博一樣，鮑洛妮亞。」

「如果我們能到克那里亞那個地方去再租下幾畝地，那就好得多了！」

「呵，別轉空念頭，鮑洛妮亞？我們是窮定了的。單說繳水費同付地租就把我們所有的收入都拿去，這兒再沒甚麼可幹的事，若是你再付一年的話……」

「馬可爾，窮債老是付不清的啊！」

他在抽他的烟，用他穿着的繩鞋頭兒踢那塊乾梨樹根。燭光在搖曳着。從那烟窗旁邊關着的門外發出一種豬哼的聲音，還有一個畜生嚼牠食物的聲音。

他們都不說話。女人在隔壁屋裏還咳嗽，在她懷裏的孩子也和她一同咳。馬可爾在壁爐架上檢出一本小冊子，翻弄着，顛倒地拿着，他皺着眉，蹙着眼睛，用他全副精神想解釋出書中他所不懂的符號。

女人在脫衣服。

「馬可爾，你不要睡覺嗎？」

「睡魔已經跑掉了。」

「可不是我也睡不着。」

「你以為杏樹會凍死吧？你覺得怎麼樣呢？一切都好像和我們做對。」

「要碰着的事，躲也躲不了的。」

他們又不作聲，馬可爾繼續的瞎翻那本書，四面八方的翻來倒去着。

「馬可爾，你在做什麼呀？」幾分鐘

之後鮑洛妮亞問。

「沒甚麼。今天早上在克那里亞市場裏有一個男人跑來和我說：『您要解放您自己嗎？』」

「這是什麼意思呢，馬可爾？」

「我怎麼知道哩？我也沒說什麼，後來他就給我一本書。他說，『拿去，讀吧，照着書上去做，再把這書送給旁人，那末你就可以成爲一個漢子啦。』我把它放進口袋裏，現在我正在看它哩。這準是些藥方，那人一定是做過走方郎中的。」

「你看不懂，你只望着它又有甚麼用？」

「再說下去也是傻！」

他把小冊子扔在火裏。又安靜了一會。後來他聽見她在床上動，又聽見她在抓頭。馬可爾還抽着烟，皺眉頭望着天。

「馬可爾！」

「幹嗎？」

「把頭伸到門外邊看看，可是不是有風。如果起陣風那可好哪。在頂風平浪

靜的天氣裏，霜往往是更加厚，是不是，馬可爾？」

「對啦，除非有些時候括北風才不好！」

「你做甚麼不出去看看呢？」

馬可爾起來開了門，走到院中去。

「天空平靜得很，鮑洛妮亞！」

他又走進來再關上門。

「冷得很嗎？」

「冷得夠使畜牲變成一塊塊的冰！」

樹都凍得硬挺挺的，樹葉動都不能動。牠們挺硬得好像我們一排的兵隊聽了隊長

命令排成四組時候的一樣。」

「多麼不幸啊，馬可爾！」

「那總是害定你的了，別愁啦！聽牠

凍吧！要是再來陣霜把這些杏樹連根都

凍死更好哩，來陣霜把牠們都掃除乾淨吧

！好厲害的霜——聽牠把牠們都連根拔

起來，看它直落到世界的末日吧，也是我們

的末日喲！」

「馬可爾，你可知道我在想什麼呀？」

「女人打斷男人的怒聲岔進來說。」

「什麼？」

「我想祇要我們身體結實……我

們可以靠上帝的保佑，其餘的事都會有辦

法的。」

馬可爾沒回答她，又裝上一筒烟，過了

一會他問道：「孩子們都睡着了嗎？」

「拍那斯睡着了，凱耶唐納很安靜的，

他在床上沒有動。」

「我不喜歡這孩子睡的樣子——你

呢，鮑洛妮亞？」

「我也不喜歡。那使我會幻想到，怕

有人乘他沒有醒跑來偷了他的性命。」

「是呵，我知道別的孩子真碰着過這

種事。」

他靜靜地撕他手上的繭皮，她在牀上

翻來覆去的睡不着。

「馬可爾！」

「做什麼，老婆？」

「聽我說。」

「說甚麼？」

「你到底欠唐尼古拉斯多少錢？」

「四十塊。」

「聽着，馬可爾！」

「我聽着呀。」

「四十加十二是多少？」

「五十二塊。」

「再加兩塊呢？」

「五十四。」

「如果再加上六塊呢？」

「六十。」

「六……你說是多少，馬可爾？」

「六十塊，老婆。」

「那末六十塊該有幾張鈔票呢，像他

們付你的母猪價錢的鈔票？」

「像那樣的鈔票該有三張。」

「那麼像那樣的三張鈔票就是我們

所欠的債。」

「你怎樣算出來的呢？」

「你自己算算看。」

馬可爾在心裏計算着。

「是的，六十塊錢，那唐尼古拉斯給我們種的那三畝麥田還沒有算在內。」

「他得着你的甚麼呢？」

「每百畝的收成給他一羅又四分之一的穀子。」

「那麼當在打穀時候付給他，是嗎？」

「鮑洛妮亞，你問出這許多的問題，好像是個新來的人！」

「但是我說得不對嗎？當家的——

那是應當在打穀的時候付出的。」

「在打穀的時候付——假使穀子不是像杏樹這樣的光景。」

「那麼祇有這樣啦，馬可爾。」

「怎樣呢，老婆？」

「我們欠他的四十塊錢和那三張鈔

票的餘數——除了靠着杏樹，我們沒有旁的東西好去付還他？」

「照我看來杏樹的收成怕沒有什麼

指望哩。」

「如果是這樣，那便怎麼辦呢，馬可爾？」

「那我祇有趕着驢子去做長工，好還

這筆債。」

「我看以後的事真黑暗，馬可爾。」

「那麼在你自己的眼睛上打一拳，你立刻就可以看見五顏六色啦。」

「你還是祇有去請求他等到收穫的時候再說吧。」

「是的哩，唐尼古拉斯是這麼的肯行

方便呀！」

「我希望他能得着他應得的報酬——我們絕對不能靠着幫長工來付他的債，

我的傻瓜。我們和孩子們吃甚麼呢？」

「吃泥土，正像唐尼古拉斯對那些求他幫忙的人說的話一樣。」

「好吧，這次他祇有等着，因為你的幫長工先得要養家活口哩。我們不能讓我

們的孩子餓死啊！」

「你不肯，我也不肯呀，但是他却肯咧，並且他還不會覺得怎末樣。」

「一天的工都別替他做！」

「他會逼我替他做。替他做工呀！他能不顧一切的祇要我替他做。」

「這人比守財虜還壞啊！」

「可是他已經弄了很多的錢。」

「但願他能夠好好的受用他的錢！」

「這半個鄉下都是他的。」

「他自己就該做苦工呀！」

「不管你怎麼說，他總是發財啦。」

「這人是個壞蛋……凱耶唐納，孩子，你做什麼？」鮑洛妮亞吃了一驚地把手話打斷，因為那孩子放聲哭出來。

「他是怎麼一回事？真是個淘氣鬼！」

「你才是淘氣鬼哩！這可憐的寶貝害病啦。」

凱耶唐納還在床上嗚咽着，弱而悲切
嗚咽着。

「上我的床上來吧，孩子。」

他仍舊哭着不動。

「做什麼？還是到媽媽這兒來罷。」

「看看這孩子，每夜到這時候，老是這
麼哭。」

「他身上怕有什麼不舒服吧，馬可爾？」

孩子哼。那脫榫的木床架吱吱的叫。
赤脚把地板走得拍拍響。女人咳嗽。

男人咒罵。

「來，孩子，起來，」鮑洛妮亞說。似
乎有件重東西壓在那孩子的身上，把他的
身體漸漸壓平，他的哭聲好像是身體被壓
碎時發出來的一般。

鮑洛尼亞帶着凱耶唐納同柏拉斯走
到房門邊。那小的孩子裹着一塊小羊皮，
在母親懷裏被搖拍着，他的嘴唇在她懷裏

找乳頭。鮑洛妮亞拉着凱耶唐納走向馬
可爾身邊去，當她拉着那孩子走出臥房時，
他賴着朝後退。

凱耶唐納……一個很大的骷髏頭，
裹在黃臘似的皮膚裏，下面插着兩條棍子
的瘦腿。凱耶唐納把手遮着臉，用他那裹
在草色法蘭絨裏的兩條瘦腿在地上蹣跚
地亂撞，他的嗚咽帶着一種不祥的聲音。

鮑洛妮亞走到馬可爾身邊就放了他
的手。孩子趕忙跑到屋角裏，就在那兒俯
伏着，背朝着他的父母，他嗚咽的聲音仍然
不停。

「他的舉動真奇怪，鮑洛妮亞。」
「他準是給夢魘住了，來這兒讓我擦
擦你的臉，寶貝！」

「別睬他！如果你去攪擾他，那他只
有更不乖，待一會他就會不哭啦。」

「你可能抱他嗎？我現在要去吃點
兒東西，喝口水。」鮑洛妮亞舉起小柏拉
斯遞給馬可爾。

「等我燃着這筒煙再抱他。」

當馬可爾在燃他的煙斗時，鮑洛妮亞
懷抱着孩子站着等。她穿件紅色法蘭絨
的短裙和一件薄的寬服。她的頭髮是深
黃色，灰白色的臉上舖滿了雀斑。她的身
材很矮，可是胖得使人一見她會當作是一
堆掉在地上的假髮。小孩貼着她那裏露
着的乳頭，好像變成一個碩大無比的乳房，
她必得要用肩膀托起它防止它墜下。

「抱着他。」她放下柏拉斯好似割
掉一個乳頭，丟下假齒一樣容易。她去
壺裏倒點水喝。然後她不由自主地，打開
了門。

「你上那兒去？」她已經走到門外。

夜色仍明靜，清朗得像條冰河。鮑洛
妮亞的眼光，掃過天空，停在月亮上。一種
莫名其妙的夜聲喚回她凝視着大地。這
兒到處都是些山。她的屋子是築在一個
山坡上。從她的門口她看得見面前的景

物——那是一片白色的杏花圍在天空的綠籬笆裏。她從這山望到那山。她不住地望，直要望出那冷氣是打那兒來的；可是她倒給天邊的綠籬笆圍住了。都是山，都是山。她的眼睛又無目的向前亂看。

這鄉婦感到一樁怨恨——一樁亙古長存的怨恨，比山更老的怨恨；這怨恨是在還沒有山的以前就從平地上生出來了。那些山就是人的怨恨從平地上腫起來的癰瘤。

她把赤腳在地上頓着嘆氣。

「提尼亞的杏樹是不會被霜打的。就是被打也要留下一些來。那地方是這麼大又有這麼多的樹。即使那兒一棵也沒留，對於牠的地主又打什麼緊？這麼一塊好田莊——有的是麥子，畜牲，葡萄樹，橄欖樹和西班牙的蒲草！他們是什麼都有，什麼都有啊！就說是只有一次好收穫，那也是夠他們過着好日子啦。」

嫉妒使她在肚裏掂量比較着。都是

山，都是山！她睜大眼睛看住開着花的杏樹林，這些杏花把一座長而低的小山蓋成一片白，像是一個人蓋了被單在躺着。

「萬惡的冷氣，就是它弄死你的，我的杏樹呀！」她說着，當她的眼光落在山上時，好似兩片茉莉花瓣落在一個死屍身上。

就那麼樣地，她離開那圍在天空綠籬笆裏的白山，這看起來又好似一羣牲口禁閉在柵欄背後的畜欄裏。

「你的嘴準是凍得不能說話了，馬可爾！」她回到草屋裏說道。「怎麼，凱耶唐納還在這兒嗎？別哭吧！」

「讓他一個人去哭一個夠。」

「你有一顆心呢，你有嗎，馬可爾？到媽媽這兒來，乖乖！」

「嚇，柏拉斯比你乖得多！」馬可爾說。

「他不好，」凱耶唐納帶着哭聲回答。

「如果你不再哭，孩子，我就給你些麵包。」

「我要一點那個！」他向火做了個手勢。

「但是那都給齷齪的炭灰燻了。」

「如果你給我些那個，媽媽，我就不哭了。」

他掉過頭來向着他們，他劇烈地抽噎使他那孱弱的身體全部戰抖着。

「你不能吃灰呀，它會使你把腸子嘔出來的。」

「我要呵，媽媽，我要呵！」

「哎，給他吧！」馬可爾叫起來。「我不信灰能壞了他的肚子。」

「也好，木頭燒成的灰大概沒什麼害處吧。」

「他們有時燒菜還放進些灰哩。」

「別再哭，你就坐這椅上。」

「媽媽就要給我些那個嗎？」

「你若喜歡，你可以把這些灰都吃了，

「可別再響！」凱耶唐納坐下來，很饒的望着灰，鮑洛妮亞從碗櫥裏拿出一瓶油同一張已經包過青魚的廢紙。他盛些灰放在上面，又用油把它調和起來。

「你要的東西來啦，我不明白你怎地這麼喜歡它。現在就算它是糖醬吧……」凱耶唐納好像人家把餅干黏住巧克力糖似的，用指頭黏住這一團油灰，然後再舉起手放進嘴裏，很有滋味的嚼着。吃完了還很饒的舐那紙。

「我還要些！」凱耶唐納把紙遞給他母親，機械地叫着。當她還沒接着那紙，他就把紙落到地上了，他好像已經睡熟了，眼睛却睜着。

「他怎麼啦？」馬可爾叫起來。
「孩子，孩子呀！你還要一些嗎？」鮑洛妮亞帶着祈求的口吻問他，用手搖搖他的膀臂。

孩子沒有一點兒生氣了。他的身體慢慢冷下來，他的臉板板得像死人樣的。

他坐在那兒沒有知覺了他，好像中了風。他不動，他的身體硬得同死屍一般。他的眼睛睜得很大，很大的睜着。

「多麼晦氣的今夜啊，鮑洛妮亞！」馬可爾叫喊着，驚慌的跳起來。

「別發愁，馬可爾！凱耶唐納不會有什麼意外的。」

「你是上帝嗎？」

「我不是上帝，但可以告訴你這孩子的病一會兒就會好的。」

「可是假使凱耶唐納……？」他抓抓頭。

「安靜點，馬可爾！別說到那些！」

「我連對於孩子都沒有好運嗎？望望他，鮑洛妮亞！他不作聲……他比那水還要冷啦。」他神經病似的踢那火。

鮑洛妮亞緊抱着凱耶唐納，撫摩他的肌肉。她吻他的眉間，又弄他的頭髮。柏那斯，他正給馬可爾抱在手裏，又開始哭。

「抱他到床上去，馬可爾！」

「他少許會突破了嗓子，如果你不帶他在一塊。」

「他會哭厭了的。」

「好吧？」當他把柏那斯放在臥房裏走回來時，用種暴戾焦灼的聲音問着。

「別急呀。這孩子活過來啦。我覺得他已經有點兒熱氣。」

馬可爾把他的一隻粗大的手放在兒子的腮上。他是個年近三十，高大魁梧，粗魯的漢子。他的頭髮披蓋到他的那雙丹鳳眼的濃眉上。他的面色是憔悴的，他的鬚子，從沒剃過，遮沒半個臉。他身上有茴香，西班牙蒲草，烟草和大蒜的氣味。

他不相信他自己手上的感覺，他彎下身來用他的前額靠着他兒子的腮巴。

「他還是像先前一樣的冷呀。」他說。

「拿瓶酸醋和那角落裏的草鞋來。」

馬可爾在碗櫥裏拿瓶醋又撿起那拋棄在屋角裏的草鞋，可是，正當他要把它們

交給他妻的時候，他又留在手裏不放，站着沉思，臉上帶着憂急的表情。

「放點醋在這草鞋上，把它對着他的鼻子！」

馬可爾不聽吩咐。他愁眉不展默默地站在那兒，悲切地不動。忽然他脚步很重的走到桌子邊，他把草鞋和瓶放在桌上。然後他回到鮑洛妮亞的身旁低低地和她說話，每句話一停，好像他在耕地似的吃力。

「我向你發誓，鮑洛妮亞——看這兒！」（他用手指做了個十字架，吻着兒）——

「如果這孩子不活轉來，我就要拿着我那大摺刀，我就要不問情由，我就要逢人便砍——不管他是孩子或是大人！我就要去痛飲鮮血！我就要儘我刀的鋒利去亂砍！我是有一顆晦氣星當頭。我做工要做到死。我做工直做黑了臉。不論是捕漁，運私貨，種樹或是幹着任何別的事，我們總沒有好運氣，鮑洛妮亞！」他的聲音漸

漸地高叫起來。「任何事都沒運氣，鮑洛妮亞——任何事都不行！」

「像我們這些窮人從來不會走運的，馬可爾。」

「窮死了罷！我們的運氣比世上的窮人還要壞。可是只要不弄死我的孩子們，我的凱耶唐納！……是的，是的，是的，如果凱耶唐納不活轉來，我就要去殺死上帝自己的兒子！」

「他現在神情是不好，我們就得醫治他；可是他就會好過來的。」

「你怎麼知道的？你可是騙我嗎？你可是騙我嗎？告訴我！」他的手緊捏住她的頸項。

「你捏痛了我，馬可爾！」

「是的，並且我要勒死你，」他威嚇她，手還是不放鬆。「如果這孩子不能再活，我也要殺死你。還有柏拉斯也死！還有……」

鮑洛妮亞放聲哭出來。馬可爾纔放

開手，搔他的頭，坐下來默想着，面色灰白而悲慘。

「馬可爾，丈夫，」鮑洛妮亞說，「就在昨天這孩子也是這樣的情形。在五六天前也曾發生過。他現在的神情是不好，可是他就要好過來的。」

「你在哄我！幹嗎以前你沒告訴過我呢？」

「因為我怕你生氣。你看現在你是這麼樣的發作。每到孩子們生病的時候，你就會怪我。」

「那麼你叫我怪誰呢？我知道那是誰的錯呢？但是他從前真像這樣又好過來的嗎？」

「是的呀，馬可爾！你就可看見他馬上就要好哪。」

「自從去年在山谷裏受了驚駭以後，這孩子就得病了。」

「對呀，從那次之後他身體就變弱了。」

兩人互相注視着，木呆了不霎一下眼。他們呼吸很快。他們胸部起伏，像一張天幔在風裏吹動着，他們回憶到從前，面色變成灰白。

「鮑洛妮亞！」馬可爾闔地喃喃的叫着。

「幹嗎？」

「自從……那次……」馬可爾用手抹一抹眉頭。

「自從那次。自從你碰到那件不幸的事以後，這屋子也倒霉了。」

他把眼光離開他的妻重又望望火。

「那是真的，」他喃喃地說。「凡是我的手碰着的事就沒有一件是順利的。我修樹，樹就枯死。我私運貨物就被騎兵們捉住。我打魚，魚也似乎都躲着我，她們都不靠近我的網。我倒霉倒到骨頭縫裏去啦！你指望什麼呢，鮑洛妮亞？我並沒有犯什麼罪呀。」

她伸起個指頭在唇上做了一個叫人

別響的姿勢，低下她的眼光招呼他向凱那唐納看，這孩子正在轉動眼睛看他的父母，那女人微笑了，那男人嘆一口氣放下了心。凱那唐納放聲瘋狂地咯咯大笑，他想爬起來。他母親扶他安坐在椅中。

「你笑什麼？孩子。」馬可爾問他。

「他笑什麼嗎？哎，他現在覺着好一點，高興笑啦，可是嗎，孩子？」

「剛才我並沒有覺得不好啊。」

「那末剛才你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呢？」

「沒有什麼事，媽媽。」

「你是裝死鬧着頑嗎，嚇，你這小壞蛋！」

馬可爾開頭笑地問他，拉拉他的大耳朵。凱那唐納微微一笑。

「聽着，凱那唐納，告訴我真話，好吧？」

當你變成那麼樣的時候，也就是像你以前發過的那樣子，你到底怎麼的一回事呢？

「沒甚麼，媽媽。我不過是到那兒去

一去。」

「到那兒去呢？」

「到那兒去呀，」他又放聲哭起來。

「你哭什麼呀？」

「讓他哭，鮑洛妮亞！再哭下去，孩子！我歡喜聽你哭，再哭下去，因為你如果能哭，你不會死的。我寧可聽他哭比看着剛才的樣子要好得多。」

「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

「沒有人可以叫我不相信，馬可爾，他的這毛病是中了魔啦。」

「把他抱給那會畫符治病的人去看罷。」

「昨天我本想帶他到賈斯托，就是恩雷克塔太太的男人那兒去看看，可是我沒得空。明天我不睡覺也要帶他去呀。」

「我希望他可以治好這孩子，就像那天他治好那騾子一樣的成功……他的本領使得看的人都目瞪口呆，鮑洛妮亞！我說的這些並不是聽得來的，都是我親眼

看見的。有些事是會使人模模糊糊莫名其妙的，這就是這類事情的一件！」

「那是因為他是一個有神附在身上的，馬可爾。在往日像這類的人不是也有的嗎？他們能使跛子走路，瞎子睜眼，還有從頂乾的石頭上吸出水來。」

「明天帶他去。別再耽擱。可是聽着，鮑洛妮亞——別說到任何的事關於……」

「那個。不過孩子受了驚駭的事，自然要告訴他；可是別說到那個……閉緊你的嘴巴。那是祇能讓我們自己知道的。」

「就好像我定要把那些告訴他似的，馬可爾！你在發瘋嘛！」

「我要去呀！我要去呀！我要去呀！」

「你要我措着你嗎？」他父親愉快的問他。凱耶唐納忍住嗚咽目光滯鈍的注視着他的母親。「你要我措着你嗎？」

凱耶唐納坐着想了一會，然後他的表情變成頑皮似的，「是的，對呀，措着我吧！」他說。

馬可爾從釘在牆上的釘上拿下一串

小鈴鐺圍在頸項上。他因為兒子復活做出許多高興的樣子，他學馬叫，他的滑稽使凱耶唐納發笑。

「把他放在我的背上，鮑洛妮亞。」

她把孩子的手箍住她丈夫的頸子。他的父親握緊他的手跳一跳。當他跳來跳去時孩子笑得好似一個鋸屑做的洋娃娃。

「當心別摔了他，馬可爾！」

「他不會掉了我的，呵跳呀，爸爸，再跳下去！」馬可爾繞着屋子跳。

「措我到院子裏去！」

「那太冷，孩子。」

「我不會冷的，媽媽。如果他不措我去，我就要哭，還像剛才那個樣子。」

「鮑洛妮亞，拿床毯蓋着他，我們也要去看看山，你可歡喜嗎，凱耶唐納？」

「但是驢子不會說話呀，爸爸！」凱耶唐納取笑地說。

鮑洛妮亞拿毯子蓋上他，再打開了門。

天邊好似潑了一桶的灰水，染污了天空

的綠色。

「快要天亮啦，」鮑洛妮亞說。

馬可爾跳出來在鷄的水槽旁邊停住。凱耶唐納看着那塊泥冰圈，那是夜裏在桶裏結成的。

「媽媽，給我一塊冰。」

「那要把你的腸子凍壞的，孩子！」

「我要呀，媽媽，我要呀，」他尖聲的叫着，轉動他那黃臘皮膚包住的大骷髏頭朝兩邊擺。

「呵，給這孩子一塊冰吧！」馬可爾叫起來。

鮑洛妮亞敲碎一塊冰遞給凱耶唐納。馬可爾學馬叫着又沿着院子跑，搖着頸上的鈴鐺表示他復得兒子的快樂。在他急得發瘋的時候，他曾以為他兒子已是死了。凱耶唐納吐出那塊冰好像是一片碎玻璃刺痛了他舌頭一般。

「多麼冷呵，馬可爾！杏樹一定已經凍壞了吧？」

凱耶唐納的父親一面跑一面跳。

「管他什麼杏樹不杏樹呀！」他叫喊着。

二十三年八月十五夜，於上海。

劉半農與五四文學革命

汪馥泉

劉復半農先生於七月十四日午後二時一刻在北平逝世了，從此中國苦心研究學術的人又算少了一個，這對於貧弱的中國文化界，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劉先生不僅苦心研究而且是極有興趣的學者，關於他的刻苦精神和生活興趣，自有他親近的友好去作文紀念他；劉先生是位語言學專家，他不僅在理論上有輝煌的供獻，而且還製就了好些實驗語音用的儀器，以便語言學者的研究，這且特別的機會或別的語言學者來作公正的評價。我在這篇短文中所要講的，只是劉先生與「五四」文學革命的關係。

劉先生在其四聲實驗錄的序中說：「爲什麼我對於這問題（指語言學上的問題——作者）似乎癖好甚深呢？這是因

爲我自己喜歡胡謔幾句詩，更喜歡的是胡謔幾句白話詩。……」由此可見劉先生之研究語言學與其文學嗜好之有如何深切的關係了。那麼，我們爲什麼只說他是語言學家，不讓他在文壇上來站一席地位呢。特別是爲什麼一定要對他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的活動置之不理呢。

白濼洲先生說得好：「劉先生真是多才多藝！他的每一種研究都值得專家作一篇論文來紀念他。」（見獨立評論——號白濼洲作悼劉半農先生）我們在哀悼劉先生之下，特將其與「五四」文學革命之關係追述出來，以喚起大家對於劉先生的共感，對於「五四」文學革命的記憶和認識，這也並不是毫無意義的事吧。

一說到「五四」文學革命，除陳獨秀胡適外，當然是不會忘掉劉半農先生的。在當時，劉先生除極力贊成胡適之「八不主義」與陳獨秀之「三大主義」外，對於文學革命還供獻了許多新的寶貴的意見，而且在有些地方可以說是比胡適還要積極的。

譬如，劉先生說：「嘗謂吾輩做事，當處處不忘有一個我。作文亦然。如不顧自己，只是學着古人，便是古人的子孫。如學今人，便是今人的奴隸。若欲不做他人之子孫與奴隸，非從破除迷信做起不可。此破除迷信四字，似與胡君第二項「不摹倣古人」之說相同，其實却較胡君更進一層。胡君僅謂古人之文不當摹倣，余則謂非將古人作文之死格式推翻，新文學決不能脫離老文學之窠臼。古人所作論文，大都死守「起承轉合」四字，與八股家「烏龜頭」「蝴蝶夾」等名詞，同一牢不可破。……吾輩欲建造新文學之基礎，不得不首先打破此崇拜舊時文體之迷信，使文學的形式上

速放一異彩也。『見新青年三卷三號我之文學改良觀』對於古文，不僅『不當摹倣』而且應該將其『死格式』推翻。這樣痛快的主張，不但在『五四時代』有很積極的意義，即在目前的『小品文』與『大品文』以及別的關於文體的論爭的情形之下，亦是有相當的意義的。

語言文學是社會的產物，是隨社會之發展而發展的。某種語言文學當其產生牠的社會已經衰老崩潰時，其自身亦必隨之衰老崩潰，同時，必有另一新的語言文學隨着新的社會形態之出現而產生出來。

但是，一種新的語言文學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立起來的，而是漸漸發展成熟的，況且，新與舊雖是互相矛盾的，但這兩者却不可分離的關係，新文學雖對舊文學加以否定，但新文學中必然包含着舊文學中的一部份因素，因為新文學是從舊文學發展而來的，不然，則新文學之來源和構成便就是不可思議的了。劉半農先生瞭解這個

道理，所以他說：『今既認定白話為文學之正宗與文章之進化，則將來之期望，非做到「言文合一」或「廢文言而用白話」之地位不止。此種地位，既非一蹴可幾，則吾輩目下應為之事，惟有列文言與白話於對待之地，而同時於兩方面力求進行之策。進行之策若何？曰於文言一方面，則力求其淺顯使與白話相近，於白話一方面，除竭力發達其固有之優點外，更當使其吸收文言所具有之優點，至文言之優點盡為白話所具，則文言必歸於淘汰，而文學之名詞，遂為白話所獨據，固不僅正宗而已也。』(同上)

這樣把文言與白話立於對待地位，若僅就這幾個字的字面看來，似乎是不甚澈底的表现，但劉先生的意思却是在吸收文言之優點，以繁盛白話文，使之成為文學之唯一的工具——這是實際地從進化的觀點上來解決問題的辦法。

對於接受外國語的新名詞的問題，直到如今都還在我們的文壇上論爭着。但

劉先生在『五四時代』就發表了這樣的意見——

『愚以為世界事物日繁，舊有之字與名詞既不敷用，則自造新名詞及輸入外國名詞，誠屬勢不可免。然新名詞未必盡通，亦未必吾國竟無適當代用之字。若在文字範圍中，取其行文便利，而又為人人所習見，固不妨酌量採用。若在文學範圍，則用筆以漂亮雅潔為主，雜入累贅費解之新名詞，其討厭必與濫用古典相同。然亦未必盡不可用，倘用其意義通順者，而又無害於文筆之漂亮雅潔，固不必絕對禁止也。』(同上)

接受外國語之文法及其詞彙，當然只有盡可能地遂行，不能勉強，所以劉先生的意見在原則上是對的。至於他所說的『通順』、『漂亮雅潔』等義，雖無一定標準，但在當時的啓蒙運動中，用之以作採用新名詞及外國名詞的條件，依然是進步的辦法。

同時，在文學的內容與形式問題上，劉

先生也有正確的意見。他說：『……

故文學而不從性靈中意識中講求好處，徒欲於字句上聲韻上賣力，直如劣等優伶，自己無真實本事，乃以花腔滑調博人叫好，此等人尙未足與言文學也。』（同上）真的，文學不僅有其美妙的形式，而且有其一定的思想的內容。因為文學的形式只是其思想的內容之外衣，如果沒有思想的內容，那作為其外衣的形式便就沒有意義了，所以文學的價值，是要以內容來決定的。過去中國的古文家，因為其生活空虛，思想卑陋，所以不敢親近文學的內容，即不敢在『性靈中意識中講求好處』，只是在『字句上聲韻上賣力』，拚命追求形式美，這確是如劣等優伶一樣，是毫無真正本來的表現。不過，過去的古文家之如此表現，尙不足怪；所可怪者，是現在還有許多『新』文人在那裏努力追求『風花雪月』，擁護形式主義。我不知這些新的形式主義者看了劉

先生的上面的言論後將作如何感想！

我們知道『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成就

之一，是確立小說在文學上的地位，與改革中國的舊劇和提倡新劇。在這裏，劉先生也與陳胡諸人一樣，是盡過很大的力的。

他贊成『小說為文學之大主腦』，對紅樓夢、水滸等優秀的小說作品，都給與了很高的評價；在戲劇上，他是完全反對過去中國的舊劇而努力提倡新劇的，他贊同錢玄同的說法，『舊戲如駢文，新戲如白話小說』，

但『在白話文尙幼稚的時代，在白話之戲曲猶屬完全未經發見』的當兒，他主張改良皮黃以應一時之急需。——這種辦法，與現在有一部份人所主張的暫時（在大

衆文學未建立起來前）應用章回小說，連環圖畫的形式來創作以應急需一樣，自然是還須討論的問題。但當時的文化水平是那樣的低下，新文學運動又還沒有在各方面表示出牠的成績來，在此情形下，劉先生提出那樣一個關於改革戲劇的暫時的

變通辦法，也是不可多得的。

以上算是劉先生對於『五四』文學革命所產生的一般問題的幾點重要供獻。

不過，劉先生在『五四』文學革命中供獻最大的，却是在詩歌方面。

首先是劉先生對於詩之本質的理解，他說：『作詩本意，只須將思想中最真的一點，用自然音響節奏寫將出來，便算了事，便算極好。』（見新青年三卷五號詩與小說精神上之革新）

這是很正當的意見。不僅詩歌，一切文學、藝術，都是需要真實的。虛偽的思想與感情當然是妨害詩歌與一切藝術文學的，因為虛偽的思想與感情絕不能引起人的共感；而藝術文學詩歌的成功處，正是在於能使人痛哭流涕、憤慨激昂，即是在能感動人。假如一首詩，是露骨地表現虛偽思想的，那末她如何能使人感動呢。所以，詩

是表現「思想中最真的一點」的，能以自然音響節奏將這一點表現出來者，便算成功的詩人。

本此立場，劉先生認為過去的古詩多半是作偽的，只有國風和變雅是最真的，因為這是「野老征夫遊女怨婦」的思想感情之真實的反映。劉先生認為三千篇詩，被孔丘刪去了二千六百多篇，剩了三百十一篇，（當時對於詩經的篇什及刪詩問題一般是如此。）把我們的劉先生氣壞了，於是他恨恨地說道：「三千篇詩」被孔丘刪了三百十一篇，其餘二千六百八十九篇中，儘有絕妙的「國風」，這老頭兒糊塗塗，用了那種不確當的「思無邦」的眼光將他一概抹殺，簡直是中國文學上最大的罪人了！」

這不僅可以表現劉先生對於詩的意見，與他站在怎樣的立場來評價詩作，而且還表現了他在當時的反儒教的精神。

在「五四」文學革命中，對於文體，對於

小說、戲劇和詩歌都喊出了改革的口號。劉先生在詩的改革上有兩個值得注意的意見：

一 「破壞舊韻重造新韻」——如現在我們的詩人們，他們做詩，都依據梁代沈約之四聲譜，不論今人讀之是否押韻，劉先生竭力反對舊韻，在這里，他有一段話說得非常清晰：

「……夫韻之爲義，叶也，不叶即不押韻，此至淺至顯之言，可無須舉例證明也。而吾輩意想中之新文學，既標明其宗旨曰：「作自己的詩文，不作古人的詩文，」則古人所認爲叶音之韻，尙未必可用，何況此古人之所不認，按諸今音又不能相合之四聲譜，乃可視爲文學中一種規律，舉無數文人之心思腦血而受制於沈約一人之武斷耶？試觀東冬二部所收之字，無論以何處方言讀之，決不能異韻。而譜中乃分之爲二。「規眉危悲」等字，無論以何處方言讀之，決不能與「友」之詩時「等」字同韻，而譜中乃

合之爲一，又舒韻諸字，與有韻叶者多而與馬韻叶者少，顯不通有而通馬。真文元寒刪先六韻雖間有叶者，而不叶者居其十之九，而譜中竟認爲完全相通。雖造譜之時，讀音決不與今音相同，造譜者亦決無力預爲吾輩二十世紀讀音設想。吾輩苟無崇拜古人之迷信，即就其未爲吾輩設想而破壞之，當亦爲事理之必然。故不佞之意，後此押韻，但問其叶與不叶而不問舊譜之同韻與否，相通與否。……且前人之言韻者，固謂「音聲本爲天籟，古人歌詠出於自然，雖不言韻而韻轉確」矣。今但許古人自然，而不許今人自然，必欲以人籟代天籟，拘執於本音轉音之間，而忘却一至重要之「叶」字，其理耶？其通論耶？」（我之文學改良觀）

「古人歌詠出於自然，」詩之來源即在此。不幸的是舊的文人離開自然的歌詠，製造許多韻律格式，以束縛詩的活的生命，這在古時已經是極不自然的辦法了。

但因過去的中國爲貴族勢力所統制，在貴族意識所形成的形式主義支配之下，至使那種束縛詩歌的死韻律死格式成爲不可改變的詩的規律。及至「五四時代」舊的貴族勢力崩潰了，新的市民生長了起來，於是此種死韻律死格式便不中用了，代表新市民的詩人便提出了否定牠的意見。劉半農先生就是第一個出來反對此死韻律死格式的一人。

打破舊韻後，怎樣重造新韻呢？劉先生以爲最好的辦法是：「希望於國語研究會諸君，以調查所得，撰一定譜，行之於世。」（同上）接着他說：

『或謂第三法（即上述辦法——作者）雖佳，而語音時有變遷，今日之定譜，將來必定有不能適用之一日。余謂沈約既無能力豫爲吾輩設想，吾輩亦決無能力爲將來設想。將來果屬不能適用，何妨更廢之而更造新譜。即吾輩主張之白話新文學，依進化程序言之，亦不能視爲文學之止

境，更不能斷定將來之人不破壞此種文學而建造一更新之文學。』（同上）

此種站在進化論的觀點上所發的言論，可說是劉先生在當時的一種預言；而目前所討論的大衆語及大衆語文學，便是這一預言之證實。

二 增多詩體——中國故有的律詩排律，在「五四時代」當然以其形式過於陳腐死板，不能有存在的地位了。其餘如絕詩古風樂府，雖尙因其形式較爲優良，爲當時的新文人所採納，但一則由於其形式仍屬故舊，不適於表現新的意識，一則由於詩體太少，有礙於詩之發展，所以劉先生便提出了「增加詩體」的意見，並特別主張除有韻詩之外，應增加無韻詩。

同時，劉先生在當時還依照了他自己的意見作了許多新詩。他的相隔一層紙，學徒苦等詩作，都是不依舊的格式完全用白話寫成的，這在當時不消說是不容易做的事。

在「五四」文學革命中，胡適沈尹默等亦曾作了許多新詩，但其中多半都未完全脫離舊詩的格調，甚至還有夾雜許多文言詞句的，而劉先生在新青年四卷五號上就發表了他的賈羅葡人，這不僅是他初次作無韻詩的嘗試，而且是當時最先出現的無韻詩之一。

『賈羅葡人』的題材，是一個住在破廟裏的很窮的賈羅葡人被警察趕出廟去的故事。於此劉先生是盡量描寫賈羅葡人的苦痛，表同情於他的。這是充滿了『人道主義』的意識的作品，其描寫力也不見得如何高強，在目前看來當然是一篇很平常的創作，但是在當時的情形下，劉先生能大胆地寫出那樣的無韻詩，我認爲是很不平常的事。

劉先生逝世了，特寫此小文，以紀念五四文學革命的先導者。

書新類業商版出

商業通論

侯厚培合編 實價二元四角

本書材料豐富，編制適宜凡商業上之應具有之常識，如商業組織，商業經營方法，商業理財方法。商業及職工管理以及商法商業會計等，均摘要敘述，述明詳盡。俾讀者對於整個商業上之智識，在未受專門訓練或專科教育以前，均得一有系統的智識了。

商業簿記

張忠亮編 實價一元二角

本書由著者本教授經驗，參考歐美最新會計學原理，適應我國商情，編纂而成。始於簿記之基本概念及方法，繼則於簿記之全部工作，根據會計統系，逐一討論，復以票據貼現，折扣，現金，憑單制度，寄售以及工廠記帳法等特種問題分別說明，最後則舉獨資合夥及公司企業中，對於資本方面不同之記帳方法。故凡基本之會計方法及原理，包羅無遺。頗宜高中及大學之教本。

商業管理

李權時著 實價五角

無論經營何種企業。除了資本的雄厚之外，管理的方法是絕對不可不講究的。本書計分十章。如企業的自然環境，生產技術問題市場問題，職業管理，金融問題，風險問題，企業組織問題，綜合管理問題等，均屬專章詳述，本書除適用商校課本之外，並為經營商業者之必要參考書。

會計學原理及實務

李鴻森合譯 實價二元四角

本書著者為美國會計專家，以歷年教授會計學之經驗，著成此書。是書編制新穎，論列詳盡，號稱為當代會計學之唯一佳本。美國各專門以上學校，均採用為課本，其價值可以想見。現李鴻森君特將是書，譯為中文，並由楊兆熊會計師為之校訂。會計專家潘序倫及經濟專家李權時氏於序文中，對本書均推崇備至。譯筆流利，敘述暢達。高級以上學校採為教本，最為適宜。

貨幣銀行學

朱彬元著 實價一元八角

本書為作者根據其以前在銀行界及教育界十餘年之經驗和學識，參酌最近世界經濟狀況及習慣而成。內分貨幣論銀行論兩大編。各編自分章節，而各節間又分段敘述。井井有條，引人入勝，不特為最佳之貨幣銀行學教本，且為服務金融事業及欲在商界中漸圖發展其事業者所不可不讀之書。書後附有附錄，凡最近頒佈之法規章程等條例。靡不俱全。四版修訂後更為完備。

楊著中國金融論

楊蔭溥著 實價二元四角

全書分四編：第一編，略述金融及金融市場之原理。第二編為上海金融市場最近概況，詳密分析該埠通貨存底之增減，及其屢折變動之趨勢，上海之通洋票據，及其清算現狀，第三編為津漢金融市場概況。第四編於吾國之證券市場，內外匯市場以及金銀市場，更有扼要之敘述；讀之，於吾國公債交易之實況，內匯外匯之特點，標本買賣之現狀，銀市漲落之影響等，可以洞悉。

銀行業務總論

李偉超譯 實價二元二角

農業金融概論

王世穎譯 實價一元二角

最近貨幣金融學說

戴鶴屢編 實價一元

銀行員銀行家座右銘

戴鶴屢譯 實價五角

人譜

浪漫者——懷疑者——信仰者——工人——內科醫生——科學家——生意人——王者——
常人——覓取真理者——平和主義者——親屬——朋友——殉道者——憤世者

美國 H. L. Mencken 作

伍·蠡·甫·譯

Mencken 是美國當代文人中最受強烈排斥的一個。他攻擊白璧德、愛國家、教授、政客，因此受到的罪名是很長的一大串，從誹謗林肯肯起，到毀壞美國的英語止，此外更有私受德皇金錢作布爾札維派的奸細的嫌疑。他的敵人認為他危害國家的安寧；然而他的同情者却把他看作美國忠實思想的一個得勝者。他生於一八八〇年，祖父開設淡巴菰廠，父親繼續幹這生意，也要他學着這生意，他在父親死後便改入新聞界。一九一六——一七年間，他是駐德的戰地新聞記者，一九一九年起，接連發表他的臆說錄 (Prejudices) 到一九二七年結束。一九二四年創辦著名刊物美國報 (American Mercury)，自任總編輯，一直到現在。他在這報上深刻地批評美國生活，竭力排斥欺詐和虛偽，他的綽號是『巴爾狄莫』(他的家鄉) 白臉金髮碧眼的獸 (Blond Beast of Baltimore) 『活林街的食物鬼』(Ogre of Hopkins Street) 等。一九一六年德萊塞 (Theodore Dreiser) 的天才者 (The Genius，描寫性心理) 被禁，他聯合許多文壇名人出為申辯；一九一七年白璧德信徒隨又轉為折衷新舊的批評家休爾門 (Stuart Sherman) 發表當代文學 (O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痛罵自然主義『表現人生』是依據動物行為的理論，』並且攻擊德萊塞也是如此地寫作，又於一九二二年發表美國人 (Americans)，舉出十位名人，證明他們都深含清教精神的遺痕，這些深深引起 Mencken 的不快，他們雙方筆戰竟有六年之久。但是休爾門

在批評的木影 (*Critical Woodcuts*) 上給與 Mencken 一個總還擊，頌揚他是一位教育家，否認他有批評的偉大。簡單地說，Mencken 是小市民的自由主義者，所以思想走到最前進的階段時，會同情於左向行為，因而蒙了上面所說的那個嫌疑。他生平也恨劇場，在巴爾狄莫一張報紙上登過大廣告，說如果再有劇場經理送他入場券的話，他就要對他法律起訴了。他又討厭燕尾服。他一向譏諷現代婚姻制度，一九三〇年八月却和美國報一位女投稿家結婚，然而自己已是五十歲了。他的重要著作尚有尼采的哲學、女性辯 (*In Defense of Women*)、談諧集 (*A Book of Burlesques*)、序言集 (*A Book of Prefaces*) 等。本文譯自隱說錄選 (*Selected Prejudices*)。我們可以看見他在極度發揮批評的能力，可是又覺得他以甲攻乙，以乙攻丙地寫下去，而找不到權衡的重心之所在；所謂幽默文章多屬主觀的指摘，最易淪為否定自己的技術，便是這個意思啊！——譯者

一 浪漫者

有一種人免不了下面三樁事，眼睛誇張揚厲地去看一切，耳聽得比樂隊原來所奏的多一點，想像把他五官引進的消息增加到兩倍或三倍。他是熱心家、信仰者、浪漫者。他也就是這一種人，如果專門去研究微菌學，要說連環狀的釀膿菌有聖伯納的狗那般大，有蘇格拉底同樣的悟性，有布威教堂的美麗，以及一位耶路撒冷教授所受的尊敬。

二 懷疑者

沒有一個人十分相信另外一個人。一個人會絕對相信一個觀念，但是不會同樣地相信另外一個人。在最高的信任中，總有懷疑的滋味——總有一個感情，半屬本能，半屬論理，使得流為氓者也許偷了一些東西在他的袖筒裏。我們更須明白，這種懷疑總不但正當而已，因為沒有一個人願意無止境地去信賴——他的不忠充其量只在期待充分的試探。世界上的毛病不在人們在這一方面太懷疑了，而在他們太趨向於信任——他們太把自己託給別人，即使嘗過善的經驗。女人們，我相信，在這一方面也和在其他方面一樣，可以度量得出，是比較地缺少深情。沒有一個已婚的女人曾經絕對相信她的丈夫，她也不會做出真正相信的樣子。她好像違法賣酒的人，很難相信禁酒機關是會拒絕收買的。她如果這般相

信的話，也要像違法賣酒的人心裏時在害怕着。

三 信仰者

信念可以簡括地解爲，對於不確實所起的一個不合邏輯的信仰。或者，講句心理分析的話，它像似精神病者的願望。所以，它也含有病理的意味；它超過常態思想的範圍，踏進陰暗的形而上學裏去了。一個充滿着信念的人已失盡（也許從來不曾有過）能力去做明晰的、現實的思考。他不僅是匹驢子；他簡直是病了。尤其不好地，他的病是無法可醫的，因爲失望大體上原屬一種客觀現象，不能永遠影響他主觀的虛弱。他的信念染受一個慢性瘟疫的毒質。他所常說的內質便是：「讓我們信仰上帝，他在過去一向把我們當做傻子。」

四 工人

所有的民主主義的理論，不問是社會主義的或布爾喬亞的，必須含有若干尊重勞工的概念。如果一無所有者被消除了一個謬見，不再以爲流汗的工廠裏他所感受的苦痛多少是上帝同意而加以讚許的，那末在他的自我中，只不過剩下一個腹疼症，此外什麼

都沒了。然而，謬見總是謬見，不過這個謬見要算是最壞的。它的起源，是當人們把下面兩樁東西混亂的時候——藝術家通過製作的驕傲，和容易制馭的機械所與的平板枯死。此中的區別很是重大。倘若一位藝術家得不到報酬，他會照舊工作；他實際所獲常是如此微薄，使他幾乎要挨餓。然而，假定一個外衣工人得不到工作的代價，難道他會同樣地工作下去嗎？誰能想像他甘心嘗受苦作和貧乏，爲的是要從再多二百雙的長袴上去表現他的靈魂呢？

五 內科醫生

醫藥給道德腐化了，才有衛生學。世上找不出一個衛生家，他不用一種道德觀去墮落他對於康健的理論。全部衛生學，真地把它自己捲入一種倫理的忠告，並且在關於性的那一個支部裏，它更作小牛般地叫聲去擁護避世主義，制慾主義了。這種情形，結果把它放在一個地位，和正式醫藥成了敵對。醫藥的目的當然不是改良人們的道德；它要保障他們，並且救他們脫離他們自身罪惡的影響。真正的醫生決不爲悔過而祈禱；他所貢獻的是直接的赦罪。

六 科學家

這世界賦予動機和意念的價值常是十分不公平，不準確。試想下面的兩種：僅屬不能壓足的好奇，和為善的慾望。後者被我們高置前者之上，然而能夠激動人類曾經產生的大人物的，却還是前者：這些大人物是指科學的探討者。什麼鼓起一位大病理學者呢？是治療的慾望嗎？教人生命的慾望嗎？當然不是的，除非事後或者會如此。他是過於深沈，過於敏悟，所以不能看到此等慾望會值得讚揚的。他由於學生觀察，曉得他的發現既能為善，也能為惡，因此一千個流氓可以有益於一個老實人，而最配得上得救的人，倒反最後才得救。沒有一個自重的人能夠為了這些原因，致力於病理學的。真正激動他的，只是他那不可抑制的好奇——他那渺無涯際的、病態的好奇，要攻入不知，揭開秘密，尋出以前不曾尋出的東西。他的原型不是一個解放奴隸的救星，拯人於淵的善士，而是一條狗，向着無盡的鼠穴，大嗅特嗅。然而他是人中間最大最高的，站在人類的最前線。

七 生意人

這差不多是正當的事情，把商業放在專門學識的下面，把社會低下的地位壓在生意人的身上，使他永遠不能搖落這個擔子，就在美國，也是如此的。事實上，一個生意人就在抗議這種蔑視的時候，

也已默認社會對他低下的臆定了。他是唯一的一種人，永遠須要解釋自己的職業。他也是唯一的一種人，在達到他工作的目的時，也就是賺到一大筆錢時，總要表彰明白，賺錢並不是他工作的目的。

八 王者

在任何人可從這個世上取得的資產中，最值錢的或者就是一種天然超越的氣概，一種嗅而藏之的技能。大多數人對於這個資產，總有很深的印象，並且隨時隨地都承認它是真正優長的證明。凡是要取得這一羣人的尊敬，只須先去輕視他們。他們中間彼此相同的愚笨和懦弱，使他們奔赴一個自薦的領袖，並且他們所最易認識的領袖的標識，就是那露在外面的儀態。這種狀況真能說明君主政治的存在，新陳代謝的不變的存在。至少在美國，這已成通俗的原則，君主政治是一樁災禍，從高而降，落在平民的身上，並且君主把這個擔子裝配在平民身上的時候，非但不會得到他們的同意，更是完全違反他們的意志的。這個原則沒有事例來擁護它自己。創造國王的，不是國王本人，而是國民。他們心裏好像看見所有第三等的人都有一些不能消除的需求，而這些需求中更有一個，是十人中間倒有九人免不掉的——便是要尋或種對象，對之崇敬，

鞠躬、追隨和服從。王者業務的開始動搖，不在王者要攫取更多權力的時候，而在他方才退位和放棄政權的時候。俄羅斯的沙皇都很安然坐在自己的寶座上，當他們還能把俄羅斯當作一個威化院似地去治理，然而就在他們開始降服在自由觀念的當兒，也就是解放佃奴和成立憲政的當兒，那判斷他們死罪的聲音，便響了起來。人民把這種降服，看作軟弱的一徵，他們開始懷疑沙皇到底不是實在強過其餘的人。於是，他們轉過頭來，依附那些和沙皇敵對的領袖，穩如沙皇往昔的一些領袖，接着他們便受了煽動，起來革命了。這幾個頭目，或者事實上只有最最果敢的兩三人，便幹起統治國家的事情，和帝國繁榮的時代一些兒沒有兩樣。這就是說，他們獲得政權，儘量使用，並且堅持自己的聰智是永無錯誤的。歷史要記載他們的傾墜，只在他們開始鬆弛或忽略他們自己矯飾的時候。他們只須一次承認或默語他們自己也不過是人類，平民者便要向着他們反抗了。

九 常人

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者抱着他們的唯物史觀，時常引起常人的反對，說是他們忽視在工資等級和質變（非量變）作用以外的某種精神質。據說，這種精神質影響文明人的志願和行爲，正如這種

精神質被那位文明人的物質環境所影響，因此不能承認他是一座經濟的機器。反馬克斯主義者們引用下列的一些東西做例證——愛國心、惻隱心、審美力、和對於上帝的嚮往。然而，這些例證並沒有選得好。何止成萬的人沒有愛國心、惻隱心、審美力、和知道上帝的積極欲望。爲什麼反馬克斯主義者們不舉出一種非常普遍的精神質呢？其實，近在手邊就有一個。我所援引的是懦怯。在多種方式下，懦怯可以被發現於每人的身上，它幾乎可以畫出人和高等動物的不同。懦怯，我相信，是全部階級的最底層，是每個有組織社會的基礎，連最民主化的組織也在內。農民自身想避免作戰，情願給予一位戰士若干權利——並且全部文明的構造就是來自這些權利。再往前說。財產是從這末一樁事上起源的，一些比較勇敢的人比整羣的胆小者儲積了更多的所有物，並且儲積之後，更能保持着它們。

一〇 覓取真理者

一個人自己吹噓，慣於說出真理，他對於真理一定沒有敬意。它不像小小一場變動，可以漠然丟開，它是一件珍而藏之的東西，只有遇到絕對須要的時期，它才被支用。真理的最小原子代表若干人的勞作和苦痛，在每個可以衡量的真理中，總有勇敢的真理覓取

者的墳墓，躺在零落的灰堆上，也總有一股幽魂在地獄裏受着烤炙。

一一 平和主義者

尼采變更叔本華的生存意志為權力意志，或者鑄成重大的謬誤。實情乃在：常人一生所求不是權力，而是平和；他一切鬥爭都向着安寧與均衡；他永遠夢一個境界，使他不再作戰。這夢顯然深入他對上天的概念；他想到自己死後可像一方平安牧場上面的一匹牛，嚼着上天的青草。只有極少非常人，享受無時或間的格鬥，至於整個人類則在蠻飲狂熱的剎那間，才有這個嗜好，但是從一個種族來說，總是渴想平和，人者於是乎屬於比較胆小、馴良，沒有想像的動物和鹿、馬、羊同列了。歷史久遠的兩性衝突顯明表示這個渴想和平。每一常態女子需要結婚，只不過因為結婚與她安定。每一常態男子儘想避免結婚，也只不過因為結婚侵犯並且威脅『他的』安定。

一二 親屬

心理學家用種種過與不及的方法解釋每一常態的人何以憎

惡親屬，尤其是關係疎遠的親屬。不過，我敢大膽說，真實的解釋是要簡單得多了。顯而易見的事情就在，每個人從他的親屬，尤其是他的表兄弟表姊妹看見他自己的許多奇異性情。這些性情在不同的比例上，展露了他自己；牠們使他充滿着一個情感，以為他或者也就是這般地出現在世間，因此牠們便損傷了他的自我尊敬，使他非常不適。一個人如果能夠悉心崇拜他的親屬，他自己必須缺少若干的自尊心。

一三 朋友

人類有一最可恨的謬見，以為友誼必須永久甚或終身的，而任何限制友誼的行為，也多少有點失面子。這是事實，一個頭腦活潑而有彈性的人厭倦他的若干友誼，正如他憎嫌他的愛情故事，他的政治經過，他的認識論。這些友誼漸漸陳舊、破爛、空無所有，使人生氣沮喪。牠們把自己從活生生的存在，變做衰病的假象，和自由、自尊、真理成了惡意的敵人。保持牠們於已經污毀抽空之後，又何異於空有已成屍體的熱情的外形，是同樣地不健全。在這般狀態下，牠們所含每一行動和姿勢都成虛偽和不實……一個細心人記住生命之短，不時化費一兩小時，來審度自己若干的友誼。他稱量牠們，校訂牠們，測驗牠們的本性。他只保留一小部份，不過在條件

上或者還要澈底改變了。其餘一大部份，他都從他的記事冊上刪去，並且打算不再想起了，猶如他試去忘懷於前年的冷冷濕濕的愛情。

一四 殉道者

爲了一個觀念死無疑地這是高尚。然而，人們如果死在真實的觀念上，那又是怎樣更加地高尚！查遍歷史，我找不到這末一個例。書本子上所有偉大的殉道者都死於無意義——時常更死於教義和禮節的繁瑣問題，這是荒謬得沒法明說了。然而，數不盡的爲了國家死於宏大的戰爭者又是怎樣的一回事呢？我只想找到一個人，他曉得他以身爲殉的戰爭究竟是爲着什麼，並且簡單而又動聽地把他說明。

一五 憤世者

人還有一個最最謬誤的見解，就是以爲憤世嫉俗者都不是快樂的人——憤世嫉俗主義造成一個普遍的乖戾和不安。這是錯誤的演繹，我相信，因爲最簡明的事情就在憤世嫉俗者只使別人不快樂。但是他們自己却是哺乳動物中最最舒適和泰然的；或者只

有主教、養犬、優伶比他們稍微快樂些。因爲，一位憤世者所相信的雖然形諸文字會把人駭死，但至少是一種真實——真實便有它的價值，總像似一塊石頭，又硬又粗，然而踏在脚下，常是堅實的。從習慣上講，一位憤世者站在喜事的賀客的地位，他已認識新娘九年了，並且和新娘一向有秘密的關係。理論地說，他當然遠不如新郎那樣地快樂。新郎雍洗潔淨，穿上好衣裳，準備走進蜜月裏。但是這位憤世者的雙眼看到兩週、兩月、兩年前。借愛立阿特博士說過的話，人生能夠長在的滿足就是這些。

(依據現代叢書選本一九三〇年版)

地 福

The Good Earth

譯甫茲伍 ■ 著人夫克巴

實價三角半

本乃用十分成熟的技術寫出從
動搖而崩潰的中國農村一切苦
凡農民所受的災禍，無不痛苦
及其顛沛流連的生命，無不痛苦
色，莫怪本國朝野人士，無不
金，感化美國朝野人士，無不
事與黑奴朝天錄人氏西文繪
已轟動中國讀者，其動人之深
見農村爲對象，是其動人之深
想

黎明書局版

世界文學

創刊號
二十三年十月一日

本刊	主編人	伍 蠡 甫
文字	發行人	徐 毓 源
非經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二五四號 蔡明書局
允許	印刷者	上海林肯路 華豐印刷所
不得		上海浙江路
轉載		

定價		每二月一冊 一日出版 全年六冊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郵費
零售	一	三角	國內及日本香港澳門國外
預定全年	六	一元五角	內六角 一元五角
郵票代價十足收用以二角以下為限			

來信預定：請寄上海四馬路蔡明書局（西文LEI E MING BOOK Co.,
254 Foo-Chow Road, Shanghai)

投稿簡章

- 一 本刊論文、名著研究、作家研究、文藝思潮、等欄均歡迎投稿，撰譯均可。
- 二 本刊小說、詩、劇本等欄以譯文為主，兼收精采創作。
- 三 稿末請註明姓名、地址。
- 四 來稿如不登載，一概璧還。
- 五 譯稿請附原文或說明原文出處及出版地點、出版時期。
- 六 來稿一經刊印，即致薄酬，以每千字二元計算。
- 七 刊印之稿，版權仍歸作者，惟蔡明書局得儘先編選為單行書籍。
- 八 來稿請寄蔡明書局轉伍蠡甫先生。

世界文學

廣告價目

地位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
特 等	五十元	三十元	
優 等	三十元	十八元	九元
上 等	十五元	八元	四元
普 通	十元	五元	三元

特等 即底封面
優等 即封面內面及底封面之內面
上等 指目錄前後及上等正文之前
普通 指普通正文之後

(一)長期刊登當特別優待價目面議。(二)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彩印價目另議。(三)廣告可以免費代辦，但如用圖版須代辦費者，須另加製版費繪圖費。(四)廣告費至少須預付一半。(五)在登載廣告期內一律贈本刊一份。(六)惠顧諸君請駕臨上海四馬路河南路口蔡明書局廣告部接洽，或撥電話九三八〇一號。

黎明最新書

- | | | | | | | | | |
|------------|-------|---------|----------|-------|--------|-----------|-------|--------|
| 鄉村民衆教育 | 郭人全編 | 〔八角〕 | 憲法原理 | 吳友三編譯 | 〔一元六角〕 | 社會學與社會問題 | 尹其璧編 | 〔九角〕 |
| 南陽農村社會調查報告 | 鄒紫崗 | 〔二角〕 | 鄉村小學行政 | 郭人全編 | 〔六角五分〕 | 應用昆蟲學 | 馮和法編 | 〔一元二角〕 |
| 魯拜集選 | 劉瑞生編 | 〔四角〕 | 國際貿易原理 | 沈光沛 | 〔一元八角〕 | 商業通論 | 應同和著 | 〔一元八角〕 |
| 普通裁榮學 | 吳劍嵐譯 | 〔一元四角〕 | 商業管理 | 李宗文譯 | 〔一元八角〕 | 經濟新聞讀法 | 侯厚培等編 | 〔二元四角〕 |
| 我的奮鬥 | 曹霖 | 〔一元一角〕 | 近代哲學史 | 李權時著 | 〔五角〕 | 地方教育行政 | 楊慶溥著 | 〔一元八角〕 |
| 特用作物學 | 林一新譯 | 〔一元八角〕 | 農村工學教育原理 | 莫定森編 | 〔八角〕 | 歷史哲學概論 | 辛曾輝編 | 〔九角〕 |
| 農村工學教育實施 | 陳仰支等編 | 〔五角〕 | 農村工學教育實施 | 張石橋等編 | 〔九角〕 | 富於想像的婦人 | 郭斌佳譯 | 〔八角〕 |
| 算學消遣集 | 陳嶽生編 | 〔三角〕 | 鄉村小學教材研究 | 張宗麟編 | 〔九角〕 | 兩個羅曼司 | 顧仲華譯 | 〔四角〕 |
| 鄉村小學實際問題 | 金鼎一編 | 〔七角〕 | 普通養蠶學 | 尹其璧編 | 〔九角〕 | 農藝化學 | 伍龜甫等譯 | 〔四角〕 |
| 物理實驗 | 李曉農等編 | 〔七角〕 | 物理實驗 | 李根苗編 | 〔八角〕 | 十九世紀經濟學說史 | 楊心秋譯 | 〔八角〕 |
| 鄉村小學教學法 | 鄭學稼譯 | 〔三元九角半〕 | 社會主義思想史 | 張素民譯 | 〔八角〕 | 阿霞姑娘 | 席濤塵等譯 | 〔九角〕 |
| 分說論 | 伍康成譯 | 〔八角〕 | 近代歐洲史 | 余楠秋等譯 | 〔一元二角〕 | 總論世界 | 伍光建譯 | 〔四角〕 |
| | | | | | | 中國農村經濟資料 | 馮和法編 | 〔四元八角〕 |
| | | | | | | 威廉的修樂年代 | 伍龜甫譯 | 〔四角〕 |
| | | | | | | 自知之術 | 郝耀東譯 | 〔三角〕 |
| | | | | | | 花柳 | 陳大慈著 | 〔三角〕 |
| | | | | | | 水滸花 | 徐蔚南著 | 〔三角〕 |
| | | | | | | 中學生學習方法 | 郭人全編 | 〔四角五分〕 |
| | | | | | | 絕妙詞鈔 | 李寶琛編 | 〔七角〕 |
| | | | | | | 俄羅斯現代史 | 陶樹輝 | 〔九角〕 |